

# 目 录

## 顺治年间茶马之制

- 1 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廖攀龙为速派茶马官员事揭帖……………2  
    顺治二年九月
- 2 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苏京为报甘肃茶马数事揭帖……………3  
    顺治四年八月十七日
- 3 户部尚书巴哈纳等题原甘肃巡抚等人私动茶篋事本……………3  
    顺治六年七月初二日
- 4 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报私茶私马变价银两事本……………7  
    顺治六年十月十九日
- 5 户部尚书巴哈纳题严禁定南王孔有德私自运茶易马事本……………14  
    顺治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 6 刑部多罗顺承郡王稜德弘题审问张亮等私运茶斤事本……………16  
    顺治八年七月十五日
- 7 巡抚陕西茶马监察御史吴达题销算茶马事本……………19  
    顺治八年九月初一日
- 8 户部尚书噶达洪题茶商万分艰苦事本……………26

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 9 刑部尚书李化熙题参贪官事本.....28

顺治九年

- 10 户部尚书噶达洪题行边茶遗潮茶之法事本 .....33

顺治十年正月初十日

- 11 户部尚书噶达洪题折衷额定马数事本 .....35

顺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 12 巡视陕西茶马试监察御史王道新题挑选种

马随平西王吴三桂入川事本 .....36

顺治十年六月十一日

- 13 户部尚书车克题茶商附茶事本 .....37

顺治十年闰六月初五日

- 14 户部尚书车克题蜀中茶法暂刊小票并纳税

事本 ..... 38

顺治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 15 巡视陕西茶马试监察御史王道新题销算茶

马事本 ..... 40

顺治十年

- 16 兵部尚书张秉贞题平西王及定西将军购买

战马事本 ..... 43

顺治十一年二月九日

- 17 陕西总督金砺题茶马经费开报事本 ..... 49

顺治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 18 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刘秉政题宁镇茶课

应减三分之一事本 ..... 50

顺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 19 户部尚书车克题宁镇茶课应减三分之一事

- 本 .....53  
 顺治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 20 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许之渐题四川巴通  
 广南四县宜复茶税事本 .....57  
 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 21 巡视陕西茶马试监察御史钱延宅题以茶马  
 价拨平西王事本 .....60  
 顺治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 22 陕西巡抚张璠题参未完茶马价银各官事本 .....61  
 顺治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 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

- 1 刑部尚书吴达海题州官断给逃人银钱事本 .....64  
 顺治四年七月十七日
- 2 工科给事中许作梅题为逃人之事不必另设职  
 官事本 .....65  
 顺治十一年正月初三日
- 3 刑部左侍郎题吴喇插题捉获三次逃妇事本 .....66  
 顺治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 4 刑部左侍郎吴喇插题旗下家人起意逃走投贼  
 事本 .....67  
 顺治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 5 刑部尚书巴哈纳题奴婢殴死主人事本 .....70  
 顺治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 6 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高冬隐匿逃人事本 .....71  
 顺治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 7 刑部左侍郎吴喇插题由思道隐匿逃人并殴身

死事本 .....72

顺治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8 刑部尚书刘昌题木城关诱窝逃人百余名事本 .....76

顺治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9 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题张守玉隐匿逃妇事  
本 .....86

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10 刑部尚书图海题傅永泉隐匿逃人事本 .....88

顺治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11 刑部尚书图海题张维凤窝隐人犯事本 .....90

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12 刑部尚书图海题宋五私娶包衣牛录下妇人  
事本 .....91

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13 刑部尚书图海题赵大窝隐逃人事本 .....91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14 刑部尚书图海题奴婢黑子根子勒死主人事  
本 .....94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15 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捉获三次逃人事本 .....96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

16 刑部尚书图海题家主持刀戳死奴仆事本 .....96

顺治十三年四月初四日

17 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李二善隐匿逃人事本 .....97

顺治十三年七月十三日

18 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王因铁窝隐逃人事本 .....98

顺治十三年七月十三日

- 19 刑部尚书图海题逃人朱和尚行劫杀人事本 .....102  
 顺治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 20 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捉获三次逃人事本 .....104  
 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 21 刑部尚书图海题李花子隐匿逃人事本 .....106  
 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 22 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隐匿拐贩逃人事本 .....107  
 顺治十三年八月初八日
- 23 刑部尚书图海题刘名和隐匿逃妇事本 .....116  
 顺治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 24 刑部尚书图海题支祥隐匿逃妇事本 .....117  
 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八日
- 25 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董翰如隐匿逃妇事本 .....119  
 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 26 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捉获二次逃妇事本 .....120  
 顺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 27 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捉获二次逃人事本 .....121  
 顺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 28 刑部尚书图海题捉获二次逃人事本 .....122  
 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 29 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民人王二谎称逃人照  
 例入官事本 .....123  
 顺治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 30 兵部左侍郎喇哈达题捉获四次逃人事本 .....125  
 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三日
- 31 兵部尚书明安达礼题递解逃人中途脱逃事  
 本 .....126

順治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 康熙朝黃冊中有关科舉考試史料

- 1 巡視北城監察御史孟熊飛題應八旗蔭監生  
考課之法事本 .....131  
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 2 掌京畿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張冲翼題錄取生  
員名數請復旧額事本 .....133  
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 3 掌江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徐旭齡題學臣選  
擇之法事本 .....134  
康熙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 4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張士偉題八旗取士應廣額  
數事本 .....136  
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 5 巡視北城監察御史孟熊飛題考試出題亦宜詳  
慎事本 .....137  
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 6 巡視中城廣東道試監察御史鞠均題瓊州學臣  
之選宜用部郎進士出身事本 .....138  
康熙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 7 陝西道監察御史胡三祝題更定學臣官制事本 .....138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8 掌江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徐旭齡題駁學臣  
磨勘生員試卷之法事本 .....140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9 江南道試監察御史趙之鼎題教官四季報冊之

- 法事本 .....142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 10 巡视西城监察御史范承勋题顺天乡试不得  
 冒籍事本 .....141  
 康熙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 11 巡视西城江西道监察御史何凤歧题报考之  
 童生应纳银助餉事本 .....145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 12 巡视中城江南道监察御史和盐鼎题戊午乡  
 试应补各省乙卯未及之数事本 .....146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 13 吏科给事中张鹏题科考届期应预行严飭事  
 本 .....147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 14 礼科给事中姚绶虞题楚省乡试复科取中之  
 额应同秦赣事本 .....148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 15 礼科给事中姚绶虞题应复乡会试录事本 .....150  
 康熙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 16 巡视东城江南道试监察御史郑为旭题应重  
 学位之选事本 .....151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 17 掌山东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孙必振题补行  
 云贵川三省乡试事本 .....152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 18 江南道试监察御史陈文学题复开八旗科目  
 事本 .....153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

- 19 山西道试监察御史张集题应停武闹磨勘事  
本 .....154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 20 掌江南道事江西道监察御史钱三锡题文武  
科场之条例应同一事本 .....155

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 21 工科给事中何楷题应立乡试条规事本 .....156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六日

- 22 协理陕西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郑惟孜题以  
甘结之法肃科场顶冒事本 .....159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23 巡视北城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先复题恢复内  
帘监试事本 .....160

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

- 24 协理陕西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郑惟孜题请  
更监试之期事本 .....161

康熙四十年四月初七日

- 25 协理陕西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郑惟孜题应  
定流寓乡试之例事本 .....163

康熙四十年四月初七日

- 26 协理陕西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郑惟孜题  
天乡试外帘官应用州县官事本 .....164

康熙四十年四月廿七日

乾隆四十八年另次照常题底档(节选)



## 北洋练兵案

- 1 户部为议复光绪二十年天津练兵收支各款事  
致总署咨呈(附原折).....221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
- 2 督办军务处为袁世凯与德教官签订合同事  
总署咨文(附合同).....224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
- 3 督办军务处为袁世凯与挪威教官签订合同事  
致总署咨文(附合同).....226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日
- 4 督办军务处为工程队营制饷章事致总署咨文  
(附清册).....228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 5 督办军务处为练兵各事宜册事致总署咨文  
(附清册).....233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 6 出使俄德等国大臣许景澄为聘请德教官事致  
总署咨呈.....249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 7 总署为外国教官仅充教习事致德使函.....249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一日
- 8 德国外使绅利为要求德教官有权管带中国兵  
事致总署函.....250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一日

- 9 总署为转德使函事致督办军务处片.....250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
- 10 督办军务处咨报外国教官名单事致总署咨  
文（附抄单）.....251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
- 11 德国公使绅珂为请将延订德教官确情迅速  
赐复事致总署函.....251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 12 总署为延请德武官事致督办军务处片.....252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 13 德国公使绅珂为再请速复延订德武官事致  
总署函.....252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 14 总署为延请德武官事致督办军务处片.....253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 15 总署为延请德武官仅当教习事致德使函.....253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 16 总署为抄录洋员汉诺根练兵说帖事致督办  
军务处片.....253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 17 俄国署公使巴布罗夫为中国边地练新兵必  
用俄教官事致总署照会.....254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 18 北洋大臣王文韶为武毅军未新收德教官事  
致总署咨呈.....255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 19 北洋大臣王文韶为代陈俄教官不可多带弁

- 兵事致总署函 ..... 256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 20 俄国公使巴布罗夫为派教官沃罗诺夫事致  
总署照会(附节略) ..... 257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 21 总署为俄教官来华事致俄使照会 ..... 258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
- 22 俄国公使巴布罗夫为重申中国边地不得请  
他国教官事致总署照会 ..... 259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 23 总署为抄送俄教官将赴芦台军次之文书事  
致荣禄咨文 ..... 260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 24 总署为天津军队延用外国教官事致俄国公  
使照会 ..... 260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 25 俄国公使巴布罗夫为天津德教官合同业已  
满限事照会 ..... 261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 26 总署为抄送来往照会事致北洋大臣王文韶  
咨文 ..... 262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 27 总署为查明聂军所请德员事致北洋大臣王  
文韶咨文 ..... 262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 28 北洋大臣王文韶为俄教官来华事致总署咨  
呈 ..... 263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二日

- 29 总署为已查清德教官合同情形事致俄使照会 .....264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 30 总署为抄送复俄使照会事致北洋大臣咨文 .....265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
- 31 俄公使巴布罗夫为俄教官已赴聂军事致总  
    署照会 .....265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 32 总署为俄教官已赴聂军事致北洋大臣咨文 .....266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 33 北洋大臣王文韶为已将聂军内德教习调离  
    事致总署咨呈 .....266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三日
- 34 北洋大臣王文韶为俄教官薪俸起支日期事  
    致总署咨呈 .....266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 35 北洋大臣荣禄为营口练兵经费事致总署咨呈 .....268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 36 北洋大臣荣禄为辽阳等三城弁兵餉乾银两  
    事致总署咨呈 .....269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 37 北洋大臣荣禄为启用关防事致总署咨呈  
    (附印) .....270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 38 山东巡抚袁世凯为奏天津水人暂缓校阅折  
    事致总署咨呈 .....271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 39 俄公使巴布罗夫为传闻中国北方各军延请  
外国教官事致总署照会 ..... 272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 40 山东巡抚张汝梅为抄录天津水大暂缓校阅  
折事致总署咨呈 (附原折) ..... 272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
- 41 浙江巡抚廖寿丰为抄录汇解新军饷银片事  
致总署咨呈 (附原片) ..... 274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
- 42 北洋大臣荣禄为抄录北洋练兵筹饷办法折  
事致总署咨文 (附原折) ..... 274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 43 北洋大臣荣禄为抄录新军中军营制饷章奏  
折事致总署咨文 (附原折) ..... 277  
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 44 浙江巡抚廖寿丰为抄录汇解中军饷银折事  
致总署咨呈 (附原折) ..... 279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 45 福州将军增祺为汇解北洋中军饷银事致总  
署咨呈 ..... 279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 46 青州副都统锡光为抄录挑妥精兵折事致总  
署咨文 ..... 280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 47 青州副都统锡光为抄录挑妥精兵赴京起程  
日期折事致总署咨呈 ..... 280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 48 青州副都统锡光为抄录朱批事致总署咨  
文 ..... 281  
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 49 青州副都统锡光为抄录挑选精兵事致总署  
咨文 ..... 282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 50 浙江巡抚刘树棠为奉到朱批事致总署咨  
呈 ..... 283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 51 北洋大臣裕祿为辽阳等三城弁兵薪饷事致  
总署咨呈（附请册） ..... 283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
- 52 北洋大臣裕祿为营口海防练兵事致总署咨  
呈 ..... 285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
- 53 北洋大臣裕祿为报天津驻军官衔职名事致  
总署咨呈（附请折） ..... 286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 54 浙江巡抚刘树棠为抄录汇解北洋中军饷银  
事致总署咨呈（附原折） ..... 288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 55 俄公使格尔思为中国未延请他国教官已告  
本国外部事致总署照会 ..... 289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 56 总署为北方各军并未另延外国教习事致俄  
使照会 ..... 290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57 户部为议复天津练兵款册折事致总署咨文

(附原折) ..... 290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 顺治年间茶马之制

编者按：本专题内容反映了顺治年间实行茶马制度的一些情况。茶马制度始于明代，因为边疆少数民族喜爱饮茶，都用马来换取茶叶，明代政府即在沿边设立茶马司，控制茶马的交换贸易。商人买卖茶叶，先要出钱向政府领取买卖的执照，即茶引，然后根据茶引规定的数量购得茶叶，运往边地贩卖。清沿明制，仍实行茶叶由官方专卖的制度。其对西北的茶马制度是：先由官府颁茶引于商人，商人持茶引运茶至陕西茶司，所运之茶由官商对分，官茶与少数民族易马，以为国用；商茶则准许商人货卖，以为其利；商人还可按茶引之多少附茶若干，以为运茶脚资。严禁茶马私贩，被查获者与贩私盐同罪。但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内地茶园凋蔽，贩茶之商人因路途未靖而裹足不前，以致陕甘茶缺，牧监马厩空匮。而战事未了，急需马匹，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得权宜变通茶法，以缓所急。我们从档案中可以看到，在茶园未得完全恢复，产量又很低的地方，就刊小票给予茶商；在路梗商稀时，就多给商人脚资；宁镇地方保民凋残，用茶无几，为照顾货郎小贩负担求食之苦，量减茶课三分之一，以苏商困等等。清政府在实行这些办法时，一再声明，在商殷民富时，还是要恢复旧制的。

虽然清政府实行了一些缓和办法，由于战事频繁，



马匹仍然不够，定南王孔有德不顾官兵用马非奉谕旨不得擅自市马的规定，差员载茶赴西宁市马。还有人兴贩私茶，其茶数竟达四千八百余斤之多。当时处在茶缺商苦牧空的情况，而那些贪官污吏仍然敲诈勒索茶商，监守自盗茶篋，冒破茶篋肥己等等。

现从内阁题本与揭帖中，选出二十二件发表如下，供研究参考。

### 1 廖攀龙为速派茶马官员事揭帖

（顺治二年九月（十月初八日到文））

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为恭报入境事。

窃照微职以病弱孤踪，谬膺茶马之役，衔命而西，忧心孔疚，惟弗克胜任是惧。虽冒风雨，历险阻，力疾奔驰，不遑自恤，已于九月十二日渡河入境。随接原委陕西甘肃巡按臣刘达手书内云，一切旧籍被寇焚尽，止存一二近册，茶产于川、湖，彼中尚为寇踞，非迟之二、三年茶必不能来，马类必不能足。苑监久为贼残，牧马荡然无余，即迟之三四年，苑未能遂立，牧马未能遂复，故茶道须徐通，而苑俵可暂停也。

取阅此言，知目前百废难举，忧心转炽。又闻汉中道梗，商旅裹足，番情狡诈，羁縻甚艰，而寺监尽属缺员，职何能以一手一足之力，咄嗟办此而愉快也。伏乞我皇上敕部选补苑马七监等官，速催到任，以便责成。诸凡酌行事宜，容职亲历各地方查核真确，另疏奏闻。

为此，除具题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

（内面揭帖）

## 2 苏京为报甘肃茶马数事揭帖

顺治四年八月十七日\*

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为汇报茶马茶引事。

窃惟招商运茶，招番中马，职之职事也。巩昌为茶马总会之区，职度关山居巩昌者半载，拮据茶马诸务，实图倍于往年，以待复命之日汇报。今有增差，职惧茶马之局难为终也。谨将中过马匹给过茶引，先行汇报，以见职不敢怠遑厥事。据各司报到，洮岷司九次中马玖拾柒匹，河州司七次中马二百四十四匹，西宁司五次中马二百五十四匹，庄浪司八次中马五百四十六匹，甘、凉二州三次中马七十一匹，共中完马一千二百零四匹，给发各边镇骑征迄。茶引西宁司发五十六道，河州司发六十七道，洮州司发四十八道，庄浪司发二十四道，甘肃司发二十三道，共计散引二百二十八道。引数较三年多十之六，马数较三年少十之一。盖缘增差李显春，差周朝、相米儿将茶库封锁，各番牵马而去，故月余以来，招中断绝，监收同知徐养奇之申报可据也。俟增差东移，职再为招中，务期足额，统于复命之日续报。

谨先将引马数目约略上闻。伏乞敕下该部存案查照施行。为此，除具题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

(内阁揭帖)

## 3 巴哈纳等题原甘肃巡抚等人私动茶馆事本

顺治六年七月初二日

户部尚书臣巴哈纳等谨题，为遵旨回奏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该原任甘肃巡抚，今降调山东布政使司右参议管分守济南道张尚奏前事内开，臣前巡抚甘肃，因报矿税一疏奉旨降一级，调补山东分守济南道右参

议，已于顺治五年闰四月初六日到任矣。本月十七日奉户部札付，为清明动用茶篋事，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苏京题前事，该本部覆看得，茶篋原供中马，不许别项动支，屢经臣部题覆奉旨申飭。且借充兵饷工食者，尚责其作速补还，况用以赏番，自难准其开销，令动用抚按各官照数赔补，仍各量罚，以儆其后。查动用各官，抚臣黄图安已革职，张尚已降调，镇臣刘有实已离任，按臣魏瑄已回道，惟镇臣刘良臣尚在耳。革职离任者似应免罚，降调者于补官日回道，见任者于见在各罚俸六个月者也。既经该巡视茶马御史具题该司案呈前来，相应覆请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等因。顺治五年二月初九日题，本日奉圣旨：这事情著黄图安等自行回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应札知案呈到部。

合札本官遵奉圣旨内事理，自行回奏施行。等因到臣。该臣跪诵明纶，不胜悚仄，不胜感激，以为我皇上不即加谴，容其自行回奏，必知臣等动茶赏犒有由来矣。臣敢不据实上闻，以仰副圣意也。念臣原以宁抚蒙调甘肃，当赴任之时政，甘地晬兵初定，人心风鹤，兼之海部番彝日肆跳梁，经商不安于途，农庶未宁于野，目击心伤。臣到任即问其所由，皆云前朝每岁例赏套部海彝番族，动茶篋用货物所费甚多。今我圣主定鼎，内外一家，赏例未定，而此辈无知，惟踵习旧套，不时觐赏。及察前任抚镇亦皆量赏茶篋，以示羁縻，此辈犹桀骜不驯，出没无常。臣再四宣扬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德威，示以利害后，此渐觉帖服。然此辈或指遣人叩谒，或来妄求买卖，或假住牧守边，不时差人来往，名虽投见，其实觐赏。臣若不照前抚镇事例量行抚赏，是拂其向化之意，甚非柔远之道，所以臣亦酌动半朽茶篋抚赏，以鼓远人之心，以示怀柔之意。此臣实为封疆起见，毫不敢欺饰于其间也。倘蒙皇上、皇叔父摄政王鉴臣一腔苦衷，原为朝廷封疆之计，将

臣任内赏过茶五十二篋俯准开销，或令臣照数赔补，臣亦万不敢辞，统祈圣明鉴裁施行。等因。顺治五年闰四月二十二日题，五月初六日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

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该提督江宁等处学政监察御史魏瑄奏，为请明动用茶篋事内开，奉都察院勘札，该户部题覆茶马御史苏京前事，奉圣旨：这事情著黄图安等自行回奏。钦此。臣跪诵之下，仰见皇上、皇叔父摄政王明照万里，下情得以上达矣。未奉之先，于邸报见抄疏不全，以为西宁道册报，随具堂呈，力辩无据，及奉回奏之旨，并见真抄，为巡西宁道正甘州事也。臣于顺治二年十月二十日至甘，二十日绰尔只差人投臣番文称，把都儿黄台吉愿纳马进贡，二十四日司宛卜即带领彝人到甘见臣。当地方初附，远人慕义投诚，岂得不赏以茶饼羊酒，虽日久记忆不真，多六篋少则四篋耳。随于十一月初八日具疏报闻，奉圣旨：这西海头目并马蹄寺僧人投顺，进京应否给札赏费，详察旧例酌议具奏。偏都鸾鸟等口，羌骑出没，恐有狡谋，著地方官确侦严备。该部知道。钦遵在案。念此赏无多，原为纳马进贡，随即具题，非敢私用也。九月内则臣未到甘，未曾动用，谨据实回奏。缘系回奏事理，字稍逾格，伏祈鉴宥施行。等因。顺治五年闰四月初三日题，五月初六日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

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该原任镇守甘肃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金事刘有实奏，为请明动用茶篋事内开，蒙户部札付内开，茶马御史苏京题前事疏称，抚臣黄图安、按臣魏瑄、镇臣刘有实等，动用茶篋，赏番彝绰尔只等谕缘由具题，奉圣旨：该部察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随经户部察臣已离任，所用茶篋似应免罚等因覆奏。顺治五年二月初九日奉圣旨：这事情著黄图安等自行回奏。钦此钦遵。札行到臣。该臣跪诵明纶，不胜感惕。今令臣等回奏，恭见我皇上、皇叔父摄政王明同日月，则臣之下情

得以控告矣。窃臣于顺治二年四月内蒙恩简镇甘肃，臣急公义笃，星驰赴镇，于七月初三日抵甘任事矣。维时闾镇俱系伪官，设法安置，流离军民多方招徕，竭蹶努力，是以地方粗安。独黄番脱受、番僧绰尔只、海彝古什娘子等，心怀叵测。臣即宣布皇上圣武神威，仁民爱物，抚顺剿逆。仰仗天威，各番彝俱来投诚向化。臣查先年赏规，皆动茶篋。惟是臣方敢赏赉，以安反侧，用昭我皇上御宇之恩。其赏过茶篋数目，记忆不真，节经具疏上闻。乞臣实为封疆而用，未敢私动也。伏望皇上、皇叔父摄政王念臣所赏茶篋为公而用，恩赐矜宥，臣顶戴圣慈于无涯矣。等因。顺治五年五月十八日奏，本月二十三日奉圣旨：户部知道。欽此。

奉本部送户科抄出该原任甘肃巡抚互调宁夏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今革职为民黄图安奏，为请明动用茶篋事。内开，切照图安以抹线短材，任过其量，叨蒙圣恩放还，正幸林下优游，鸟情得遂，不意忽丁母忧，复遭寇变，哀苦呻吟，病久不起，乃适有部文移催到县，因为前事奉圣旨：这事情著黄图安等自行回奏。跪读之余，不胜惶恐，私念重官守以清职任，固属居位之经，惶封疆而抚番彝，亦有济变之权。顺治二年十月间，正河西初创之时，番彝未定之际，虑此远人无知，惟利赏赉，若轻意谢绝，必至跳梁作梗。但路遥六千，行囊如洗，势不能自为措处，又不能别为借代，惟有库中茶篋。惶时茶院未设，官守无人，稍动些须，权行抚赏，以鼓番彝无穷之欢心，即以得封疆无穷之利益，此保全地方之愚诚，非敢于越俎擅动也。今亦不记动过确数，就茶臣苏京题明，同按臣魏瑄、镇臣刘实有共动茶三十六篋，照数分析，图安应赔补一十二篋。伏乞皇上、皇叔父摄政王鉴察前情，量行宽宥，覆载生成之德，世世祝颂不忘矣。事关遵旨回奏，臣不胜战慄陨越之至。等因。顺治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奏，六月初十日奉圣旨：户部知道。欽此。钦遵。通抄到部。送司。奉此。相应议覆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前茶马御史苏京题报，赏番动用茶篋各官，臣部覆奉谕旨，令黄图安等自行回奏。原任抚臣黄图安、张尚、镇臣刘有实按臣魏琯各具疏回奏，奉旨下部，专候镇臣刘良臣疏至议覆。今良臣已罹回逆之变。查黄图安、张尚、刘有实、魏琯四臣回奏之疏，俱以地方初附，番彝慕义投诚，必须赏费，以安反侧，而靖封疆，动用茶篋，非敢私动为辞，虽属确情，库贮茶篋未经奉旨，岂容擅动。但念事在恩赦之前，姑免议罚。动过茶篋，仍令其照数赔补者也。

既经各该抚按镇臣具奏，该司案呈前来，相应覆请，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缘系遵旨回奏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内阁题本）

#### 4 巴哈纳题报私茶私马变价银两事本

顺治六年十月十九日

户部尚书臣巴哈纳等谨题，为汇报私茶私马变价银两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部抄出该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苏京题前事内称，窃惟私茶私马虽有明禁，而愚民不无犯者，皆变价入官，以为买马孳牧之需。此项银两，在明季半为茶臣公费，不以上闻，臣毫不敢染也，拟于覆命之日通行汇报。今有增差，臣恐报迟则不便也，先将银数汇报。西安抚民官拿获温存茶九斤十二两，变银四钱九分，贮鄠县库。张守礼茶八斤十二两，变银四钱三分七厘五毫，贮长安县库。拜守荣茶四斤半，变银二钱二分五厘，贮临潼县库。王一秋茶四十斤半，变银二两二分五厘，贮高陵县库。张友才茶一十一斤，变银五钱五分，贮三原县库。刘加福茶二十斤并竹篋，变银一两三分，贮长安县库。吴国平茶五百二斤，变银一百二十七两三钱，买种马发监孳牧

乞。长安县拿获王孟贤、于守宁、王守起、郭君仁四起，共茶四十三斤，变银二两一钱五分，贮本县库。咸宁县拿获傅从新、王加福二起，茶八斤，变银四钱，贮本县库。泾阳县拿获赵名世等，私马除发营外，余老弱十二匹，变价一百二十九两，贮本县库。武功县拿获杨守奇茶一十一斤，变银五两五钱，贮本县库。咸阳县拿获赵九登私马三匹，变价三十四两，买种马发监孳牧乞。汉刑官拿获冯守勋茶三百一十篋，发洮司中马乞。樊门子茶一百三十五斤，批变价未报。贾西泉茶一百二十二斤，批变价未报。沙惟孝茶一百二斤并驴一头，共变银七两六钱，贮略阳县库。巩刑官拿获吴秤茶二百四十四斤半，变银八十六两，贮陇西县库。分守关西道拿获李春得、马成老弱私马六匹，变价二十六两，取寄巩昌府库。分巡关内道拿获王应艾等茶二十六斤，批变价未报。兴平县拿获张起凤私马二匹，变价二十四两，买种马发监孳牧乞。汉中府拿获徐中文等茶八十二斤，变银八两二钱，贮该府库。醴泉县拿获屈三宾茶七斤，批变价未报。高尔朗私马一匹，变价十三两，贮本县库。分巡陇西道拿获李尚荣私马三匹，变价二十九两，贮秦州库。又拿获钟何成私马二匹，除一匹发营，一匹原价一十六两，贮西和县库。凤翔县拿获阎德茶二斤半，变银一两，贮本县库。以上各犯皆按法究治，其变价银两，除动支一百八十五两三钱买马孳牧，并变价未报到外，见在贮库共银三百二十八两六钱七厘五毫，以备易买种马发监孳牧之需，嗣有续获另报，伏祈敕下该部存案查照施行。等因。顺治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题，八月十九日奉圣旨：该部察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应议覆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茶马按臣苏京疏报各衙门拿获私茶私马变价银两，未知拿获变卖是否止于此数，拿获各犯作何问拟，并买过种马赵名世原马几匹，冯守勋私茶中过马几匹，俱无数目，似应

行督臣孟乔芳备查明确，奏请定夺者也。既经该巡视茶马御史具题该司案呈前来，相应覆请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等因。顺治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具覆，二十六日奉圣旨：是。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随移咨陕西总督备查明确，奏请定夺去后。

随该陕西总督孟乔芳题为汇报私茶私马变价银两事。顺治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准户部咨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该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苏京题前事。等因。顺治四年八月十九日奏圣旨：该部察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应议覆案呈到部。

看得茶马按臣苏京疏报各衙门拿获私茶私马变价银两，未知拿获变卖是否止于此数，拿获各犯作何问拟，并买过种马赵名世原马儿匹，冯守勋私茶中过马儿匹，俱无数目，似应行督臣孟乔芳备查明确，奏请定夺者也。既经该巡视茶马御史具题该司案呈前来，相应覆请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等因。具覆奉圣旨：是。钦此钦遵。抄出到部。备咨到臣。随经臣移文茶马御史苏京详查去后。

嗣于本年十月初六日准茶臣手本回称，查得各属详报拿获私茶马贩多寡不一，而问拟各异。有问杖决者，有站配者，有折责者，俱批允发落外。至变价银两有已报银数贮库者，有批变价未报银数者，有题后续报者，止有此数，俱历历在案可考。谨备录私茶私马并变价银两数目，及问拟罪名送览或再行各属详查，嗣有续获者业另疏奏闻，不在此疏之内。其动过银一百八十五两三钱，差承差燕运开、张惟高在河州买种马十四匹，发安定监孳牧。赵名世等原马四十三匹，解贵部院十二匹，抚院十二匹，潼关营四匹，发该县作草料赏功三匹，余老弱十二匹，变价一百二十九两，见寄县库。至冯守勋私茶三百一十篋，发洮司搭配中马，原未报有中过马数，似应径行洮岷道备查明确奏请定夺者也，并各



属拿获私茶私马及变价数目，问拟罪名开揭到臣。准此。随经牌行洮岷兵备道查报中过马数去后。

今据分守陇右道带管洮岷兵备道参议李永昌呈称，行据署洮州事原任金县知县龚胜先呈称，查得顺治四年六月初八日，原蒙苏茶院拨发冯守勋私黄茶三百一十篋，运到洮司，该卑职如数收完。自七月十四日起，动守勋私茶三百四篋，中完马二十一匹，存剩茶六篋。并岷司先后陆续发到新旧黄茶内搭配，又中马二十九匹，共凑五十匹。遵奉本道转奉宁夏胡抚院宪檄，业经委官王友善等押解宁夏镇交割，取获该镇实收另缴外，今奉行查，从实呈报。等情到道。转报到臣。据此。

该臣看得，茶臣疏报拿获私茶私马各犯，以贩数之多寡，定拟罪重轻，盖踵旧例而行也。其变价银两动买种马发监孳牧者，有见贮府州县官库者，揭开明晰无容复赘。其赵名世等原马共四十三匹，内移送臣标及抚标各十二匹，潼关营四匹，发泾阳县三匹，变价准作草料并赏有功官兵讫，余十二匹变价见贮该县官库。其原获冯守勋私茶，运发洮州司，以三百四篋中完马二十一匹，下剩六篋搭配岷司黄茶，又中马二十九匹，共五十四匹，俱解宁夏镇讫。既经查明前来，除备抄原揭咨送户部外，相应具题，伏乞圣鉴敕部察核施行。等因。顺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题，三月十七日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

又准陕西总督孟乔芳咨同前事，抄送茶院原揭一扣内开，西安府抚民官拿获温存茶九斤十二两，变银四钱九分，贮鄠县库，问拟杖决发落讫。张守礼茶八斤十二两，变银四钱三分七厘五毫，贮长安县库，问拟杖决发落讫。拜守荣茶四斤半，变银二钱二分五厘，贮临潼县库，问拟杖决发落讫。王一秋茶四十斤半，变银二两二分五厘，贮高陵县库，拟徒折责发落讫。张友才茶十一斤，变银五钱五分，贮三原县库，问拟杖决发落讫。刘加福茶

二十斤并背笼，共变银一两三分，贮长安县库，问拟杖决发落讫。吴国平茶五百二斤，变银一百二十七两三钱，差承差燕运开等买种马发监孽牧外，本犯拟徒折责发落讫。长安县拿获王孟贤、于守宁、王守起、郭君仁四起，共茶四十三斤，先报应变价二两一钱五分，续据实收茶并口袋布，共变银四两七钱三分，贮本县库，问拟折责发落讫。咸宁县拿获傅从新、王加福二起，茶八斤，变银四钱，贮本县库，问拟折责发落讫。泾阳县拿获赵名世等马共四十三匹，内前疏报解军门十二匹、抚院十二匹、潼关副将营四匹，发该县三匹，变价作草料并赏有功官兵讫，余老弱马十二匹，变银一百二十九两，贮本县库，各犯问拟徒杖发配的决讫。武功县拿获杨守奇茶一十一斤，变银五两五钱，贮本县库，本犯责逐讫。咸阳县拿获赵九登马三匹，变银三十四两，差承差燕运开等买种马发监孽牧外，本犯拟折责发落讫。汉中府理刑官拿获冯守勋茶三百一十篋，发洮司中马，未报中过马数，樊门子茶一百三十五斤，前疏变价未报，续据呈详，变银一十两八钱，贮汉中府库，责治发落讫。沙惟孝茶一百二斤，驴一头，前疏报据该厅呈详，共议变银七两六钱，贮略阳县。今据该厅复详内称，前价太减，卑职将茶议价一十二两，驴议价四两，改贮汉中府库，拟徒免赎折责发落讫。贾西泉茶一百二十二斤，前疏变价未报，续据呈详，变银一十二两二钱，拟徒免赎折责发落讫。巩昌府理刑官拿获吴秤茶二百四十四斤半，变银八十八两，贮陇西县库，拟徒摆站讫。分守关西道拿获李春得、马成老弱马六匹，变银二十六两，取寄巩昌府库，候买马用，二犯折责发落讫。分巡关内道拿获王应艾等茶二十六斤，前疏变价未报，续报变银一两五钱六分，贮盩厔县库，折责发落讫。兴平县拿获张起凤马二匹，变价二十四两，差承差燕运开等买种马发监孽牧外，杖决发落讫。汉中府拿获徐仲文等茶八十二斤，变银八两二钱，贮本府库，拟徒免赎折责

发落讫。醴泉县拿获屈三宾茶七斤，前疏变价未报，续报变银二两八钱，贮本县库，责治发落讫。高尔朗马一匹，变银十三两，贮本县库，责治发落讫。分巡陇西道拿获李尚荣马三四，变银二十九两，贮秦州库，拟徒折责发落讫。钟可成马二匹，除一匹发巡陇道标下骑征，一匹原价十六两追出，贮西和县库，拟徒折责发落讫。凤翔县拿获阎德茶二斤半，变银一两，贮本县库，责治发落讫。等因。到部送司。奉此。呈堂议覆。奉批，司查私茶私马变价买马孽牧，并解各抚镇有无旧例孽牧马若干匹，每匹用价若干，一并查明说堂送司。奉此。

查得顺治二年九月内，题差御史廖攀龙至三年九月内差满，奏缴册报内载有盘获私茶赏彝，私马发各镇营骑征，并各监孽牧在案。复查明季会典内，止载有给茶易马，解苑马寺孽牧给各镇营，并未开有私茶私马变价买马之例。至于孽牧马若干匹，每匹用价若干，查秦督咨开，动私茶变价银一百二十七两三钱，私马变价银五十八两，共银一百八十五两三钱，差承差在河州买种马十四，发安定监孽牧，每匹价值细数并未分晰。等因呈堂。奉批，咨总督查明具奏。随移咨总督逐一查明具奏，以凭议复去后。随准陕西总督孟乔芳咨覆前事内开，准此。随经移文茶马御史备查去后。

今准回称，查得私茶私马变价买马原无此例，近缘茶缺，监厰空匮，前院苏京将拿获散茶并私马之老瘦不堪骑征者，变价买马，以广孽息，此一时权宜之计也。彼时安定监具有收过马匹毛齿，与各马价值细数册一本，苏院因与增差李显春互讦，即带京面质讫。本院将衙门内文卷细加查点，止有总数一百八十五两三钱，头骡马十四，发安定监孽牧之案。等因。准此。为照私茶私马变价买马一事，原无旧例，该前任茶马御史苏京，因茶缺牧空，遂以拿获散茶并老瘦不堪私马变价买马，发监孽息，亦因时

调剂之一法也。至于马价细数，原册已经苏京带赴北京，与李增差面质，别无底案可稽，似应就近令行苏京查明具奏者也。既经移文前来，相应咨覆，合咨贵部烦请查照施行。等因。到部送司。奉此。随呈堂移咨都察院，转行苏御史查明具奏去后。今准都察院咨前事内开，据巡按直隶真顺广大兼管屯田监察御史苏京呈称，本年正月十八日，奉本院勘札准户部咨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陕西总督孟乔芳咨前事。等因。到部。奉批，司查原案说堂。奉此。查得茶马御史苏京题报拿获私茶私马变价买马缘由，该本部复奉谕旨，咨行秦督备查明确，奏请定夺，随该秦督查明咨覆。该本部查得动私茶变价银一百二十七两三钱，私马变价银五十八两，共银一百八十五两三钱，买种马十匹，发监孳牧价值细数并未分晰，复咨行去后。今准秦督咨称，私茶私马变价买马一事，原无旧例，该前任苏御史因茶缺牧空，遂以拿获散茶老疾不堪私马，变价买马。细数已经苏京带赴北京与李增差面质，别无底案可稽，应令苏京查明具奏，咨复前来，相应咨部察院转行苏御史查明具奏可也。等因。移咨备札到职。

该职为照查明具奏，乃孟总督覆部一语，非奉明旨，职何敢妄行渎奏，止缘马价细数原册职带赴京与李显春面质，彼处有总数而无撒数，故令职就近查明回部具奏耳。今将安定监牧马原册并收管一张封送堂台，其马价毛齿尺寸细数尽在其中，伏祈台照移咨户部与职奏册查照施行。等因到部。据此。拟合就行。为此，合咨贵部烦为查照施行。

计咨送安定监牧马原册查本内开，苏登启领粉青骠马八岁，三尺四寸，右鬃轻尾，价银十七两三钱。丘琢领黄退赤骠马六岁，三尺三寸，右鬃长尾，价银十九两二钱。王养蒙领青骠马五岁，三尺三寸，分鬃轻尾，价银十九两七钱。孙三姓保领枣骠马三岁，三尺四寸，分鬃长尾，价银十九两三钱。董邦乾领豆青骠

马三岁，三尺三寸，分鬃长尾，价银十八两三钱。张邦茂领玉顶黄退赤骡马三岁，三尺三寸，右鬃长尾，价银十八两五钱。顾天禄领线脸黄骡马四岁，三尺三寸，右鬃长尾，价银十八两三钱。孙应乐领海留(骟)骡马三岁，三尺三寸，右鬃长尾，价银十八两二钱。谈崇科领释喇文退青骡马三岁，三尺三寸，左鬃长尾，价银十八两三钱。俞希圣领玉顶枣留(骟)骡马五岁，三尺三寸，分鬃轻尾，价银十八两二钱。收管一张各等因到部。送司。奉此。相应议复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前巡视茶马御史苏京，动支盘获私茶私马变价银两买马发监孽牧，先准督臣孟乔芳咨称，原因茶缺牧空，因时调剂之法。又准都察院咨送安定监牧马原册，并收管前来。买马十四共用银一百八十五两三钱，数目既已相合，该监领牧见在，似应准其开销结案者也。

既经该总督都察院咨复该司案呈前来，相应题请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缘系汇报私茶私马变价银两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皇父摄政王旨：是。<sup>①</sup>

(内閣題本)

## 5 巴哈纳题严禁定南王孔有德私自运茶易马事本

顺治八年正月二十六日

户部尚书臣巴哈纳等谨题，为特参藩王运茶易马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吴达题前事内开，臣督茶汉中，闻有定南王差员载茶千驮，从潼关入秦，赴西宁市马。臣缘私茶私马屡奉严纶饬禁，随撤行潼关、西宁两道臣确查去后。十一月十七日，据潼关兵备道臣陈素

<sup>①</sup> 批红译自满文。

抱呈称，据潼关驿申称，八月初四日，阙乡来定南王差大人郭九锡、张云凤、卢万钟并郟阳抚院差官何源押茶一千四驮，初五日送前路讫，上贴本王封条，不敢盘查。等因。十一月二十七日据西宁兵备道臣孙启贤呈，据监收厅回称，据店□曹印、苏成美结称，十月初九日，进定南王差官阿思哈哈番张云凤、郭九锡、马弘基、卢万钟，雇脚八百三头，驮茶一千九百零五包，至西宁秤重九万五千斤，备报到道，具报到臣。该臣看得征南需马，自应请命于朝廷，而以茶易马，尤为法纪之明禁。今定南王自楚载茶入秦，既未奉有部文，显属违禁之举。此端一开，是藩王先不遵朝廷之功令，而又何以责境内私贩之奸民也。除一而徼行西宁道臣，羁留候旨外，伏祈皇上、皇父摄政王敕部查核施行。等因。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三日题，八年正月十三日奉圣旨：该部察议具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应议覆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各处官兵用马，非奏奉谕旨，不得擅自市买。前平西王奏请市马，原未准行。况以茶易马尤有明禁。定南王运到茶斤，应敕茶马御史查收，为易马之用，其买茶用过银两，于湖广额赋银内，照数给还，脚价不必议□，违例载茶易马本应议罪，新奉恩赦免议。

既经该巡视茶马御史具题，该司案呈前来。相应复请，恭候命下，臣部移行遵奉施行。缘系特参藩王运茶易马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是。①

(内湖题本)

① 批红译自满文。

## 6 稜德弘题审问张亮等私运茶斤事本

顺治八年七月十五日

刑部多罗顺承郡王臣稜德弘等谨题，为查获私茶事。

贵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陕西巡抚马之先题前事内开，据按察司呈，问得一名张亮，即张瞎子，年三十一岁，西安府长安县人，状招亮素性不轨，专一兴贩私茶，向未事犯。于顺治七年四月内，纠合先未脱逃王结子即郭候，同在官秦州回民袁中禄即袁守才、哈应举，富平县人杨成吾即杨希才，泾阳县人杨耀吾即李光祖，何将官即何大忠，略阳县人徐三即徐六。各不合故违私茶兴贩，夹带五百斤，照见行私盐充军事例，在于汉中府兴贩私茶四十一担，各妆将官，挟带弓矢，发运别地货卖间。在官凤翔府人王守才亦不合兴贩私茶四担。在官马坞镇店家吕见亭，前往汉中卖油，事完亦不合兴贩私茶二担。前后共茶四十七担，重四千八百六十七斤八两，彼此约同担运吕见亭店内发卖。亮等伙内因索包揽银，两相嚷将情互禀马坞镇防守高友义拘审间，比亮等各又不合称有固山票文，及至验看，并无票文。本官看系私茶重情，遂塘报临巩王总镇处，郭候先已脱逃，行提张亮等前来。王守才遂具出首假官杀命情词内称，冤逢蠢恶张瞎子股合哈回子等口称，将官兴贩私茶，自汉中包揽守才茶斤，每担与包揽银二两，行至马坞，诘意张瞎子、何客、袁客狼心不满，每茶一担又索包揽银一两，守才止与银一半，弓弦捆打。陈大、何二等证。窃思客民身穿鳞衣，妆称将官，犯法异常，准究正法。等情。蒙本镇当堂严审得，张亮等各招称，往汉中买茶共四十七担是实。据此。看得张亮等形本客商，尽是乌合，而又无票文，乃敢诈称汉中将官，兴贩私茶，挟带弓矢，扰害地方者，岂止一处为然。二罪并论，法难轻纵者也。各犯发凤昌府羁监，将情移会巡

茶吴御史处。随具疏内称，复看得茶法一事，私贩公行，大坏极敝，秦地奸民尽借将官名色搅乱茶政，即使私贩出自将官，法亦不贷。况无票可证，而操弓挟矢，以纵其横行耶？是真王法所亟宜剪除，以儆众心者也。伏乞敕下臣衙门将张亮、袁守才、哈应举、杨希才、李光祖、何大忠、徐六、王守才、吕见亭等依律究拟，庶奸民知惧，而茶法有赖矣。其私茶四千八百六十七斤八两，或发司中马，或存司赏番，仰候圣裁。等因。奉旨：张亮等著该抚巡视御史究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合咨前去。烦为遵旨及咨文内事理，即将张亮等查照原疏究拟具奏施行。等因。准此。

随即备行分守陇右道勘拟外，又咨都察院札行巡茶吴御史，案行按察司转移该道，札仰巩昌府官吏查照备原来文事理，即将张亮等依律研究明确，连人招牌本道，立等复审转解施行。钦奉备行署陇西县事推官岳峻极，行擒张亮等到官，严加讯审前情明白。看得私茶之禁，律例森严，何物张亮等藐法若戏，趋利如崩，合伙成群，竟尔公然兴贩，操弓挟矢，敢行假借作威。查原茶四十七担，共计四千八百六十七斤八两，王守才之首告，信不诬矣。律云：私茶有兴贩夹带五百斤者，照见行私盐例押发充军。今张亮、袁守才、哈应举、杨希才、李光祖、何大忠、徐六所犯与例相符，法当拟戍。吕见亭茶止二担，合照凡犯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杖一百，徒三年。律例俱在，王章划一，亮等其何说之辞。王守才虽贩茶四担，律有自首免罪之条，茶应入官，罪合免拟，庶无枉亦无纵也。问拟亮等各军罪，吕见亭徒罪，招解到府，该知府高拓斯复详无异。看得张亮与袁守才、哈应举、杨希才、李光祖、何大忠、徐六皆私贩之群棍也。隶籍不同，乌合为非，欲收利于采山，辄效谋于登垄，载负私茶四十七担，数至四千八百有奇，竟假将官，自谓人莫敢诘，悬带弓矢，任意越境，兴贩拒斲，孽根钦



露，罪贯自昭，岂非恢恢之靡漏耶？榷货已获，私家遣戍，用彰国宪。若吕见亭茶虽二担，事违公禁，但念为数不多，姑照本律拟徒，于法不枉。至王守才亦有四担，私贩自首，似应免罪，用开乐首之门也。仍拟亮等各军罪，吕见亭徒罪，招解到道。

该本道参议李永昌复审无异。看得茶法之设，严禁私贩，何物张亮等乃敢合伙违禁兴贩，数至四千八百余斤之多乎！真担大包天，目无王章，竟假将官以张威，擅挟公矢而射利，正所谓孽由自作，法网难逃，赃茶既获，遣戍何辞。至吕见亭茶止二担，徒愆允宜。其王守才茶虽四担，府县既引以自首免罪之条，似应免究，茶应入官。仍拟亮等各前罪移招到司。

该按察使黄纪复详看得，张亮等假官张威，兴贩私茶，律既有违，均戍奚辞。吕见亭虽系伙贩，茶止二担，拟徒蔽辜。王守才私茶自首，照律宽释，但查各犯事在赦前，应否免罪，茶仍入官，伏候裁夺。将亮等取问罪犯，议得张亮等所犯，张亮、袁守才、哈应举、杨希才、李光祖、何大忠、徐六除无官而诈称有官，有所求为轻罪不坐外，俱合依私茶兴贩夹带五百斤照私盐例律押发充军，拘妻金解。吕见亭依犯私茶者同私盐法论杖一百，徒三年，系民审无力，定发冲要驿递，照徒年限摆站满放。照出军徒犯人张亮、袁守才、哈应举、杨希才、李光祖、何大忠、徐六、吕见亭俱免纸，王守才告纸银二钱五分，追贮凤翔县官库，听文支销。其见获私茶四千八百六十七斤八两，或应发司中马，或应存司赏番，听候详示，通取实收缴报，余无再照。等因到臣。

该臣看得张亮等假称将官，挟带弓矢，兴贩私茶，数至四千八百有奇，入茶并获，遣戍不枉。吕见亭茶止二担，按律拟徒，允蔽厥辜。王守才虽有四担之多，既经出首，姑从免议。查各犯事在赦前，可否免罪，臣未敢擅便，既经该司招呈前来，臣谨会同茶臣吴达合词具题，伏乞圣鉴敕部议复施行。等因。于顺治八年

三月十八日题，四月初六日奉圣旨：刑部核议具奏，钦此钦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

该臣等复核看得，兴贩私茶，例有严禁，何物张亮、袁守才、哈应举、杨希才、李光祖、何大忠、徐六、吕见亭假将官之名，张弓挟矢，公然兴贩，真目无三尺矣。分别遣配，诚不为枉，但事在赦前，各犯俱议免罪。王守才既经出首免议，茶俱入官。谨题请旨。

批红：张亮等俱依议。

(内閣題本)

## 7 吴达题销算茶马事本

顺治八年九月初一日

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加升一级臣吴达谨题，为请差巡视茶马官员事。

臣钦奉敕谕，巡按陕西茶马，于顺治七年三月十三日入境，受事遍历茶司及苑监地方，招商中马，催运茶篋，严缉私贩，清核牧马，并催征过茶课地亩银两，逐一举行，扣至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一年已满，后因新差御史无人，复历任五月。遵将五司中完马匹给发过数目，与收除实在茶篋，并七监孳牧马匹，及中完商引，拿获私马私茶，征过茶课地亩银两等项，备细造册奏缴外，相应通汇总目，乞敕下该部院查核施行。为此具本，专差西安府府快郭弘烈赍捧，谨题请旨。

计开：

自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扣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

一、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五茶马司，中完茶马司二千三百二十九匹。

洮州中完马四百九十七匹，岷州中完马一百九十一匹，河州中完马八百七十八匹，西宁中完马五百八十四匹，庄浪中完马一百

八十三匹，甘州中马各商未曾闾发茶篋，未中马；凉州中马各商未曾闾发茶篋，未中马；肃州中马各商未曾闾发茶篋，未中马。

一、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五茶马司，给发过各边镇茶马二千三百二十九匹。

解军门马一千三百三十四匹，军门拨给临巩镇马二百九十九匹。军门拨给兴安镇马三百五十四匹，给宁夏镇马一百匹，给延绥镇马一百匹，给阶洮副将营马八十七匹，给西宁副将营马四十四匹，给洮州参将营马一十五匹。

一、苑马寺库贮各项银两。

旧管：顺治六年十二月终止，现在库贮银三千七十一两七钱三分三厘。新收：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收过各项银共三千二百七十七两七钱一分七厘。开除：顺治七年正月初一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开过银三千九百六十三两六钱。实在：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现在库贮银二千三百八十五两八钱五分。外旧贮库兴安西乡等属茶课银一千二百一十九两五钱一分一厘三毫。又兴安西乡等属新解茶课银五百两一钱三分八毫七丝五忽。

一、苑马寺七监各项马匹银粮。

旧管：顺治六年十二月终止，马并驹四百五十九匹，现养活马并驹四百四十五匹，倒死应赔马一十四匹。新收：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收过马并驹九百二十五匹。蒙臣详允动地亩银买种马五百六十五匹。蒙臣动私茶私马变价银买种马八十六匹，发各监孳牧。蒙臣盘获私马二十八匹，发安定监孳牧。本年新生驹三十四匹，追完六年本色驹七十三匹，追完补赔倒死马一十四匹，驹成马一百二十五匹。开除：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除过马并驹二百四十五匹。俵解陕抚参将营年例马八十九匹，详允沿途倒死纳

肉疔马一十六匹，详允照例除豁余驹一匹，补完旧倒死马一十四匹，驹成马一百二十五匹。实在：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现养活马并驹一千一百三十九匹。开城、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六监银粮无。安定监、旧管：顺治六年十二月终止现在仓粮二百七十六石五斗五升。新收：无。开除：无。实在：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现在仓粮二百七十六石五斗五升。

#### 一、五司茶篋数目。

##### 洮州茶马司

旧管：顺治六年十二月终止，新旧黑黄截篋块斤共茶八千三百三篋零七斤，内除拣堪用中马动过六百七十五篋半外，其余朽腐，不堪招中，现贮库。新收：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岷州转运黑黄茶三千六百二篋。开除：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中马并赏番共放黑黄茶四千二百六十五篋。实在：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新旧黑黄截篋块斤共茶七千六百四十篋零七斤。

##### 岷州分贮洮州司茶篋

旧管：顺治六年十二月终止，新黑茶五百二篋半，新黄茶三百三十八篋半，远年陈腐茶一万六百二十三斤半。一项增差拣出成篋破头支剩陈黄茶一百三十九篋，不成篋截块支剩茶二万五千一百九十九斤六两，又零灰茶二百斤。又支剩零四千八十五截块内除拣堪用中马动过一百三十九篋，又三千八百一十七斤半，又赏锁南必拉式一万二千斤外，其余朽腐不堪招中现贮库。新收：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商运并私茶黑黄茶五千六百四十五篋零半斤。开除：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中马并赏番共放黑黄茶一千三百三十七篋半，又用截块茶三千七百二十九斤半。转发洮州中马并脚费黑黄茶三千六百二篋零八斤，又截块茶一百五十八斤，拨发河

州司中马黑茶七百五十籠，拨发西宁司中马黑茶八百四十籠，补赏乌思藏锁南必拉式用截块茶三千一百七十七截块，重一万二千斤。实在：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新黑茶九十四籠半零三斤，私茶半斤，远年陈腐茶一万六百二十三斤半。一项增差拣出支剩截块茶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一斤零一十四两零，灰茶二百斤又零九百八截块。

#### 西宁茶马司

旧管：顺治六年十二月终止，茶籠无。新收：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黑黄商茶四千八百六十九籠，请拨岷州黑茶八百四十籠，运发三原县原收那抚连皮茶七千一百三十斤折七百一十三籠。开除：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中马共放黑黄茶六千一百七十二籠。实在：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黑黄茶二百五十籠。

#### 河州茶马司

旧管：顺治六年十二月终止，茶籠无。新收：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商运并私茶八千四百八十六籠零四斤，请拨兰州库黑黄茶三百七十五籠，请拨岷州库黑茶七百五十籠。开除：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中马共放黑黄茶九千六百八籠。实在：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黑黄茶三籠零四斤。

#### 庄浪茶马司

旧管：顺治六年十二月终止，泔烂灰末无用尘土折籠茶六千一百五十七籠外，甘肃镇臣刘良臣动陈黄茶一百籠，奉札每籠议价银五钱，报部改行原籍就近追赔。新收：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黑黄茶一千四百六十五籠。开除：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中马共放黑黄茶一千四百六十五籠。实在：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泔烂灰

末无用尘土折篋茶六千一百五十七篋。

甘州茶马司在兰州库贮

旧管：顺治六年十二月终止，黑黄茶一百二十五篋。新收：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黑黄茶二百五十篋。开除：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拨发河州司中马黑黄茶三百七十五篋。实在：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茶篋无。

兰州库茶分发甘州中马

旧管：顺治六年十二月终止，茶篋无，外前抚按镇臣原赏番动茶一百六十六篋，奉札议价每篋银五钱，内按臣魏瑄动茶六篋，补完，银三两，寄本司库。镇臣刘有实动茶一百二篋，抚臣张尚动茶五十二篋，抚臣黄图安动茶六篋，俱已报部就近于各原籍追赔。新收：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茶篋无。开除：顺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茶篋无。实在：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茶篋无。前按臣魏瑄原动茶六篋，补完，价银三两贮库。

凉州茶篋无。

肃州茶篋无。

一、招过商人牛四教、沙明祥等，领部引一万二千一十一引。

一、盘获私马犯人徐大成等二十起，共马一百六十九匹，内批解军门一百二十九匹，军前骑征讫。发监孳牧二十八匹，倒死三四，追原价三四，不堪变价六匹，并纸赎共银二百九十五两四钱七分五厘贮库，贩徒折责折赎发落讫。

一、盘获定南王运赴西宁易马私茶九万五千斤，又犯人张亮等五十起，共茶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七斤一十二两，现变价并纸赎共银二千九百八十九两五钱二分五毫贮库，贩徒折责折赎发落讫。

一、催征过巩昌等卫所已完地亩银共九百六十四两八钱七

分五丝一忽四微，内除支销银五百五十七两一钱七分六厘三毫四丝四忽三微，实在银四百七两六钱九分三厘七毫七忽一微。

自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因未有新差御史，交代无人，复历任五阅月，中过各司马数茶数及盘获私茶私马数目开后。

一、洮岷、河州、西宁、庄浪四茶马司，中完茶马一千七百九十一匹。洮州中完马七十五匹，岷州中完马一百二十五匹，河州中完马二百四十一匹，西宁中完马一千一百五十四匹，庄浪中完马二百匹。

一、洮岷、河州、西宁、庄浪四茶马司，给发过各边镇茶马一千七百九十一匹。解军门马三百四十四匹，军门拨给临巩镇马二百匹，军门拨给兴安镇马二百匹，军门拨给宁夏镇马三百匹，军门拨给延绥镇马一百匹，军门拨给甘肃镇马三百匹，军门拨给固原镇马二百匹，军门拨给芦塘游击营马五十匹，军门拨给镇羌游击营马五十匹，军门拨给靖远副将营马五十匹，军门补拨给临巩镇马一匹。

#### 一、五司茶篋数目

##### 洮州茶马司

旧管：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新旧黑黄截篋块斤，共茶七千六百四十篋零七斤。新收：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岷州转运黑黄茶七百五十篋。开除：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中马并赏番共放黑黄茶六百二十七篋半。实在：顺治八年七月十二日止，新旧黑黄截篋块斤，共茶七千七百六十二篋半零七斤。

##### 岷州分贮洮州司茶篋

旧管：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新黑茶九十四篋半零三

斤，私茶半斤，远年陈腐茶一万六百二十三斤半。一项增差拣出支剩截块茶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一斤零一十四两零，灰茶二百斤又零九百八截块。新收：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商运黑黄茶三千六百六十七篋。开除：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中马并赏番共放黑黄茶一千一百七篋半，转发洮州中马并脚费黑黄茶七百五十篋，又截块茶四十五斤，赏乌思藏盆错坚挫黑黄茶一万斤折一千篋。实在：顺治八年七月十二日止，新黑黄茶九百四篋零三斤，私茶半斤。远年陈腐茶一万六百二十三斤半。一项增差拣出支剩截块茶二万一千七十六斤零一十四两零，灰茶二百斤又零九百八截块。

#### 西宁茶马司

旧管：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黑黄茶二百五十篋。新收：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商运黑黄茶三千一百二十一篋，定南王易马私茶连皮九万五千斤，折九千五百篋。开除：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中马共放黑黄茶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五篋半。实在：顺治八年七月十二日止，黑黄茶一千五百六篋。

#### 河州茶马司

旧管：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黑黄茶三篋零四斤。新收：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商运黑黄茶六千三百四十九篋零一斤，请拨兰州库黑黄茶二百五十篋。开除：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中马共放黑黄茶二千六百八十四篋半，拨发庄浪司中马黑黄茶九百三十篋，赏乌思藏盆错坚挫茶二万六千斤折二千六百篋。实在：顺治八年七月十二日止，黑黄茶三百八十八篋。

#### 庄浪茶马司

旧管：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泔烂灰末无用尘土折篋茶



六千一百五十七篋。新收：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商运黑黄茶一千二百五十篋，请拨兰州司库黑黄茶九百三十篋。开除：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中马共放黑黄茶一千七百四十四篋。实在：顺治八年七月十二日止，黑黄茶五百三十六篋，泔烂灰末无用尘土折篋茶六千一百五十七篋。

甘州茶马司在兰州库贮。

旧管：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止，茶篋无。新收：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商运黑黄茶三百五十篋。开除：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三日起，至本年七月十二日止，拨发河州司中马黑黄茶一百五十篋，拨发庄浪司中马黑黄茶一百篋。实在：顺治八年七月十二日止，茶篋无。

一、盘获私马犯人周邦兴等二起，共马十四，内批解军门五匹，军前骑征讫。不堪变价五匹，并纸赎共银一百一两九钱五分，贮库，贩徒折赎发落讫。

一、盘获私茶犯人张大等十一人，共茶三千四百九十斤，现变价并纸赎共银四百五十五两九钱，贮库，贩徒折赎发落讫。

（内閣題本）

## 8 噶达洪题茶商万分艰苦事本

顺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户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为微臣巡历汉南，茶商万分艰苦，谨述先今附茶通例，仰祈圣鉴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姜图南题前事内开，臣先题报茶商仅存一百六名，比经面行散引老羸疲瘵强半，又欲告销，臣再四劝免熬谕，凡力可补救，俱不惮拮据图之。二月后茶芽盛长，臣恐或有延缓，致误招中，即单

车亲历汉南催趲，绝巘悬崖，更无公馆可以栖止，因念商人自汉中至巩昌，登山涉水，艰险益甚，脚资转运，拾倍往时。考会典茶课一款，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一篋，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仍给附茶一百篋，中引八十篋，下引六十篋，名曰酬劳。自先朝都御史杨一清督理茶法后，每大引一道，共官商茶九百三十篋，连篋俱以十一斤为准外，有商人附茶六十篋，以为脚资，其引目俱臣衙门刊发通行。本朝定鼎之初，亦仍旧例。顺治五年户部改铸铜板部引，原题首列会典。迨七年拨发部引，每引照茶百斤，内未注有附茶字样，想当日以引目通行各省，官商对分之例，惟在陕西不便异同载入，故于疏末有曰中间或有昔所已行，今宜变通，昔所未行，今宜增入者，行茶马御史与督、抚、按查议妥确奏请定夺。是部议原有需于复奏也。且明初旧例，茶商散引三年到司，犹行给赏，迄十年始批，违限十年以上，照例问拟。隆庆五年议准，近年奸商假以附茶为由，任意夹带，恣情短贩；今后招商三年免究，四年问罪，仍抽附茶一半入官；五年问罪附茶尽数入官，不准再报；六年以上即系老引，照例问遣。先例十年后犹五年为期，甚宽商人，既有茶商优恤，复可展转经营，故其力有余。自经兵燹，人引多亡，茶费双灭，年来权宜补救，比并销引，为限既近，商苦更深。顺治七年茶臣颁给部引于附茶一项，因系本商脚资旧例，照旧通行，然在商人以附茶未经载入部引，难免觝牾不终日之惧。即在臣衙门未经题明，亦非典章画一之规。况商人万里蝇趋，止图纤利，故当时美其名曰酬劳。与之以利，而复厚之以名，良有深意。以今援昔，于附茶一项，应照洪武间例准给，或仍照近例明注若干准给，务酌定经制，卑知法守。从此转运熙穰，招徕渐广，是裕商即所以裕国也。伏祈敕部覆核施行，茶法幸甚。等因。顺治九年四月初八日题，本月二十九日奉圣旨：

户部速议具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应议覆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招商中茶悉照明季旧例举行，臣部于顺治五年题准铸造铜板印刷部引通行已久，查附茶一项，恐奸商滋弊，未经载入。今据茶臣姜图南以地方初定，商苦更倍，援例题请，似应允从，伏乞敕下茶马御史查照旧例，行茶地方道里远近，分别举行者也。

既经该司案呈前来，相应覆请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是。

(内国题本)

## 9 奉化熙题参贪官事本

顺治九年①

太子太保·刑部尚书臣李化熙等谨题，为特纠贪秽厅官，以肃茶法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陕西甘肃巡按御史何承都题复前事内开，据按察司呈问得，一名顾言，年三十二岁，比直隶万全右卫人，由拔贡顺治七年九月内，改补巩昌府通判，八年二月初二日西宁到任，今奉旨革职，状招言不守官箴，狗纵贪婪，以致疏参。一，茶商亦既凋丧，本官收茶贪贿，向各商索要常例，照引数多寡为婪入轻重，轴绢、狐皮、银三四十两不等。茶店内解麒、苏小槐可证也。审据在官苏小槐供称，小的店内原歇茶商两人，一名姜文盛，一名居秦，顺治八年二月初二日，本官到任。初四日，见两个商人送常例礼，言就不合收轴各一疋，共值银三两，绢各一疋，共值银三两，狐皮各一张，共值银二两，蓝鞋

① 原件残，时间据内容酌定。

一双，值银二钱，绒袜一双，值银五钱，原没有银子。审解麒供同。一、五司存剩茶篋较之昔年万不及一，本官密令茶房书办吴国俊，在司暗取茶十篋入宅，监守自盗。舍快李得全、杨汝槐可证也。审据吴国俊供称，八年十月内，本官又不合叫取十篋茶，收入宅内是实。每篋茶六斤半，共六十五斤，每斤值银一钱，共值银六两五钱。审在官李得全、杨汝槐供同。一、入川马匹奉旨急需，臣为此焦心蒿目，呈催招中。而本官于西宁中马，复冒破茶二十余篋。舍快任道民可证也。审据在官任道民供称，八年九月内，本官又不合于西宁中马原冒破茶二十篋，共值银十三两，侵欺入己是实。一、本官岁征屯粮一万七百石零，每石加耗粮七升，共加收耗粮七百五十石，每石折价银三钱，共折银二百二十五两零，串通管粮书办王玺、贾文耀、苟炳义均分。裴应聘、崔有忠、王坎、丘茂郎证。审据在官裴应聘供称，八年十月内，本官收屯粮一石原加耗七升，旧规收粮每石有三升折耗，这是律例所载的。本官除去存仓三升外，将四升折银与王玺等均分是实。以四升合算，共侵粮四百二十八石，每石值银三钱，共该银一百二十八两四钱。言不合侵分银七十七两四分。在官王玺、贾文耀、苟炳义各亦不合三人侵分银五十一两三钱六分，俱应追入官。审书办贾文耀、苟炳义俱供同。一、本官所属七驿递共设驿军一百五十名，每名月给京斗粮一石，每石克取耗粮一斗，计一年共克粮一百八十石，值银五十四两入己。西宁本成王驿丞、沈大字、郭养信、王所仁、兵书赵玉等证。审据在官驿丞王国觉供称，我管西宁一驿有四十名军，七驿大小多寡不等，共有一百五十名，每名月给米一石，本官八年二月起，每石粮克耗粮一斗，至九年二月初四日止，共一年，言又不合侵粮一百八十石，每石折银三钱，共银五十四两入己讫，应追给原主。审在官王所仁等供同。一、本官经收牲畜税银，每月收银七、八两，每季正解银一十二两，计

一年共剋税银七十余两。收税书办候宝玉、尚定字、马毛哥子并催税差人杨怀玉证。审据在官候宝玉供称，八年西宁畜税银先是丁经历司收、至八年七月本官接收。原每月收银八两，每一季只解银十二两。至九年正月止，共计七个月，共收银五十六两。除秋冬二季解银二十四两外，尚余银三十二两。言又不合侵扣入己讫。应追入官。审书办尚定字等俱供同。一、本官滥用衙役，听心腹书办赵俊、王清字将裁退舍皂翟登瀛、张思旺、韩三教等五十余名，仍行收入每名送纸红银二两，共银一百余两，官吏分肥，王门子并翟登瀛等证。审据在官翟登瀛供称，八年四月，本官将我们十五人奉文裁去，各役央书办赵俊、王清字代禀本官仍旧收用。各役共凑礼银一百两，送本官银八十两，育又不合接收讫外。送赵俊、王清字二人二十两，各亦不合入己是实。审在官张思旺、韩三教供同。一、本官向各店户科派买金二十两。止发价一百两，店户赔银四十两。苗国运、苏小槐证。审据在官苗国运供称，八年四月，本官发银一百两，令各店户买金，原每店赔银五两，本处止有五店，均赔银二十五两，买金十五两，交与本官收讫。审苏小槐供同。一、本官收站价银五百两，需索火耗银五十两，收站书役白体思、周应祯、王光福证。审据在官王光福供称，八年七月内，蒙本处抚院发银与本官，给散西宁各卫买马，共扣银五十两是实。监收厅历来只收粮，从无收银之例，并无站价索耗之事，历来卷案证。以上言秽迹昭著，先蒙巡茶姜御史访真俱疏题参，于顺治九年二月十六日奉圣旨：顾言着革了职，该督、抚、按提问追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移咨总督孟军门，又咨巡抚甘肃周都御史、并巡抚陕西马都御史，又咨都察院札行巡茶姜御史并巡按何御史，俱牌行本司移关西宁兵备道勘审问。

比言前项事迹彰著，又蒙巡按何御史访出参题，九年三月十

七日又奉圣旨：顾言革职，已有旨了，其本内赃款人犯，着督、抚、按一并提问追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移咨总督孟军门，又咨巡抚周都御史，又咨都察院札行巡按何御史。本年四月十九日奉到，本月二十日俱行本司复移该道究审去后。

随蒙本道将犯官顾言并各蠹役干证关送本司，备行西安理刑厅审解，依蒙即吊唤犯官顾言等一千犯证到官，该推官冯班逐款研审明白，看得顾言职叨郡佐，责任监收茶马屯粮，皆军国所需，不能设法稽查，乃敢徇私射利，或冒破茶斤，或暗取茶篋，或受商人之礼，狐皮、绉绢兼收，此犹其小者也。驿军，苦役也，扣其糊口之粮；站价官银也，剋其买马之数。买金则短价，收税则侵欺，征粮则折耗。更有甚者，衙役之裁，奉有经制，复敢滥收礼金，营营逐逐。若顾言者不几官箴扫哉，又何怪猫鼠同眠，衙役王玺等均分润囊也。本官侵扣多赃，律应徒做。王玺、贾文耀、苟炳义、赵俊、王清宇与通同取茶之吴国俊，分别徒杖，情法允宜。除驿军粮石所亏金价照数给主外，余赃入官。玺、耀、义、宇并赵俊五犯，俱革役问拟。言官物当应给付，与人守掌侵欺计赃，与王玺、贾文耀、苟炳义主守诈取监守之物，俱以监守自盗杂犯，各徒罪。赵俊、王清宇诈欺官私取财与吴国俊，不应事重各杖罪招解本司。详批，顾言名下赃私即就审实者论，已至三百余两，且内有欵耗多金，拟以杂徒，是否足蔽厥辜，功令森严，该厅复审妥拟解报。依蒙吊唤言等一千犯证到官，仍该推官冯班复审，与前无异。看得顾言职司粮务，节败官常，审实多赃，固累累非一事矣。第历计其入己之财，如商人有礼，行户有金，滥收衙役有贿，按语受馈与价之条，折半科罪之法，皆情之极轻者。至茶篋、税银、驿粮、站价侵剋之数既多，监守之条甚确，亦无容别拟也。若耗粮一款，复行严讞，数止七十余金，虽有折银之名，终归收粮之实。况本官监收屯仓职掌甚明，律有多收税粮之款，注有入己自

盗之文，酌情法而持其平，徒治允定蔽辜，各犯悉如原拟，仍拟言等各前罪招解本司。详批，加耗既引多收税粮之例，第各役奉文裁革。受贿复入翟登瀛等用财滥充，该何罪名，亦应议除明确。且本官滥赃三百余金，可否分拟。至受茶商馈送并亏店户金价，果否止此，仰厅再勘拟妥确速报。依蒙仍唤言等到官，该推官冯班复审无异。看得顾言叨司粮务，滥赃累累，而王玺等丛奸挟分，历审情真，毫无假贷者也。惟是翟登瀛、张思旺、韩三教既奉文裁汰，而复用贿钻营，公然有违明禁，按诸额外滥充之条，翟登瀛比流减半拟徒允宜，张思旺、韩三教姑杖示惩，余照原拟。仍拟顾言等各前罪，招呈本司。详批，翟登瀛等既该滥充之罪，本官受财应何罪名，亦当说明，仰再确议报。依蒙该推官冯班复看得，滥充人役之条，容留者罪不过笞，即役数多而加等，亦止满杖。至受财多寡，律无其文，难以人役之赃坐罪也。监守重徒已蔽顾言之辜，应与各犯俱照原拟问拟，言等各前罪招呈到司。

该本司按察使于时跃复详无异，看得顾言职叨郡佐，志存贪婪，茶篋乃中马之需，一任私取冒破，屯粮业有正供，犹敢恣意收耗。至于受商人之馈，尅驿军之粮，以及尅扣站银，侵匿税课，易金贻累于店户，曾于何处而忘其贪求也。犹可异者，受冗役之贿，而朝汰夕复，如同儿戏，官箴大玷，孰有甚于此者？驳勘情真，杂徒不枉。至衙役王玺、贾文耀、苟炳义、吴国俊、赵俊、王清宇等或挟分耗粮，或阿官取茶，或诈欺受贿，与行求复□□□□□□分别徒杖情法，□□□□□□厅议分别入官给主。其翟登瀛□□□□□□□□赵俊、王清宇（下残）

批红：顾言等依议。

（内阁题本）

## 10 嗜洪达题行边茶趸湖茶之法事本

顺治十年正月初十日

户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嗜洪达等谨题，为酌趸湖茶并行边茶，以裕茶法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姜图南题前事内开，照得茶法中马，故明旧有川茶、汉茶、湖茶，川茶自隆庆三年题改折价，臣前有蜀省文移一疏，业经复议行，彼中抚按酌议开征。汉茶自万历十四年题改折价，所有茶园茶课见在催征册报辰下见行，每岁招商散引前往汉南及湖襄收茶转运，官商对分，以供招中耳。顾汉南州县产茶有限，且层岩复岭，山程不便，商人大抵浮汉江于襄阳接买。臣衙门据引给票照验，比以湖襄水贩店户，将茶斤贪图价值专卖别省无引私贩，官商费引无从收买。臣随行文申饬，据下荆南道副使苏宗贵具报，遵依并请给册盘验。臣查故明旧例，湖茶通行各商招毕，随将引单号簿行湖广宝庆府转发新化县，候各商执对收买。该府先具依准缴查，新化县照引注定斤数，多余尽数抽税，该府仍委府佐一员监收接管，严加盘验，如有低假茶户牙行，一体究处。崇祿十五年题开长沙府安化县茶，地方有司不许擅抽私税阻挠病商各在案。今湖南茶法未能通行，陕商统聚襄阳收买，在商人不无迁延短贩诸弊。即臣今岁躬至兴安叮咛催督，幸得及时转运，然衙门相隔动越数千里，湖襄督催盘验自不容已。除汉中、巩昌两刑官于湖茶照常盘验外，其襄阳收茶处所，应如道臣所请，岁给官商引单号簿一册，于该府执对盘验稽核，责有攸归，此所谓湖茶宜趸也。至内地茶法，故明嘉靖十五年，御史刘良卿议酌西凤等八府地方广狭，分派各府对半抽分，照依时估定以价值，商茶给商自卖外，官茶价银呈臣衙门计算，或备军储。迄万



历十三年计小引茶西安行六万斤，汉中凤翔行二万斤。今西、汉两府尚行小商，其对分官茶各交司中马，若延、宁等处道里辽远，茶法久已绝响矣。臣于本年严禁私贩，拿获宁夏私开茶店犯人刘成甫等，一面广示招商，随据延绥镇标游击赵业隆具呈，议行茶法，臣随批发榆林、神木酌会报。顷据榆林兵备道副使陈培桢呈，据延安府城堡同知杨呈彩详议行茶缘由，拟照旧小引例，引茶百斤量入官茶三十斤，额定每斤折价一钱三分，报交延镇官库，所过关津一体盘验，计榆、延二处可行茶二十万斤。等因。臣以正在报命暂行中止，然原详具在其中，斟酌损益，果遂通行，则由榆、延以至宁夏俱可渐举，既以便民，又复裕国，此所谓边茶宜行也。盖贻湖茶则商运速，通边茶则茶路广，斯实于目前茶法有裨。伏乞圣鉴敕部议复施行。等因。顺治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题，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圣旨：这所奏有裨茶法，著速议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奉此。司速议说堂送司。奉此。相应议复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茶马虽有定例，其中因时变通，兴利除弊，自在该御史斟酌举行。今茶臣姜图南题请行边茶贻湖茶，乃裕国苏商之至计，相应允从。其延、宁二处，商茶每引百斤量入官茶三十斤，额定每斤折银一钱三分，报交官库，相应著为定例，将收过数目汇报茶臣稽核，以备军需，仍敕该茶马御史从实力行，务使法立弊除，以垂永久。

既经具疏前来相应复请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行。

(内閣題本)

## 11 噶达洪题折衷额定马数事本

顺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户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为招中已行，请酌马数，以程岁额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姜图南题前事内开，臣惟虑经后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招商运茶，调番中马，诚所谓运不涸之仓，以壮无形之险也。顾茶商持些小轻微之本，非若巨商贖财之世其业，番族本水草荐居之性，非若文罔赋役之极。其规必使商有余财，而后营有余骑，亦必司有余积，而后番有余慕，事虽一端，斯实治平不易之规也。查金牌调番酬茶纳马始于故明洪武，每三年一遣廷臣纳差发马一万四千五十一匹。宣德、正统间，金牌制废，每年易马不过数百匹至千匹而止。弘治中都御史杨一清，开运商茶，通计三岁中马几还旧额，故马政规模断自弘治十八年为定。嗣后岁月开增，至崇祯末年，五司中马计额一万一千八十八匹，然年年拖欠，如御史徐一抡十五年仲冬之差，方中十二年例马，竭泽焚林，徒滋口实。本朝开创，顺治三年，御史廖攀龙有茶马虽仍旧制一疏，奉有新马匹察明蠲免之旨。前后接差报中多寡不等。兹茶商一百六名，臣已经疏明抚赏五司土官喇嘛番族，宣布朝廷恩威，臣亦躬行修举。计臣入境，给川马及陆续给发过马，匝岁见已三千余匹，俱另有清册汇报外，然于岁额不可不酌也。凡创制立法，必本于中，事有画一，始知遵守。茶马之役，岁额无多，然纲维三省，周运陆镇。凡河西番帐之外，即为蒙古，此中控制实有极衡。假使马岁增，而茶不缺，臣犹谓边防利害，宜日讲求。今商人仅十之一，官商对分，岁行销引，川湖闻戒，运路倍艰。秦中虽号小康，然只此残商，宜以深仁固结，若不少留余地，谁复出力输将，况番族消长

亦不等。若岁添马额勉强取盈，势必以庭羸充数，更或朋比蒙古牵马招摇，甚而盗窃其马报中，是以有用之茶，博无用之马，且伏斤无端之隐衅也。臣欲使不病商不扰番，俾司有余茶，营有余骑，经久不易。于今差期确酌之后，通计本朝差内中马数目，折衷岁额，明定每岁应中茶马若干，令商人知所运，番族知所纳，即上下官司亦知所守，休养渐深，其于国家犹外府也。第因时制宜，章程法度非庙谟不定，伏乞圣明敕部议复施行。等因。顺治九年十月二十九日题，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圣旨：该部确议速奏。欽此钦遵。抄出到司。奉此。相应议复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中茶易马原以广孳牧防边陲也。今据茶马御史姜图南疏称，茶商之费招中维艰，恐岁添马额不能取盈，题请折衷额定马数前来。但地方初安，中马多寡，臣部难以定额，应敕该茶马御史严禁私贩渐次增加，务使茶篋通行，商不称困可也。

既经该司案呈前来，相应复请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臣部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是。

（内阁题本）

## 12 王道新题挑选种马随平西王吴三桂入川事本

顺治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巡视陕西茶马试监察御史臣王道新谨题，为种马入川未便，恭请圣裁敕部酌议改给事。

臣巡历汉中，距京三千七百里，本月十七日方接邸报，知巡方御史一概撤回。臣差有经手之引，经手之茶，经手之马，业亟行料理造册报部，候堂札一到，即便登途，然就中有应奏请旨，不敢以难结之局遗留后人，如挑选种马给平西王骑征是也。

臣于本年二月初七日入境，即于是日接堂札，据兵部题奉钦依于种马数内挑选一千八百匹，给王入川，维时旧茶已完，新茶未至，部臣故取之七监孳种之马，意在急公，情非得已。巨星驰至，一面提商给引，一面严督速挑。缘寺监缺官，立催署篆知府李遇昌受事，将见在七监种马二千一百余匹内挑选足额，于四月二十四日启王取领。及臣抵汉，王面谕臣，谓川路崎岖，披甲须用驢马，种马俱系儿骠，恐不适用。王久历戎行，言之甚当，但挑选种马仰奉明纶，非臣所敢擅改。查臣履任四月以来，催到茶三十余万，中过马三千七十八匹。准督臣孟乔芳移曾给过平西王五百匹，分发临、兴、甘、延、宁、固六镇，洮、阶、岷、红四营，共一千一百八十二匹，合候圣裁。或可给为入川之用，其不足之数，如俟新茶中补，未免稽迟，或仍于种马内量行挑拨，或别赐定夺，统仰敕下该部详议上请。至于挑过种马，仍发七监孳牧，统候命下遵奉施行。

缘系种马入川未便，恭请圣裁，敕部酌议改给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承差邢顾忠赏捧，谨题请旨。

批红：该部议奏。

(内閣題本)

### 13 车克题茶商附茶事本

顺治十年閏六月初五日

〈上残〉(王道新题)……篋，中引八十篋，下引六十篋，计每茶一千斤，准附茶一百四十斤，前茶臣所云旧例者此也。又查杨清条定，大引一道，官商茶九百三十篋，连篋俱以十一斤为准，外带附茶六十篋，计每茶一千斤，准附茶六十七斤零，前茶臣所云近例者此也。旧例始自洪武，时当开创，路梗商稀，故多给脚价，以示鼓舞。近例始于弘治，时值承平，商多路坦，故少给脚

价，以示节裁。我国家缔造之初，残商无几，若不宽其物力，谁肯履危蹈险，相率急公？部复令臣查照旧例，早已鉴乎此也。但分别远近，则有可商。论买茶之地，襄阳远，而西乡、紫阳近，商皆乐趋襄阳，以茶多价贱，且有舟楫可通汉中也。论纳茶之地，西宁远，而甘、庄、河、洮近，商皆乐趋西宁，以地广人稠，商茶易于货卖也。若以远近定多寡，事理恐有未协，合无照会典旧例，每茶千斤，概准附茶一百四十斤，俟熙洽之后，仍照近例概行裁减，庶为裕国通商久长之至计。事关经制，未敢轻疏，谨酌定上请，伏祈圣断施行。等因。顺治十年五月二十日题，六月十五日奉圣旨：户部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应议复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附茶一项，前茶臣姜图南援例题请定制，该臣部复令查照旧例，行茶地方道里远近分别奉行，奉有谕旨钦遵在案。今御史王道新疏称，以远近定附茶多寡，恐各商趋利，贩卖一任所向，地方难以通行。议照旧例，每茶千斤，概准附茶一百四十斤，俟商茶充裕或行裁减。等因。复请前来。相应敕下该管茶马官照例举行，倘有奸商借名影射夹带等弊，仍严查治罪可也。

既经该司案呈前来，相应复请，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行<sup>①</sup>。

（内阁题本）

## 14 车克题蜀中茶法暂刊小票并纳税事本

顺治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户部尚书臣车克等谨题，为蜀中茶法久隳，特议权便之法，

<sup>①</sup> 批红译自满文。

以通商民，以资一得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四川巡抚杨国英题前事内开，窃照川土财赋有限，然有自然之利二端，一曰盐，一曰茶。盐政一项，臣会题请小票遵行无素矣。独茶法向来未敢议举者何？缘蜀中产茶之处，强半出于西南，而川北仅产巴、通二处，且自兵燹之余，产主沦亡，茶株皆蔓草莽，复无富贾大商贸余其间，故虽有茶法，无所用之。近有失业贫民，披荆剪棘，每乘初春摘采零卖。不谓此利一开，奸猾豪民，擅据中梗，而贫民小贩卒无所利，惟无茶法以稽之，故利未兴而害随见如此。臣窃考蜀中茶法旧例，有边腹贰引发之，户部颁行茶法，道以给商民，每边引一张，茶一百斤，应征税银四钱七分二厘；腹引一张，茶一百斤，应征税银二钱五分，汇解藩司库，此定例也。今欲遵照旧例，请发部引，则川中苦无合引之商，不过角利细民，肩担背负多不过三二十斤，再上不过四五十斤而止。以臣筹之，似应权照行盐之例，暂用小票随其贸易之多寡，注定买地卖地，而以边腹二例为差。俟西南全开之日，仍按旧制赴部请发大引，不但目前商贩有所执以慑服豪民，且涓滴之助，亦或少补军需于万一也。臣于去秋恢复西南之日，正议刊票题请举行，间而军务倥偬，故以中寝。今见川北内地尚可举行，故特权宜上请，以为异日修复茶政之规模，实肇于此。除一面行令布政司暂刊小票通行，并咨会督臣孟乔芳外，理合具题，伏乞圣鉴敕部。如果臣言可采，祈速酌议上请行臣遵奉施行。等因。顺治十年九月十六日题，十一月初五日奉圣旨：著议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奉批，司速议覆送司。奉此。相应议复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茶法关系国课，业经臣部题定铸造铜板印刷引目，颁发产茶各省地方遵行在案。今据四川抚臣李国英疏称，蜀中茶法值兹兵燹之余，俱系贫民小贩，一面行布政司暂刊小票照

例纳税，通行贩卖，俟西南全定，按制赴部请领大引，题报前来。是亦权宜之法，相应如议，请敕该督抚查照举行，仍将行茶地方兴败数目征收税银，按季造册报部，以凭查核可也。

既经该司案呈前来，相应覆请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行。

（内閣題本）

## 15 王道新题销算茶马事本

顺治十年<sup>①</sup>

巡视陕西茶马试监察御史臣王道新谨题，为微臣遵旨缴差事。

臣于顺治九年十月内都察院具题请差巡视茶马官员事，臣奉敕谕巡按陕西茶马，于顺治十年二月初七日入境，受事招商中马散引催茶，严缉私贩，清核牧马，催征茶课地亩银两，纠参不肖有司，逐一举行。今奉止息，遵将五司中完马匹，给发过数目，与管收除在茶篋，并七监孽牧马匹，及中完商引，拿获私马私茶，征过茶课地亩银两等项，备细造册奏缴外。

相应通汇总目具题，伏乞敕下该部院查核施行。为此具本，专差承差刘怀义赍捧，谨题请旨。

计开

一、洮岷、河州、西宁、庄浪、甘州五茶马司，中完茶马三千七十九匹。

洮州司中完马三百六十二匹，岷州中完马一百九十四匹，河州司中完马九百二十七匹，西宁司中完马一千三百匹，庄浪司中完马三百，甘州司中完马无，凉州中完马无，肃州中完马无。

<sup>①</sup> 原件残，时间据内容酌定。

一，洮岷、河州、西宁、庄浪茶马司，给发过各边镇茶马通共三千七十九匹。

总督移拨平西王马五百匹，解总督马一百四十四匹，给陕西提督马四百五十七匹，给临巩镇马二百五十四匹，给固原镇马一百匹，给兴安镇马二百五十四匹，给延绥镇马一百匹，给宁夏镇马一百匹，给甘肃镇马一百匹，给阶文副将营马六十九匹，给洮州参将营马一百二十六匹，给固原城守参将营马五十四匹，给红水游击营马三十七匹。现存候解平西王马八百匹。

#### 一，苑马寺库贮各项银两

旧管：顺治九年十月初七日止，现在库贮粮课等银二千三百六十三两七厘八毫八丝三忽。新收：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收过粮课等银共一千九百五十两九钱八分四厘五丝。开除：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开过买种马银三千八百八十五两八钱六分一厘一毫八丝三忽。实在：顺治十年闰六月终止，库贮粮课等银共四百二十八两一钱三分七毫五丝。

#### 一，苑马寺七监各项马匹银粮

旧管：顺治九年十月初七日止，马并驹二千一百五十一匹。新收：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收过马并驹七百一十九匹。该前茶臣详允动地亩等银，买种马一百五十九匹。该臣动私茶私马变价，买种马二百一十五匹，发安、广二监孳牧收讫。该臣盘获私马七匹，发安定监孳牧讫。新生驹二百四十一匹，追完八、九年本色驹二十匹，追完倒死马二十八匹，倒死应赔马四十九匹。开除：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除过马并驹一百匹。俵给固镇马一十一匹，详允照例除豁沿途倒死纳肉赃马九匹，照例除豁倒死余驹三匹，追完倒死马二十八匹，倒死应赔马四十九匹。实在：顺治十年闰六月



终止，马并驹二千七百七十四。现养马并驹二千七百四匹，倒死应赔马六十六匹。开城、广宁、黑水、清平、万安、武安六监银粮无。安定监，旧管：顺治九年十月初七日止，现在仓粮二百七十六石五斗五升。新收：无。实在：顺治十年闰六月终止，现在仓粮二百七十六石五斗五升。

#### 一，五司茶篋数目

##### 洮州茶马司

旧管：顺治九年十月初七日止，新旧黑黄截篋块斤共茶八千八百三十九篋零七斤。新收：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岷州转运黑黄茶二千三百八十四篋半。开除：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中马并赏番共放过黑黄茶三千四百二十二篋。实在：顺治十年闰六月终止，新旧黑黄截篋块斤共茶七千八百一篋半零七斤。

##### 岷州分贮洮州司茶篋

旧管：顺治九年十月初七日止，茶黑黄茶一百三十一篋半零三斤，私茶半斤，远年陈腐茶一万六百二十三斤半。一项增差拣出支剩截块茶二万八百七十五斤零一十四两零，灰茶二百斤又零九百八截块。新收：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商运黑黄茶三千一百三十五篋，请拨兰州岸黑茶一千三百七十篋。开除：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中马并赏番共放过黑黄茶一千九百一篋半，转运洮州司中马黑黄茶二千三百八十四篋半，脚费截块茶一百四十一斤。实在：顺治十年闰六月终止，新黑黄茶三百五十篋半零三斤，私茶半斤，远年陈腐茶一万六百二十三斤半。一项增差拣出支剩截块茶二万七百三十四斤零一十四两零，灰茶二百斤又零九百八截块。

##### 西宁茶马司

旧管：顺治九年十月初七日止，黑黄茶一十四篋半。新收：顺

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商运黑黄茶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五篋。开除：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中马共放过黑黄茶一万二千四百九十七篋半。实在：顺治十年闰六月终止，黑黄茶五千七百七十二篋。

#### 河州茶马司

旧管：顺治九年十月初七日止，黑黄茶一千六百五十五篋半零二斤八两。新收：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商运黑黄茶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篋。开除：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中马共放过黑黄茶八千八百三十八篋。实在：顺治十年闰六月终止，黑黄茶四千一百三十二篋半零二斤八两。

#### 庄浪茶马司

旧管：顺治九年十月初七日止，黑黄茶一百七十六篋，沱烂灰末无用尘土折篋茶六千一百五十七篋。新收：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商运黑黄茶二千四百八十五篋，请拨兰州司库黑黄茶七百九十篋。开除：顺治九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年闰六月终止，中马共放过黑黄茶三千二十五篋半。实在：顺治十年闰六月终止，黑黄茶四百二十五篋半，沱烂灰末无用尘土折篋茶六千一百五十七篋。

#### 甘州茶马司在兰州库贮

旧管：顺治九年十月初七日止，茶篋无。〈下残〉

批红：著察核，该部院知道。

(内閣翻本)

### 16 张秉贞题平西王及定西将军购买战马事本

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九日

兵部尚书臣张秉贞等谨题，为盘获大伙马贩，据实纠举，以

祈圣断事。

车驾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陕川总督金砺题前事内称，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兵部咨内开，顺治九年正月初六日，兵科抄出巡视茶马监察御史姜图南题前事。等因。顺治八年十二月初六日题，九年正月初五日奉旨，著察奏。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部送司。

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固山额真·伯墨勒根虾题，为据揭奏闻，以疏真伪，以济军兴事。等因。顺治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题，九年正月初十日奉旨，该部察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

该本部于正月二十一日具覆，本日奉旨，是。依议行。欽此欽遵。随即移咨三边总督孟乔芳，详查情由，据实具奏去后。因未见回奏，已于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催一次，又于十年三月初六日行催一次，续于七月三十日行催一次，九月二十七日行催一次。业经行文五次去后，迄今尚未复奏。事关欽件，万难再稽，相应严催，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合咨贵部院，烦为查照。先今咨文内事理，文到即便速为查复，以结欽件。等因。准此。

案照先于顺治八年二月初六日准兵部咨同前事内开，看得购马入川，系战剿急需，而盘诘奸贩，乃茶马职掌。案查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伯墨勒根虾，备银三万两，前往西宁地方买马一节，已经户部题明，准其购买，即发印单并知会茶马御史讷。今茶马御史疏称，银三万两不过市马一千五、六百匹。据临洮府等地方三次申报，无牌票印烙马已七百余匹矣，又路次遇马成群，络绎不绝，千有余匹，不听稽查，似乎购买之马溢于额外。乃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伯墨勒根虾则疏称，价有低昂，时有展转，所去之日虽多，所买之数实少，又似乎所买之马在于额外。今大兵入川，进剿所需马匹，刻不容缓，相应听平西王等尽数带

往军前，以资征剿之用，仍令督臣孟乔芳详查所买马匹，果否在三万银市买数内，据实具奏可也。等因。奉旨：是。依议行。欽此欽遵。备移前任督臣孟乔芳，随经移咨平西王、固山额真确查去后。

本年三月初四日，准巡按川湖茶马御史姜图南手本前事内称，复查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伯墨勒根虾买马一节，据西宁道册报，平西王差官梅勒章京许、李、张，于八年六月初四日，到西宁买马。七月初四日，差许甲喇解头运马二百匹。九月初八日，差官周宗尧等，解二运马三百匹。十月初八日，差官邓承胤等，解三运马三百匹。十月二十八日，差官刘国相等，解四运马三百匹。十一月二十四日，差官詹伯龙等，解五运马六百四十四匹。定西将军·固山额真·伯墨勒根虾，委官牛录章京金，于八年六月初四日，到西宁买马。七月初二日，差罗什虎解马一百二十匹。八月初六日，差杨卜什虎解马一百四匹。九月十一日，差刘千总解马二百六十一匹。十月初六日，差王三解马二百八十七匹。十月二十四日，委官金随带马七十四匹。十一月二十九日，差杨虎解马一百匹。又据西宁道文报，平西王差官梅勒章京张、李买马一百七十四匹。又领茶马委官龙有名，复奉吴王发银三千两，买马一百三十四匹。以上共买过马二千九百九十六匹。又据临巩道开报，八年七月初八日，平西王过河马五十匹，同日又过河马一百四十四匹。七月初十日，平西王固山李过河马一百八十四匹。七月十一日，平西王固山李过河马六百八十四匹。同日，平西王固山李过河马二百二十六匹。同日，平西王固山李过河马八十六匹。八月十三日，平西王过河马一百五十四匹。十月十五日，平西王过河马三十八匹。同日，平西王过河马一百三十七匹。十月十六日，平西王过河马六百匹。十一月初六、七、八日，平西王过河马六百一匹。鞫留朱荣马在内。又八月初一日，固山过河马

四十七匹。八月初三日，固山过河马四百二十五匹。八月十三日·固山李过河马一百三十匹。十月十二日，固山墨过河马一百二十二匹。十月十三日，固山墨过河马五十三匹。十月十四日，固山墨过河马一十六匹。十月十五日，固山过河马一百五匹。十一月初二日，固山李过河马一百六十三匹。十二月初二日，平西王差官牛录詹伯龙过河马六百七十二匹，羁留在案。初七日，固山额真伯代朱过河马一百一十五匹。九年正月初九日，平西王差官梅勒章京张、李过河马三百二匹。以上共过河马五千三十八匹。又据西宁店户张明道、解有才、王兴、李良翰、马秀、李良栋、马五、贾福、马曾显、苏成美供称，吴王、固山差官于八年四月内，到西宁买马，止闻带银三万两之名，其银不经店户之手，买马自有牙行，估计价有多寡不等，披甲骑坐之马，每匹有十四、五两者，有十七八两、二十两者，有二十四五两者，亦有一十二两者，若进城买马，出入有数，但东人能通番话，与卖马之人答下番话，出口草地买马，则无数矣。差官之下披甲壮丁时常往来，又据西宁店户高守礼、马来等结称，前蒙平西王、固山发银三万两，差官李梅勒、张甲喇、许甲喇等分银二万两，在守礼店歇外，有领茶马委官龙有名带银三千两，共银二万三千两，买过陆运马共计二千零五十四匹。内有固山委官金分去银一万两，在苏成美店内买马九百六十四匹，以上共银三万三千两。二店买马共三千零一十四匹。俱有册结报案。至于差官人役自行口外草地与王子黄太吉送礼买马，并不曾进城入店，买过马匹守礼等并不知数，难逃兰州河口，总要数目可凭，为此合用手本前去，烦请详查具奏施行。准此。

本年五月十七日准平西王、固山额真·伯·墨勒根虾咨同前事内开，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准贵部院咨准兵部咨。等因。准此。本日又准兵部咨亦同前事。等因。到藩。

该本藩、本固山案照八年五月初二日，差阿思哈哈番李可植、阿达哈哈番张大经、镶红旗牛录章京金朝仲贡银三万两，买过马二千八百六十六匹。又据抚治西宁兵备道孙启贤启报相同，除陆续解到军前马二千一百六十一匹外，姜御史题参所留马七百七十七匹内，有骑去旧马七十二匹，已经发回，其所留马七百零五匹，的系三万银数内所买之马，已填兵部总单数内，已经具咨缴部讫。今准前因，拟合回复，希惟贵部院烦为查照具奏施行。准此。同日又准平西王、固山额真·伯墨勒根虾咨向前事内开，准茶院姜御史手本。等因。到本藩、本固山，准此。为案照查本藩、本固山前差阿思哈哈番李可植、甲喇章京许学颜、张大经、镶红旗牛录章京金朝仲贡银三万两，前赴西宁购买马匹，共买过马二千八百六十六匹，内茶院参留马七百零五匹，已经填入总单咨缴内部咨复贵部院讫。后因本藩入觐回汉，因新添甲兵马匹不敷，令领茶马委官龙有名带银三千两，交给总委，以经报明地方。再，为购买补给新添甲兵以济进剿急需，不期茶院将先买马匹题参阻留，是以止买一百三十四匹，本藩即行令李可植即为停止，将下剩银两已经驮回讫。其买过马匹数目，与西宁道启报相同。今据临巩道开报日期款项马匹过河数目，该本藩、本固山细询问买马章京，自西宁买到马匹数目，会知西宁道，西宁道仍移知驻兰州兵备，以便沿途稽查，而私贩者不致混冒。本藩、本固山再四细查赶到马匹数目，与前报无异，并无夹带。总之，私贩公行假充本藩、本固山下，希图侥幸者，想亦不少。且当时前茶院已去，新茶院未来，是以该道即有无单私贩假充者，想未稽察，尽为纵放，新茶院即到之后，凛奉功令清厘私贩，反将有单之马阻留，不过借此塞责，其间情弊显然明矣，想亦难逃贵部院之烛照也。等因。移准在案。查彼时前督孟乔芳，旋有入觐之行，往返数月，复值四川报警，军务殷繁，所以未经具奏。今准兵部咨催，臣谨移咨

平西王、固山额真复查去后。于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准平西王、固山额真·候墨勒根虾咨开，案照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准前部院孟乔芳备咨前事，随即咨复去讫。今准前因，理合抄将原案移送贵部院，烦为查照，咨复兵部施行。准此。

查阅抄咨与前无异，该臣看得平西王、固山额真于顺治八年内备银三万两，移明户部题准于西宁地方购买战马，原备收川之用，而茶马御史姜图南疏参银三万两，买马不过一千五、六百匹，据所报及途遇买过马数，似乎溢于额外。乃平西王、固山额真疏称，价有低昂，时有展转，所买马数实在额内。部议行令前督孟乔芳详查，所买马匹果否在三万银市买数内，据实具奏。奉有依议行之旨。随经前督行查，准有姜御史手本及平西王、固山额真咨文而未及具奏，盖因入觐往返，及川中有警，军务倥偬无暇耳。

今准部催，臣查姜御史手本内开，平西王、固山差官李梅勒等，在西宁买马共银三万三千两，据西宁道册文开报，共买过二千九百九十六匹，据临巩道开报节次过河共五千三十八匹，据店户高守礼、苏成美开报买过之马，共三千零一十四匹。查平西王、固山咨开，差阿思哈哈番李可植等咨银三万两，买过马二千八百六十六匹，后因本藩新添甲兵马匹不敷，令委官龙有名带银三千两买马一百三十四匹，以茶院题参阻留，将下剩银驮回，二项实买过马共二千九百九十六匹，与姜御史手本所开西宁道原报之数相符，与店户开报之数亦不甚相远。但与过河马数大相悬绝，或即平西王、固山咨内所云，当时前茶院已去，新茶院未来，即有无单私贩假充者，盖未可知。然此案业经数载，地方各官率已更换，无从追究。臣于客岁七月内莅任，因有兼管茶马之责，即严飭所管道将盘查周密，自拿获曹希冬夹带一起，远迹知警，不惟私贩屏迹，即牵单购买亦无敢夹带一骑者，使当日茶马御史见在地方，未必有如此弊端也。今经部催查明，相应具奏，伏乞敕部

复议施行。等因。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题，二月十二日奉旨：兵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茶马御史姜图南盘获大伙马贩一疏，并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固山额真·候墨勒根虾揭据奏闻，以疏真伪一疏。臣部俱复奉旨行该督详查去后。今督臣金砺题称，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候墨勒根虾，备银三万两，题准在西宁地方购买马匹，又新添甲兵马匹不敷，前后共买过马二千九百九十六匹，其余无单私贩多马。因前茶院已去，新茶院未来，即有无单私贩者，盖未可知，事经数载，地方各官率已更换，无从追究。

既经该督查明具奏前来，相应准其注销。该督既有兼管茶马之责，嗣后须清厘严禁，毋得再纵私贩，以肃茶法可也。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内閣題本)

## 17 金砺題茶馬經費開報事本

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欽命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今降一級臣金砺謹題，為遵旨安民事。

案照順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准戶部咨開，該臣等看得陝西督臣金砺兩疏，題報自順治十一年七月內起，至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止，任內招商散引，運茶中馬，嚴緝私販，催征茶課地畝銀兩，并五司見貯茶籠，及七監孳牧馬匹等項前來。臣部細加審核，除奏報數目相符者，應准銷算外。查得征收地畝銀兩，止列已完若干，并未分晰原額除荒實征地畝細數。招中馬匹給發茶籠，未開某馬一匹給茶若干籠，款項來明，致難磨算，相應仍請敕下該督速行確查明白具奏，以凭查銷。至于征完地畝銀兩解貯司庫，



候文拨给兵饷可也。相应具复，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等因。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题，十六日奉旨：依议行。欽此钦遵。抄出到部。备咨到臣。

查得茶马一事，在臣衙门原系兼摄，及奉命复遣茶马御史刘秉政前往任事，臣将一切茶马文卷俱送交刘御史接管讫。及准部咨前因随经移文刘御史查取去后。今准移咨前来，臣逐加查封地亩银粮原额，除荒实征，及已未完数目，并中马给茶细数，分别选册用印，移送户部外。

相应具题，伏乞敕部磨算施行。为此具本，专差承差唐世龙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著察核。户部知道。

(内閣題本)

### 18 刘秉政题宁镇茶课应减三分之一事本

顺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臣刘秉政谨题，为钦奉上谕事。

准宁夏抚臣黄图安手本，准户部咨山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该本部复兵部咨前事云，职方车驾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该本部复宁夏巡抚黄图安题前事。等因。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七日题，本月十八日奉旨：依议。欽此钦遵。内开宁抚黄图安条议减茶课一款，查行茶原有额例，其宁镇茶斤应否量减其半，应听茶马御史确酌，务期上不亏课，下不累商。等因。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题，本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行。欽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备咨到院。准此。随即行该道遵照部复奉旨事理。

惟减茶课一款，有宁镇茶斤应否量减其半，应听贵院确酌，务期上不亏课，下不累商之议。得查宁镇河外孤悬，东至庆阳

界，西通贺兰山，北至灭过刀葬旧地，南至半个城，皆举目萧条，数百里间绝无烟火，并无番葬居处。惟东北一线，路通山丹，用茶无几，且茶商原非素封之家，可以应当此任者皆强迫数人顶认一名。因额引四百道每年领到茶斤无人易买，而商人任称贤等止为纳领，将茶引派散于宁镇两河各堡穷民，额派茶课不得不照数完纳，其实有累小民，而两河穷商往往环本院衙门控告其苦，所以本院条议有此量减之说也。部复奉旨听贵院确酌量减，而穷商闻之，俱欣欣喜色，相告引领，盼望贵院之复减，不啻被焚求救、被溺求拯之切也。等因。备移到臣。

查得湖茶通边，原自前茶臣姜图南目击宁镇贩徒盛行假坏茶法，所以题明额引，而戢私裕国良有深意。兹准该抚移文条议，有累商累民之说，而部复又有上不亏课下不累商之议，兼此两者，恐不能兼美。第查此件既系该抚具题，彼中茶之通塞，必能备悉其状，移文该抚妥议去后。复准抚臣黄图安手本前呈 臣臣移文。等因。备行河西道查议。

今据该道详据理刑同知王琦呈称，行据宁夏五里堡等堡备吴斌等会同拘集茶商任称贤等查审，据各商具状稟称，宁镇原尽头边地，原无殷实久富之家，俱系货郎小客负担求食，一遇茶法亡魂丧魄，终立不定，求豁求灭，人人渴望，刻不容时。近因本藩题减一半，已蒙部复茶院酌夺。今蒙确议减额，是穷商复生吉日，不敢思逃别乡。但茶法一件，宁镇从来未有之法，风俗迥异不食湖茶，较比甘、延大不相同。彼处地方广大，市口颇多，人人俱食湖茶。宁镇地窄民穷，非彼四通八达之地，止有横城区域些小市口，用茶能有几何？况身等集众凑借资本，钱夜行息。一羊万苦买来茶斤，全无去路。新旧停滞，国法森严，欲宽无术。前课将完，新课复催，日挨一日，力尽血乾，万难支持。逼势穷蹙，逃亡所必至者，恳乞俯怜，确查商困，泽竭倒悬，确议豁减，急救生命。

则宁镇赤子不致急赴汤火，其人心镇定，万世永赖。等情到卫。

查得本镇茶法，系顺治十年间设立，彼奉文之时，遍拘无人应当，随将在地开铺货卖小贩任称贤等，俱著应当茶商，各取具认状在卷。议派茶引四百道，每道纳课银三两九钱，共该课银一千五百六十余两，每岁照引买茶四万斤，在宁货卖。况此地乃尽头苦边天末之地，东至黄河，北临草地，西逼贺兰，四外委无去路，以致茶课壅滞，商人赔累。今奉查议，著上不亏课，下不累商，此二者难以两全。且茶斤日壅一日，而国课刻不容缓，若不议减些须，诚恐各商有思逃之患，则国课有逋欠之累。为今之议，或照原题减去一半，或量减三分之一，应否允从，伏候上裁定夺，伍卫弗敢擅专，烦请查转施行。等因。到职。

看得宁镇天末极边，幅员不广，真有如本院所云，东至庆阳界，西逼贺兰山，北至灭过刀彝旧地，南至半个城者。其中买食茶斤，止是各堡穷民，能用几何？且仅仅横城市口，别无去路。所以茶商任称贤等见茶壅塞，控苦不已，而本院不忍目击，有量减其半之题也。为今之计，即不能如初议减半，据伍卫酌议，求减三分之一，亦似救穷商燃眉之一著耳。则伍卫三分减一之说，亦犹是西路斤今日之下不累商，即他时之上不亏课也，似应准从。若必求兼美两全，本职管见拘于区域，未敢参一末议也。伏候宪裁酌转。等情到道。据此。

复详看得，宁镇沙漠穷边，孤悬河外，东西南北幅员不广，缘非他处四通八达之区，商贾经行辐辏之地可比。每年额茶引四百道，该茶四万斤，委无易卖可去之路。虽仅有横城市口交易，山丹一线之路，奈用茶无几，本地纵有各边堡，率皆穷民，食用能有几何？所以茶斤壅塞，而国课又不敢负，商与民均受其累。今任称贤等环门控苦，情出不得已耳。本院目击真切，具疏条议，量减其半，拯商民于水火之中，裕国课为经久之计。然部复云，

务期上不亏课，下不累商，两者委难兼美。今斟酌确议，合无量减三分之一，使茶斤永行，则将来上不亏课，下不累商，可为经久永远之策也。酌议如此，不识当否，乞请宪台裁夺。等情。详议到院。为照颁引输课，生财裕国，期茶无壅滞，而后商可乐从，方称便利之法也。宁镇僻处遐荒，地仅一隅，且居民寥落，率皆穷窶，原与他处人众富饶之地不同，所以额引定课，商多称累，甚非其宜，故每每控诉。本院稔悉其情，于是有减半条议之疏，随奉旨部复，有贵院确酌为政之议，无出慎重茶法之极思也。今批该道详议至再，照原额引课量减三分之一，庶可以少甦今日之商累。俾斯后岁岁完纳无逋，即上不亏国之长策，而下亦无称苦之群情矣。准此。该臣因茶课重务，并行布政司确查去后。随据该司详称，转行宁夏河西、河东二道查议回覆，与抚臣黄图安所移相同。等因到臣。

该臣看得宁夏岁领茶引四百道，今据查彼处地方狭小，且堡民凋残，用茶无几，商民未免有负累之苦，该抚目睹情确，是以有减课之议也。臣复行司驳查无异，但减半似乎亏课，量减三分之一以苏商困，待边堡户口殷繁之日，再复原额可也。

相应具题，伏祈皇上敕下该部议复施行。缘系钦奉上谕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承差赵国璧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户部议奏。

（内閣題本）

### 19 车克题宁镇茶课应减三分之一事本

顺治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少傅兼太子太傅·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管户部尚书事臣车克等谨题，为钦奉上谕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

史臣刘秉政题前事内开，准宁夏抚臣黄图安手本，准户部咨山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该本部复兵部咨前事云，职方车驾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该本部复宁夏巡抚黄图安题前事。等因。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七日题，本月十八日奉旨：依议。欽此欽遵。

内开宁夏抚黄图安条议减茶课一款，查行茶原有额例。其宁夏镇茶斤应否量减其半，应听茶马御史确酌，务期上不亏课，下不累商。等因。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题，本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备咨到院。准此。随即行该道，遵照部复奉旨事理，惟减茶课一款，有宁夏镇茶斤应否量减其半，应听贵部院确酌，务期上不亏课，下不累商之议。

但查宁夏镇河外孤悬，东至庆阳界，西逼贺兰山，北至灭过刀彝旧地，南至半个城，皆举目萧条，数百里间绝无烟火。并无番彝居处。惟东北一线，路通山丹，用茶无几。凡商高原非素封之家，可以应当此任者，皆强迫数人顶认一名。因额引四百道，每年领到茶斤无人易买，而商人任称济等，止为额引将茶引派散于宁夏两河各堡穷民。额引茶课不得不照数完纳，其实有累小民。而两河客商往往环本院衙门控告其苦，所以本院条议有此量减之说也。部复奉旨听贵院确酌量减，而客商闻之，俱欣欣喜色，相告引领，盼望贵院之复谕，不啻被受求教，被请求拯之词也。等因。备咨到臣。

查得湖茶通流，原自煎茶因差图壤日吉宁夏镇渐往盛行，初习茶法，所以题明额引。而敢私裕民，良有深意。况准该抚条议，有累商累民之说，而部复又有上不亏课，下不累商之议，然此两者恐不能兼美。第查此件既系该抚具题，彼中茶之通塞必能备悉其状，移文该抚妥议去后。复准抚臣黄图安手本前事，准臣

移文等因。备行河西道查议。

今据该道详据理刑同知王琦呈称，行据宁夏伍卫掌印守备吴宾等，会同拘集茶商任称贤等查审。据各商具状禀称，宁镇系尽头边地，原无殷实久富之家，俱系货郎小客，负担求食，一经茶法，亡魂夜魄，终立不定，求豁求减，人人渴望，刻不待时。近蒙本院题减一半，已蒙部复茶院酌夺。今蒙确议减豁，是穷商复生之日，不致思逃别乡。但茶法一件，宁镇从来未有之法，风俗此地不食湖茶，较比甘、延大不相同。彼处地方广大，市口颇多，土人惯食湖茶。宁镇地窄民穷，非彼四通八达之地，止有横城区区些小市口，用茶能有几何？况身等集众凑借资本，昼夜行息，千辛万苦，买来茶斤，全无去路，新旧停滞。国法森严，欲宽无术，前课将完，新课复催，日挨一日，力尽血乾，万难支持。逼势穷弊，逃亡所必至者，恳乞俯怜，确查商困，泽竭倒悬，确议豁减，急救生命。则宁镇赤子不致急赴汤火，其人心镇定，万世永赖。等情到卫。查得本镇茶法，系顺治十年间设立，彼奉文之时，遍拘无人应当，随将在地开铺货卖小贩任称贤等，俱着应当茶商，各取具认状在卷，议派茶引四百道，每道纳课银三两九钱，共该课银一千五百六十余两，每岁照引买茶四万斤，在宁货卖。况此地乃尽头苦边天末之地，东至黄河，北临草地，西逼贺兰，四处委无去路，以致茶课壅滞，商人赔累。今奉查议，着上不亏课，下不累商，此二者难以两全。且茶斤日蹙一日，而国课刻不容缓，若不议减些须，诚恐各商有思逃之患，则国课有拖欠之累。为今之议，或照原题减去一半，或量减三分之一，应否允从，伏候上裁定夺。伍卫弗敢擅专，烦清查转施行。等因。到职。

看得宁镇天末极边，幅员不广，真有如本院所云，东至庆阳界，西逼贺兰山，北至灭过刀葬旧地，南至半个城者，其中买食茶斤止是各堡穷民，能用几何？且仅仅横城市口，别无去路，所以

茶商任称贤等见茶壅塞，控苦不已，而本院不忍目击，有量减其半之题也。为今之计，即不能如初议减半，据伍卫酌议求减三分之一，亦似救穷商燃眉之一著耳。则伍卫三分减一之说，亦犹是西路厅今日之下不累商，即他时之上不亏课也，似应准从。若必求兼美两全，本职管见拘于区域，未敢参一末议也。伏候宪裁酌转。等情到道。据此。

复详看得宁镇沙漠穷边，孤悬河外，东西南北幅员不广，缘非他处四通八达之区，商贾经行辐辏之地可比。每年额茶引四百道，该茶四万斤，委无易卖可去之路，虽仅有横城市口交易，山丹一线之路，奈用茶无几。本地纵有各边堡，率皆穷民，食用能有几何？所以茶斤壅塞耳。国课又不敢负，商与民均受其累，今任称贤等环门控苦，情出不得已耳。本院目击真切，具疏条议量减其半，拯商民于水火之中，裕国课为经久之计。然部复云务期上不亏课，下不累商，两者委难兼美，今斟酌确议，合无量减三分之一，使茶斤永行，则将来上不亏课，下不累商，可为经久永之策也。酌议如此，不识当否，乞请宪台裁夺。等情。详议到院。为照颁引输课，生财裕国，期茶无壅滞，而后商可乐从，方称便利之法也。宁镇僻处遐荒，地仅一隅，且居民寥落，率皆穷窶，原与他处人众富饶之地不同，所以额引定课，商多称累，甚非其宜，故每每控诉。本院稔悉其情，于是有减半条议之疏，随奉旨部复有贵院确酌为政之议，无非慎重茶法之极思也。今批该道详议至再，照原额引课量减三分之一，庶可以少苏今日之商累，俾斯后岁岁完纳无遭，即上不亏国之长策，而下亦无称苦之群情矣。准此。该臣因茶课重务，并行布政司确查去后。

随据该司详称转行宁夏河西、河东二道查议回复，与抚臣黄图安所移相同。等因。到臣。

该臣看得宁夏岁领茶引四百道，今据查彼处地方狭小，且堡

民凋残，用茶无几，商民未免有负累之苦。该抚目睹情确，是以有减课之议也。臣复行司驳查无异，但减半似乎亏课，量减三分之一，以苏商困，待边堡户口殷繁之日，再复原额可也。相应具题，伏祈皇上敕下该部议复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题，十月初十日奉旨：户部议奏。钦此钦遵。于十月十一日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应议复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宁夏茶引，顺治十年分题准额行四百道，该茶四万斤，每引输课银三两九钱，前经宁抚黄图安以寒边苦地，壅滞不行，茶商苦累，具疏条议量减一半，臣部议复应否量减，听茶马御史确酌，奉旨钦遵，移咨在案。今御史刘秉政疏称，该镇凋残，用茶无几，商民苦累，应减三分之一，以苏商困。等因前来。臣部查宁夏茶引既经茶臣酌确，应如议量减三分之一，以苏商困，仍俟该镇户口殷繁之日，茶臣即行题报照旧遵行者也。

相应具复恭候命下，臣部转行遵奉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内閣題本）

## 20 许之渐题四川巴通广南四县宜复茶税事本

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巡视陕西茶马监察御史臣许之渐谨题，为茶课及时宜复，请敕清查实在园户，征解旧额银两，以裕国用，以裨牧政事。

顺治十七年八月初八日，奉都察院勘札，准户部咨陕西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该本部复臣题前事。等因。顺治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题，五月二十二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应议复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茶马御史许之渐疏称，蜀省巴州、通江、广元、南



江四州县，额征茶课银两，前因寇氛未靖，势难按额而征。今休息有年，当急为清查。但一旦修复，非借天语严飭，未免悠忽从事，以熟作荒。等因。题请前来。查蜀省茶园自应清查，照额征课，合请敕下蜀省抚按，会同茶马御史檄行该管各官，将有茶园各州县通行清查，备造荒熟清册，速行题报，以凭酌议，如有徇情隐漏及以熟作荒等情，该抚按指名题参可也。等因。奉旨：依议行。钦此。抄部咨院。备札到臣。依奉遵照部复奉旨事理，移会四川抚按，并行布政司，及该管道府确查巴州、通江、广元、南江四州县，额征茶课荒熟及屡催去后。

今据该司呈称，依蒙移会茶法道及行保守府转行清查。据巴州知州陆鉴申称，本州原额茶课银四百四十二两八钱三分九厘，自变乱之后，人民尽被屠戮，地土鞠为茂草。顺治九年奉文清出课银三十三两六钱五分八厘，册报未几，旋被杨、徐二逆盘踞，人民仍复逃散，根株焚绝。至十一年奉文催征，已报明停免在案。今奉清查，卑职殚心，查有地荒人存者，多方劝谕招植，凑额银九两一钱七分一厘，现在征收起解，伏乞转报等情。据通江县知县范三俊申称，本县原额茶课银一千一百六十七两五钱四分七厘二毫七丝，自变乱后，茶园尽属荒芜，于顺治九年奉文清出课银二十六两二钱九厘五毫，卑职于十四年招徕续开茶园，额征课银二两八钱二分，递年征解全完无欠。等情。据广元县知县杨应连申称，本县原额茶课银一百一十九两八钱七分，自兵燹后，园荒户绝。于顺治九年奉文清出课银六两六钱八分一厘，十二年清出课银七钱二分，十六年清出课银七分五厘，递年完解外。至于十七年课银，现在催征完日申解。等情。据南江县知县洪启槐申称，本县原额茶课银七十两七钱五分四厘八毫四丝，自兵燹后，茶株尽属荒芜，于顺治九年奉文清出课银九两三钱五分八厘二毫七丝六忽，历年全完无欠。今奉行查，据园户岳钟庆诉称，

茶株久毙，恳乞超减苏困。该卑职查得南江淫潦为灾，逃兵四害，居民流离逃窜，卑职殫力招抚，勉完额课，殊属艰苦。俟地方宁谧，招民开垦有望，将来不敢预必。等情。各申到府。

该本府知府王玉生看得，巴、通、南、广四州县，茶课银两自经变乱后，户绝园荒，虽经奉行招种，杨、徐二逆盘踞地方，时肆剽掠，应办课银逃亡者，惟责现在包赔，并无新植茶株。等情到道。

该本道于朋举看得，茶株关系国课，督率各该州县极力招种，匪朝伊夕矣。但残川虽久开复，而荒烟蔓草弥望无际，即城郭室庐不过零星十余家，生聚非一日之事，则荒芜园茶岂一时能辟。节据巴通等处详称，现在办课数家，复值杨、徐二逆盘踞，屢有逃亡，因先经据有成额，不敢复求豁免而加增新课，实不能责之此日也。移会到司。

该本司看得巴、通、南、广四州县，茶园额课人民稀绝，招抚开辟原自无多，先经清查，后值地方邻贼杨、徐二逆盘踞，应办课民逃亡，致累现在者包赔，委无新植隐徇。今虽极力招垦，或将裕有望，目前未敢预必，等情到臣。

该臣看得，巴、通、南、广四州县，额征茶课银两，在故明时除本地支销外，解解臣衙门易马银一千五百九十六两五钱三分。自改革后，地方被贼盘踞，人逃园荒，额征久未征解。前差御史臣姜图南，于顺治九年题请清查通江县，清出课银二十六两二钱九厘五毫，广元县清出课银六两六钱八分一厘，南江县清出课银九两二钱二分八厘三毫八丝二忽五微，彼时家赋未息，且难责令按额征输。至十七年，臣覓保属久入版图，请敕酌量额课，蒙部复行四川抚按会同臣清理，臣伏遵谕旨移会该省抚、按并行司、道、府确实查。

据报巴州奉行清出课银九两一钱七分一厘，通江县十四年

招徕续开茶园额征课银二两八钱二分，广元县十二、十六两年，清出课银七钱九分五厘，此外并无以熟作荒，呈报前来。查南江县顺治九年清出课银，比当日报臣衙门之数多银二分九厘八毫九丝三忽五微，节年俱已通完。除批令按额征收，并转飭各该州县多方招徕开荒增课外。谨将查明荒熟课银造具清册呈咨都察院咨部，相应具题，伏乞敕部核复施行。

缘系茶课及时宜复，请敕清查实在园户征解旧额银两，以裕国用，以裨收政事理。臣未敢擅专，为此具本，专差承差巩皇猷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著察核。户部知道。①

（内閣題本）

## 21 钱延宅题以茶马价拨平西王事本

顺治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巡视陕西茶马试监察御史臣钱延宅谨题，为敬陈拨发茶马，伏乞敕部酌议，以裕国用，以实营伍事。

顺治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奉都察院勘札准户部咨陕西司案呈，该本部复臣题前事内称，该臣等看得，茶马御史钱延宅题称，蜀、楚等省营马及陕西营驿马匹，今已拨补足额，请将平西王买马银两留充该藩兵饷，将所中茶马照数拨给。等因前来。为照茶马原备军需，今查各省营驿马匹，既称擅足，则其余马匹照数拨给平西王留价充饷，似属可行。合请敕下该御史查明毛齿，逐匹开列价值，先行造册题报，以凭查议，照数扣抵平西王兵饷，另册报销。至于沿途草料，查平西王及各营向来买马旧例照行可也。等因。顺治十八年闰七月十二日题，本月十四日奉旨：是，依议行。钦此。抄部咨院。备札到臣。

① 批红译自满文。

该臣遵照札内奉旨理事，一面移会平西王下存汉副都统白含真启王谕令，差员关领茶马。一面檄行西宁兵备道副使董奎武照臣原疏题明，除已买外，其余准给茶马，备查买过马数去后。于九月初一日，据该道呈报，准买马甲喇张大经、刘进成移称，请到部单买马五千匹，已买过二千二百匹，尚有二千八百匹未买，今奉旨拨给茶马文到，即停购买。但关领马匹，须候王令。等因到道。转报到臣。

臣将未买马二千八百匹分拨西、庄、洮、河四司招中茶马，候该藩谕令，差员关领外。至于马价，臣衙门以茶易马，原为抚绥番族，未有定价之例。前差御史臣胡来相顺治十六年条陈，拨给各省营马价值，经部臣复奉谕旨经行该督抚定价在案。况该藩远在云南，请单自购战骑，与河西相去几及万里，马价彼此不同，臣原疏题明请教该藩，俟马拨发到营扣价报部充餉。兹蒙部复行臣造报，查顺治十五年分，拨给平西王茶马二千四百匹，每马定价一十一两，亦关该藩自行具题。合无将今拨给马匹，俟招中完日，臣造具清册题报其价，敕行该藩酌定报部充餉。伏乞敕部议复施行。

缘系敬陈拨发茶马，伏乞敕部酌议，以裕国用，以实营伍事理。臣未敢擅专，为此具本，专差承差杨发启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该部议奏。

(内閣題本)

## 22 张璠题参未完茶马价银各官事本

顺治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张璠谨题，为恭陈酌拨茶马，仰祈睿鉴事。

顺治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准户部咨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户科抄出该本部复秦抚张璠题前事。等因。顺治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题，六月二十日奉旨：著察核。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应议复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十七年分西安、平凉、临洮、巩昌、凤翔并兴安州所属州县各驿，共领过茶马一百四十三匹，每匹扣价银二十两，共应扣银二千八百六十两。该抚张璠将已未完数目造册题报前来，臣部查应扣银两俱关军需，因何十七年应解银两至今四月终旬止完银一百四十两，未完解银二千七百二十两，经管各官殊属怠玩，合请敕下该抚严飭驿传道，责令州县各官限文到二月内星速解交布政司充饷，如迟延违限，该抚即将驿传道并州县各官指名题参可也。等因。顺治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题，本月二十八日奉旨：是。依议严速行。钦此钦遵。抄部送司。奉此。相应移咨案呈到部。移咨前来。准此。

迺案行布政司移行驿传道，责令原领茶马各州县官，将未完应扣价银作速起解藩司充饷，及节行催促夫后，今扣至本年八月十九日，连闰两月已满，催据该司册造已未完数目，并经管催各职名到臣。除已完解州县各官职名不开外。前报未完仍全未完解者，华州署印按察司知事侯崇爵，渭源县知县禹谟，兰州知州孙奎，金县署印临洮府同知陈遇主，狄道县知县武茂周，秦州署印礼县知县韩弘业，宁远县知县胡裕宏，通渭县署印巩昌府经历吴衍洪，陇西县署印漳县知县冯天培也。前报未完，今完解银一百两，仍未完四十两者，伏龙县知县孔闻政也。前报未完，今完解银八十两，仍未完三百两者，安定县知县张贞侯也。再查经催驿传道正署各官升任本道副使宗彝，已历一年有会，止催完银四十两。带道按察司按察使宁之风，按催至臣前此题报，已历三月有逾，止催完银一百两，又续催完银二十两。署道西安府知府杨国桢，接催二月有余，及奉限勒催后，又历八日，止催完银五

百四十两。见任驿传道副使张洪澄，接催五十餘日，止催完银七百四十两。今通共仍未完银一千四百二十两，除将原册咨送户部查核外，所有未完经管经催各官，相应指名题参，伏乞皇上敕下该部分别查议施行。

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批红：侯崇爵等著议处具奏。该部知道。

（内閣題本）

## 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

编者按：这里公布的有关顺治年间逃人问题的史料三十一件，均选自内阁题本。满族贵族入关前就驱使大量汉人为其从事奴役性的劳动，入关后在对京畿及有关地区的土地，实行大规模的圈占的同时，又大量霸占或迫使许多汉人投充旗下为奴，从事为八旗王公贵族耕种土地，牧马采参，出征作战以及家内劳动等苦役。他们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政治上备受迫害和歧视，而在经济上更遭受残酷的剥削，苦不堪言。为了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和生存，他们被迫纷纷以逃亡作为反抗的形式，从而出现了很多逃人，构成清代前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清政府为了制止这些被奴役的人们的逃亡，遂对逃人实行严厉的镇压措施，对隐匿逃人的窝主，则处以较监候的重刑，窝主的家属及财产均要入官，窝主的两邻及联保人，如不首告，也要受罚。这些问题，在本专题史料中均有记载，现发表如下，供参考。

### 1 吴达海题州官断给逃人银钱事本

顺治四年七月十七日

刑部尚书臣吴达海等谨题，为隐匿东人事。

陕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送据正黄旗奴木气牛录

下蛮打喇汉家逃人常三到部。送司。该满洲郎中董廷柏、管孝祖同本司郎中刘桓审据常三供称，于去年十一月内走至定州火房村叔叔周自古、周梅、周良俊、舅舅王进等家存住，自古等各与常三、王大达子银钱牛只，同至州官当堂断给。等情。随牌行定州提解去后。续据申称，未奉文之先，有王大达子等齐到州堂，将始末情节分晰明白，仍又要靠例银钱，当堂收讫。等因。覆部。

该臣等查得，州官擅断靠例，奏请奉旨将定州知州张鹏翼提赴到部。审据鹏翼供称，常三曾与王大达子等同至周自古等家探望，称系认亲，往来缺少盘费，故将银钱断给，并无隐匿情由。等情。再三研审前情，明白呈堂。覆审无异。该臣等看得，知州张鹏翼，既知常三已系东人，又云认亲往来，自应解部定夺，何得擅自断给路费，申称靠例，殊属不谙，应罚俸六个月。周自古、周梅、周良俊、王进审俱无干释放。三原得银钱追出给主，仍鞭一百。伏候圣裁。

## 2 许作梅题为逃人之事不必另设职官事本

顺治十一年正月初三日

工科右给事中臣许作梅谨题，为逃人事属兵曹，增官恐滋扰费，谨陈狂瞽之见，仰候圣裁事。

臣办事垣中，见兵部复兵机料理贵密，逃人不能兼审等事一疏，奉圣旨：依汉官议。钦此。披阅满汉二议，皆议增官。臣职居工右，未与会议，一得愚忠，敢为我皇上陈之。夫逃人律文之一端耳，一事而增数官，恐官亦不胜其增矣。律令莫重于谋逆，其次莫重于强盗人命，譬未尝别设一官也；兵部有兵机，户部岂无钱谷，钱法为国家宝货，止以右侍郎兼之，亦未尝别设一官也。总督仓场原以盘验于通州，往来难以兼据，非逃人在京审理，可一例而论也。即明时戎政之设，原有京营，三大营将领兵丁稽核训



练机务颇烦，若督捕仅司官之事，亦未尝以督捕一事别设大僚也。在朝廷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在百姓多一官，则多一官之扰。满汉诸臣固多公忠自矢，然设一衙署则添一衙署吏胥，此辈衣食于斯，保无有作奸犯科罗织无辜者乎？其流弊何可胜言也。臣愚以为，逃档既投兵部，即为兵部职掌，宜照户部钱法事例，满汉侍郎各分一员兼理，逃人仍于四司中择精明强干司官二员同审，则不增一官，不置一吏，而逃人已有专理矣。臣更有请者，逃人一事易至株连，仍折敕下该管堂司，除未有逃档者，不准审理外，遇有逃人，虚公研讯，务得真情，如有失出失入，事觉治以溺职之罪，庶良善可无冤抑也。统惟乾断施行。

缘系逃人事属兵曹，增官恐滋扰费，谨陈狂瞽之见，仰候圣裁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 3 吴喇插题捉获三次逃妇事本

顺治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刑部等衙门左侍郎臣吴喇插等谨题，为拿获三次逃妇事。

江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督捕咨前事内开，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该本部题前事内开，据明安大里固山光太牛录下白言太家逃妇大孩子，于十年六月十四日逃出，于闰六月十四日在南新仓被本牛录胡石卜拿获解部，审问逃走是实，责鞭一百讫。大孩子又于顺治十年九月十九日逃出，九月二十二日在东直门，被陈太固山交罗二德牛录下方阿喇拿获解部，审问逃走是实，责鞭一百讫。今大孩子又于顺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逃出，本月初六日在东四牌楼被本旗车克牛录下褚子拿获解部，查审三次逃档，逃走是实。案呈到部。该臣等看得，逃妇大孩子逃走三次，伏乞敕下刑部照例正法施行。等因。顺治十一年四月十二日题，本月十三日奉圣旨：三法司核拟具奏。欽此

钦遵。抄部送司。案呈到部。烦为遵照圣旨内事理，移送施行。等因到部。送司。

该理事官阿里等同本司郎中宋茂俊核拟呈堂，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复核无异，会看得大孩子招承三次逃走是实，按法拟绞监候秋决。

缘系拿获三次逃妇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大孩子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

#### 4 吴喇插题旗下家人起意逃走投贼事本

顺治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刑部等衙门左侍郎臣吴喇插等谨题，为起意逃走投贼事。

湖广清史司案呈，奉本部送据陈特固山交罗课儿课牛录下头等虾交罗夜思黑报称，家人孙大礼、五子、西阳、伍十八、满茶、得米，这六人起意去做贼，于二月初九日晚，西阳将靴子三双、衣服两件、外套一件、坎肩一件、腰刀二口，一更时分送在他姐姐家，被厢黄旗巡更人拿获。问西阳，据西阳口供，本主子儿子出痘，因此送去。等情。巡更人送到本主家，西阳一家人胡什纳对巡更人说：我的主子儿子不曾出痘，你们带了去罢。巡更人带回后，放西阳回家。胡什纳又问西阳：你实说，你半夜往那去，西阳说：我们家人孙大礼等六人，连箭撒袋五副、鞍子六副，要偷主子马六匹，骑去在外做贼，商议定了，又拿主子箭二十枝，将箭上字擦去。等情。送部。

该满洲理事官索尔密、郎中刘方声审据西阳口供：孙大礼等六人商议偷主子马，骑去做贼，要明日起身。因此，我的衣服靴子，半夜送我姐姐家。我被巡更人拿获，问我，我对说我要逃走，与你们等钱罢，将我放去。巡更人对我说：你不要说走的话，你只说你的主子儿子出痘，因此去。说定将我送到固山大爱山外，

将教与我的话一样说过。固山大向巡更人说：你们送到他主子家去问他，若是一样话，放他；不是一样话，拿回来。巡更人将我送到主子家，问本家人胡什纳，胡什纳说这个人必定是胡行，你们带回罢，巡更人将我带回。有孙大礼假说是本家管家，将巡更人请到酒铺里吃酒，与他们银一两九钱，又衣服三件，当钱三千九百文，家里带钱二千三百文，俱交付与巡更人。后来到固山大爱山家，孙大礼说我的本主儿子出痘，因此使他去，我是本家管家。说过，将我放回。等情。审问孙大礼：你们商议同伙做贼，是实么？据供：我们六人商议要做贼是实。又问孙大礼：将西阳巡更人拿获送到你们本家，你假称本家管家，与巡更人银钱，又去固山大家对说我主子儿子出痘，因此叫西阳去，说过放了西阳，是实么？据供与西阳相同。又问孙大礼：拿你们六人，你奔逃，本旗抄课托牛录下瞎赖虾家人瓜西夏拿你时节，拔出腰刀，是实否？据供：我跑时惊慌，连鞘子拿住拔出一扎，是实。等情。审据满茶、五十八、得米、五子、西阳，据供：我们六人商议要逃走做贼是实。又问：你们六人内谁是头儿？西阳等五人俱供：孙大礼是头儿。审问孙大礼：头儿是实。审据孙大礼六人，你们同伙那里走？孙大礼等六人俱供：我们要逃走，遇著贼随贼，遇著兵投兵。等情。又问孙大礼等：你本主箭二十枝擦去字是谁带去？孙大礼供：是我带去擦了字是实。等情。审问固山大爱山，拿获西阳又放回去，是何情由？据称：巡更人拿获西阳，第二日送到我家，我问西阳：说本主子儿子出痘，因此去。我吩咐巡更人等送到本主子家问，若是一样话，放了他；不是一样，若有胡行事情，绑回来。巡更人去后，又叫西阳本家人孙大礼到来，我问孙大礼与西阳所言无异，亦说是主子的儿子出痘，叫他去，不是胡行的人，我是本家管家。又问孙大礼，与先供相同。巡更人私要银钱，我怎得知。等情。巡更人刘自远，固山赵世章牛录下拨什库贾景明，刘五牛录下拨什

库陈大、兵丁郗廷才，张强庚牛录下兵丁傅大、王元，王国声牛录下兵丁俞士，郗条圣牛录下兵丁萧二，唐方牛录下兵丁吴继忠，范大理牛录下兵丁陈大，你等九人放西阳要银钱，是实么？据贾景明等俱供，教与他收银钱俱无有。又问固山大吩咐你们，问西阳家管家，西阳所说一样，放他，说话不对，绑回来。你们问了管家放了，是你等私自放了。贾景明等九人供：我们带西阳到他家，西阳家管家同回固山大爱山家，将西阳放了是实。等情。据爱山供称：贾景明等将西阳绑绳解开，见我说大礼是他管家。我问孙大礼，孙大礼说：是我本家人，我是他管家，西阳不是胡行人。因此，放西阳是实，可问西阳。等情。审据西阳与爱山所供相同。等情。呈堂。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复审无异。会看得，孙大礼等六人同伙造意自置弓箭撒袋，要盗本主马匹弓箭，欲逃在外，遇贼投贼，遇兵投兵是实。孙大礼为首，被拿时腰刀拔出半鞘，拟斩不枉。满茶、伍十八、得米、西阳、五子应各鞭一百。巡更人贾景明等九人拿获西阳，据西阳口称逃走投贼，与你们银钱。景明等教与西阳说，本主儿子出痘，将你放去，得受银钱，虽不肯招认。景明等拿获西阳到爱山跟前将你们教的话一样说过，爱山将西阳交付景明等去问管家，若与西阳话相同放他，若话不对拿回。景明等不见管家，见西阳一家人兵丁胡什纳，据胡什纳说，我本主儿子不曾出痘，你等带回去罢。景明等要西阳银钱，将绑绳解开，同西阳一伙人孙大礼回到爱山家，隐藏胡什纳话，孙大礼假称是管家，爱山信以为实，景明等要西阳银钱是实。贾景明、陈大、郗廷才、傅大、王元、俞士、萧二、吴继忠、陈大应各责八十鞭，因热审奉有笞杖释放之旨。满茶等五人，并巡更人贾景明等九人，俱免责。贾景明等所得银一两九钱，钱六千文给西阳本主夜思黑收领。孙大礼奔逃时拔出腰刀，被瓜西夏拿获，应给赏送，兵部定夺。爱山听贾景明等六人口词释放免议。

缘系起意逃走投贼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孙大礼著即处斩。满茶等五人同孙大礼谋盗伊主弓箭，欲逃投贼，情罪重大，难以概免，还著各鞭一百。徐依议。

## 5 巴哈纳题奴婢殴死主人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太子太保·刑部尚书臣交罗巴哈纳等谨题，为奴杀主事。

广东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据厢红旗把什兔牛录下兔儿忒家人孩子，因主母责打，将主母手抓破，伊主兔儿忒看见，又将孩子责治，孩子随将本主兔儿忒肾囊扯重即死，有同家四姐知道。等情。有兔儿忒之侄牙沙布具禀到部。送司。审问孩子供称：主母先将我打，后主子又来打我，自己气倒身死。又问孩子丈夫小二哥供称：殴打时我原不在家，主子又无病，不是孩子扯死，如何得死。又问伊家见证四姐供称：孩子原因主子打他，将主子肾囊扯重即死是实。又问孩子：你若未扯主子肾囊，如何死了？你可从实招认，必然动刑。据供：主母向我说，如此饥荒年景，不可将米粮花费。我说：我又不是新人，如何因米说我。主母因而打我。后主子又来打时，我因忍受不过，所以将主子肾囊扯重身死是实。等情。据此。该本司理事官阿里同郎中刘玉佩审拟呈堂。复审无异。

该臣等看得孩子扯伊主兔儿忒肾囊身死情真，合依凡奴婢殴家长者斩，杀者凌迟处死律，孩子相应凌迟处死立决。

缘系奴杀主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6 吴达礼题高冬隐匿逃人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臣吴达礼等谨题，为隐匿逃人，请旨交与刑部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河间府知府焦名世申据东光县申称，据正蓝旗下满洲到县稟称，有本旗下逃人赵万仓，在八里庄居住。卑职随即差快手俞之重，拘赵万仓到县。口供：系正蓝旗白赛牛录下额儿机将我带去，于顺治二年逃出，来本家居住，妻许氏系逃回娶的，有高冬说合，将王东齐的房与我住，高冬又说合与刘府家佣工。据高冬供称：我原认得李四，李四先年来时，我说合王南山的房与李四住。后李四同赵万仓来，我又说合将王东齐房与住。又据刘府供称：高冬作保，赵万仓与我家做活。等情。今将逃人赵万仓、妻许氏、子小什并房主王东齐，邻佑王慕玄，李四说合人高冬，李四之房主王南山，拾家户王加亮、王之业、王加佐、王一之、王门、刘府、地方王之汉，一并解到部。奉批，司审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据赵万仓口供：我逃在献县赵科营，有民许代化将许氏卖与我，得钱九千文，系媒人南万良说合。随后我找他家去时，撞见李四，他对我说，王哥庄住的人家有要雇工的。我就去那庄上，有高冬保著，租王东齐房居住。审据许氏供称：我男人死后，并前夫生的儿子，系我父亲许代化一并卖与赵万仓是实。审据王东齐供称：因有高冬保著逃人，我将房与他住是实。审据高冬供称：有李四对逃人说，寻高冬去，他作保，便与你房居住。故此，逃人寻到我跟前，我作保与他居住是实。审据李四供称：我是献县的民，逃人见我说何村庄有要雇工的人，我说那个村庄有要雇工的人，未曾指有名姓。审据刘府供称：逃人的妻在王东齐

家居住，男人与我家做活，亦系高冬作保。据高冬供称，作保是实。各等情。据此。案呈到部。复审无异。

该臣等议得，逃人赵万仓，已经鞭一百归主外。其许氏系许代化手内买的，许氏亦供前夫死后，同子一并系父亲卖与逃人的，许氏子母应随赵万仓交与原主。八里〔庄〕王东齐与逃人房屋住，据供有高冬作保，审高冬口供，作保是实。在刘府家做活，亦系高冬作保是实，高冬窝隐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仍行提高冬家产到日入官，其地方官、邻佑、地方拾家户，与房居住的王东齐，雇工的刘府，因系高冬转保，相应免究。又逃人说是李四带去的，今据高冬口供，并未带去，是在路上撞见说的，李四等亦应免究。

缘系隐匿逃人，请旨交与刑部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sup>①</sup>

## 7 吴喇插题由思道隐题逃人并殴身死事本

顺治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刑部左侍郎臣吴喇插等谨题，为查获逃人事。

云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督捕咨，据涿州申前事内开，准真定府定州关文前事内开，据本州人由思道因与赵惟宠为词，内有在官人犯一名张文山并妻赵氏，语似东音，随细加研审。据张文山供称：系正黄旗包衣偏鹅牛录下庄头刘北汉家人，在琉璃河住，于七年六月内逃出，在八里店丈人赵惟教家住，叔丈赵惟宠与赵惟教住居隔壁，与文山亦时常往来等情。又据由思道供，东人张文山原在赵惟宠家住，今查赵惟教潜逃，止有妻齐氏到官。缘系审出东人事理，具文申解间。今查琉璃河建羊村系涿州地方，拟合一并关解查审发落等因。准此。又据张二郎张

<sup>①</sup> 批红译自满文。

文山告，为打死逃人事。状称二于七年六月内失落主人二牛，恐惧责治，领妻赵氏逃走在外，有夏龙、董三跟去，至定州外父赵惟教家藏身，外父知系东人，不敢隐匿，申鸣乡约由思道，被恶反索外父钱一万文，将夏龙改名沈龙，董三改名暴三，将二改名张文山，携去伊家做活，一面承管已做三年积蓄馀资，被恶见利生心，寻非起衅，朋谋将夏龙踢打身死，人命关天，情实可惨，不令人知，夤夜私埋，反将无辜赵惟宠扳扰，原系仇诬，与伊何干，叩准关提，质对入法，生者叨恩，死冤得雪。等情。据此。该本州知州郑玉，随即移文定州关提一千犯证质。审据张二供称：于顺治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同东人夏龙、董三逃至定州丈人赵惟教家住了一宿，被乡约由思道挟诈钱拾千文，二十三日，丈人赵惟教不容存住，复到薛永祥家住下，由思道将夏龙、董三留下做活，夏龙改名沈龙，董三改名暴三，彼时地方即欲呈报，由思道说不妨，有事系道承管。夏龙、董三在彼做活两年，见夏龙典下地土，因与思道耕地，思道在地将夏龙殴打，回家身死，当夜掩埋，由山玉、周喜才抬埋。又有由良津，由登科朋谋殴打，与世太无干，其史千系欠二银四十两不还。等情。又据薛永祥供称：祥居住花儿张家房屋，并无己房与人居住，因张二卖肉向祥要银二两不遂仇扳。等情。又据史千供称，并不曾欠张二银两，无故牵告。等情。又据地方陈一进供称，夏龙替由思道做活身死，不令进呈报。等情。又据由世太供称：由思道打死人在八里庄，与太家相隔八里，并不知情。又据由山玉供称：系由思道紧邻，夏龙与思道耕地，将龙殴打，回家身死，当夜令玉抬埋。等情。又据周喜才供称：夏龙替由思道耕地，打时并未见面，至晚着才抬埋。等情。又据赵惟教供称：女婿张二同夏龙、董三逃至教家，当时由思道来说，教与思道钱拾千文，二十三日打发女婿离家，夏龙、董三系由思道留下做活等情。又据赵惟宠供称：张二系宠侄婿，原投宠



兄赵惟教家住了一夜，并不在宠家，邻佑俱知等情。又据由在时供称：住居独河，相隔八里庄六里，并不知打死夏龙情由。等情。又据由思道供称：原雇夏龙佣工三年，因打碎犁铧，将夏龙打两拳，又打数鞭杆，不想夏龙于三月二十九日即时身死，当夜抬埋是实。其董三止与道佣工十馀日，因天雨歇工，不在道家居住，不知逃往何处。各等情。据此。拟合一并申解，计申解由思道、由良津、由登科、由山玉、史千、薛应祥、周喜才、陈一进、赵惟教、赵惟宠、张二即张文山、由世太。等因。到部。送司。该满洲理事官宜尔特黑同本司郎中王孙蔚审问由思道：你将正黄旗包衣非羊吾牛录下庄头刘北汉家逃人夏龙、董三隐匿在家佣工，把二人的名字改了，今将夏龙打死，是何缘故？据供：这二人我雇他做活来，夏龙、周喜才同我三人种地去，夏龙把犁铧破了，我打了他心坎两拳，又将鞭杆打他头几下，到家就死了，当夜叫同我种地去的周喜才，并我叔由山玉这二人将他尸首抬埋了是实。并没有改他名字，他们的原名是夏龙、董三。等情。又问由思道：将夏龙打死了，董三如今在那里？据供：董三在我家做了十日活就去了，并不知道他的去向。等情。问周喜才：你知由思道打死夏龙，夜间又同去埋葬，怎么说？据供：我租由思道的牛种地来，种地时犁铧破了，由思道走来看见，将夏龙打了两拳，又将鞭杆子当头打了几下，即日回家，晚间身死，叫我同他叔子由山玉将他埋了是实。等情。将此话问由山玉，供与周喜才相同。问赵惟教：你与由思道十吊钱，怎么说？据供：顺治七年六月内，我女婿张二带董三、夏龙到我家来，由思道来对我说，这三人是满洲家逃人，你为甚情由藏在你家？因他如此谎诈，我惧怕有事，故将十吊钱与他。等情。问由思道：你要他十吊钱是实否？据供：赵惟教他送来，我收了是实。等情。问赵惟宠：张二、董三、夏龙这三人到你兄家里来，你可知道否？据供：这三人来时，我曾知

道。等情。问由登科、由良津：你们同由思道商议打死夏龙，怎么说？据供：他的村离我们的村有八里地，怎么知道？如今可问周喜才。等情。问周喜才：由思道将夏龙打时，这两人可在内否？据供：他二人没有来。等情。问由世泰：夏龙被打时，说你在内来。据供：我村离着八里路住着，将我一姓的人扳了，我不知道。等情。问薛应祥：张二在你家住了几日？据供：我家离他家有十五里地，我不知道，张二向我要二两银子，我没有给他，因此将我仇扳。等情。问地方陈一进：由思道将夏龙打死，你既是地方，为何不行举首？据供：我们每日轮一人当地方，那日轮该我的日子，由思道曾对我说，因怕他，故不曾禀官。等情。又问：先时窝藏三个逃人，你为何不查？据供：我们每日一人轮当地方，故此我没有查是实。等情。问由思道：当地方每日轮流是实否？据供：原系每日轮流是实。等情。问由在时：由思道将夏龙打死，你知道是何缘故？据供：我相隔由思道村有八里地，我并不知道。等情。问由思道：你将夏龙打时，由良津、由登科、由世泰、由在时这四人都在那里来？据供：我将夏龙打死，他们俱不知是实。只有周喜才与我、打死的夏龙我三人，同在种地的去处，我将夏龙鞭子打了，又拳头打他，周喜才在傍站着，夏龙打后死了，当夜周喜才、由山玉同我三人，离村南有一里多路，将尸首埋了，等情。问张二：你将由良津、由登科、由在时、由世泰他们并不知道，你为何扳他？据供：他们不知道是实，他们俱是一姓的人，我故扳他等情。问张二：你告状内在薛应祥的家里住着，此处怎么说？据供：我没有住他房子，因我问他借银子不给，我故扳他是实。等情。问周喜才：由思道打死夏龙时候，你既在傍，为何不劝他，再有别人否？据供：没有别人，我要劝时，因惧怕由思道，故不敢劝。等情。史千到部，未经申明病故。问张二之主刘伯翰：张二果系逃人否？据供：不是逃人，他在丈人赵惟教家，不时

来往。等情。随该满洲理事官宜尔特黑、副理事官金鼎同本司郎中王孙蔚呈堂。复核无异。

该臣等看得，由思道明知夏龙系旗下逃人，公然隐匿佣工，复因损坏犁铧，竟尔鞭打头颅，拳殴心坎，以致夏龙回家当夜殒命；且令人密行抬埋，供认情真，证佐确据，按律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由思道应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陈一进既系地方，知情不行举首。周喜才眼见由思道殴打夏龙，不即劝阻，且同行掩埋身尸。由山玉听由思道指使，将夏龙身尸同周喜才夤夜抬埋，明系知情不首，查律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陈一进、周喜才、由山玉均应杖一百，因逢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恩赦，相应免罪。据薛永祥供：我并无房屋与张二赁住。即张二供称，亦云因借银不遂，挟仇诬扳是实。由良津、由登科、由在时、由世太供称：我们与由思道各村居住，并不知情。即张二供称，亦云因系他们是一姓之人，故相牵告是实。薛永祥等五人既系无干，均应免罪。其张二、赵惟宠、赵惟教、陈一进事干逃人；应送兵部督捕另议。其由思道诈索赵惟教钱拾千，相应追给惟教。但思道既已拟辟，姑免追。史千到部未审，已经病故，无容再议。

缘系查获逃人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8 刘昌等题木城关诱窝逃人百余名事本

顺治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太子太保·刑部等衙门尚书臣刘昌等谨题，为审明奸民诱窝逃人情由，请旨处分事。

山东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本部题前事内开，山东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督捕咨题前事内开，职方督捕司案

呈，奉本部送准山东巡抚耿焯咨，为咨题事内开，顺治十一年八月初五日，据莱州道参政田起龙呈称，七月十三日，据平度州申称，本年七月初四日，蒙本道发下蒙山东巡抚耿焯案验，准兵部督捕咨，督捕司案呈，镶黄旗陈泰固山额儿格兔牛录下逃人，男妇共一百零八名口，马三匹，牛驴共四十二只，逃在莱州府平度州所管五村。今有同逃偏我回来报称：额儿格兔牛录下逃人王有功、柏朴四、任善宰、邵二、索尔好小、顺四、金赛、王木匠、小四子、石兔库、王大、二小子、三儿，共汉子十三名，又老婆孩子共十四名口，马三匹，牛八只，驴三头，逃到莱州府平度州廷口村木城关、唐相公家居住，以上俱是牛录章京儿格兔家人。又达儿虎家逃人庚特、沈阳、海柱、时小厮、赛四、周五、费大礼、金官、金凤、大小使、二小使、三小使、陈大，共汉子十三名，又老婆孩子共十名口，牛五只，驴一头，逃到平度州停兰秋村窝住。又索木托拿格式家逃人八哈塔、小曲儿、陈大、跟曲儿，共汉子四名，又老婆孩子共九名口，牛三只，驴三头，俱在赵家庄窝住。又吴八海舒杀喇家逃人葛大洪、来四、董三、刘四，共汉子四名，又老婆孩子四名口，牛三只，俱逃在许家庄窝住。儿二格兔家逃人五儿家七、费阳、谷三儿、张土四，共汉子四名，又老婆孩子六名口，牛二只，驴一头，俱逃在彭家房窝住。又葛大洪计三家逃人，邓行章、邓行亮、张三、高六、曹蛮子、一哥、四哥、小六、老六、蟒牛，共汉子十名，又老婆孩子共十七名口，牛十一只，驴二头，俱逃在许家庄窝住，伏乞行提。等情。据此。案呈到部。今差差官同报信偏我前赴贵院。烦为即差的当官员，严拿逃人并窝主，火速解部，勿致疏脱一二，仍同原报人偏我认拿。等因到院。案行到道。转行到县。蒙此。又蒙本道宪票同前事，仰平度州即将发去抚院公文，内有名逃人并窝主该州同去官逐名严拿，多差马步健丁，押解本道，立等转解，其乡约邻佑人等拘齐，随后差役同本道快

手解来。事关重大，万勿洩漏免脱，密之慎之。等因。蒙此。

泉州随于本月辰时，带领家丁快健等役，并偏我行至未时，到州南七十里地名廷口村等地方，捉获逃人柏朴四等男妇孩子共计二十名，牛四只，驴二头，车六辆。又于二更时分自廷口村起身，至天明时到地名停兰秋，密领丁役将各村围住，捉获逃人庚特等男妇孩子四十五名口，牛七只，驴一头，车八辆，并窝主木城关、唐相公等，押带回州。随同偏我逐一严查，审得窝主木城关，原因小曲儿是本州廷口村人，被大兵带去，于顺治十年正月十八日领王木匠、八哈塔三人同来，称系京东薊州人，到此就食，小曲儿随领八哈塔上赵家庄赵从尧家住，王木匠在廷口唐相公家住。金赛是木城关妹夫，于上年八月二十四日同庚特、费大礼来探望木城关。小四子上王木匠家住，说称比直生口极贱，木城关买烟一担，跟他上至河间府比梁屯发烟，因此相识。遂见周五、赛四，他说我这里涝了，山东粮米甚贱，我们要上山东去住，木城关说路上走动不便，他说妇人改了头脚，只说是躲水灾就食的。木城关上年十月二十一日，同他离屯，次日邵二、五儿家七、葛大洪、金官、金凤各家，随后跟赶来。木城关见他人多，不便一庄居住，随将周五同子海柱、赛四同子沈阳、时小厮并女婿费大礼、金官、金凤同子大小使、二小使、三小使、庚特俱往停兰秋在王茂家住。木城关又送五儿家七、谷三儿，上彭家房彭乐顺家住。又有葛大洪，来四往许家庄徐九都家住。木城关遂招邵二、小顾四同妹夫金赛在木城关家住。于十二月十五日一哥等来投木城关，找他众人寻房居住，木城关又送一哥、四哥在计家庄李尧安家住。曹蛮子、麟牛在王茂庄子上住。至今二月十六日，有柏朴四等又来相投，木城关无奈，留王有功、柏朴四、任善宰、王大、王二子在木城关家住。木城关又送石兔库、索尔好往昌邑县地名朱家庄李应魁家住，又送邓行章父子三人上计春元、刘孟春家住，送费

阳上彭家房宋四家住，陈大投了金官去住。据此。又据唐相公供称：逃人一事，每季两次挨查，谁敢容留，因听信木城关言语，他说是上边躲水灾的人，见他车牛、老小、妇女俱是比直打扮，所以不疑他是逃人。又据王茂供称：小的在东南乡住，离州九十馀里，与廷口相去五十里，木城关口称是他比直朋友来此就食，租地分种，小的见他老小、车辆、男妇俱是汉人头脑，因此留他居住，乡约保正也认是逃荒的人，故此州中每次挨查，不曾举报是实。又据彭乐顺、李尧安、刘孟春、赵从尧等各窝主供称：东人逃走不过一二人，小的见他许多老小，驾著牛车，又因木城关送在小的庄上，只当是躲荒的，若知他是逃人，就来出首，谁肯不顾身命，这是木城关害了小的们。又将各逃人讯问，据小曲儿供称：小的是镶黄旗陈泰固山额儿格兔牛录下，在京南河间县比梁安屯，连年水潦，粮米高贵，小的是山东人，见年岁饥荒，随于上年正月十八日，同八哈塔、王木匠先来是实。他众人见了小的走了，随后陆续都来，俱作比直人话语，改变了头脚，又认得木城关，送在各庄居住，因此地方人等都不来讯查。又问各庄逃人出屯日期，据众逃人供称：小的俱系一旗牛录下，同在比梁屯作农，因遭水灾，随各人逃走就食，年前年后来，俱说流移难民，曾经挨查几次，乡人不敢盘诘，因此住了两月。庚特等四家七月二十六日离屯，邵二、葛大洪、金官等十月二十二日离屯，一哥、曹蛮子等十月二十七日离屯，柏朴四、邓行章、石兔库等今年正月十一日离屯。再查各屯逃人马匹牛驴，廷口村柏朴四等马二匹，木城关海庙卖一匹，高密县卖一匹。邵二马一匹，木城关灵山卖了。原牛八只，柏朴四仓州死一只，廷口村死一只，见今起获驴三头，牛六只。停兰秋村金官在庆云县死牛一只，费大礼在滨州死驴一头，见今起获牛四只。赵家庄八哈塔、小曲儿见今起获牛二只，驴二头。其少牛驴二只，口称原无。又许家庄葛大洪等牛

三只，在许家庄死一只，未获逃人刘四卖牛一只，见今起获一只。彭家房五儿家七原牛二只，在旧仓州卖一只，彭家房死一只，见获驴一头。计家庄逃人邓行章等，原牛十一只，邓行章仓州死牛一只，见在牛二只，驴一头。在滨州死了曹蛮子牛八只，在河间府卖牛四只，廷口村死牛一只，见在三只，四哥卖驴一头，见今起获牛五只，其缺少老婆孩子，俱在未获逃人名下。又差健壮丁役往昌邑县地方追赶，捉获王有功等，朱家家庄捉索尔好等，廷口河南里高密县地方，捉获柏朴四等，陆续擒获男妇共三十名口，牛七只，驴四头。其案验有名张三、高六、老六、刘四、张秃厮等逃人，眼同偏我查其踪迹，不知去向。各等情。查审在案。据此。

该本州知州李芝兰看得逃人一事，卑职屡行申飭讥察者不啻再三矣。至廷口一村僻居州之西南，西与昌邑接壤，南向高密连界，停兰秋更属鸾远，与即墨为邻郊之村。乃有昌邑县人李应魁与廷口木城关素相交好，颇称同心，二人性嗜蝇头，常流荡于外方贸易，于他郡及至河间地方认金赛为嫡亲，结庚特为密友，小曲儿是其同乡，比直尤其觅利之区，随合伙买卖交易往来，而比梁一屯，无人不为识面者，是以逃人接踵而至，皆潜投木城关为凭倚。而木城关房地颇狭，乃布居众逃人于异县各村，犹恐洩漏被累，随生巧计掩饰，假以逃荒就食之名，以欺其乡邻，而各逃男妇改头换足，子女盈车，田器俱载，亦甚近于迁徙之象，故乡保为其所愚，实以为流民而容留之也。今蒙部提逃人，卑职即同偏我带领丁役竟获逃人于陆村，此深可骇异者。然招孽之由，实木城关始为作俑，至唐相公、王茂、李应魁等为停居主人，虽出于无知，则失之盘诘，亦难免窝隐之咎矣。除将乡约、屯头、保正、邻佑人等申解外，其各逃人马驴牛只起获见在琐屑，不便开造，另具清册。今将见获逃人，窝主拟合申解等因。详解到道。据此。

该本道右参政田起龙复审无异，看得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

第一急务，何等关切，本道自今岁二月间奉命分守莱土，念兹首务，虑恐下吏奉行不严，履行申飭，细加挨查，期于尽获，仍令取具并无隐匿甘结，按月报查，不啻款秃舌敝矣。孰意平度奸民木城关、昌邑李应魁同流荡于外境，贸易于八郡，乃至北直地方，随与东人金赛等话出同乡之亲友，遂为萍水相逢之契结，两相交易，往来无间，而北梁屯各处皆知城关为金赛等之知己。因而逃人改妇女之头足，冒充汉妆，负老携幼襁负陆续而至，佯言以就熟者，俱倚赖于城关之家，然城关舍宇狭窄，仍嫁祸于唐相公等家，分布容隐，而乡保地方人等，俱系草野愚蚩，引以为真，勿复疑为逃人，是以屡查不出，有由来也。然此一案，木城关为祸孽之元，而唐相公等辄敢容留，亦难免窝隐之罪。既经该州审有各犯逃来月日，并起获牛驴车辆申解前来，除乡保邻人等行令该州取保听候照例发落，其未获逃人刘四、张土四、高六、老六复行该州严拿获日另解外，所有见获东人窝主男妇人等，拟合详解。等因到院。据此。拟合咨解。为此。今将原来逃人姓名并窝主牛驴车辆数目册一本，合咨贵部，烦请查审发落施行。等因。到部。奉批，司审，册并发。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厢黄旗牛录章京额儿格兔家逃人王有功妻白氏，又逃妇二名李氏、阔大姐子、小六十、柏朴四并妻铁氏、任善宰等，被解役纵逃未经到部。审问窝主木城关：据地方官来文内，逃人王有功原拐马三匹，是你卖了，这马今在何处？据城关供称：花马一匹，卖与昌邑县科兰集赵四相公，得银十八两五钱；又银骏马一匹，卖与莱州府西右场盐场官，得银十六两，青马一匹，卖与寿光县民李云台，得银十四两五钱。今审得逃人小进财口供：我是额儿格兔牛录下打儿胡家人，于本年正月十二日，同王有功等逃出，在木城关家窝住。又问打儿胡家人小雨子：这小进才是你家人么？据供：小进才不是我家人，他是民。又问小进才口供：



我年小的时候，讨饭吃来，被他收养，我原是民。又审据木城关口供：王有功等在我家拿获是实。又审据逃人索儿好妻吴氏、石兔库妻张氏等供称：我们于十一年正月十二日逃出，在木城关家住了五个月，木城关又转送我们到他妹夫李应魁家住二日，被地方官拿获。又问木城关：你送他们去是实么？据回称是实。又据称邵二等口供：于十年十月二十二日逃走，在木城关家住了八个月。又问木城关口供：在我家拿获是实。又逃人王木匠妻王氏、男一口并小四子，俱在路中逃走去讫。止将窝主唐起解部审问，你窝是实否？据唐起口供：在我家住半年，拿获是实。又审逃人伍儿家七口供：于顺治十年十月二十二日逃出，在彭家房民彭乐顺家住八个月，就在彭乐顺家拿获，将白草驴一头卖与许丘集民姓张的，钱十五千文。又问彭乐顺供称：在我家住八个月，拿获是实。逃人谷三儿在路中脱逃去讫，其窝主就是彭乐顺。审据彭乐顺供称：谷三儿在我家住八个月，拿获是实。又逃人费阳在路中脱逃去讫。审问其妻周氏并男一个口供：于本年正月十六日逃出，在彭家房民宋四家住了六个月，就在宋四家拿获。又问宋四供称：费阳、周氏在我家住六个月，拿获是实。又审据额儿格兔牛录下打儿胡家逃人王大、二小子、三儿口供：于本年正月十二日逃出，在木城关家住了三个月，从木城关家拿获是实。又问木城关口供：在我家住了两个月，拿获是实。又逃人庚特并妻王氏亦在路中脱逃去讫。据见在赛四、沈阳、海柱、时小厮女一口妇人周氏、周五、周氏逃人费大礼妻赛氏等口称：于十年七月二十六日逃出，在王茂家住了十一个月，从他家拿获是实。又审据王茂口供：在我家住了五个月，拿获是实。又审据逃人金官、陈大等口供：于顺治十年十月二十二日逃出，在王茂家住来，从他家拿获。又问王茂口供：在我家住了五个月，拿获是实。又额儿革兔牛录下那木山家逃人八哈塔妻宋氏、小大太、小万姐俱

于中途脱逃去讫，止将窝主赵从尧解部。审据赵从尧口供：八哈塔等在我家住了十个月，拿获是实。又逃人小曲儿、孙氏、小京儿、小七姐并窝主孙可观，俱于途中脱逃去讫。又审额儿革兔牛录下吴把害家逃人葛大洪等口供：于顺治十年十月二十二日逃出，到许家庄许九都家住了八个月，拿我在许九都家拿获。其许九都，因先窝隐逃人，已经解部。葛大洪主子吴把害出首说：小福子不是我家人，是打几户家人。又问打几户家人小雨子口供：不是我的人，他是民。又问小福子供称：我是河间的民，因度日不过，将身雇与赵庄头做活，撞见了葛大洪，就跟他上山东去了。葛大洪又出首说：来四讨饭度日，是我于顺治八年四月内收养。又问来四口供：我父母俱亡，我原讨饭度日，是葛大洪收养，不记得住处了，不是满洲家人，我原是民。又审额儿革兔牛录下葛大洪家逃人邓行章、邓行亮等口供：于十一年正月十二日逃出，到许家庄计春元家住五个月零十五日，从计春元家出来，到刘孟春家住十日，被地方官拿获。计春元口称：邓行章等在我家住五个月有余后就出去了。审据刘孟春供称：邓行章等先在计春元家住，后在我家，并未住十日，因天下雨，在我家止住三日，就被地方官拿获是实。又审据固轮噶儿、马索诺谟、阿夫下计三家逃人曹蛮子、妻张氏、子孛牛口供：于顺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逃出，在停兰秋民祁学儿家住了七个月，就在祁学儿家拿获。又问：地方官的来文内，王茂是窝主，今你扳祁学儿是窝主，是何情由？据供：窝我的祁学儿原拘到官，知州不解，王茂并不曾窝我。又问：你拐去五只牛，今在何处？曹蛮子供称：牛一只，本牛录下牙子刘荣儿卖了，得钱四千五百文；又三只牛亦是刘荣儿卖了，又牛一只我卖与河间府河间县卫官屯住的李坤字，得钱四千文。又审据逃人一奇等供称：于顺治十年十月十六日逃出，到许家庄民李尧安家住了七个月，从李尧安家出来，到莱州府道下高快手

家住了十日，拿我就在高快手家拿获，解的时候不曾将高快手解来，止将先窝的李尧安解来了。又问李尧安：从我家出去了是实。又据逃回来的偏我称说：逃人王有功逃时将屯里的粮食卖了银五十两，借与平度州民王义民，要的时候，知州李芝兰与银十八两，尚欠三十二两未与。又问木城关：来文内云，逃人俱倚赖于木城关之家，舍宇狭窄，仍嫁祸于唐相公等家，分布容隐，是何缘由？随据木城关供称：并无分布窝隐情由，止将索尔好等四名口是我转送李应魁家去是实。各等情。供吐在案，案呈到部。

该臣等看得，除年以七十已上老汉子一名，老妇人二口，幼男十四个，幼女六个，俱例应免责，逃人男妇四十四名口，各鞭一百，归各主。厢黄旗下牛录章京额儿格兔家逃人王有功等男妇二十七名口，系木城关窝隐。逃人王木匠四名口，系唐起窝隐。逃人赛四等二十三名口，系王茂窝隐。逃人邓行章等十二名口，系刘孟春窝隐。逃人伍儿家七等四名口，系彭乐顺窝隐。逃人费阳等三名口，系宋四窝隐。逃人八哈塔等四名口，系赵从尧窝隐。逃人葛大洪等四名口，系许九都窝隐。今审得窝隐逃人木城关七人，俱招窝隐情真，但木城关将满洲家百余逃人诱引分住，王茂窝隐二十三人，此窝隐一二人情由不同。又抚院来文内云，平度奸民木城关与金赛等话出同乡之亲友，遂为萍水相逢之契结，两相交易往来无间，而北梁屯众人陆续而至，佯言以就熟者，俱倚赖于木城关之家，又云木城关为祸孽之元。据此。应将木城关、王茂二犯交与刑部，从重究议，唐起等五人隐匿情真，应流徙宁古塔地方，两邻各罚银五两，十家户罚银十两，行文该地方官速行查解，到日给与逃人之主。逃人索尔好系木城关转送李应魁家，李应魁相应免罪，逃人邓行章等已从计春元家出来被获，计春元相应免罪，固轮噶儿、马索诺漠、阿夫下计三家逃人，曹蛮子地方来文说，王茂系窝主，今魁供是祁学儿窝隐逃人。一

奇地方官来文说，李尧安系窝主。今据供说，是莱州府道下高快手家住十日被获，李尧安应羁候，祁学儿、高快手应行文该地方速行解部，到日与曹蛮子、一奇等质审结案。中途逃走王有功等二十四名口，并窝主孙可观，一并逃走及原未获张三等十三名口，行文该抚速行严拿解部。小福子、小进财、来四，俱审不系逃人，相应释放。查得窝隐逃人葛大洪的许九都，因先窝隐逃人，于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解部到日物故，相应免议。纵脱逃人二十五名口的解役十四名，应各责四十板。又行文该地方官，将王义民所借逃人欠下银三十二两，速追解部。再，逃人拐去马三匹、驴一头、牛一只，系卖与民，行文该地方官即行查解。又牛四只卖与本牛录下牙刘荣儿，应提刘荣儿来，质审结案。解到牛车等项，应俱各归主。查得本衙门行提原案，于本年六月二十日，行文该抚，即差的当官员严拿逃人并窝主火速解部，勿致疏脱一二逃人，在陆村居住去后。今该抚拿解逃人九十五名口，应差的当人役押解为是，何得止差解役十四名解来，以致中途纵脱逃人二十五名口，窝主一名？此该抚难辞玩忽之罪。来文册内开逃人于陆村拿获，查得满洲家人逃走百余，于陆村窝隐居住，该州竟不行严查拿解，事关重大；且逃人至于百余之多，不行查解，则零星逃人明知窝隐者，更不可言也。平度州知州李芝兰，难以辞罪，既经该司案呈前来，相应具题，伏乞敕下吏部议处施行。等因。顺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题，本月十七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抄出到部。该笔帖式哈方韩毅委送部到司。奉此。

该理事官萨木彩、郎中萧家芝审问木城关、王茂：你们将满洲家人招去分与民家窝住怎么说？在兵部督捕衙门口供，还有什么辩处？据供称：督捕衙门大人所问口供相同，再无别供。等情。呈堂。复审无异。该佐侍郎吴喇插、右侍郎阿思哈、右侍郎色冷、启心郎对哈纳、理事官萨木彩看徇，督纳衙门概逃人情由

发落外，其木城关将满洲家逃人百余名，诱引分住民家隐藏是实，木城关事犯重大，理合处死。查恩赦内真正死罪不赦，木城关诱引满洲家人，相应立斩。王茂并未诱引满洲家人，因木城关带去逃人二十余名隐住，今遵恩赦隐匿逃人免罪，王茂因隐匿逃人事，应免罪。尚书任浚、右侍郎林德馨、郎中萧家芝又议得，木城关、王茂并唐起等共七名，窝隐逃人，其唐起等五人，该督捕衙门已照旧例拟流徙矣。木城关诱逃百余名，虽在出示之前，事犯诚重，合引新例处死。王茂因木城关带去逃人二十余名隐住，非同诱引，合照旧例流徙。今遵恩赦隐匿满洲逃人在颁诏之日以前，见在审理未结者，悉与赦免。木城关、王茂系颁诏以前见审未结者，应俱遵赦免罪等因。于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题，本月二十四日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钦遵。抄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复核，会看得木城关诱逃满洲家人百余名，分住民家隐藏是实。木城关事犯重大，仍照原拟立斩。王茂并未诱引满洲家人，因木城关带去逃人二十余名隐住，今遵恩赦隐匿逃人免罪，王茂因隐匿逃人事，应免罪。今复核俱照前议。

缘系申明奸民诱窝逃人情由，请旨处分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木城关著即处斩。余依议。

## 9 吴达礼题张守玉隐匿逃妇事本

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臣吴达礼等谨题，为隐匿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直隶真定府定州知州王弘仁

呈称，据生员王湛稟称：有贫人张守玉住村西庙内，口称伊妻系东妇，诚恐连害，理合举首。等情。据此。审据许氏供称：系镶红旗下主子哈三阔卜罗家人，于顺治八年逃出，到高头村东坟里上吊，撞遇张守玉救下，收留为妻四年是实。等情。据此。一并呈解东妇许氏、张守玉、举首人王湛等到部。奉批，司审，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得，逃妇许氏供称：系镶红旗马尔兔牛录下爱尹布鲁家人，于顺治七年七月十三日逃走，到定州郭文登家住了两个月，他将我逐出，我随在外讨饭，到高头村东坟里上吊，遇本村民张守玉将我救下为妻四年，养孩子一个，今被秀才王湛举首到官，差快手拿获是实。审问张守玉供称：我没得说，不知他是逃妇，看见他在高头村东坟里上吊，救下，娶他作老婆四年，生孩子一个，被秀才王湛举首是实。我没有房子，原在村外空庙内居住，并无两邻、十家户，亦无地土。审问王湛供称：张守玉他原是花子穷民，不入牌甲，在空庙内住，并无两邻、十家户，因他留东妇为妻，合村恐日后连累，我随举首到官。等情到部。复审无异。

该臣等看得逃妇许氏已经鞭一百归主外，其张守玉收留逃妇为妻四年，生孩子一个，窝隐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其母董氏，已经州官王弘仁查明解部，相应入官。张守玉原在空庙内住，其两邻、十家户、地方应免议。张守玉如有家产，应照例分为三分，二分入官，一分给赏举首人王湛。今张守玉贫无家产，无可分给。知州王弘仁应纪档可也。

缘系隐匿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10 图海题傅永泉隐匿逃人事本

顺治十二年九月初八日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等衙门尚书图海等谨题，为隐匿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

广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等谨题，职方督捕司案呈，镇定府饶阳县知县刘大章捉获傅永泉一案前来。本司原代子查得，镶蓝旗包衣包包图牛录水扎布家逃女傅大姐，于顺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逃出。镇定府饶阳县知县刘大章将所获逃女傅大姐、买者莪二季押解到部对证。审问傅大姐供称：我与父傅俊海、母刘氏、兄西游儿、第二哥一起逃出，奔居饶阳县刘郭村我叔叔傅永泉家，居二十日后，我父傅俊海将我卖与居本村之莪二季，得钱十二千五百文，莪六、李文都作保。我父母兄弟，由我叔叔傅永泉家走后，下落不明。等语。审问买逃女傅大姐之莪二季供称：其父傅俊海将傅大姐以十二千五百文作价，因有莪六、李文都作保，我才买了。等语。故行文该地方官严缉逃人傅俊海、其妻刘氏、儿子西游儿、二哥及作保人莪六、李文都押解到部。饶阳县知县刘大章回文内称，作保人莪六讨饭，不知去往何处，将李文都缉拿到部前来。经与李文都对证，供称：傅大姐之父傅俊海逃走，仍于弟傅永（注：以上汉文残缺，译自满文。）泉家住，傅大姐系伊叔傅永泉卖的，我作保，是实。审问逃女傅大姐供称：是我父傅俊海将我卖了，不是我叔叔傅永泉卖的。卖我之时，在我叔叔傅永泉家是实。又审买逃女的莪二季供称：是他叔叔傅永泉卖的。据此，莪二季凭保人李文都买傅大姐，莪二季无罪释放讫。行文该地方官提取傅永泉去后。据饶阳县申解傅永泉到部审问。傅永泉，有李文都、莪二季俱供，傅大姐是你卖的，不系傅俊海卖的，果是实么？据供：傅

俊海夫妇，同儿子西游儿、二哥并女傅大姐逃出，到我家住了二十日。我哥哥傅俊海将女儿傅大姐得钱十二千五百文，卖与芪二季，就往别处去了，不知下落，我不曾卖傅大姐。审据李文都供称：逃人傅俊海系满洲家人，我如何认得他，就肯替他作保？因傅永泉是本处居民，说卖傅大姐，我才作保。各等情。案呈到部。复审无异。

看(该)臣等看得逃女傅大姐年幼，相应免责外，傅永泉知系满洲逃人，在伊家存留二十日，不行举首，反托李文都作保，将逃女傅大姐卖与芪二季，窝匿是实，应请旨敕下刑部正法。其妻子并房地册，行文该地方官解部，到日入官。傅永泉托李文都作保卖与芪二季，李文都无罪，相应释放。原系转卖，其邻佑并地方十家长，俱应免议。据傅永泉供，逃人傅俊海等在伊家住二十日，出去不知下落，无凭提究。饶阳县知县刘大章查获逃人一名，相应记档。等因。于顺治十二年七月初七日题，本月初九日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奉批，司行。奉此。相应将傅永泉咨送刑部等因。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合咨贵部。烦为遵旨内事理钦遵施行。等因。移咨到部。送司。奉此。该本司副理事官刘景荣，同署司事员外郎何应璜审问得傅永泉口供与督捕相同，核拟呈堂。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复核，会看得傅永泉明知满洲逃人，存留二十日，不行举首，反托李文都作保，将傅大姐卖与芪二季是实。傅永泉应照定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余同督捕议。

缘系隐匿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傅永泉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sup>①</sup>

<sup>①</sup> 批红译自满文。



## 11 图海题张维风窝隐人犯事本

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尚书臣图海等谨题，为申明窝隐人犯事。

山东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兵科外抄，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等题前事内开，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清平县知县孙世杰声称，据庄头刘腾蛟禀称，有镶白旗拉打红牛录家逃人一名李得仁、老婆孩子，在魏家湾地方张家庄居住。等情。具禀到县。据此。随差快手张应祯将逃人李得仁等拿获到官，细加严审。据李得仁供称：系镶白旗拉打红家人，于顺治七年六月内带家眷逃走，至清平县张家庄张维风家居住，后被拿获，原拿主子家庄头妇人的银簪子三根、手镯一副、戒指四个，在连窝共换了银子六两花费讫。等情。供吐在卷。据此。随将一干人犯申解到部。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据逃人李得仁供称：系镶白旗那都虎牛录下付勒黑虾家人，于顺治六年带妻高氏、子小有，逃在张家庄王少礼家住了一年，从他家出来，到张贵时家住了二年，从张贵时家出来，到张维风家住了三年，将我拿获是实。审据张维风供称：逃人不曾在我家住过三年，原住了二年。又问拿获之时，从谁家拿获？据供：在我家拿获是实。等情。案呈到部。复审无异。据此。该臣等看得，逃人李得仁两口子，已经各鞭一百归主外，子小有年系十一岁，已经免责。张维风隐匿情真，例应正法，今张维风已经病故，无容再议。仍行文该县，提取窝犯张维风人口房地家产册，并两邻地方人口家产房地册，到部之日，窝犯人口房地家产册入官，其两邻地方各责四十板押同徒发，房地册咨送户部，行该县将十家长责四十板。清平县知县孙世杰，查解逃人，相应记

档。等因。于顺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题，本月二十九日奉旨：刑部核议具奏。钦此钦遵。抄部送司。奉此。

该理事官萨木彩、署司事主事贺纛烈核议呈堂。复议无异。该臣等看得，张维风将逃人李得仁并妻高氏、子小有隐住情真，例应拟绞，既已病故，无庸再议。余复无异，仍照督捕议。

缘系申明窝隐人犯事，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 12 图海题宋五私娶包衣牛录下妇人事本

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尚书臣图海等谨题，为私娶包衣牛录下妇人事。

江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尚方院送涿州庄头梁大家人杜二，将伊女私嫁与正红旗图禄牛录下回大家人宋五为妻，宋五妻仍在宋五名下追交内官监，其女丈夫宋五系旗下人，应送刑部等因。掌印理事官偏吾虾具题，奉旨：依议。钦此。该笔帖式哈方翁额纳随送到部。送司。审问宋五，你娶杜二女时可曾问过包衣牛录章京拨什库等否？据供：曾向伊父杜二说明娶了，并未与别人说知。等情。该理事官安朱护同署司事员外郎吕慎多审拟呈堂。复审无异。该臣等看得，宋五将杜二女未问包衣本管，偷娶为妻，应鞭八十。

缘系私娶包衣牛录下妇人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 13 图海题赵大窝隐逃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等衙门尚书臣图海等谨题，

为窝隐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

广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等题前事内开，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南营参将黄国忠、游击杨世隆呈据捕总王民标呈称，捉获逃妇大姐、四姐并拐匪人犯赵大到官。审得赵大供：系本京人，招称于六年间，拐匪得今大姐在家，至去年七月间，被许七将大姐拿送主子家。大姐主子一家都死了，止有主子的孙子，因见大姐病了不肯收留，将大姐作价十两交与小的，每月纳利钱一千文至今。又于今年五月十五日，在平子门里拐得今四姐在家窝住是实。等情。审得大姐供：系正白旗马尔赛牛录下马虎家人，招称于六年间逃走在外，撞遇今赵大，因奸情浓，藏住他家。至去年七月间，被许七拿送我主子家，主子一家都死了，孙子见我有病，作价十两交与赵大，每月纳利钱一千文。等情。审据四姐供：系正红旗布尔海牛录下主子崩爱家人，招称于今年五月十五日逃走，在平子门里遇今赵大，到他家藏住至今，各等情。呈解到部。奉批，司审，送司。奉此。

审据逃妇大姐供称：系正白旗马尔赛牛录下马虎家人，子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因我有病，主子交与赵大养活，病好之日，交身银十两，若死了罢了，因无银与他，每月纳利钱一千文，我不是逃走的是实。又审逃妇四姐供称：系正红旗布尔海牛录下崩爱家人，于本年四月内逃出，先在白石桥做工张大汉家住了四个月，后张大汉逃走，我就到赵大家去住了一夜，第二日在他家被番子拿获是实。又审赵大供称：我系中城民，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有大姐主子使黄米客叫我去，将大姐交与我说，你调治他好了，你与我身价银十两，如死了就罢。又问赵大：与你大姐时，可有保人文书否？供称：无有文书，亦无保人，因大姐好了，我没银与他，每月交钱一吊与他家人八十几拿去，因七月内他主子往关

东去，就没有与他钱，将大姐带到草帽胡同赁房住到如今是实。又审赵大：你留四姐为何？据供：他原在张大汉跟前，后张大汉走了，他到我家住了一夜，第二日就被番子拿获是实。随传逃妇大姐主子全家俱往关东去了。随传马虎的叔叔马尼到部。问：你侄儿马虎妇人大姐交与赵大养活，你可知道否？供称：大姐交与赵大并递逃牌，我俱不知道，马虎去时对我说，大姐逃了，日后若得了大姐，你就收下，曾与我说此话是实。各等情。案呈到部。复审无异。

该臣等看得，逃妇大姐、四姐各鞭一百归主外，赵大窝隐逃妇大姐一年零一个月，复又窝四姐，虽供先跟张大汉，后在我家止住一夜，第二日拿获，其在营内曾供诱拐大姐、四姐窝住是实，今通同止供住一夜，明系巧言支吾，欲脱窝隐之罪，诱拐逃妇窝隐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赵大满洲地方居住，其两邻、十家户、地方并该管官免议。赵大家产，行文该地方官查解到日，咨送户部。捕总王民标，捉获逃妇二口，应记档可也。等因。于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十日题，本月十二日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欽此钦递。抄部送司。奉此。

审问得赵大：你在督捕供的话，如今还有什么供？据供与督捕相同。等情。该副理事官刘景荣、署司事员外郎施闰章核拟呈堂，复核无异。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复核。会看得赵大窝隐逃妇大姐、四姐是真，应照定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余照督捕议。

缘系窝隐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赵大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 14 图海题奴婢黑子根子勒死主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等衙门尚书臣图海等谨题，为逆奴杀主事。

广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本部题前事，据正黄旗王尽忠牛录下真钦呢哈番左元胤告前事：胤父左文华因为年老，有家人黑子、根子二人伏侍。胤父不料于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半夜突然身死，胤不知是人谋死，将父殡送葬埋。十二月十四日，有张道妻孙氏对胤说知，胤父之死，说是黑子说将被朦头致死，根子说是用袜带子勒死，偷出银四两一锭，在我跟前收着，一锭在当铺当钱三百文。胤知，随叫黑子、根子细问。胤据黑子、根子二人回说，我二人在老主子跟前，又不得去顽，又无升赏，故此谋死，偷银图过个好年。等情到部。送司。奉此。

审问黑子：你谋死老主子，是何缘故？供称：我在另一间房内住，老主子每日打骂不过。根子向我说，你今夜来，我开门你同我将老主子谋死。我夜里去，根子开了门，我进去，我拿被将老主子嘴按着，又将手拿住，根子拿着袜带子，拴在脖项上勒死是实。问根子：你同黑子商量，将老主子勒死，是真么？供称：黑子向我说，将老主子谋死罢，叫我晚上开门，我开了门，黑子进来时，黑子将老主子嘴着被按住，我在脖项上用袜带子拴着勒死是实。等情在案。该本司副理事官刘景荣、同署司事员外部施闰章审拟呈堂。复审无异。该臣等看得，黑子、根子同商议，黑子拿被将主左文华嘴按着，又将手拿住，根子用袜带拴在脖项上勒死是真。查律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合依律根子、黑子凌迟，即时处死。等因。于顺治十三年正月十七日题，本月十八日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钦遵。抄部送司。奉

此。核拟呈堂。复核无异。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黑子、根子商议用袜带子拴在颈上勒死主子是实，应照前议，立时凌迟处死。

缘系逆奴杀主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黑子、根子著即凌迟处死。

### 15 吴达礼题捉获三次逃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臣吴达礼等谨题，为拿获三次逃人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据镶白旗下牛录章京赵廉家逃人张二，于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逃走一次，被本家人赵兴于本月二十七日在路撞遇拿获，送部申明脱逃是实，已经鞭责一百。又于本年十一月初二日逃走一次，本月二十日被镶红旗武津牛录下若斯在顺城门外教场拿获，送部申明脱逃是实，鞭责一百。又于本年十二月十八日逃走，本月二十三日在顺城门与人相嚷，被本牛录下高才拿获送部。该本司审问逃人张二：你逃出，在何处？据供：我逃走，在顺城门各处游荡，被本牛录下高才拿获，并未落人家是实。等情。案呈到部。复审无异。该臣等看得查逃档，逃人张二已经逃走三次情真，相应敕下刑部正法。

缘系拿获三次逃人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16 图海题家主持刀戮死奴仆事本

顺治十三年閏五月初四日

刑部等衙门尚书今降三级照旧办事臣图海等谨题，为家主主持小刀戮死奴仆事。

广东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关东驻防昂邦章京叶克书咨

称，据正白旗杭树牛录下明安纳家奴仆邵二妻告称：有老主母与我丈夫说，你去年种的葱可收否？我丈夫回说：去年所种的葱，俱被虫吃，还有何葱？又主子对老主母说：你于何年上吃过他的葱来。又我丈夫回说：我曾种有米粮、菜蔬，你们若不吃，可吃什么来！主子即持刀将我丈夫戮死。有我本家人九儿将我主子拿住，邵二妻随告到官。即差正白旗车克牛录下拨什库迈度、正蓝旗阿什兔牛录下兵丁门德素、镶蓝旗色冷牛录下兵丁朱克，验明报称：肚脐傍戮伤一处，肠已流出，胸膛戮伤一处，头上戮伤一处，等情。审问明安纳供称：我因吃酒醉，有邵二对我说，我种的米粮菜蔬，你们若不吃，可吃什么来？我即站起，将他所带小刀抽出，将邵二戮死是实。又据邵二妻供称：其酒醉不知系谎供的，曾吃一茶钟烧酒等情。据此。将明安纳应拟死罪。等因。差关东住镶蓝旗杜尔忒牛录下笔帖式黑子咨送到部。送司。奉此。

该理事官莫洛、署司事员外郎李周华核拟呈堂，复核无异。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明安纳虽供因酒醉，但家奴邵二对明安纳说，我所种米粮菜葱，你们若不吃，可吃什么。因此明安纳随将已死邵二所带小刀，将邵二戮伤三处身死是实。查律，若奴婢无罪而殴杀或故杀者，杖六十徒一年，当房人口悉放从良，明安纳系旗下人免徒，应鞭一百，但遇热审，减一等鞭九十。邵二妻所告伊丈夫被杀情真，应断出明安纳家，交本固山额真，另给本固山内贫人收养。

缘系家主持小刀戮死奴仆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明安纳持刀戮死邵二、虽主杀奴仆，亦系人命重情，拟鞭已属宽典，不必又以热审减等，著仍鞭一百。余依议。

## 17 吴达礼题李二善隐匿逃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七月十三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今戴罪照旧办事臣吴达礼等谨题，为隐匿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镶红旗高国元牛录下李国太禀称，我家逃人张大夫妻并于大夫妻二女及木匠共七名口，拐牛车二辆，于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三日逃至沧州范家庄李二善友家窝隐，有同逃人木匠自回报信，伏乞行提。等情到部。行文沧州将逃人张大等并窝主李二善友一并严拿解部。行提去后。今据署沧州事马之瑛申称，奉部牌到州，卑职随差役冯加福拘获张大并妻何氏、贾氏并女二口、李二善友到州。审得张大等七名口，于本年二月内同逃至沧州范家庄李二善友家住，内孩子一名，木匠先带回京，其于大中途得疾，到庄十余日即死。又据张大、贾氏所供皆同。其牛二只、车二辆，俱供因无盘费，在天津路上共卖银二十两花费了。等情。将张大、何氏、贾氏女二口并窝主李二善友解送到部。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据逃人张大供称：我同本家人木匠于大带著我妻何氏及二子并一妇人贾氏，拐牛车二辆逃走，将车卖与不认识的人，我们行至兴济县二牛乏了，将牛遗弃了，到沧州被李二善友遇见，将我们带到他的原住的空房内居住四个月，木匠自回投主。其于大自本家逃出随染病，到李二善友家病故。其小厮系伊父木匠，已带回来了。拿我时，自李二善友家拿获等情。审据逃妇何氏、贾氏口供，俱与张大所供无异。又审李二善友供称：我们住的区处有两个范家庄，一庄遗弃，一庄有人居住，逃人张大等在遗弃的范家庄内我原住的空房内居住，我曾逐赶二次，只等于大病好方去，他们住著，拿时自我的空房内拿获是实，等情。



审问投回来的木匠：有逃人张大口供，你们带去牛二只，因乏遗弃，李二善友将你们带到他的空房内居住，是何情节？据供：我们逃到沧州被李二善友遇见，遂将我们引到遗弃了的庄内他的空房子里居住是实。牛因乏遗弃在路上是实。但惧怕主子，故说牛亦在李二善友家等情。又据逃人张大手持银一两六钱，口称：这银子系李二善友叫我顺他回话与我的银子，有解子知道。等情。又审问李二善友：你为何将这银子与逃人张大？据供：这银子是逃人张大的银子，但恐伊主看见要去，故此令我替他收著，后仍与了他了，原不是我的银子。等情。又审据逃人张大供称：若是我的银子，我为何与李二善友收著。审据解子韩文德供称，系李二善友与的银子是实。该副理事官朱廷采、主事戚良宰审拟呈堂。复核无异。

该臣等看得，逃人张大并何氏及贾氏，应各鞭一百，因热审减一等，各鞭责九十，其二子幼小，相应免责，一并给与本主外，其李二善友明知逃人，故令在伊空房内居住四个月，况又希图逃人顺伊供话，塞与银一两六钱，其逃人又从李二善友家拿获，李二善友窝隐逃人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仍行文沧州，将窝主李二善友之妻子、家产、人口、房地册，并该管逃人所住的空庄之地方及妻子、家产、人口、房地册，一并速查申解，俟到部之日，将李二善友之妻子、家产、人口、房地入官咨送户部，该管地方责四十板，同妻子、家产、人口一并徙发宁古塔，房地入官。逃人张大并木匠口供，伊等被李二善友引至遗弃庄内空房子里居住，其拾家长、两邻俱应免议。逃人张大等口供于大病死，二牛因乏了弃舍，俱无容究议。署沧州事马之瑛，查解逃人三名口，相应记档。

缘系隐匿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18 吴达礼题王国钦窝隐逃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七月十三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今戴罪照旧办事臣吴达礼等谨题，为窝隐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据正蓝旗陈卜禄牛录下白根稟称，有本家逃人李三善，逃至景州城里住的王国钦家窝住，被地方、邻佑出首，有州官将逃人拿获监禁，逃人李三善稍信，伏乞行提。等情到部。随行文地方官提逃人李三善去后。续据河间府署景州事学正杜士晋申称，窝主王国钦逃走，俟获日另解，先将逃人李三善理合申解，等情。到部。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据逃人李三善供称：系正蓝旗陈卜禄牛录下白根家人，于顺治十年七月十五日，逃至景州王国钦家住了二年，被两邻、地方一同出首到官，在王国钦家把我拿获。据此行文景州，将窝主王国钦严拿火速解部去后。未经解到之先，王国钦被逃人李三善本家人奶格拿获送部。审问王国钦：逃人李三善在你家居住拿获，可是实否？据供：我并不知道李三善，有曹起龙与我有仇，为房地情由来京告状，李三善之父李石先在曹起龙家住，我们两家构讼，方到我家居住。我来京告状后，有我家人来京送盘缠，对我说李石家有一妇人，耳边各有三孔，我就到部首告。李三善供系曹起龙害我，送来的。又审问逃人李三善：据王国钦称说并不认得你，但你父李石在他家居住，可是实否？据供：我在王国钦家住了二年，为何不认得我。又审问李三善：你父亲李石家中有一妇人耳上有孔，可是你妇人否？据供：我原没有妻，我父在阎沛泽家住，并没有在王国钦家居住。我父亲娶的继母因与我不和，不在我父亲家居住，在王国钦家居住是实。随查

王国钦告状，系副理官李联芳审议，行提去后。据地方官声称，并无逃妇李氏并郭五丑等存档。又审问王国钦：地方官来文内称，你出首的逃妇李氏、郭五丑等并没有，是何缘故？据供：我回家去，同地方官的快手一同拿获李氏、郭五丑交与地方官，后行起解，若系谎供，就将我正法。等情。将王国钦暂羁监候，应行文地方官，查逃人李三善果在何处拿获，是否两邻出首，逐一查明，并逃人李三善之父李石妇人李氏、郭五丑一并拿获，火速解部去后。

据河间府景州知州裴绍宗声称，蒙部牌到职，随查未奉部牌之先，据李三善之邻佑王先开等禀。为举首东人事内称，逃人李三善搬在王国钦家内居住，我们俱系邻佑，忽听得李三善系逃人是实，出首到州。又据北门里地方张怀亮呈，为举报东人事内称，本地方内有住人李三善，在王国钦房内居住，访的真实，不敢隐匿，各等情。呈禀前任王知州，差人拘拿逃人李三善起解间，奉本部宪牌行提，随将逃人李三善申解大部讫。兹奉前因，随差民壮张京将李石等拘拿去后。续据本役回称，查得逃人李三善，委系邻佑地方出首到州，在王国钦家拿获。又有李石系逃人李三善之父，李氏是李石之妻，李三善原无妻室，李石妻李氏一同在阎沛泽家居住。今又审问阎沛泽：李石夫妇今在那里？据阎沛泽口供：李石夫妇今走了。又审原差张应和：今郭五丑在那里？据张应和口供：郭五丑从未拿著，应将阎沛泽代解李石，张应和代解郭五丑到部。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问阎沛泽：李石今在那里？据供：李石夫妇原在我家住来，已经去了，不知去向。李石在我家住时，逃人在王国钦家住。又审问张应和：郭五丑今在那里？据供：地方官差我拿郭五丑，因没有拿著，将我解来。又审问王国钦：据阎沛泽口供，逃人的父李石在伊家居住，逃人在你家居住，地方官来文内称，逃

人亦在你家拿获，是何情由？据供：逃人的父李石原在我家住，彼时曹起龙见逃人的父在我家居住，故将逃人送与我家来，我与曹起龙因争地情由告状之时，逃人无有从我家出去，并无在阎沛泽家住，逃人与父在我家住是实。又审据逃人李三善供称：我在王国钦家居住，我并无妻室，亦不曾同我父亲在一处居住。据此。将阎沛泽、张应和释放，仍将李石、郭五丑、曹起龙火速严拿解部。当即行提去后。续据景州知州裴绍宗声称，李石、郭五丑早已逃走，曹起龙大病将危，男举人曹慎独代解到部。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问曹慎独：王国钦称说逃人李三善在你家居住，后你父曹起龙将逃人李三善送与他家住去，可是实否？据供：逃人李三善并无在我家，我父被王国钦刑部告了，在京里听审，并无将逃人送往他家去。逃人李三善于十年间，就在王国钦家居住。又审问王国钦：曹慎独称说他父没有将逃人李三善送往你家去，于十年逃人就在你家居住，可是实否？据供：我将曹起龙告了，就在京里，曹起龙听见我首逃人，他差他家人宋斗将逃人藏在别处，后李三善才往我家去同伊父在一处居住。又审据宋斗供称：我同我主子一同在京里，后官事结了，一同回去，我主子先没有差下我去。又审问曹慎独：有王国钦状称，逃人郭五丑、李石子李重信等一同在你家居住，可是实否？据供，郭五丑等并无在我家居住，亦无有差宋斗下去。又刑审逃人李三善在谁家居住，你既称你继母嫉妒，你往王国钦家居住，你父母为何脱逃，从实招来！据供：我逃去时，我父李石在王国钦城里的房内居住，我与我父一同住了五个月，因我继母不好，我就往王国钦村内的房子里住了几个月后，我父母移在阎沛泽家居住后，王国钦叫我往我父城里住的房子内居住，就将我拿获，我父李石已经带着我继母就逃走了，地方官将我从去年九月二十五日拿在监里，至十二月

二十六日部文到去，方才把我解来。又审问王国钦：你与阎沛泽可有仇否？据供：我与阎沛泽并无仇隙。查逃档逃走是实。各等情。案呈到部。复审无异。

该臣等看得，逃人李三善应鞭一百归给本主外，据逃人李三善称说，在王国钦家居住，被地方等出首解来。据王国钦称说，曹起龙挟仇将逃人从他家送在我家，同伊父李石居住。若果曹起龙挟仇将逃人送去，其王国钦彼时为何不出首。据无仇阎沛泽称说，逃人在王国钦家居住。等语。随行文该地方官，确查逃人在谁家拿获。据回文内称，逃人从王国钦家拿获，王国钦窝隐逃人欲脱罪，巧言遮饰，但文供两证王国钦窝隐逃人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仍行文地方官将王国钦之妻子、家产、人口、房地册，速查申解，俟到部之日入官，咨送户部。其地方、两邻既经出首，相应免究。其地方官，将逃人监禁不行起解情节，应行文该抚查明，俟文到日，另议参处。其解部曹慎独并未斗审系无干，均应无罪释放。

缘系窝隐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19 图海题逃人朱和尚行劫杀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刑部等衙门尚书令降三级照旧办事臣图海等谨题，为擒获强贼事。

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督捕咨前事内开，准山东巡抚耿焯咨称，正黄旗刘文进牛录下赵万良家逃人朱和尚，系强贼，拿获解部。其逃走情节，本部议结，强贼情节，应咨刑部发落。其伙贼该官称拿获羁监，应将解到强贼朱和尚，并东抚原咨，相

应咨送贵部，烦为查审，完日希将原咨发回，存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奉此。查得山东巡抚耿焯咨，为申报捉获异境强贼事内开，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四日，据分巡青州带管莱州道副使陈嘉善呈称，正月十一日，据莱州府申，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据平度州申前事申称，案照本州于顺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本州城东捉获强贼郭延庆等六名，已经起获赃物，审明具招，申解本府转解讫。尚有吐供伙贼朱和尚歌案未获，严责辅役刘宗魁等，复获朱和尚到州。随将朱和尚严行审问，据朱和尚供称：原系即墨县鳌山卫人，崇祯十五年大兵带去，在正黄旗下孩子牛录主子祖洪勋家人，在西直门住，小的名唤尔即兔，于顺治十一年十月内逃回，跟娘母子住了一月，随往潍县游去，遇着李黑儿，同他赌钱，住了几日，他就引上小的做贼，打劫了灵山西马家，又打劫府北李快手家。等情。据此。连人咨解贵部。烦请查审。等因。问朱和尚：你同强贼郭延庆等打劫姓马家、李快手家，曾杀几个人？劫得什么财物？据供：我同郭延庆等要打劫姓马家、李快手家，去时不曾打劫，并不得财物。等情。夹问朱和尚，你实供打劫姓马家、李快手家杀几个人？打劫几处？伙贼在那里？财物得多少？弓箭、腰刀、马还有否？据供：先获贼头李黑儿、毛得儿、戚魁、郭延庆、刘荣、刘子，未获贼刘三、李青、钦小山、杨四、祁明宇、阎六、童四严、陈二、陈四、李攀柱、陈六、李六、高二、朱思宇、马思远、周色尔、赵大、陈思江、庞掘儿共二十六人，带弓撒袋腰刀四个人，披甲骑马去劫姓马家，火烤一个女人未死，劫得银子衣服等件，众贼分讫，我分银二十五两、钱二千文、衣服二件。又劫去李快手家，将李快手妻是我烤死，劫得银钱众贼分讫，我分银十八两，钱五千文、衣服三件。又去劫姓刘家，其姓刘的是我砍死，劫得银众贼分讫，我分银二十两。后有莱州府姓赵的人，路上遇着杀了，将他带的腰刀是我拿了。我们骑的马并甲四

副、撒袋腰刀，俱平度州官收讫。擒获伙贼六名，俱在平度州监内，其余未获等情。该副理事官杜迈、署司事员外郎金镇审拟呈堂。复审无异。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贼李黑儿等六名，听该地方官审拟外。朱和尚在逃走地方，抢夺财物杀人，俱自招认情真。合依强盗已行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朱和尚应斩决不待时。未获伙贼刘三等十九名，严缉另结。

缘系擒获强贼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朱和尚著即处斩。余依议。

## 20 吴达礼题捉获三次逃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今戴罪照旧办事臣吴达礼等谨题，为拿获三次逃人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镶黄旗头等虾峨齐尔家下木清额，于今年逃走，于闰五月初五日被本家人布牙奈拿获到部。送司。正在研审间，据逃人之主峨齐尔禀称，木清额连这一次共逃过三次。据此。查档并无十二年正月内逃档，本年六月二十九日逃走，被本固山菲杨吾牛录下厄迷德家人皮三拿获送部，审系逃走是实，已经鞭责一百讫。于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逃走是实。该本司审问逃人之主峨齐尔：缘何并无木清额十二年正月内逃走档子，其木清额系谁人拿获。据供：其逃牌原系小拨什库莫气塔忒送来，今出兵去了，这木清额于十二年四月内，系顺义县驻防城守安冲阿把兔鲁拿获，差兵塞本戳锡希送来，我家人阿余锡带到衙门，禀了衙门人，看无档子，即就驳回。审问阿余锡系何章京驳回去？据供：我并不认得那章京。审据逃人木清额供称：我于十二年正月内逃走，自顺义县拿解是实，于今年同本家人气

塔忒逃走，因将我脚腿夹坏了，疼痛难行，故此存下，不知气塔忒去向，我在各处游荡，日间雇（佣）工得钱糊口，晚间在各空庙宿歇被获，并无一定之处。据此。已行文顺义县城守安冲阿把兔鲁，查饷黄旗头等虾峨齐尔家下木清额，于十二年四月内自彼处拿获，交与枯鲁各牛录下兵塞本戮锡希解来可是实否，解来交与何人，原解送与谁，查明具文报部去后。今据驻防顺义县城守安冲阿把兔鲁回文内称，饷黄旗头等虾峨齐尔家下人木清额，于顺治十二年四月内，到枯鲁各牛录下兵塞本戮锡希家来，有塞本戮锡希对我们说了。及问木清额，说是租地来的，我说无论做甚么事，送与他主子去罢，若系逃走是实，送到部，如不系逃走者，交与伊主。当即差塞本戮锡希解去。据塞本戮锡希回称：交与峨齐尔虾家管家了，管家说不是逃走，使他往屯里去来。今审问阿余锡：这木清额被塞本戮锡希送来谁收下，你对送来的人怎么说了去的？据供：送木清额来时，我并无说他不是逃人，我说逃走是实，我自己就收下了，是塞本戮锡希错听了。审据木清额供称：在顺义县将我拿获之时，我谎供说来租地是实。等情。该副理官高得贵阿积礼、主事纪腾蛟审拟呈堂。复核无异。

臣等看得，木清额虽无十二年正月内逃档，据逃人木清额口供，于十二年正月内逃走，被顺义县拿获解来是实。况行文顺义县城守安冲阿把兔鲁处去查，亦称将逃人木清额交与塞本戮锡希解去是实。其逃人木清额逃走三次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木清额逃出，既在各处游荡被获，无窝可究。其递逃牌之莫气塔忒，已经出征去讫，俟回日另结。木清额逃走，被顺义县拿获解来，彼时有阿余锡称不是逃人，使他往屯里去的，擅自收下，竟不送部，私饶恕犯人，应将阿余锡亦交与刑部议处。

缘系拿获三次逃人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21 图海题李花子隐匿逃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等衙门尚书臣图海等谨题，为窝隐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

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兵部督捕左侍郎今戴罪照旧办事吴达礼等题前事内开，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顺天府涿州房山县知县毋配坤申称，据典史王时泰呈解逃妇到县。审据张氏供称：系山东诸城县人，大兵剿贼来，被正红旗王达子抢去后，我主子搬住关东去，见我有病，主子将我丢下去了，于四年三月内逃出，白日乞食，夜宿空庙。于七月十五日来北正村讨饭，又病倒在村外五道庙，是日遇李花子将我领往村西山坡寺内住下，逐日讨来我吃，养病一年方好，随与李花子同过至今，等情。又审据李花子供称：四年七月十五日，在北正村乞食，来到村外空五道庙，见张氏病卧在庙，随问其原由，张氏说我主子往关东去了，因我有病抛下。因见伊无主病人，随扶张氏离村，山坡上有一破寺，即于寺内住下，逐日乞食，调养一年方好，至今已经同住四年，等情。据此。将逃妇张氏、窝主李花子一并申解到部。奉批，送司。

该本司审问逃妇张氏供称：系正红旗墩拜牛录下把兔家人，于顺治十年四月内逃走，至房山县北正村，离村二里一空庙遇见李花子，一同在庙里做了夫妻，白日各处乞食，到晚一同在空庙里歇宿，已经三年，所生一女。于顺治十一年八月内，李花子恐系逃人，带到京来找我主子，我怕主子打，谎说没有主子，李花子又将我带回，仍在原庙内一同居住，地方官查获解来是实。又问李花子供称：我系涿水县贫民，在各地乞食，至房山县北正村，离村外一空庙内，遇见张氏病卧，我逐他，他行走不动，我寻饭与他

吃，一年后见妇人耳上有孔，恐系逃人，就将他带到京里找他主子来。张氏不肯说出，谎向我说没有主子，因找不着妇人的主子，我又复带回在原庙内居住，我将妇人为妻，所生一女，被地方官将我们查获解来。我系花子，无有房地家产。随查逃档无递逃牌，案呈到部。复审无异。该臣等看得，逃妇张氏应鞭一百。因热审减一等，鞭责九十归主外。据逃妇张氏口供：与李花子为妻，在空庙内同住三年，被地方官拿获解来。据李花子口供：收逃妇张氏为妻，同住空庙内居住是实。李花子窝隐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虽据李花子所供，无有房地家口，难以凭信。应行文房山县，提李花子妻子家口房地造册，到部之日入官，咨送户部。原系在空庙内拿获，其两邻、地方、十家长均应免究。逃人伊无递逃牌，应责二十七鞭，但因赦前免责。房山县知县毋配坤，查送逃妇一口，应记档。缘系窝隐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理。等因。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题，二十四日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钦遵。于七月初二日抄部。送司。

审得李花子：你在督捕衙门所供，今另有何辩处？供称：与督捕衙门所供相同。等情。该理事官罗多高岱、署司事员外郎张自涵，审拟呈堂。复审无异。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李花子隐藏逃妇张氏为妻情真，依定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余俱照督捕衙门议。

缘系窝隐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李花子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 22 吴达礼题隐匿拐贩逃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八月初八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臣吴达礼等谨题，为捉获窝匿旗下逃妇，拐

贩人口人犯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南营参将黄国忠、游击杨世隆、捕总王民标呈称，据捕役宋科等协同总甲陈福，捉获窝匿旗下逃妇，拐贩人口人犯皮四、蓝一贵、皮二、金成元并逃妇二姐、大姐，看守洒流所人岳虎，送住人刘二，被拐人于二等到官。审得皮四供：系山西人，素不学好，专一拐卖人口，于十一年四月，在通州带伙这大姐。至八月间，有大姐他本牛录下拨什库下通州关米，撞见大姐是逃人，拿上京去了。小的舍不得大姐，托镶黄旗李定邦牛录下人李逢春，在大姐母主子的小叔手里，金成元作牙子，将银二十四两买了大姐，档子就上李逢春买的。于今年正月二十八日，大姐母主子嫁了镶蓝旗倭黑陈牛录下人猛格，将大姐带去。小的向猛格要大姐，被猛格绑打了一顿，亦不曾与我。于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大姐就逃走到小的处。因城里不便，故搬出，到东便门里洒流所住著。小的于十一年十二月与金成元结拜弟兄。小的有同拐子蓝一贵、皮二、刘四、刘胡子、朱二、马二等，专在各处拐人。小的在京里等他们，拐来的人每一个止与他们钱四千。小的将他们拐来的人送与金成元，每一个约定银八两，任他卖二十两、三十两。小的自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二年十二月止，不能记供约拐送与金成元家有一百多个。今年正月十五日起，刘四、刘胡子、朱二、马二等拐来蓟州人小润儿，正月十七日蓝一贵拐来金华府人陈四，正月二十四日蓝一贵拐来宁波府人朱大，正月二十九日蓝一贵拐来开平人胡大，又刘四、马二拐来滦州人小二弟，二月二十三日刘四、马二拐来烟角人小马儿，二月二十七日蓝一贵拐来蓟州人王大，三月初二日刘四、刘胡子、朱二、马二拐来三河人小四儿，三月二十二日刘四、马二拐来三河人小二子，四月十七日刘四、马二拐来杨村人马大，四月十九日蓝一贵拐来采育人宋大，四月二十七日刘四、马二拐来河

西务人王二，五月初六日蓝一贵拐来开平人宋二，又皮二拐来湖广人保儿，五月初十日刘四、刘胡子、朱二、马二拐来滦州人张三、宝坻人秃子张大，五月十三日蓝一贵拐来三河人于二，五月二十六日蓝一贵拐来乐亭人瘸子四儿，以上俱交金成元。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小的自己拐得通州老妈妈一个，送了镶黄旗下人李木匠家，今见在木匠家。又于去年正月初三日，在后宰门拐逃妇二姐，到通州睡了半个月，与了兄弟皮二为妻，小的自搬搬到东便门里楼流所里，金成元儿子金印时常来看我们等情。审得蓝一贵供，系山海关人，与皮四伙拐人口有一年多。拐来的人俱不记得，止记得今年正月十七日，拐得金华府陈四，二十四日拐得宁波府人朱大，二十九日拐得开平人胡大，二月二十七日拐得蓟州人王大，三月初四日拐得永平府人张二，四月十九日拐得采育人宋大，五月初六日拐得开平人宋二，五月十三日拐得三河人于二，二十六日拐得乐亭人四儿等。小的拐来的人俱交与皮四。每一个约定钱四千文是实。等情。审得皮二供：系山西人，系皮四兄弟，我哥皮四于十二年正月间在京里，他拐得二姐，到通州他睡了十多日，与了我为妻，皮四拐卖人口，小的俱是分肥的。小的今年五月初六日，拐得湖广人保儿，交与皮四。小的在楼流所住，是三月二十六日央刘二送去来等情。审得金成元供称：系镶红旗秦仲周牛录下金五家人，原于皮四于十一年十二月间结拜弟兄。皮四拐来的人，俱是小的假充镶白旗高国元牛录下拨什库上档子，有一个女人上个女人，有个汉子只上个汉子，有个小子只上个小子，尤有名字，俱在海岱门里税课司上税，贩卖去各处。皮四拐来的人，一个约定与他钱八两，不管我卖多少。自十一年十二月起，至今年五月半止，约卖了一百多个。一个也有卖二十多两，一个也有卖十七八两，查了税档子就有数目。五月二十头，皮四送来人四个，滦州人张三，卖与镶白旗下人，得钱二

十二两，今见在城里住著；宝坻人秃子张大，卖在口外，得银十八两；乐亭人瘸子四儿，卖在关东，得银十六两；三河县人于二，未卖，在小的家里，今拿出见在。等情。审得二姐供：系正黄旗郭退牛录下古什家人，于去年正月初三日逃走，在后宰门遇见皮四，哄拐到通州，他睡了十多日，将我与他兄弟皮二为妻。于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同皮二到东便门里棲流所住。等情。审得大姐供：系镶白旗吴那进牛录下贾启纳家人，于十一年四月间逃走，到通州遇今皮四，他就带伙著我。到八月间遇见我本旗下拨什库，将我拿上京，送督捕衙门。皮四托了镶黄旗李定邦牛录下人李逢春，在我寡妇母主子的小叔手里买我，与银二十四两，档子上有李逢春的名字。到今年正月二十八日，我母主子嫁了镶蓝旗倭黑陈牛录下猛格，将我带了去。皮四向猛格要小的，反被猛格打了一顿。至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就逃走了。到了皮四处，随同到东便门里棲流所住著。我们拐卖人口，看守棲流所人岳虎俱尽知道。等情。审得岳虎供：系中城看守东便门里棲流所人，于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有刘二送到皮二、二姐在所内住，皮四、大姐等是小的留他们住。其拐卖人口事情，实不知道。审得刘二供：系东便门门军，于三月二十六日，有皮二夫妇没住处，是小的怜他，送到棲流所住。等情。审得于二供：系三河县人，在通州身病，被蓝一贵局哄将一些钱借我，后来他就要起钱来，没的还他，他说你既没钱还我，跟我到京里替你寻个好主子，随同他上京，他送我到金成元家，上桥卖了两三日，都说我老了不要我，今被拿获各等情。呈解到部。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据逃妇大姐供称：系镶白旗吴纳进牛录下贾启纳家人，于顺治十一年七月内逃出，在通州撞遇皮四同住。八月内遇本牛录下拨什库关米去，将我拿住送督捕衙门。十一月内遇赦，不曾打我。十二年七月内因皮四与我通奸，就投在主子家同

过。十一月内有牛录拨什库行查是民，逐出去了。后因主子上坟，借了人家银子，要将我卖，皮四求金成元做牙子，皮四银二十四两转与镶黄旗李定邦牛录下李逢春将我买了，档子亦上李逢春买的，拨什库三太看著写档子，我在牙子金成元家住了六日有余，母主子被伊兄领了去，我常与他来往。于本年正月内，母主子嫁了丈夫，我同皮四拿钱二千看他去来，后叫我们投他。因皮四不肯投，绑著打了一顿，就逐出去，把我留下。到五月内，又将母主子休回娘家去了。伊兄将我拿去市上卖时，无有人买，后我于五月二十四日逃出，在金成元家等皮四有六七日。皮四来了，同皮四往棲流所住著，随当逃人拿获是实。又问妇人：皮四拐卖人口你可知道么？回供：先拐卖的人我不知道，有蓝一贵、马二、刘二、朱二等，常拐人来送与皮四，皮四转送与金成元卖。我记得皮四先拐来两个男人卖了，其银买了我了。本年五月内，有蓝一贵、刘胡子等拐了三个人来，皮四转送与金成元卖是实。审据逃妇二姐供称：系正黄旗郭退牛录下古什家人，于顺治十二年正月初三日，有一个不认得的人将我拐去，带至通州皮四的铺子内说，你在这里，将我留下，他就去了。因不回来，皮四留我住了半个月，就与他兄弟皮二为妻。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同皮二到京，刘二就送在栖流所住是实。审据皮四供称：系通州民，于顺治十一年七月内，大姐到我家来，就存留，与他有好。八月内被他本牛录下拨什库拿住，带至京来，事完有他母主子叫他往通州去叫我三四次，我才同大姐来过，到过年我又回往通州去了。四月内又带信叫我，我把铺子卖与别人，进京来在他家住。到十二月初六日将我逐出，十四日将一人卖了，得银十八两与了金成元，将大姐从他母主子的小叔子手里止说姓李的买，有吴纳进牛录下拨什库三太看著写了档子。我在金成元家住了八日，又送大姐的旧母主往哥哥家去，大姐存下，我仍回往兄弟家来了。后大姐又

来对我说，母主子今嫁丈夫，我们二人同去看望看望，因此拿钱二千文去来。其母主子嫁的丈夫说，你投我们罢，我不肯，就将我绑着打了一顿，第二日逐出，留下妇人。今年五月内，大姐又来到我跟前，同他到棧流所我兄弟皮二家住。又于去年正月初三日，有一个不认得的人，将妇人二姐带在我铺里留下去了，随问他说是满洲家人，要送回他主子家去时，妇人哭啼不肯，我就存留半个月，就与兄弟皮二为妻是实。又问：拐卖人口情由，你从实说来。回供：共拐与金成元三个人，各卖银八两，见有一个是实。审据皮二供称：我亦系通州民，皮四胞弟，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有我哥哥皮四说带这妇人二姐，说是从船上人买的，与我为妻了。后同到京，在棧流所住著，并不曾同我哥哥皮四拐卖人口分银。但今年五月初六日，我哥哥皮四将小子保儿叫我送与金成元是实。我又听见五月二十六日，带了四个人来，送与金成元卖了三个，见在一个。等情。审据金成元：你共卖了多少人？如何上了税？买大姐你怎么做牙子来？回供：系镶红旗包衣高国元牛录下人，于本年四月十四日，有皮四带张三来送与我，随与银十四两买了，转卖与镶白旗下满洲，得银十八两。五月十二日，皮四又送小四儿、张大来，我与他银二十八两买了，小四儿转卖与关东人，得银十六两。张大卖在墙外疆达子，得银二十二两。先卖的我不记得月日，只记得共卖了二十五个，都将朱大做主，我充拨什库，档上名字写李格得是实。又问金成元：买大姐情由，所供与皮四无异。审据大姐旧母主供称：原系镶白旗吴纳进牛录下贾启纳之妻，我丈夫亡故，家产归与小叔顾崇格，将我打送回娘家去。我欲带了大姐去，不肯发，我求姓金的牙子将自己混二十四两，叫他在我小叔子手里买了大姐，带到娘家去。我在娘家又嫁了丈夫。皮四原来望我，我嫁的丈夫说：皮四你是民，为甚么来？将他逐出。于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大姐逃走了，皮四

并不曾在我家住，止有一日，与大姐认为姐妹。欲到我家住，有牛录下拨什库将他逐出去了。我如今随著镶蓝旗倭黑陈牛录下我哥哥富令阿家过日子。随传牙子金瞎子、挠害到部。据金瞎子供称：系镶黄旗卓卜泰牛录下金三家人，金成元常卖人，我只秤银子，记不得月日，卖的数也不知道是实。审据挠害供称，系金瞎子一个主子的人，与金瞎子所供无异。副理官迟煌、笔帖式哈方穆哈琫，随到户部查卖大姐的档，内写十二年十二月内，镶白旗吴纳进牛录下贾启纳家蛮子女人一口，三太拨什库作保，卖与镶黄旗李定邦牛录下李逢春，得银二十四两。随传李逢春到部，审问：你怎买大姐来？回供：我原认得金成元，他与我银二十四两，叫我转与贾启纳之妻买了大姐，拨什库三太上税，皮四买的情由我不知道。随传拨什库三太到部，问据供称：卖人秤银之时没有我，后有大姐的母主子叫我去上税，我去上税是实。又问拨什库三太：卖人怎不写承受家私的名字，写亡故贾启纳的名字？回供：因没有承受家私人，写贾启纳是实，况银子系贾启纳之妻收了。又问拨什库三太：卖大姐时承受家私人知道否？回供：承受家私的是他小叔子，名叫顾崇格。叫卖大姐之时，三等阿思哈哈番浑纳进说卖是实。又问皮四：你在营供拐了一个老婆子，说与了姓李的，见在么？回供：就在李逢春家。审据李逢春供称：我与了皮四银五两，替我买了一个老婆子，见有文书可证。随传老婆子到部，供称：我名叫孙氏，原在通州住，丈夫曹应科因度日不过将我卖时，有皮四来谎说娶妻，止与了二千五百钱。娶了带来北京，不意转卖与姓李的是实。即看文书，文书上又无印信，止写著李胡子亲身卖与姓皮的，得银五两，未曾写著曹应科卖妻的字样。又问皮四：这文书是那里来的？回供：这文书不是我与他的，我与他文书只有丈夫卖妻的字样，妇人原不是作银五两，借的是李逢春的十两银子，又替我上税，因此与他是



实。又问李逢春供称：先借我银五两，后与金成元银五两，买女人两次，银十两，都还与我了。将妇人因借银利钱买大姐替他上税，为这个情由，与了我是实。又问金成元，所供无异。审问刘二：你如何将皮二夫妇送棧流所内住来？据供：皮二原在通州做买卖认得他，来北京因无住处，我指引到棧流所去住是实。皮四我不认得。审问岳虎：你如何存留皮二夫妇二人住在所内？皮四拐卖人口，你可知道么？据供：因刘二领送来，叫他住的是实，其满洲家妇人，我并不知道。后皮四来寻他兄弟，来住了十馀日被获，其拐卖人口，我并不知道。审据于二供称：系三河县民，到通州得病，遇见皮四，与我钱二百文，买物件吃。后病好了，皮四问我要钱，因无钱与他，随将我哄来送与金成元，带至市上卖了三四次，因价贵无有人买。等情。又问大姐：你在营供皮四拐卖人口，岳虎知情，今岳虎口供，其拐卖人口的情，并不知道，此是何缘故？据供：岳虎原不知道卖人情由，我在营害怕，谎供是实。又审问金成元：买大姐，果是谁的银子？从实招来。据供：银子原是贾启纳妇人的银子，与我转买大姐，与了寡妇是实，先我谎供是实。又审问李逢春：金成元说是寡妇的银子，与他转买了大姐，你如今从实供来，果是谁的银子？据供：我不知道是谁的银子，金成元与我银子买了是实。又问李逢春：你前供因买大姐上税，皮四与你一个老婆子，此是何情由？据供：老婆子是我的银子与他买的，并不是承谢与的。又审问皮四、大姐：今金成元说是寡妇的银子，李逢春又说不知是谁的银子，从实招来。据供，仍与前供无异。等情。该副理官迟焯、员外郎李隼审拟呈堂。复核无异。

该臣等看得，逃妇二姐应鞭一百，因热审减一等，已经鞭责九十，刺字归主外。逃妇二姐所供，被不知姓名人拐至通州，丢与皮四铺内，被皮四转与伊弟皮二为妻，后至京在棧流所被获。

皮二所供，二姐系我哥哥皮四说是他买的，与我为妻是实。皮四所供，我将二姐容留半月，转与兄弟皮二为妻是实。皮四拐逃妇二姐，转与他兄弟皮二为妻，窝隐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但系转与兄弟窝隐，其地方官、两邻、十家长该管地方俱应免究，应行文该地方官，将皮四之妻子、家产、人口、房地册，速查申解，俟到部之日入官，咨送户部。金成元所供，不曾拐卖一百余人，止卖二十五个人是实。蓝一贵所供，拐人送与皮四，转送金成元是实。皮二所供，伊兄皮四拐人贩卖，我亦知情。京师禁地，棍徒拐卖人口，大干法纪，金成元、蓝一贵、皮二、牙子金瞎子、挠害并被拐之人于二，其李逢春所供与银五两将老妈妈孙氏买的，及验文书不是妇人，上写男子一名，又且将大姐说是自买上税。据此。一并交付刑部究议。未获马二、刘二、朱二、刘胡子仍行该营严缉，获日亦送刑部。将皮二夫妇有刘二送到棧流所住，但皮四已经断窝主，转送之人刘二，看所之人岳虎，俱应无罪。逃妇大姐所供，我不是逃走的，将我卖与皮四。金成元后供，银子是寡妇与我转与李逢春买的，我先谎供是实。李逢春所供，不知是谁的银子，我买是实。皮四所供，我的银子与他买的。贾启纳之妻所供，是我的银子与金成元转求李逢春买的是实。税档上又有镶白旗吴纳进牛录下贾启纳女一口，三太拨什库作保卖与镶黄旗李定邦牛录下李逢春，其相争情由，相应将大姐一并咨送刑部审理，俟审系逃走情真，仍行咨回臣部照例另结逃走情由。捕总王民标拿解逃妇一口，应记档。

缘系捉获窝匿旗下逃妇拐贩人口人犯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 23 图海题刘名和隐匿逃妇事本

顺治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等衙门尚书臣图海等谨题，  
为隐匿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

广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等题前事内开，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武强县知县梁世通申称，据解村乡约地方邻佑刘名扬等呈称，本村刘名和家有妇人一口张氏，语言不投，不敢隐匿，呈报到县，随差快手张应仕拘拿到官。审据张氏供称：自顺治七年被正黄旗下马达子为奴，因身得大瘟逐出，沿路乞食，行到武强县解村，有刘名和收养，将我作为妻是实。又审据刘名和供称：因张氏有病，收家抚养，病好见和妻死，愿做为妻，并不知是旗下逃出等情。随将逃妇张氏、刘名和申解到部。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据逃妇张氏供称：我名即马大姐，系镶黄旗杨奈牛录下倭黑家人，于顺治六年五月内逃走，到武强县有解村的民刘名和，将我带至伊家为妻，住了七年，因地方官严查逃人，乡约地方两邻将我举首到县申解是实。审据刘名和供称：我系武强县民，往河间府佣工去，路上撞遇此妇人趁食，不知是满州家人，带到我家为妻，住了七年是实。后因严查逃人，被乡约地方邻佑刘名扬等出首到县申解是实。又据刘名和禀称：我于顺治三年八月内，欲投正红旗张遇时牛录下周二家佣工，于本年十月内随经逃走，其我的名字并不知曾上户部档子否？随传本牛录下拨什库张振到司，供称：此汉子刘名和原要投充本牛录下周二做活，后逃走，伊主已经病故，户部档子上并无伊名是实。等情。查档未递逃牌，案呈到部。复审无异。

该臣等看得，逃妇马大姐应鞭一百，因热审减一等，鞭责九

十归主外。据逃妇所供，刘名和将我妻七年。据刘名和所供，我不知是满洲家人，带到我家为妻七年，后因严查逃人，乡约地方邻佑刘名扬等举首是实。刘名和将逃妇马大姐隐匿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仍行文武强县将刘名和之妻子、家产、人口、房地册，速查申解，俟到部之日入官，咨送户部。其乡约地方邻佑刘名扬等，既经举首，均应免议。逃人之主，未递逃牌，应责二十七鞭，但系赦前，相应免责。武强县知县梁世通，查解逃妇一口，相应记档。等因。于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九日题，本月初十日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钦遵。于七月十六日抄出到部。送司。奉此。

审问得刘名和：你在督捕供，逃妇马大姐不知系逃人，带去为妻七年，你还有其辩处？据供：我因不知系逃人，带去为妻七年是实。等情。该理事官朝可托、副理事官刘景荣、署司事主事李价审拟呈堂。复核无异。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刘名和隐藏逃妇马大姐为妻七年情真，应照定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余照督捕议。

缘系隐匿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刘名和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 24 图海题支样隐匿逃妇事本

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八日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等衙门尚书臣图海等谨题，为隐匿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

云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兵科外抄，该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等题前事内开，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镶蓝旗吴各舒尔牛录下董吾尔家妇人大姐，于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拐银七两逃走，于六月十八日，被正黄旗管步兵扎兰大把

牙木班内妾堪牛录下拨什库张大拿送到部。送司。审问逃妇大姐：你逃出在何处存身？据供：我逃走在西直门红桥儿街，住的民妇李氏家，住了十日出来，又在一寡妇杜氏家住了两个月后，又出来在民人支祥家住了两个月有余，被步兵等拿获。又审据支祥供称：我系宛平县民，不知道这妇人是逃人，逃妇大姐向我说与主子纳月钱放出在外，我故令他在我家居住两个月有余，被步兵在我租的房内将我们拿获是实。又审问逃妇大姐：你拐去的银七两，今在何处？据供：我花费了一两，余剩银六两，俱与了匠人王三了。审据王三供称：我系镶蓝旗包衣托尔惠牛录下铁匠，这逃妇并无与我六两银子。又审问逃妇：你原无在他家居住，为何将银子与他？据供：我无有在他家居住是实，在他丈母李氏家居住之时，将银子与他了。随查逃档，拐银逃走是实。各等情。据此。该副理官马喇、赵之麟、员外郎李隽审拟呈堂。复核无异。该臣等看得，逃妇大姐应鞭一百，因热审减一等鞭责九十，面上刺字，归给本主外。据逃妇大姐口供：我逃在李氏家住了十日，在杜氏家住了两个月有余，又出来在支祥家住了两个月有余被获。据支祥招供：逃妇在我家住了两个月有余被获是实。支祥窝隐逃妇大姐情真，应请教下刑部正法。仍行文宛平县，将窝主支祥之妻子、家产、人口、房地册速查申解，俟到部之日，将家产并妻子、房地一并入官。支祥租赁满洲房屋居住，其地方官、该管地方十家长、两邻人等，均应免议。逃妇大姐，从李氏、杜氏家出来，到支祥家被获，李氏、杜氏相应免议。据逃妇口供，拐去银六两，与了王三。据王三口供，并无与银等语。且逃妇原无在王三家居住，况又无见证，相应免议。令逃人之主出稿例银二两，给与拿获之人张大可也。等因。于顺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题，二十二日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钦遵。于本月二十八日抄出到部。送司。

问支祥：你于督捕所供之外，另有别供否？据供，与督捕所供相同。该满洲理事官我沙海、副理事官金鼎、郎中原体蒙审拟呈堂。复核无异。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支祥将逃妇大姐窝住两月，自经招认情真，支祥应照定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余照督捕议。

缘系隐匪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支祥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 25 吴达礼题董翰如隐匿逃妇事本

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臣吴达礼等谨题，为隐匪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直隶河间府献县知县李廷桥申称，本年八月初一日，查获逃人二名口董翰如、何氏到县。审据何氏供称，系大同人，大兵抢大同之时，有满洲将我裹到京，不记得主子名字，原配给李进忠为妻，同夫逃出，到了东江村做短工。今年八月十一日，我丈夫死了，无处投奔，自己走下来，道上遇著董翰如，我合他商量同逃是实。又审据董翰如供称：系任丘县人，在梁州村居住，因家贫穷，往南去做短工，来至单家桥，遇著这老婆。他问我为道，我合他同走，被差人拿住是实。等情。将逃妇何氏、董翰如申解到部。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据逃妇何氏供称：我系正红旗爱唐阿牛录下甲蓝章京阿颜家人，于顺治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同我丈夫李才，再一秃老婆，逃至文安县，李才将我卖与李进忠，将秃老婆带去，今不知在何处。李进忠收我，生了一女。李进忠于本年五月内死了，

我无倚靠，往南去到献县，于本年六月内，撞遇董翰如，收我为妻，已经二月，在献县地方乞食游荡，被兵丁拿获是实。审据董翰如供称：我系任丘县梁州村住民，我因度日不过，往献县地方乞食去，于本年六月内，遇著何氏，收了为妻，一同乞食行走被获是实。查逃档未递逃牌等情。该副理官峨茂泰、李联芳、署司事主事李唐裔，审拟呈堂。复核无异。

该臣等看得，逃妇何氏应鞭一百，面上刺字，归伊主外。董翰如收逃妇何氏为妻，已经二月，隐匿情真，应请教下刑部正法。仍行文任丘县，将董翰如妻子、家产、人口、房地册，速查申解，俟到部之日入官。董翰如原系任丘县民，转拐逃妇到献县地方隐匿，其地方官并该管地方、两邻、十家长俱应免议。逃妇何氏供与伊同逃李才并秃老婆，不知去向，亦应免究。逃妇之主阿颜未递逃牌，相应议罪，但系赦前，应免议。献县知县李廷桥，查解逃妇一口，应记档。

缘系隐匿人犯，请旨交与刑部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26 吴达礼题捉获二次逃妇事本

顺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臣吴达礼等谨题，为拿获二次逃妇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镶白旗爱松俄牛录下奈格家妇人一口五姐，于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逃走，于八月初二日从正蓝旗包衣毛二管的袁四家，被本家人桑赛、明格里拿获送部。审问逃妇五姐：你逃在何处居住？据供：我逃出，白日在各处游荡，晚间在空庙宿歇，因面上刺字，无人容留。我因原认得袁四之妻，就到袁四家讨剪子，有饭时进去坐著裁袜子，当日午间随被本家人桑赛拿获是实。审据袁四供称：此妇人进我家讨剪

子，裁了一扇袜子，又一扇未裁，随被伊本家人来拿获是实。又问逃妇五姐：你主子的房子与此袁四的房子相近相远？你可原认得此袁四否？据供：离我主子的房近，原不认得袁四，止认得伊妻，故此进去讨剪子，并不曾在人家宿歇是实。又问拿获之人明格里：你如何看见逃妇拿获？据供：有梅勒章京爱松俄家挑水的老婆向我们说道，你们家妇人五姐在那酒铺跟前，如此告诉了，我们就到酒铺里找寻，没有，随在周围找寻间，此妇人在袁四家拿获是实。查得原案逃妇五姐，于本年闰五月二十四日逃走，于七月初一日被南营把总王民标拿获送部，审得逃走是实，已经鞭笞一百，面上刺字在案。等情。该副理官阿积里马喇、蒋廷柱、主事戚良宰审拟呈堂，复核无异。

该臣等看得，逃妇五姐逃走二次情真，应请教下刑部正法。据逃妇五姐所供，白日在各处游荡，晚间在空庙里宿歇，因原认得袁四之妻讨剪子，进去裁袜子被获是实。况据原拿获之人所供，原非听见在袁四家拿获，因晚间不曾在袁四家宿歇，袁四相应无罪。

缘系拿获二次逃妇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27 吴达礼题捉获二次逃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臣吴达礼等谨题，为拿获二次逃人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山东青州府诸城县知县吴之珍申称，据练长李灌、乡约李加玉首称，东人李三前已解赴督捕，面上刺字，批迺掣回，李三又于本月十六日复经逃回，伊兄李开室家不敢隐匿，理合举报等情，并将逃人李三申解到部。送司。奉此。



该本司查得，原档内开逃人李三，系正蓝旗于明见牛录下刘木匠家人，于顺治八年二月初六日逃出，被诸城县知县吴之珍拿送到部，已经副理官贾启纳达里虎审系逃走是实。鞭一百，面上刺字，交与本主讫。逃人李三又于本年七月初十日逃至诸城县，住的伊兄李开室家，被乡约李加玉等首到诸城县解部。今审据逃人李三供称：我逃出于七月十六日到诸城县吴溪村我哥哥李开室家，才待坐下，即被乡约、地方看见拿获。查得定例内开，凡逃人逃走一次者，面上刺满汉逃人之字，鞭责一百，逃走二次者处死。该副理官朱廷采、阿尔达里、主事戚良宰审拟呈堂。复核无异。

该臣等看得，逃人李三逃走二次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逃人李三到伊兄李开室家即被乡约等拿获，其李开室相应免议。诸城县知县吴之珍查获逃人一名，相应记档，但已经臣部参讫，应免记档。

缘系拿获二次逃人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28 图海题捉获二次逃人事本

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学士·刑部等衙门尚书臣图海等谨题，为拿获二次逃人事。

广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等题前事内开，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南营游击杨世隆、捕总王民标呈解逃妇二姐到部。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据逃妇二姐供称：系镶蓝旗伍革书尔牛录下日都家人，于本年七月二十日逃走，白日在各处讨吃度日，晚在各空庙内歇宿，并无离家是实。随查档，逃妇二姐于顺治十三年六月

二十日逃走，被正黄旗看街的步兵带齐力拿获送部，审系逃人情真，因热审减一等，鞭九十，面上刺字，归伊主讞。今又复逃走，被番子拿获等情。该副理官卜尔代、员外郎李隽审拟呈堂。复核无异。

该臣等看得，逃妇二姐逃走二次情真，应请敕下刑部正法。逃妇口供，后一次逃出，白日在各处讨吃，晚在各空庙歇宿，无窝可究。捕总王民标拿获逃妇一口，应记档。等因。顺治十三年十月初三日题，本月初四日奉旨：三法司核拟具奏。钦此钦遵。于本月十二日抄部。送司。奉此。审问逃妇二姐：你在督捕供称逃走二次是真，你还有甚么辩处否？据供，我逃走二次是真。等情。该理事官朝可托、署司事员外郎杨廷锦审拟呈堂。复审无异。

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二姐逃走二次是真，应照新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余同督捕议。

缘系拿获二次逃人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二姐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 29 吴达礼题民人王二谎称逃人照例入官事本

顺治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加一级臣吴达礼等谨题，为民人谎称逃人，请旨照例入官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宣大总督卢崇俊咨称，据口北道安世鼎称，据铺户李长泰等喊冤告禀，随审据李长泰稟称：旗下人买我布三疋，请定价银一两八钱。小的见银系铅铁，讲说换银，他竟不容换，仍将银布俱行夺去，将小的殴打。又据郭玉成稟称：满洲二人买小的布一疋半零七尺，共兑价银一两，小的将银赴银匠铺倾看，尽是铅铁，因寻他换银去，将小的殴打。又据胡大供称：原系宣府人，因顺治九年窝藏镶黄旗下苦儿苦牛录爱

蟒家〔人〕，将我提到北京，断与爱蟒家。于本月十七日将钱三百一十文，买郭玉成布七尺是实。又据王二供：于顺治三年投在正白旗倪牙大牛录下巴尔太家，于本月十五日自京起身到宣府，今日有布客到店里说我买他的布来，我将他打是实。等情。据此。为照胡大、王二俱无牌档可凭，且胡大以假银买李长泰之布三疋，又并其银布而殴夺之；王二亦以假银买郭玉成之布，及至换银二复殴打玉成。本道面审之时，咆哮倔强。等因。到院。据此。相应将逃人胡大、王二，现获胡大假银铺户李长泰、郭玉成一并咨解到门。送司。奉此。

该本司审据逃人胡大供称：系镶□旗尚书觉罗科尔坤牛录下爱因布家人，于〔本〕年四月十三日，领主本银往宣府做买卖去来。传本家人门子，询据供称：胡大不是逃人，执主本银做买卖去是实。我主染病。审王二供：系丰润县高家庄住民，本年四月十五日，往宣府做生意去来。又问：地方官审讯时，你供系正白旗倪牙大牛录下巴尔太家人，是何缘故？回供：我在巴尔太家庄头一村内住，租他地种，因此供系巴尔太家人。随传正白旗倪牙大牛录下巴尔太，询据供称：王二系我屯内一村住民，并不曾投满洲。等情。据此。因胡大、王二俱不系逃人，将李长泰、郭玉成一并送刑部审理以假银贸易情由，审结送回，究审系民，谎称是满洲家人情由。等因。咨送去后。

今准刑部咨称，本部议王二应徒罪，议完送过本部，发令摆站等情。据笔帖式哈方刚有良送衙门。送司。奉此。该副理官峨茂泰达素、主事郑逵玄查议呈堂。复核无异。

该臣等看得，除胡大并使假银情由，已经刑部发落外。查定例内开，民人假称逃人，行诈者，责四十板，同妻子、家产一并入官。王二系民，谎称曾投正白旗倪牙大牛录下巴尔太，以假银买郭玉成之布，殴打郭玉成。刑部咨内开，将王二送回本部发令摆

站等语。但入官之罪，此徒罪重大，王二应照例责四十板入官，交与户部，仍行文地方官，将伊妻子、家产查解，俟到衙门之日，咨送户部。

缘系民人谎称逃入，请旨照例入官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 30 喇哈达题捉获四次逃人事本

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三日

兵部督捕左侍郎加二级臣喇哈达等谨题，为拿获四次逃人事。

职方督捕司案呈，奉本部送据巡捕中营参将员显名、都司王有功，捉获逃入呢牙汉到部。送司。奉此。该本司审问呢牙汉：你为何时常逃走？据供：我系镶蓝旗包衣塞尔古德佐领下另户人，子今年七月二十七日逃出，白日各处佣工，晚在壕坑歇宿。随查伊逃档，呢牙汉于八月初一日逃走，于初三日逃有逃牌。又查呢牙汉先逃走三次之原档，于顺治十六年正月十八日逃走，二个月内被正蓝旗拖沙拉哈番格尔太拿获到部，审明责刺讫。又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逃走，于六月内被中营参将员显名拿获解部，照例鞭责，又一面刺字讫。又于今年六月二十五日逃走，于七月内亦被参将员显名等拿获解部，审明鞭责一百。今又逃走被获。等情。呈堂。

该臣等看得，逃入呢牙汉赦前一次，赦后逃走三次，共逃四次情真，应请教下刑部正法。中营参将员显名、都司王有功查解逃人一名，应记档。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三法司核拟具奏。

### 31 明安达礼题递解逃人中途脱逃事本

顺治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兵部尚书加一级臣明安达礼等谨题，为递解逃人事。

兵科抄出偏沅巡抚袁廓宇题前事内称，顺治十八年八月十一日，据辰沅兵备道臣邓廷、罗呈祥奉臣牌，准贵州抚院卞三元咨，准云南抚部院袁懋功咨前事内开，顺治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据云南按察司详称，本年六月初十日，准云南操捕都司胡世举，移奉兵部审明遣解逃人二哥等七名，并老婆一口，发交本司请文遣解，赶上兵马。等因。奉此。今将二哥等旗录主名逃走情由，合移贵司，烦请转报，请文给牌，递解施行。等因。备移到司。准此。相应请详，伏候宪台照发大牌一张，令标营拨兵十六名，扭锁押解前去，挨拨营兵递解，并乞移贵州抚院咨文一角，一并发下，庶便令其押解，赶上兵马，交旗查收施行。等因。呈详到本部院。据此。除兵部审明外，今将逃人二哥等七名，并老婆一口，责令各地方官照拨兵役，严加扭锁。沿途支給食米，星夜递解前去，赶上兵马，查交旗下。诚恐沿途不能赶上，如递解到黔之日，请烦查照给牌递解前去，务期赶上兵马，交明旗下查收。为此合咨贵院，请烦查照施行。等因。准此。除将逃人二哥等七名，并老婆一口换牌，责令各地方官照拨兵役，严加扭锁，沿途支給食米，星夜递解前去，赶上兵马，查交旗下。诚恐沿途不能赶上，如递解到沅之日，请烦查照，换牌递解前去，务期赶上兵马，交明旗下查收。备咨过院，请烦查照，仍祈发回原牌，以备查考施行。计开：正红旗觉罗脱罗牛录下章京巴儿周的逃人二哥，顺治十八年六月初四日，逃回云南，在街胡撞，有云南操捕都司胡世举拿获，送部审解。正黄旗波儿哈代牛录下儿及兔家逃人托克托货逃回，找他一牛录下衣苏代来捉获，送部审解。镶黄旗三太牛录下摆

度里的逃人衣勒库，于浑水塘逃回，有本牛录下章京格味拿获，送部审解。镶蓝旗他布代牛录下哈什的逃人保子逃回，找他一牛录的人邦太捉获，送部审解。正黄旗木成镶牛录下你汉的逃人朱二逃回，找他汉的第炳儿大捉获，送部审解。正黄旗纳清牛录下四克章京逃人二小子逃回，找他主子兄弟杜什来拿获，送部审解。正黄旗小儿代牛录下钱布儿达的逃人郑五同妻朱氏，自普安州逃回，找他主子的哥哥白林额章京拿获，送部审解。等因。到院。准此。

该本院正在换牌发道递解间，据沅州知州申前事内称，据署吏目伍晃批差杨裕峰并平溪卫镇守张格官差兵，押逃人男妇内一批七名，职当堂查点，内少二名，即察问所少逃人缘故。据逃人郑五口供称，同行连老婆八人，于初三日中时到便水，天热不能行，分家各住。有正黄旗新人朱二，又旧人二小子，在于便水复行逃去，于今到州，只有六名口。押兵陈连系平溪卫镇守张将官差来押护逃人，初三日到便水走了二名，彼时小的们著一半看逃人，著一半上山追赶。又承便水防守李把总亦即拨兵十名，拿了鸟枪、火器、弓箭，沿山搜寻，也没有赶上。连差来押朱二、二小子的兵，也走得不见了。等情在卷。为照递解逃人，必须严加防范，毋得疏虞。至平溪卫解兵懈怠，不加防守，以致复逃，则途中疏纵可知。卑职看系缺少二名，不敢擅便接解。事关逃人，合就具文申格，俯赐裁夺施行。等情到院。据此。

为照逃解逃人，关系重大，本院叠次申严，不啻三令五申矣。今据报逃人脱逃，闻之不胜骇异。查此起押解逃人二哥等七名，又老婆一口，内逃脱朱二、二小子二名，其馀逃人五名、老婆一口，何可久留在沅。该本院已将脱逃缘由，咨达镶黄旗章京、正红旗都统并牌行该道，将见在逃人男妇六名口解交去后。但查中途照逃逃人地方官，已干疏忽之罪，岂可置之不问？□案照先

[准]兵部督捕堂申飭递解之法何等严切,今平溪卫驻防将领,不差的当解役,不□行扭锁,解□便水,将逃人脱逃,自应题报,除严行捕缉务获外。合再查明,为此开牌行道,即查平溪卫驻防将领[姓]名,并管解兵丁姓名,是何千把所管,因何行至便水不加小心,致令逃人脱逃,自干其罪,文到[日]速详报,□凭具题,并将逃人朱二、二小子勒限速速获解。等因。奉此。就经移行沅州镇标署前营张游击,查照来文事理,速赐移复,以凭□详。其脱[逃]朱二、二小子希为勒限获解。等因。去后。又奉批,据沅州镇标署前营张游击具禀内□,七月二[十]九日,据管队陈连带兵十五名,获解逃人前往沅州,于本月初五日有[平]溪夫□口称,有陈管队押解逃人至便水,在路逃走二名,卑职又未见管队报到,今差千总曹守官前往便水,一路追缉,等情报宪。奉批,纵□逃人[相]应题参,仰辰沅兵备道速行查[明]具报。奉此。随移行镇标张游击查照院批理事,烦将纵□情由,解兵姓名,系何千把管辖,希为迅速移道等因。又奉批,据镇标游击张应[文],为呈解[脱]逃东人押兵事内称,七月二十八日,奉贵州抚院宪牌,发解一起东人朱二等男妇八名口,着沿途拨兵递解,于本日到平溪卫,奉□该卑职[遵]即派拨官兵接替,于二十九日责令管队陈连带兵一十五名,当堂点验明白,□即逐一起发交连押解前往。不料陈连等途次漫不经心,于初二日到便水,致脱逃东人朱二、二小子二名。于初三日始到沅州,随经萧知州查询单内,系丁友功、张功二人。事干脱逃东人重务,卑职不敢擅便,理合将陈连等五名一并批差[解]赴宪台,听候审夺。等因。奉批,仰辰沅道查审明确速报。等因。奉此。随将批差张首押解官队兵丁陈连等唤齐,当堂逐一严加讯审。问管队陈连:怎么将东人朱二、二小子走脱?据供:小的吃饭去了,不多时候解兵丁友功与张功也□在前边吃饭,不晓得他就打后边走了。又问:先拨你的名字是那

一个？据供：把总王赐宠。又问：比时有千总没有？据供：千总都不在家。又问：这两个人就缉他不获？据供：如今四路上百的人缉他去了。又问丁友功：你押的是那一个东人？据供：押的是二小子。又问：你怎么不小心？据供：小的与他一起下主人家，小的在对门吃饭去了，他就打后门走了。又问张功：你当先押的是那一个？据供：是朱二。又问：你怎么纵放他走了？据供：小的在前边拦倒门吃饭，他就打〔后〕门走。又问：此时怎么不寻？据供：比时把人押住这几个东人，小的同众人随即追寻就不见了。等情。供吐在案。据此。该本道看得，逃人朱二，系正黄旗木成额牛录下你汉的人，他汉的弟甥儿大捉获送部审解。逃人二小子，系正黄旗纳清牛录下四克章京的人，逃回找他的主子兄弟杜什来拿获，送兵部审解。云南操捕都司发交云南按察司，请文递解，赶上兵马，行解至便水，押兵解子自应小心防守，不意疏忽，以致朱二、二小子脱逃。屡行驳缉未获。丁友功、张功之玩忽何辞！把总王赐宠不差的当人役护送，□难辞责。或念冲疲穷弁，应否照例处分，统祈裁夺。等因。到职。该职看得，护解逃人，近奉督部行递解之法，俾远省不致长解拖累解役之苦，并不令逃人有疏脱之虞。良法美意诚可垂之不朽。职奉行申严至再，地方官当恪遵功令。凡有递解逃人经过，自宜小心防护，用保无虞。乃职属辰沅，为滇黔咽喉，逃人之经过甚多，犹当倍加严谨。乃自云贵发解逃人二哥等男妇八名口：由平溪卫该沅镇标，今改安顺镇标之左营署游击事守备张应文在彼驻〔防〕，差管队陈连等押解正黄旗下逃人二哥等，行至便水地方造饭，而押兵丁友功、张功不加小心，致有逃人朱二、二小子，一系新人，一系〔旧〕人，皆由后门逃走，大千法例。职闻报严加究缉，一时未获。除将同批之男妇二哥等六名口发解，跟赶领兵都统大营交投外。其有逃走朱二、二小子，严缉月余，未据获解。查原奉颁行内开，



如拿获之逃人，着令递解，仍将批文内限定日期，凡所过地方官将逃人严加扭锁，多差的当人役护送；如地方官不差的当人役护送，及不严加扭锁，纵放脱逃并违限者，即将经过地方官查出，指名题参。等因。遵行在案。除将疏防之押兵陈连、丁友功、张功各重责，仍发该营差操，勒〔限〕严缉获解外。所有守备张应文、把总王赐宠□差的当兵役护送，致令脱逃，理合开列职名题参，伏乞皇上敕部照例议处施行。等因。顺治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题，十月初三日奉旨：张应文等著议处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十月初三日抄出到部。

该臣等议得，偏沅巡抚袁廓宇疏称，云贵递解正黄旗下逃人二哥等八名口，由平溪卫该卫驻防守备张应文，差管队陈连等押解，行至便水地方造饭，兵丁丁友功、张功不加小心，致朱二、二小子二名由后门逃走，除将陈连等重责严勒缉获外。守备张应文、把总王赐宠，差兵不的，伏祈敕部议处等因。查张应文、王赐宠<sup>2</sup>拨兵押解逃人，不加慎选，致兵丁丁友功等，疏脱逃人朱二等二名，均难辞疏忽之咎。查二弁俱系外委，均应行该抚责治，仍勒〔限〕严缉逃犯务获可也。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 康熙朝黄册中有关科举考试史料

编者按：这些史料选自康熙年间内阁黄册之御史奏章文册，其内容是有关科举考试问题的。御史乃监察之官，因此在其奏章中均系科场之弊病及改进方法，如为肃功令以励人材，应预行严饬科场条例事；顺天乡试不得冒籍事；复开八旗科目并广其数额事；复乡会试录事等。

## 1 孟熊飞题应严八旗荫监生考课之法事本

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巡视北城监察御史加一级臣孟熊飞谨题，为请严八旗荫监生官学生考课之法，以培人才，以备任使事。

窃惟国家需人才以共襄庶务，而人才亦无地不生，要在严加教育，鼓舞振作，预为培养耳。我朝定鼎之初，用人孔急，故凡从龙汉军诸臣以及其子弟稍知文义者，即行录用，通未有从科目出身者。至辛卯，始令八旗应试，历壬辰、甲午、乙未四科，人方駉駉向学。乃以云贵未平，复停科目，而縻绲又置高阁。旗下之人原未得肆力于学，于此可见矣。

近我皇上以科道职司连日亲加考试，臣本武员，自幼失学，不能详切敷陈以副清问，极应罢斥，以为不学无术者戒。乃弘恩浩荡，尚留臣任，臣惶愧至极，无地自容。因臣之不才，颡颜旷职，思及八旗未出仕之荫监官学生教育鼓舞之法，诚不可不急讲也。

今我皇上孜孜好学，文教大兴，令八旗子弟俱应制科，此正培养人才之盛典也。将来自应人才辈出，报效朝廷。独是各部院旗分员缺，大率皆荫监生官学生升补。此两途之内，聪明俊秀勤于学问者，自不乏人。腹(夫)与其考试于既仕之后，何如严课于未仕之先。查八旗特设官学，立满汉教习，原令诸生精习满汉文义，以备录用。近见有略识汉字，便谓能通汉文，略晓满书，便谓能通满文。遇部院缺出，祇令翻译满汉数字，即行补用。如此，则何以知其文理优通否也！又如荫监生蒙朝廷恩典，令入监读书，原欲使之文义精通而后录用，非止令其年满即行咨部录用也。今荫监生年满十八岁者，国子监亦止令其翻译满汉数字，便谓文理优通，咨部录用。如此，则又何以知其文理优通否也！积弊至此，人才何由得出。若从兹不严加训课，优忽岁月，势必至尽如臣辈，欲求其文学优通，岂可得乎！

臣愚以为，除已经送部候补荫监生外，其现在荫监生官学生，以后当严加训课，有愿应科目者，听其学习八股文章，否则试以策、论、判。论则可以见其识见之浅深，策则可以见其经济之优劣，判则可以见其律理之明否。再令翻译满汉文一篇。其考试之法，令吏部官同翰林院官昭廷试例，一年一次。考试必严，其关防慎其弥封。如策、论、判，并翻译优通者，不必论年分之先后，止昭所考等第，挨次录用。如文理不通者，令回监读书，务令学成，然后录用。并请申饬国子监祭酒、司业，嗣后痛改积习，严加督课。如八旗满汉教习训课不严，听其参奏。如祭酒、司业督课不严，许科道稽察参奏，从重处分。如此，则请生争自勉励向学而国家可得真才矣。

臣为旗下人才起见，冒昧直陈。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题，九月初一日奉旨：该部议奏。

## 2 张冲翼题录取生员名数请复旧额事本

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掌京畿道事陕西道监察御史臣张冲翼谨题，为恭请酌复取士额数，以培人才，以隆文治事。

我皇上振兴文教，爱惜人才，于岁贡、拔贡、副榜贡三项，节经诸臣条奏，礼部议复，俱照世祖章皇帝时旧例遵行，奉旨依议。钦遵在案。而独于录取生员名数，尚未复旧额。臣于此窃有请焉。夫黉序为诸才之地，必储之广，而后科贡得以择之精。今三年之内科岁并为一考，如大州县科岁，昔取生员八十名，今止取十五名。此三年之内有因考黜去者，有因事故去者，有因死亡去者，更有以科贡去者，所入之数不敷所出，是储之先已不广矣，择之何由得精乎？且也天下之大，士农工商四民而已，士林中少一人，则工农商中多一人。今大州县应考童子多至数百人，而仅进取十余人，即有俊秀子弟，犹未必尽归诸农，非为工即为商矣。我皇上以天下之赤子，宁忍不使多为其四民之首者，而忍使其多为农夫，多为工商乎？揆诸皇上怜才之心，必有惻然其弗忍者。今俊秀捐输，已奉旨停止，民间俊秀子弟进身益苦无阶，则进学额数亟宜议广。况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非士类，则未免流为放辟邪侈之行。是罗天下之英隽，举而纳之于庠序之地，此乃圣王鼓舞人才，收拾人心之一大机权也。

且以三年为时之久，而仅行考试一次，督责不勤，士子学业易荒，恐亦非朝廷特设学臣考课士子之意也。况生员优免，久已奉旨裁革，生员廩饩又已停其支給，士亦何所费于国家，而必过为减损其数，使人才抑郁士气消沮也哉。臣请敕部确议，察照旧例，或仍复科岁之制，或酌增进取之额。将见多士济济，文治蔚起，菁莪棫朴之化，不难复见于今日矣。

前宪臣杜笃祐曾具有请广士额等事一疏，未蒙皇上准行。臣以是悚慄畏惧而不敢言，稿成复毁，至于再三。然终念人才根本所关，有怀于中，寝食不忘，且见皇上尽复贡例，深感我皇上怜才之意如此其至，是以卒冒昧为皇上言之。臣犬马寸心，刍蕘一得，诚有所切，词不觉烦，字数逾格。统祈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题，九月初五日奉旨：该部议奏。

### 3 徐旭龄题学臣选择之法事本

康熙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掌江南道事湖广道监察御史加一级臣徐旭龄谨题，为恭陈第四本事。

奉旨士习如何令不颓坏，臣谨明白具奏。臣伏念士习颓坏，由于纪纲隳而士行不端，师儒废而士学不讲，又养之无具，而士气不振，是以习日趋于污检，则作兴诚不可缓。今国家造士，设学道以掌黜陟，设教官以司训迪，学道一官最为士习纲纪。迩年以来，国家虽重学臣之选，而学臣殊不自重，私书请托，货贿公行，以致市井贾竖皆得厕身黉序，泮宫璧水藏垢纳污。以朝廷养育贤才之地，竟为贪囊货贿之场，深为可恨。但〔货〕贿暗昧之事，督抚未见纠参，即科道访闻，亦无从得其实据，故此辈安心作弊，法纪荡然。即磨勘，虽为考核学臣之法，而解卷既改换失真，纵指摘字句，亦无从发其弊窾。是学臣一非其人，则士类心坏，士类既坏，即朝廷厘剔之法，俱无所施。

伏查历来酌用事例，初以学臣宜重学问，故用部司考授之法，继又以考授易起钻营，变为部郎咨送保举之法。今又以咨送不分科甲，定为内外接俸推举之法。究之止为职官计升转，未为士习计振刷，不思学臣者，衡文义是非，严士行优劣，不独循资历

俸者难以称职，即分科分甲者亦未必尽为得人。臣愚以为皇上于学臣一事，必须大为更定，嗣后差遣学臣，不必分衙门论俸级，惟择廷臣清正不阿、文望素著者，郑重亲简。学臣三年乃一更换，以三年之久何难豫择十五人，以为士习根本至计。天下有治人，无治法，诚使学臣得人，则考试澄清，而士行自端者莫要于此。至于教官一职，更为士习仪型，学臣三年始一校阅，与士子提命之时少，教官朝夕相亲，与士子讲习之时多。查故明洪永年间，最重教官之选，府学生员三十名，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州县学生员二十名，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往往取之耆儒宿学，及一榜举人为之，优其升级，如朱善、葛钧等皆由教官内擢。当时教法精专，名臣硕彦，多从此出。本朝初制虽从裁减，每学尚留教官二员。今承平既久，大中学有三四百人，小学亦生员二三百人，止设教官一员。大学虽选举人，中下学皆系贡生充数。设官苟简，学校时时缺员，以日暮途穷之人，司秉铎成材之任，故颓败自弃，无心课士，士习焉得不衰。

臣愚以宜遵世祖章皇帝旧制，将教官复还原额，其上中举俱用青年举人，稍示优迁，复其设给俸薪膳夫，然后责以课士，有怠厥者黜之勿宥。其下县教官虽用贡生，亦宜责学臣提调官，有聩聩不堪者，查核澄汰，俾以后岁贡得循序挨选，不至十分老耄。如此则教官得人，而生徒从此进修。昔宋有胡瑗而苏湖士多适用，明有曹端而蒲霍士风丕变。前事不远，可以为鉴。至各学廩餼今已奉裁，各学学租今皆解部。望之为梁栋之用，而迫以调饥，其何能立。在当日或因兵饷不充，国计告匱，为此不得已之举。今饷核用充，宜查复旧额，俾士子俯仰有资。夫教之既备，养之又优，士习安得颓坏。譬之储木于山，畜鱼于渊，惟其所取，诚非旦夕补苴之效。

臣仰见皇上求才之心甚亟，爱才之心甚盛，敬抒一得，伏乞

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二年九月十八日题，二十二日奉旨：该部知道。

#### 4 张士伟题八旗取士应广额数事本

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巡视南城监察御史加一级臣张士伟谨题，为文教丕兴，八旗向学，乞广额数，以鼓舞人材事。

臣闻自古帝王致治，莫不以培养学校为首务。我世祖章皇帝定鼎海宇，弘开科目取士，八旗一时人才辈出，号称极盛，后以滇黔未靖，暂行停止。恭遇我皇上稽古力学，文教诞敷，复令八旗应试，固已家礼乐而户诗书矣。近礼部复台臣请仍遵世祖旧例，三年内行科岁两考，生员之董率既勤，童子之进取复易，纶绪一宣，中外颂作。然臣为八旗子弟额数太窄，窃恐储之未广，而养之未裕也。近年满洲、蒙古、汉军，并藩下出而应试者济济多人，例入学八十名，以八旗之数准之，是一旗入学仅十名耳。臣揆一旗佐领共百余员，其进学之例，岂不能与一府相当乎？在外府学二十名，独旗下数窄。如此盖于八旗入学之数，合而计之则见其多，分而计之则见其少。伏乞皇上大霈恩施，敕议增加，请以一旗照一府学之例，令欣欣向学者咸踊跃夺往于功名之路，而树人才，以培根本，岂非思深计远者哉。

再，考我太宗文皇帝时，盛京设有教官，今生员悉属顺天教授管理，有经年旷月师生未尝覩面者，将训课于何施乎？合无设旗下左右翼教官各一员，耳目相习，督率时加，于以成就子衿不少也。至春秋二闱，似宜酌复世祖乡会旧制，广为登进，使其梯荣有阶，则翕然肆力于文章，不待驱策而至也，明矣！且也天下一家，满汉一体，汉人既有文科，复有武科，岂八旗于娴习骑射之中，遂无娴习策论者乎？

臣侍班殿陛，伏睹武进士传胪，颁赏大典，鹰扬虎视，咸沐恩荣。而八旗从旁观光，徒切欣羨。虽遴选侍卫效力疆场者不乏，未能由科目以著韬略，终为憾事。皇上神圣，文武兼收并用，更乞俯准旗下进武学、登武榜，干城腹心，所在多有，将见内天保而外采薇，群歌万年有道之长矣。

臣一介竖儒，在旗言旗，实从为国储才起见。谬效一得，如果葑菲可采，伏乞敕部议复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二日谨题，十八日奉旨：知道了。该部知道。

## 5 孟熊飞题考试出题亦宜详慎事本

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巡视北城监察御史加一级臣孟熊飞谨题，为考试系抡才大典，出题亦宜详慎，伏祈天语申飭，以重体统事。

臣顷闻吏部、翰林院会同考试各部荫生出身郎中，题目乃耻之于人大矣。遍都中皆以此题小注有人于禽兽之语，疑为讥消，啧有烦言。臣思出题诸臣，不过以四书中皆圣贤言语，无句不可为题，耻之一字，乃四端之一，故随意出试，原未必有咸见，亦未必计及小注禽兽之语也。但查各处学臣考试童生，尚可任意出题。至于乡试、会试必出庄重题目，以隆大典，不敢褻玩，此所以文章中有大题小题之分。今郎中为五品官，与大夫之例，一出而膺民社，皆属方面之职，且奉特旨考试，后世史册必书，似乎不宜草率。仰祈皇上敕谕监试诸臣，以后如遇考此等官员，皆出致君泽民、冠裳庄重题目考试，亦崇体统之一端也。

此事虽似琐屑，然亦抡才所关，不敢缄默。如果臣言不谬，伏祈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二日题，十七日奉旨：该部知道。



## 6 鞠珣题琼州学臣之选宜用部郎进士出身事本

康熙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巡视中城广东道试监察御史臣鞠珣谨题，为巡道兼摄学政，新升部员非宜，祈敕部改补，以崇文教事。

窃惟学道一官，衡鉴文义，向来定例俱于部郎进士出身者按俸升补，所以正学术培真才也。广东琼州一府孤悬海外，特设巡道一员弹压其间，而考校生童亦其职掌，盖因大海风涛，每有经句不通舟楫，故不能归并通省学道也。前道王廷伊丁艰出缺，本月二十五日天安门外升补刑部郎中范养民，臣不能无议焉。夫养民出身既非科目，近复增科岁两考，岂学术疏昧之人所能胜任，俾沧海无遗珠之叹耶。科臣王日温为请慎礼曹之选等事一疏，以礼部司官磨勘各省试卷，请用进士出身之人，现今部复允行，则职司文衡者断宜遵定例补授矣。臣以为养民既掣道缺，俟推升之期仍以道缺升用，琼州一道敕部另行推补，则为官择人方不负我皇上敦崇文教之盛心矣。

如果臣言不谬，伏乞睿鉴敕部议复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题，十一月初五日奉旨：该部议奏。

## 7 胡三祝题更定学臣官制事本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陕西道监察御史加一级臣胡三祝谨题，为请更定学臣官制，以重学臣职掌事。

臣闻国家之所以久安而长治者，惟在于兴贤育才之得其道而已，故学校之设，实为储养人才之源，而督学一官，尤其是抡拔真才振兴士气之职。臣阅故明官制，窃叹其知重学臣职掌，而惜其

未尽善也。直隶学臣例差监察御史。岂非以御史者朝廷之重臣，督学者人才之重寄。事权重则官司有所弹压，体统崇则嘱托有所不行。惜当时仅用于直隶，不能通行于各省耳。查正统年间，因天下学政堕坏，特差风宪官员专敕督理，督学一差实自此始。夫所谓风宪官员者，按察司分司是也。按故明官职，在外之按察司，即如在内之都察院，故上自藩司，下至州县，按察司皆得因事纠参，则是督学一官初未尝不尊且重。其后体统渐轻，督抚按皆以属员指使之，无怪乎学臣之不得尽其职，学校之少真才也。我皇上继天立极，加意作人，近允诸臣条奏，严学臣考核，复科岁两试，庶几直省学校之中，皆是真才作养之地。然臣以为督学一官，自明季相沿以至今日，即有兼公奉职之心，亦多格于事权难行之势。何以言之？督抚者其亲临上司也，设有嘱托某某童生当进学，某某生员当居优等，学臣不能奉命惟谨乎？恐不能也。布按两司者其正堂官，守巡各道者其同寅官，设有嘱托学臣，能拂其情面乎？恐不能也。又有要路乡绅夤缘嘱托，学臣能一概拒绝乎？恐不能也。有此三不能，即学臣知自爱鼎，亦安能尽录真才，以副皇上菁莪毓朴之化哉？伏睹我朝创制，以待从儒臣督理直隶学政，方之前代更为得体。臣请敕部酌议，除直隶现行外，嗣后各省督学一差，词林内修撰、编修、检讨，科道两衙门内由进士出身者，部属内由进士出身而作品素著者，开列具题，仰候皇上亲临考试。选中应差者，俱授以学院官衔，使之尽心职掌，收录真才。如有前项嘱托等弊，许其直行纠参。倘学臣自己不肖，则督抚据实纠参，或科道访闻纠参。至于在京考核，由词林为督学者，掌院官同礼部考核之；由两衙门者，掌印吏科都察院堂上官同礼部考核之。由部属者，该部堂上官同礼部考核之。考核之实务，以不受嘱托，不私货贿为第一。而经书文义，惟取其章旨，不背传注，文词不用诡僻而止，若字句指摘，可以从宽也。既经

考核，各回本衙门办事。设考核徇私，后有发觉，将学臣重处外，考核官一并严加处分。如此，则学臣之体统重，学臣之察核严，既合于古人师严道尊之旨，更符于皇上侧席求贤之心，经制一定万世可遵矣。

臣当芜末议，如有可采，伏乞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二十六日奉旨：该部议奏。

### 8 徐旭龄题驳学臣磨勘生员试卷之法事本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掌江南道事湖广道监察御史加一级臣徐旭龄谨题，为部臣磨勘之议愈谬，学政敝坏之习难挽，谨据议驳陈，仰祈严敕澄清，以实图振刷事。

窃惟国家用人既重科目，则生员乃科目根本，而童生入学尤生员始进根本。乃考试一法敝坏已极，臣前具复士习一疏，以为学臣不得其人，则磨勘皆无所施，部议不行。臣论近阅礼部复臣同官赵之鼎学政等事一疏内云：学臣之弊多在新进童生，部议亦可谓稔知弊原矣。又不肯停罢磨勘，止将童生试卷全解，以防改换。又议将试卷封贮，三年一总磨勘，以为定议。臣愚以为此隳隳率复，朝四暮三之术也，请得据议驳陈之。

夫童生试卷磨勘难稽之故，惟在改换失真，不在卷多卷少。若不改换，则三卷五卷皆可发弊，若行改换，则十卷十五卷皆可藏奸。学臣苟能秉公畏法，虽解三卷五卷，亦不敢改换。学臣苟有欺弊，虽通解十卷十五卷，亦何难改换，岂三卷五卷可换，而五卷十五卷便不可换乎？十卷十五卷既可改换，则部臣将何所据以分优劣参革乎？又通计天下其一千六百学，三年两考，将上中下学牵算，每学童生三年进学二次，解卷二十名，其约计解试卷三万二千本；生员牵算，每学优等二次解卷六名，共约该解卷九

千六百本。通共三年总计生童试卷四万一千馀本。今定为一总磨勘，该部司官尚有十馀员，至堂官则以三员一时勘四万馀本矣，科臣则以二员一时勘四万馀本矣。若不逐卷查勘，必致草率具文，既与磨勘之法无当；若逐卷磨勘，虽能目下数行，穷日之力，止可阅卷一二百本。以部堂科员计之，一切公务停罢，亦须二百余日方能周遍。其势决不能行，行之决为无益。岂逐次磨勘便为有弊，一总磨勘便为弊乎？又部议谓有改誉润色等弊，必俟督抚科道指名参处。查科道既禁风闻，暮金难以摘伏，督抚不司考核，猫鼠谁肯发奸。况试卷现在该部，部司反不能发其改誉实弊，督抚科道不得亲见试卷，何从发其改誉实弊乎？明系依样葫芦，苟且推诿。学政关系重大，而部议竟朦胧结局。如此稽查学政之弊，法至今穷矣。诚欲痛除积弊，非大为惩创不能，然恶习既久，恬不知非。昔盛王每遇顽民嚣俗，亦必告诫多方，法不遽行，恐其无知蹈网，合无请皇上特颁条示，预为教诰，倘钻营怙终不悛，则重典必将难贷，人心庶知警悔。更祈特敕九卿诸臣虚公会议，务将学政弊坏彻底澄清，其磨勘一法倘应停罢，则当毅然停废，另立防弊良法。或倘不停罢，应作何磨勘之法，遣清正廷臣同知磨勘事宜。或将磨勘徇私之人作何处分重条，务使极重之习，速善挽回之机。倘但恃磨勘成法，且磨勘近议愈更愈谬，徒予部臣参革重权，不能为朝廷收振刷实效也。

臣从驳正部议磨勘起见，伏祈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题，十二月初四日奉旨：该部察议具奏。

## 9 赵之鼎题教官四季报册之法事本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江南道试监察御史臣赵之鼎谨题，为士习关乎治化，请定四季报册之法，以专责成，以维世风事。

臣读礼记云：成教而后国可安。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盖习俗浇漓有关风化，礼教振兴乃隆气运。今天下士习敝坏，诸臣虽屡经入告，然责成教化犹有未备。臣不敢避重复之嫌，诚以民为邦本，士为民首，世风所系，匪细故也。仰惟我皇上培养士类，意渥以周，宾兴选举，于乡岁考，仍复于昔，是皇上之望士者甚重，士奈何自处于薄，犹不焕然易新耶？缘自故明末年，世教衰微，流风未返，文武生员，终日聚族，铜臭纳粟，恃衣顶为护身之符，流连陆博之场，驰骋娼优之巷，以非笑异己为乐，以击断愚懦为能。姻族相戕，骨肉惟薄，为结棍徒为腹为心，便于恐吓良善，专结隶卒为兄为弟，便于出入公庭。假私门之幸窠，开武断之权衡，鬼蜮百出，驰蝎肆行。有事则引类呼朋，公呈公揭包比抗粮，起词灭讼而无因而寻。钱粮簿册，盘驳打算，捏造诈讹，或持玉帛，或倩书札，拜贄院司道府为师生，狐假虎威，招摇把持之状，泼天纵横。于是有司不得不与之和光同尘，串通为虐。如有司杂职中稍有拂其意者，则长短可媒，雌黄在口，通学哭庙，谤纸盈街，种种败类，鲜自知耻！窃朝廷设立教职，模范诸生，表率多士，所主持者，礼义廉耻之司刑名钱谷者，所关更巨。夫事父事君、临民治国之道，靡不于教官平日训迪是赖。昔宋臣胡瑗教授士子，一时士气丕变，人才皆适于用，迄今脍炙人口。迩来师道不立，臬比空悬，或专较量修脯为事，置课艺砥行于罔闻，此士习所以不端，良由教官董率不力也。查定例贡监生员惟欠钱粮，讦告官长，出入衙门，连名公呈，及凡劣行者，许该地方官即

行概革，照民例治罪。教官徇情隐庇不报劣生一名者，革职。学臣据报不行尽法惩处者一名，降四级调用，二名革职。立法非不严矣，何以未尽丕变。

臣愚以为法虽立之严峻，贵于条例详明，敢请教部议，令教官四季造册，分报院司道府，本学内文武生员有无包揽钱粮，起灭词讼，交结官府，累算穷民，霸山发冢，开场赌博，结纳凶党，好事斗殴，通学哭庙，公呈吓诈，污毁先达，诘告官长，败检非为，及有无吏胥混厕胶庠，冒入国学等事。犯其重条，即申报革黜治罪。犯其轻条，即扑责改过，仍申报存案，俟有再犯，即行申革。每年务要四季造册，分报院司道府，不许止报一二衙门，易作抽换之弊。如报册之后，有一名犯前犯情弊者，或被首告，将前谎报教官揭参革职治罪。若谓教官徇情隐庇劣生，已有定例，无庸再议。何以科臣屠粹忠条陈士风不端，臣同官徐旭龄条陈士习颓坏，河南抚臣佟凤彩参生员刘孟琨等谋骗县官，偏沅抚臣卢震参生员刘麟、李茂等包揽代当，科赃敛怨，山西抚臣达尔布参生员赵兰廷、赵伟等聚毆人命，公呈助陷，种种不一而足。向来学臣亦有设立循环门簿之例，久属虚文。盖学臣辖广地远，师生猫鼠，安得一一亲察。惟责教官四季造册分报，彼则畏事觉同罪也。其非府城附郭之县，有府学文武生及捐纳各项贡监监生、衣顶生，俱责成县学四季造册兼管。不然此辈既无科岁优劣之虞，反得恣意作奸。如江南考职责监张廷鉴、山西赵晋彪等，俟恶盈参处，而被害已多矣。至民人告生监等，先止许教官处告理，如审断不公，徇情隐庇，方许别衙门控告。若谓教官职小不足弹压，臣愚以为官不在大小，贵于管辖亲切，专重责成。夫教官断不肯以自己功名代人受过。若谓生监群多难以驯束，然惩一儆百，亦不敢以现成功名尝试法也。如是行之，教官势必朝巡暮课，家喻户晓，天下师生相励，圭璋自爱，据梧长吟，弦歌塞于街巷，闭户

藏修，足迹绝于公门。其修之于家，献之于廷，为国家黼藻太平，润色鸿业，士习端有关于治化矣。

如果臣言不谬，伏乞敕部确议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题，二十四日奉旨：该部知道。

## 10 范承勋题顺天乡试不得冒籍事本

康熙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巡视西城监察御史加一级臣范承勋谨题，为宾兴为求贤之大典，冒滥有革黜之明条，谨据实指参，以杜幸进事。

臣庸菲末品，世受隆恩，滥任部曹十余载毫无报称，乃荷皇上拔置台班，臣当力竭驽骀，以报万一，凡有见闻，敢不据实陈奏，如今岁顺天乡试榜发之后，议论纷纷，臣因无确据，未敢轻谈天听。惟冒籍中式者，历历有人，谨为皇上陈之。

窃惟今年特行科举，虽以鼓舞急公，亦以蒐罗俊义，故于各省捐纳人多者遣官考试，捐纳人少者附试邻省，俱有题定之例。如顺天乡试，原为直隶捐纳者设，自应直隶之人应试。但顺天为都会之地，四方康集辟门宜广。臣同官程文彝条陈科场一疏，有各省现在京师者，准其附试京闈等语，部复允行。

盖准其入京闈，非准其冒京籍也。后有经部议，卷分南北，恐南北中式不均，致于定例不合，盖已预防其侵滥典。昨乡试榜发，中式者共三十六名，直隶共中十一人。及细询之，北卷中多系冒籍，有臣访问最真者顾用霖、宋宓、申珂、张登第系苏州人，陶熙、沈龙骧系浙江人。此数人中，有系现任京官之子弟者，亦有不系现任者。父兄既在本籍，子弟乃舍近而就远，是诚何心也？伏察现行条例内原有冒籍治罪之款，故庚戌科进士官梦仁，曾经主考大学士魏裔介因其冒籍具疏检举。今科主考彭定求、胡会恩在场中论文可曰不知，及揭晓之后，顾用霖等俱系同乡之

人，尚可推诿不知乎？明知而故隐之，其存心亦不可问矣！伏乞睿鉴敕部一并严察，照例处分，以杜冒滥，以正士风。至于未中监生中，尚有以南冒北者，亦当严察，勒令归籍。

臣为将来科场起见，不避嫌怨，据实指参，统祈敕部察复。缘系指参科场冒籍事理，字多逾格，伏乞鉴宥施行。

康熙十六年十月十一日题，十六日奉旨：该部察议具奏。

## 11 何凤歧题报考之童生应纳银助饷事本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巡视西城江西道监察御史臣何凤歧谨题，为敬陈人才兵饷两相裨益事。

伏睹今年特行乡试，虽为军需起见，实以扶进人才也。然关系大典，间亦行之，而且闱中供应费繁，试官四出，驿递烦苦。臣作知县时，见童生报考，大县一二千名，中县千余名，小县亦有四五百名。彼时取数甚广，故愿考者众。然县考有交卷桌凳之费，县至府城，近者二三百里，远者四五百里，各童既苦跋涉，又费资斧。目前军需繁浩，若停止府县两考，令每童一名纳银十两，该县收库给以收票汇解布政，其童生年貌、籍贯、保廉、甘结，该县造册申府，府缴学道，该道将童生姓名移咨布政与县批查对，年终报部，则有童千名，可助饷万两。以一省计之，可助七八十万，以天下计之，三年两考不啻倍蓰矣。或恐近例，每县止进三四名，报考者少，应复世祖章皇帝旧制，大县取四十名，中县三十名，小县二十名，则有志上进者，欣欣向荣，争先恐后，在人才不苦抑郁，而国用立见充足，此臣所谓两相裨益也。

然臣更有请者，府县倘停两考，取额若复旧例，则学臣应择廉干才识之品，如有私受贿赂，听说人情，令寒微抱叹鱼目混珠者，许诸人告发，严加处分。本省督抚不行题参，治以通同之罪。



则士风丕振，人才蔚起，又不特为目前权宜计也。

如果臣言可采，伏乞皇上敕部议复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题，初七日奉旨：该部知道。

## 12 和盐鼎题戊午乡试应补各省乙卯未及之数事本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巡视中城江南道监察御史臣和盐鼎谨题，为戊午乡试伊迳，请补乙卯各省未及之数，以昭朝廷延揽人才之盛典事。

从来致治保邦，必以收拾人心为要务，而士类尤为四民之首，古帝王莫不愿礼有加。诚以士心之所豫附，即为民情之所归往，不可不急为招致，而鼓舞及之者也。自逆贼猖乱，所在骚动，以致乙卯乡试遂有举行、不及举行之处，怀才抱异之士致伤时命之不获。臣思明年戊午例应各省乡试，若湖广、江西、福建、陕西、广东、广西等处，见在削平归命投诚，则开科取士至要务也。今各省被害百姓俱蒙皇上轸念流离，豁免钱粮，赦宥罪过。况本朝三十年培养之士子，而独使楚粤诸省乙卯一科不得与各省士子共庆登庸，未有不为宸衷惻然注念者。合无于乙卯未举乡试省分，于来岁戊午加倍中式，以补前科所未及。则普天率士仰见皇上爱养人才至意，无不感恩思报，以笃报主之愿者也。虽十四年冬册立皇太子恩诏内，原有十七年乡试照大小省各加举人之条，此一时旷典，天下共沾。而湖广、江西、福建、陕西、广东、广西正在地方初定之时，凡士若民出汤火而庆更生，尤望皇上特恩，当不必以成额拘也。

再，查世祖章皇帝时，乡试增子丙戌，会试增于丁亥。至顺治十六年又以云贵荡平，己亥复行会试，取中进士四百名。无非以收拾人心，而先加恩于士类，往事昭然。况各省主考、房官、修

理、供给等项，俱有定数，必不因广额而多费金钱，所当补乙卯未及之数，以布皇上立贤无方之至意者也。

如果臣言不谬，伏乞睿鉴采择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题，十九日奉旨：知道了。该部知道。

### 13 张鹏题科考届期应预行严饬事本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吏科给事中臣张鹏谨题，为宾兴今又届期，大典宜加厘剔，请预行严饬，肃功令以励人才事。

窃惟国家选士之法，首重宾兴，每三载一举，萃天下英才，而分校之士子，以此为进身之阶，朝廷以此弘辟门之路，用期弦纳真才，简拔殊俊，其典至慎且重也。历经题定科场条例，既详且悉，自当确守无斁。但人情易于玩愒，法久或多懈弛，保无有苟且希倖之人，明不畏王法，幽不畏鬼神，冒昧罔行，走险如鹜者。上负皇上举选之心，下沮寒士读书之气，莫此为甚。臣思与其重惩创于后，何如戒严饬于前，必端本以澄源，庶风清而弊绝。

今岁秋闈，届期其最切要者，莫如主考、同考。查直省应差主考，礼部依期列名上请，虽系密题欵点，但差遣之后先，资俸之深浅，各衙门开送俱照成例。倘一概挨次差用，则某省应差何衙门，其衙门应差何官，按册而计，无不预知，幸窳之生，恐由于此。臣思凡列名应差之员，即皆可点用之员，伏祈皇上睿裁，不拘开列前后，亲定简用，以示不测。则揣摩之端绝，而侥幸之源塞矣。此主考之宜详酌者也。至于外省同考，因道里远近不一，势必先期行取，往往行取文到，本官不即起行，迁延时日，耳目既近，关节易通，今宜严定限程，刻期赴省。倘仍前迁延及交通受托情弊，监临提调密加察访指参。至顺天同考，向用小京职居多，外郡知县不过间用一二人。臣思小京职员数无几，资俸易揣，或与应试

举子素相交好，居同比邻，皆不可知，又何由肃关防乎！简用之法，似宜变通，莫如亦照外省概取知县中素有文誉者，临期恭听钦点。倘谓成例难更，不妨内外分用。如此则虽有百计钻营，无从揣测，此同考之宜详酌者也。局闈以后，一切防范外帘责在监临，内帘责在主考，原有互相纠察之例。查外省同考俱系监临提调官属员，倘有受上官嘱托徇私作弊者，或主考官体访得实，或同考官互相摘发，许主考官即时指参。若主考官有徇私作弊实迹，监临官即时纠参。如同考官有能首先发觉者，亦宜定例作何优叙以鼓励。倘内外帘官互相隐庇，事后别有发觉，俱照定例一体治罪。如此则人人知儆，谁肯舍一己之性命功名，徇他人之情面委托，庶几由公生明真才辈出，端本澄源之道，无逾于此矣。

至近年外帘贴卷多摘点画小疵，皆由监临官漫不经心，一任誊录对读等官搜索，在士子风檐寸晷，虽宿学名儒不免临文笔误，概行摘黜，必弃真才。查礼部磨勘定例，原有首严弊幸，次简瑕疵，其余字句不妨宽贷等语。夫磨勘尚略小疵，岂贴卷独专苛细，此又科场事宜，当一并通行申饬，以曲成人才者也。

以上数条，有从前定例未及者，有从前定例已及而未详者，总期厘剔肃清，仰副皇上重道崇文之至意。倘不涤虑洗心虚公鉴拔，致使单寒功苦之士淹抑莫伸，簪纓纨绔之子诡遇得售，是不独明获罪于王法，幽见谴于鬼神，亦世道人心之大关系也。

缘系条陈科场事理，字多逾额，统祈皇上睿宥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一日题，本月十六日奉旨：该部议奏。

#### 14 姚缔虞题楚省乡试复科取中之额应同秦赣事本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礼科给事中臣姚缔虞谨题，为三省停科之年例既同，楚省复

科之额数独异，伏乞圣恩一视同仁，敕部补议以培人才，以隆文治事。

臣办事垣中，接得陕西抚臣杭爱请补乡试之额一疏内言，陕西乙卯停科，今科乡试请将前少中之数补入今科之内。奉旨：该部议奏。钦此。臣又接得江西抚臣佟国祜恩转详具题一疏，亦言江西乙卯停科，今若仅照一科额数取中，不无积薪之叹，请增榜额，以疏壅滞。奉旨：该部议奏。钦此。臣又查礼部覆湖广抚臣张朝珍科举事一疏，议将湖广今科中式名数，止照中省，又不便照河南中省取中，应照山西、陕西中省之例取中。奉有依议之旨，钦遵在案。夫部臣、抚臣以湖南尚在用兵，则湖北不得同于全省，其实乙卯科场原为湖南，而并停湖北，则湖北诸郡已经少取一科之数矣。今者三省宾与一时，复举同为停科之省分，同是怀才之士子，陕西、江西尚请增于原额之外，而湖广且不足于原额之中。我皇上天地父母之心，至仁至公，念及于此，必不使惟楚有才向隅而泣也。臣昔令秦中分校己酉乡试，见人才之盛在西安郡邑，他府寥寥不过数人。故今日之汉兴，不以妨三秦之全额，湖广虽分湖南、湖北，人文科甲湖北为多，历科榜籍可考也。况今日抚臣具题，部臣议复之后，湖南诸邑又多恢复矣，即如临湘请附武昌考试矣。观光之志遂，则向化之念自殷，是湖广今岁科场正宜广收，以示鼓励。即就湖北而论，亦当同陕西、江西一体议增，以补乙卯科少取之数者也。

臣本楚人，又官体垣，躬逢圣主之怜才，目击秦鞭之请命，若不接肝沥胆，伏吁于君父之前，是臣自溺厥职，负我皇上置臣言路之意矣。

谨比例陈请，伏乞圣恩洞鉴，敕部同复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一日题，本月十六日奉旨：该部议奏。

## 15 姚缔虞题应复乡会试录事本

康熙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礼科给事中臣姚缔虞谨题，为请复乡会试录，恭呈睿览，以照右文之圣治事。

窃按制科取士，乡会主司于放榜之后，择中式士子文艺、经书、论表、五策，各刻一篇，名曰试录，恭呈睿览。诚以文章风气矩范所系，他日致君泽民皆卜于此，必经圣鉴而优劣定焉。我世祖章皇帝时历科皆然。我皇上亲政以来，壬子、癸丑乡会试亦然，乃乙卯、丙辰复议停止，戊午因之，臣愚窃以为急宜修复也。我皇上留心典学，诗文、经史靡不博览，方且广征天下博学鸿词，即山林隐逸之士稍有著作，皆得表见，顾使士子进身之文格于上闻，岂非制科关事耶！诚如举而行之，使新进之篇章一旦而达圣览，荣莫甚焉，可以生士子鼓励之心，惧莫甚焉，可以惕主司敬慎之志。我皇上万几之暇，偶一披阅，因其文以知其人，因以知衡文者之公私明暗，亦怜才弊之一端也。兼以备记载存征信藏诸内阁，历数十百科之题、之文、之人，皆有所稽考，其关系亦非浅鲜。若谓每科刊刻试录，开销钱粮数千金，因而议停者，则臣所大惑者矣。人臣事君，贵乎勿欺，自停试录以后，臣等主事者何尝不刻硃卷，何尝不刻题名录，独未一呈圣览耳！平常刊刻既能自备，而独至试录呈圣览者，则必开销一番钱粮，臣衷何以即安也。况试录原无多费也。就直省刻字之工价，及纸札刷订之费用合计之，每省不过数十金使可竣事。乃以刻试录开销数千金者，真涉欺之事。而以费数千金请停试录者，亦涉欺之言而已。伏乞敕部定议，仍复旧制，自今会试为始，每科令主司编刻成书以献。其殿试后例有登科录，亦令照旧汇刻，庶乎文治昭而人才奋矣。

抑臣更有请者，乡会中式士子例得自刻硃卷，近来或多加圈

评，或改易字句，竟有名居榜末，而评赞甚于元魁者，殊失闾黜之真。以至考贡考职之人，刊刻试卷假借京官批语，连篇累牍，殊压观听，士习文体，一涉伪滥，天下何所视效。所当请敕部议一体禁飭，务照闈中原卷原评，不许辄多增改者也。

伏乞皇上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题，三月初二日奉旨：该部议奏。

## 16 郑为旭题应重学臣之选事本

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

巡视东城江南道试监察御史臣郑为旭谨题，为请重学臣之选，以崇文治事。

臣一介竖儒，叨蒙皇上简拔台班，日夕兢兢，思图报称，未得一当，堪备刍蕘。伏读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内上谕：谕吏礼二部，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储养之原，由于学校，必衡鉴得人，厘剔有法，乃能革除积弊，遴选真才，以彰文治之盛。近闻直省学差沿袭陋规，隳废职掌，营私作弊，考试不公，以致真才沦弃，文治不光。今应作何整飭，差遣何官，磨勘考核之法何以尽善，务期永革弊端，著九卿科道会同详确议奏。钦此。

仰见我皇上爱惜人才，广历学官之至意，只以时当多事，军兴旁午，部臣未暇更张，因循至今越八年矣。臣思古帝王重道崇儒，其时海内文学接踵而起，炳炳麟麟，共襄文运。我皇上天纵聪明，勤学稽古，继千圣之绝业，开一代之文明，固已度越汉唐，比隆尧舜。而胶庠人士尚多沿袭，故常不以通经学古为事。上作而下不应，臣窃惜之。今天威远播，滇南即日底定，则兴文教以致太平，宜莫如此日。臣以为司文运盛衰之责，操人才消长之权，惟学臣一差关系最大。向来各省提学道俱由进士出身部郎升转，部郎不足，以进士知府有荐举者升用。今五部郎中现在俸

深者不过五六人，外任知府亦少有合例者，且簿书鞅掌与文理日疏，恐难胜任。是学臣一差，在今日实有不得不变通之势。臣窃谓拘牵成例，而有滥用充数之嫌，不如慎选在廷，而收循名责实之效。伏念康熙十九年，江南学道员缺，部推张鹏翮，皇上复令堂官保举，以田雯不次擢用。皇上精于用人，示人不测，法至善也。今部郎既已乏员，若临时重烦遴选，不若先事储才。臣愚以为部郎不足，应照顺天例兼用词臣，词臣可用之直隶，亦可用之大省，非创举也。请敕内阁部院各堂上官，将词臣部属文望素著、操守廉洁者，各令保举具题，恭候皇上睿裁遴选点用，差回之日，听部科公同考核。如果至公至明作何优升，如有徇私通贿为众论不容者，从重治罪，将保举大臣一并议处。如此则各怀砥礪之心，无隳废职掌之事，皇上作养人才崇儒右文之盛治，传之永水，与世无极矣。

事关条议，字稍逾格。如果臣言可采，伏乞睿鉴敕部议复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十二日奉旨：吏、礼二部会同议奏。

## 17 孙必振题补行云贵川三省乡试事本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掌山东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孙必振谨题，为补行乡试，以收士心，会试广额，以培士气事。

自吴逆变乱以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为逆贼盘踞，士气凋零，其先经恢复者，以军役繁兴，议兵议饷，不暇计及乡试。而三省中隐身岩穴埋首穷经者，往往而有。但数载未经乡试，士子虽切观光之志，终鲜上达之阶，幸赖皇上天威远播，逆党尽歼，所当敕部将此三省乡试下岁补行，庶新复地方共沐作人之化矣。至

于会试三载一举，原期广收人材，以备任用。后以军饷不足，广开事例，然仕途愈广，吏道愈杂。臣前阅批抄，见有捐纳事例年底概行停止之议。捐纳既停，自当广收正途，以备内用之用。况海宇荡平，上心踊跃，尤当大沛皇恩，以培士气。伏祈敕下该部，来春会试复广旧额，或照己亥科三百五十之数，或照庚戌科三百之数，则文治益光，而士气益奋，众正毕登，于以亮天工，而熙庶绩，比隆三代不难矣。

如果臣言可采，仰祈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题，初九日奉旨：该部知道。

### 18 陈文学题复开八旗科目事本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

江南道试监察御史臣陈文学谨题，为请复开八旗科目，以崇文治，以广人才事。

臣以菲才五年外吏，特蒙皇恩拔置台班，即志矢捐糜未足云报，谨抒一得，仰助高厚。窃惟朝廷设科取士，原以博选经通达用之儒，以俗国家人才之盛，甚巨典也。向因吴逆倡乱，禁旅肆讨，奉旨八旗停止科目。今幸赖天威远播，将士奋勇，海隅悉奏昇平，亿万年歌太平无疆之庆矣。然臣愚以为疆圉未靖，则当奋武以张其挾伐，六服永清，则宜修文以广其德教。即频年圣学日新，万几之暇内廷讲诵常至于夜分。臣钦瞻宸翰之著作，睿藻之题咏，炳同日月，昭垂不朽。且内外臣工复蒙颁给日讲四书经解义，是我皇上于前用武之时未常不留意诗书，使臣下有所矜式，而天下仰同，文之盛也！倘八旗复开科目，则文教益兴，济济多士，足以副朝廷储才之望矣。臣请敕部查照康熙六年之例，议复开八旗科目，其各旗儒童进学，亦宜照汉人近例比原数广额。如谓滇省初复，大兵尚未凯旋，开科似宜可缓，但今距下科乡会约



有三载，若早准开科，则八旗子弟奋志功名，文艺得以从容诵习，及期应试，文章策论必有可观，庶不负抡才之大典矣。

如果臣言可采，伏祈敕部议复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五日题，初十日奉旨：知道了。该部知道。

### 19 张集题应停武闈磨勘事本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

山西道试监察御史张集谨题，为文武乡试事例各殊，请停武闈磨勘，以鼓励赴垣事。

臣惟国家设科取士，文武并重，其取人之意虽同，而程才之法则异。文闈专重经书，武闈专重弓马。旧例武闈第三场考试论策，不过验其能通文理与否，并查笔迹籍贯耳。非谓操弓挟矢之人，皆有敦诗说礼之才也。本朝开武科三十馀年，条例精详，并不设立磨勘。自康熙十七年，部议始增有磨勘一条在案。近经山东巡抚臣施维翰题请武闈事宜。奉旨：武举以弓马为重，誉录硃卷事属烦多，不必誉录。仰见我皇上睿谋远照灼见，文武两途考校，自宜各别矣。臣思天下全才难得，负勇力者未必能兼工文墨，其间或有勇力超群，而文墨未优者，若严加指摘，殊非实重弓马之意。且如京卫武举额应中一百名，今年合式入试者止四十余人，奉旨中三十名，视旧额已少三分之二。又如夹字号额应中一名，今年合式入试者止有二人。人材已属难得。如再苛求字句，反将技勇淹没，不几虚此三年一试之大典，而仰负我皇上育养虎士之盛心乎！臣窃谓顺天武闈，现在磨勘者不议外，嗣后武闈乡试所宜遵照前旨，不必誉录之例，将磨勘一体停止，庶使武生皆得专心弓马，而国家罗御侮之材矣。

如臣言不谬，伏乞睿鉴敕部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题，十二日奉旨：该部确议具奏。

## 20 钱三锡题文武科场之条例应同一事本

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掌江南事江西道监察御史臣钱三锡谨题，为文武事同一体，科场条例宜均，请敕部详定武闈条例，以便遵行，以昭盛典事。

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故重熙累洽之朝，必储纠桓御侮之士，以备国家之缓亟。我朝文武并重，凡武会试、乡试中式者，与文甲科一体给赏牌坊银两。殿试之时，皇上亲阅弓马以定甲第，授官之日，复令较射以为序进先后。诚欲预养人才于太平无事之时也。然臣窃按武闈条例犹有未经详定，不能不亟议者。查武科乡会两闈，虽悉照文场则例，然文场止于校阅文义而已，武闈则有马步，有技勇，有策论，内外试官各有去取，较文角艺用各不同，岂能一一比照文场条例而行乎？即如近科武会试监箭各官，每以取士违式叠被处分，固属奉行未善，亦由武闈条例未经详备故也。臣蒙皇上钦点武乡会两闈监试，阅历最悉，兢兢仅免罪戾，乃知条例一书诚有不可阙略者。伏乞敕下兵部将礼部科场条例参比斟酌，勒成一书，请旨刊部，不独考试各官知所遵守，而应试士子亦奉为准则的矣。臣再查文会试，试卷分南北中字样，故中式停匀，四海人才皆入网罗。今武场会试，云、贵、两广、四川诸远省中式寥寥，或竟无一人入彀者，似非皇上轸念远方声教大同之至意也。臣愚以为亦宜照文会试之例，分别南北中卷，既以示画一之定典，而遐迩向风，远省人材皆踊跃鼓舞，渐臻于盛典。

抑臣更有请者，天下无地无材，边方之人，有志进取则尤宜怜恤，以宣扬圣化，昭示远人。乃臣任粤西县令四载，文生乡试三年一举，武生乡试则自用兵以后，至今尚未举行，以致会试之年，应试武举独粤西竟无一至。目今广西武生，虽暂附广东省乡

试，而隔省辽远，岭嵩崎岖，资斧维艰，有志未逮，即弓马熟娴韬铃素习者，亦且怠而自沮，有才莫展，沦落堪嗟。臣思粤西试院设立既久，应否敕议将本省武生仍就本省乡试，则于国家轸恤远人，鼓励英才之盛心未必无小补也。

臣刍蕘末见，倘可采择，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覆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题，二十四日奉旨：该部确议具奏。

## 21 何楷题应立乡试条规事本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六日

工科给事中臣何楷谨奏，为乡试届期，敬陈末议，仰佐崇文雅化以收得人实效事。

窃惟设科取士，乃国家储材之大典，亦士子进身之先资，始进正 则必多正谊明道之人，始进不正又安望有行己服官之节。则是科场选举，关系甚巨，所当严立科条，以绝弊端者也。我皇上聪明睿知，文武圣神，图治远法唐虞，重道尤尊周孔，登闕里之堂，聿修盛典，录元圣之后，昭示来兹。焕御匾于胶庠，广青铃于江浙。文治之隆，远超千古。凡属誉髦莫不思奋迅以应昌期，第奉差典试之员，不能仰体圣意，有负任使。今庚午科乡试在即，条例若不详明，无以剔厘诸弊，臣谨效一得之愚，为我皇上陈之。

一、京官子弟宜归本省乡试也。查每科乡试国学有额中之数，另编皿字号以别之，故京官子弟之入太学者往往中式。顺天乡试主考、同考俱属京官，不无往来，情熟易生覬覦，且国学原分南北卷，若有情弊场中更易检查。臣请自今科为始，凡汉官现任四品京堂以上，及翰林科道之亲兄弟子侄如系监生，令照在籍肄业之例，各归本省乡试，不得就试顺天。其有原系直隶监生，必

须顺天乡试者，亦照在籍肄业之例，同原籍生员一体编号。使势力之家莫遂寅缘，则孤寒之士必能吐气矣。

一、内帘监试断宜复设也。顺天乡试有各省贡监与考，最易丛奸，是以康熙十七年宪臣魏象枢条议，添设内帘监试满汉御史各一员，查察诸弊。康熙二十六年原任台臣陆祖修疏称，添设满汉御史，但视门帘之启闭，较卷数之多寡而已，既有监场纠察，又有知贡举提调官，何用专差，具题请停。臣查会试主考系特简大臣，其添设内帘御史监察，或可停止。若顺天乡试主考系词林编检等官，同考系员外主事、中行评博、内阁中书等官，同在朝班素相熟识，且势均体敌，难以节制，虽有提调监试只管外帘之事，其内帘情弊不得而知也。且内帘监察先经九卿会议，如主考、房考，拟题书签入筒，拈掣，御史责也。若有私访聚谈，私通小帖，检点纠参，御史责也。又朱卷入箱共加封锁，不许私带入房，御史责也。私人暗通主考，姑容取中，及妄荐荒谬之卷，查出即行题参，御史责也。止用句圈句点验明送阅，御史责也。查点人数，不许暗带主文，御史责也。严查埋藏、偷换朱卷等弊，御史责也。封门发题，进卷分卷关防，一应诸事，皆御史责也。所责于御史者，如是其重，岂但视门帘较卷数而已，乃条议停止，诚不知其何心？今原案俱在，伏乞皇上敕部定义，顺天乡试仍照旧差内帘监试稽察，庶内外严密，而场务肃清矣。

一、试差奉命即宜就道也。查科场条例，原令主考命下，刻期起行，今奉差每有耽延者，皆因无处分之例，故得以迟迟其行也。臣请敕下该部酌定起行日期，命下之后于限期内星驰就道，如有濡滞不行者，严定处分，庶人知警惕，亦可以杜各省请托之弊矣。

一、应试生儒当酌额数也。查科场条例每举人一名，取科举三十名，此系顺治二年定例，当时额中之数广，故三十而取一。

今中额减半，而江浙等省入场士子多至万余人。窃思若照旧例录科，则入场者太少，无以广罗人才。若任其滥取，则以万余朱卷责之考官数人，岂能细加详校，不无苟且塞责。臣请每举人一名，于额取科举三十名外，伏乞敕部定义酌加若干名，令直省学臣恪遵定制，不得额外滥行录送。又直省贡生应照旧例概准入场外，监生在籍肄业者甚多，其中优劣不一，当令学臣考试每举人一名，取监生若干名，亦应听部议。又顺天应试监生向系吏部、礼部、国子监科考移送入场，但已前虽加考试，而从宽概录。今应照生员例，每皿字号举人一名，取监生若干名，吏部、礼部、国子监照赴考人数多寡派取，亦应听部议，则应试无冒滥之人，校阅免纷繁之虑，而真才可得矣。

一、解卷宜速，以杜更换也。夤缘之人文理必多荒谬，倘主考与外帘表里相通，则小有疵蒙者私为更改，至若文理大相径庭者，预备试卷另为誊写，虽加磨勘无以辨其真伪。查科场解卷条例内开，山东、山西以九月尽到，浙江、江西、湖广、江南以十月到，两广、四川、福建以十一月到，云贵以十二月到，每迟十日者，罚俸两个月，加与本官无干系，解役耽擱者，另行督抚治罪等语。第议处既轻，又可委卸解役，考官与监临得以通同规避。臣愚以为各省取中举人最多者，如江南不过六十三名，其余通减，则朱墨卷无多。嗣后主考填榜既毕，即将朱墨卷公同交付监临，不论地方远近，定于出帘之次日，监临拜疏，专差驰驿解部。倘有迟延，即系徇私作弊，作何从重处分，应听部议。则限期急迫，庶无私改之弊，私改之弊绝，而中式者尽系真才矣。

臣仰见我皇上振典文教，务在得人，故不避嫌怨，冒昧直陈。字多逾格，贴黄难尽，伏祈皇上俯赐全览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初六日题，本月十二日奉旨：该部议奏。

## 22 郑惟孜题以甘结之法肃科场顶冒事本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协理陕西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降一级留任臣郑惟孜谨题，为请定查取甘结之例，以清顶冒，以肃科场事。

窃惟国家之典莫大于取士，而臣子之罪莫重于欺君。我皇上加意右文，奖励士类，取之也甚宽，待之也甚优，其有甘心不肖自触禁网者，不得已始以法治之。是以各省乡试加增额数，既叠沛特恩，而于三十五年冒籍顺天者复敕部严察治罪，仁之至义之尽矣。畿辅士民皆举手加额，谓今科乡试可幸肃清矣。不意榜发以来，众论纷纷，皆云顶名冒籍匪类较前科更甚。夫以国法之严也如彼，而诈伪之徒罔不畏法，愈禁愈犯也如此，不一大创之，则此辈或凭父兄之请托，或恃贿赂之钻营，或素盗虚声，巧为结网，明年会试顺天，直隶应中名数必尽被占夺矣。况一闻此风接踵而至，四十一年乡试尚可问哉！夫顺天乡试我皇上嘉惠京师，简拔贤材之大典也，乃听诈伪之徒以莠乱苗，肆意欺罔，为臣子者何以克安耶？臣直隶人也，有子入场不中，欲缮疏纠参，恐有一不实，蹈挟仇之罪，有一遗漏，涉受囑之嫌，而义又不容默然也。日夜思维，惟有查取甘结之一法，敢为我皇上陈之。大凡顶冒之人，一被参讦，托情面以讲求，指古冢为祖父，买囑邻佑总甲，辗转支饰，多得漏网。而惟本学同入科场，主员知之最真，恨之入骨，断无为之曲讳者，请敕下该抚转行九府所属各州县卫，其今科中式者无论生员、贡监皆取本学同入科场，各生员中式某人是否顶名、冒籍花押甘结各三张，具文递申该抚转咨该部及礼科，与臣衙门浙江道查验，果结称顶冒是真，不必取供立行革黜治罪。如顶冒之人行贿囑托，许各生赴官出首。银已到手，即给本生充赏；银未到手，向本犯照追。一半入官，一半给本生充赏，仍

加等治罪。倘道府各官受人请托，徇庇匪类勒取，不系顶冒甘结及捏写者，事发革职提问，永著为例。庶顶冒者无所容，而科场之肃清可望矣。

缘系条陈科场事理，字多逾格，贴黄难尽，未敢另缮，伏乞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题，十二月初一日奉旨：该部议奏。

### 23 李先复题恢复内帘监试事本

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

巡视北城陕西道监察御史臣李先复谨题，为科场关系大典，仰请酌复内帘监试，以杜弊源事。

伏惟我皇上用人行政无一不斟酌尽善，而于乡会科场尤靡睿怀，比者加意作人推恩广额，海内人士无不喁喁向风。今年顺天乡试现奉严纶议处，所以杜幸进之门，以振拔孤寒，盖亦至矣。臣以为科场之弊，与其既萌而严其罚，何如未发而绝其根。伏查康熙十八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为弊窦多端等事，议于内帘设满汉御史各一员，不与文事，于聚奎堂上向上设坐，曾经堂左右歇宿，专察内帘情弊，以及拈题、封门、收卷、封箱、条奏极其详明，部议奉旨遵行已久，自此数科闈中未闻物议。而康熙二十六年，臣衙门御史陆祖修，乃以会试及顺天乡试，内帘设满汉御史各一员，不与文事，实属无益，因议停止。在去之者，臣不知其何心，然自去内帘监试而科场乃往往滋弊矣。臣请自今以后，会试及顺天乡试敕部复设满汉御史各一员，于内帘监试。其内帘监试事宜，仍照康熙十八年所议条例遵行，皇上特简清正有风力者以往。如满汉御史扶同徇私，一经发觉，并从严处，庶弊端可塞，而大典有光。

仰臣更有请者，会试与顺天乡试内帘供事人役，例用礼部儒士，夫儒士名目不识起于何时，初不过书记奔走，近闻关中分卷打印暗通关节，悉由若辈之手，在试官精明谨慎，自能加意防闲，稍失检点鲜不堕其术中。臣请嗣后帘中将儒士永不取用，临时于各部院衙门选择老成无过、字画清楚书办四五名，止令缮写进呈题名录及榜文，并不假以事权，更严禁其不许与房考往来交通，是亦澄清场屋弊窦之一端也。

如果臣言不谬，代祈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题，十二日奉旨：该部议奏。

## 24 郑惟孜题请更监试之期事本

康熙四十年四月初七日

协理陕西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降一级留任臣郑惟孜请题，为请更监视之期，酌监中之数，以复古制，以正士风事。

窃惟国学之设，所以作养人材，非以选举人材也。若云在京选举方为巨典，亦宜特设科目另期举行，乃见慎重斯典之意。粤稽宋制有太学各科之试，有诸州之试，初不闻太学与畿辅混而一之，而统命曰乡试。如有明之制之名，实垂奸惟弊无穷者也。而其时一代大儒，如程颐、朱熹者，犹以太学诸试徒长奔竞，一欲诱解额以去利诱，一欲损太学之额均诸州之额。夫损额而犹不能止其流，何如回籍而使不失其额，在京以混乡试之制，何如回籍以复乡试之实。臣所以屡疏浚陈者，正以监生能生籍中式，亦足征国学作养之功，而可静钻营暴横恶习，并非逐监生废巨典难载史册之事也。今九卿之议，既坚不可回矣。窃思监生之身为不肖可以徐制其后，而其所以请坏八旗、九府之人材者，不可不预防其微，则舍分别考试更无良法矣。请以寅申、己亥之年，为监试之期，或三年一举行，或六年一举行，毋定额数。三年举行，南



北卷各百卷取一名，六年举行，六七十卷取一名。必历年考课不缺者方许入场，滥送者将监臣重处。其八旗、九府监生，统于乡试年入场，不另编字号，但酌增名数取中，至监试之年，一概不许应考。如此则场费岁不过三五百金，而监试之科既以特设见重，而顺天之乡试名实又相符，且使鞞毂多士可免当场传递越号之弊，其主考之秉公与否全与监生无涉，自可以听之公论。不肖之徒断难以不干己之事厕身其中，倡为报复吓诈之举。古制卫可复，十风庶可正矣。

再，查顺天积弊除钻营暴横外，尚有多端，敢为我皇上备陈之。一，取文不公也。彼既于皿字号惟利是视矣，贝字号虽有佳文，亦不肯多取，但收蹈袭支离之文，借口文无佳篇，以饰其滥取之情。一，遇磨勘贝字卷势不能免，又可使李代桃僵委曲以脱其私人。一，取中副榜不公也。查各省副榜名类，视正榜五分之一，独顺天不然，贝字号正榜近加至八十余名，而副榜每科止八九名，较之正榜才十分之一耳。使稍知顾忌肯仰体我皇上惠此京师至意，岂敢使副榜名类反少于各省乎？至南北皿字往科正榜各二十余名，近加至二十八、九名，则副榜应各得五名，乃每科南皿多至十三、四名，北皿止三、四名。夫榜名虽有正副之分，皆皇恩也，而意为增损可乎？请敕下该部查明此等偏多偏少之处，遵何条例，系何人具题，何年月日奉旨，则可知其视副榜亦为奇货，故公然为此欺罔也。一，冒籍得以滥入也。顺天乡试，若止本地生监按籍贯一同相次入场，虽有匪类欲行假冒，亦不能容。惟与各省监生同场考试，色目繁多，语音混杂，踪迹诡秘，难以稽察，是以肆无忌惮耳！以上弊端虽不若钻营暴横诱坏人材为害之甚，而藐法行私，紊乱科场所关亦不小，若不使畿辅国学毫不相混，断难肃清也。

缘系条陈监试事理，字多逾格，贴黄难尽，未敢另缮，伏乞睿

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四十年四月初七日题，十一日奉旨：该部议奏。

## 25 郑惟孜题应定流寓乡试之例事本

康熙四十年四月初七日

协理陕西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降一级留任臣郑惟孜谨题，为请定流寓乡试之例，以防诈伪，以肃科场事。

窃惟冒籍生监，惟宽其既往，复严其将来，庶有所畏而知止，臣所以有敬陈顶冒等事一疏也。九卿会议但准行举首改正之说，而不举首治以军流重罪之处，则无容议，是臣疏边为此辈去来自便之地耳。以故稍知畏法而自首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贿买保证，盘踞如故。甚如吴廷遴等者欺侮土著，咆哮衙门，无所不至。总以丙子、己卯两科，此辈中式各十三、四名，今既无厉禁，又有党援，故坚志以图侥幸也。不然已经取结今例之举人，已尽数出首回籍，而未取结之生监，乃不肯出首，岂举人之合例尽伪，而生监偏尽真也？我皇上念科场为臣子出身之正路，畿辅为万国拱向之本根，故将臣疏敕下九卿会议，期澄其源，以清其流也。而其局竟牢不可破。臣再四思维，惟另编字号定额取中，此风或可衰止。请皇上特命一二公正大臣，会同该部传集府丞两县及教官并土著乡绅生监，公同将声音、籍贯可疑之人细加审诘。除诡籍众证明白者，仍行革黜外，其余虽入籍年久，亦一体编寓字号入试。每科于额内中式三名，至会试仍编南卷，入场教职亦各补本省员缺。其童生应考者，亦令取流寓廩生保结，每次考入不得过三名，生员廩增不得过六名，五年岁贡一次。流寓土著各监生乡试，不必取地方官印结，但各取本色，取中应试生员连名保结各相次一同入场，以免贿买印结之弊。若流寓土著俱不肯出结者，即以假冒革黜。偏有仍前钻营请托冒入土著类内者，土著乡绅

生监具呈到部，将本犯并滥保劣生拿送刑部，照臣原疏所请各以军流治罪。如此则突来匪类欲图侥幸，而土著者既俱干功令而不敢作保，流寓者又恐碍名类，而不肯相容，庶乡学国学俱可肃清矣。

抑臣更有请者，监生另期考试，流寓定额取中，科场之弊既可十清八九，犹可流寓生监有不省之徒，与土著杂处，逼近八旗号房，引诱作奸者。臣八旗另编坐号之请，既蒙皇上乾断允行，则流寓生监号房，亦请于九府土著生监号房之末，另行编坐，弊窳庶可永绝矣。

缘系条陈科场事理，字稍逾格，贴黄难尽，未敢另缮，伏乞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四十年四月初七日题，十一日奉旨：该部议奏。

## 26 郑惟孜题顺天乡试外帘官应用州县官事本

康熙四十年四月初七日

协理陕西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降一级留任臣郑惟孜谨题，为清革教官外帘之例，以昭画一，以肃科场事。

臣查顺天乡试外帘执事各员，与各省一例，俱用州县等官，不知自何时改用教官。以顺天直隶之人，执顺天乡试外帘之事，保无有与其亲友串通作奸者乎？部议动言画一，请皇上敕部详查，十四省何年乡试有以本省教官入外帘者，且其中岁贡出身者，本身例应乡试举人出身者，子侄亦有乡试，一入外帘皆不得与，各省监生欲南则南，欲北则北。顺天教官及其子侄应试之路惟有一处，乃以入帘之故致误进取，斯亦不均之甚矣。况弥封誊录诸役多系顶替奸徒，精壮官员尚恐难以稽察，而教官又多庸迈孱懦之人，岂能铃束？此所以弊端百出，莫可究诘也。臣于丙子科奉命监试所亲见者。今内帘房官，既将现任候补选进士、举人

出身之知州、知县开列矣，外帘官亦请将现任候选贡监各途出身之州县等官开列多人，恭候皇上钦点。其咨送教官之例，亦行停止，庶诸弊俱清也。

又，会试外帘执事旧例用光禄寺、国子监、上林苑及顺天府学衙门等官，此四衙门官不过二十余员，今上林苑既奉旨裁革，国子监学正等官又多悬缺不补，每科开列寥寥无几，与坐名何异，且此等官俱系数年始得升转者，屡入科场能保其不驾轻就熟而作弊乎？亦请将候选候补内外七、八品官一并开列也。至武场乡试房考开列中行评博四项官，往年进士、举人出身者多，犹难揣摩。今贡监捐纳出身者十居七八，亦无异于坐名题请也。请将六部主事、内阁中书、国子监助教博士等官进士、举人出身者，通行开列，则武场亦绝弊矣。

臣直隶人也，前后科场各疏多系顺天乡试之事，言之则俱涉于私，若引嫌不言，他人更无肯为我皇上入告者，且我皇上不弃刍蕘，至于臣疏多方延访，臣虽披沥肝胆，犹恐不足仰酬虚怀之一，又何敢过存顾虑而缄默以苟容乎？

字稍逾格，贴黄难尽，未敢另缮，伏乞睿鉴施行。为此具本，谨题请旨。

康熙四十年四月初七日题，十一日奉旨：该部议奏。

## 乾隆四十八年节次照常膳底档(节选)

编者按：在我馆保存的内务府档案里，有许多记载清代皇帝进膳的簿册，如“节次照常膳底档”、“哨鹿膳底档”、“江南粮食底档”、“苏造底档”等等。这些簿册是由太监登录的，以月日时辰为序，每年一册。它详细记载着皇帝每日进膳的时辰、地点、饭菜品种、盛饭菜的器皿、摆饭菜的桌子、做菜太监的名字，以及宴会的全过程，参加宴会官员的人数姓名，宴会坐次的安排。从中可以看到皇帝一日数餐，都是满桌的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挥霍劳动人民血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还可以看到宴会的礼仪，从而可以了解封建等级制度如何森严。其所以经常举行大小宴会，款待皇亲国戚、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由于篇幅的限制，节选部分发表，以见一斑。

### 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一日

子正一刻十分，请驾。万岁爷至等处拜佛毕，至圣人前、药王前拈香行礼毕。下台阶时煮饽饽，至乾清宫，上进奶茶毕，赏郭什哈昂邦、额駝、精等奶茶毕，驾至弘德殿。

寅初二刻，太监厄禄〔里〕传送万岁爷煮饽饽一品，用大吉宝案小桌一张。上安南小菜一品，押万国咸宁水贝羹菜一品，押甲子重新姜醋一品，押山子石俱翎胎珞珠。筷子押手布，手布押芦葫边。安毕。首领李林请大吉宝案一张，请至殿门口，递与总管

萧云鹏，请进殿内，跪放在床上。首领王秉忠请雕飞（漆）飞龙宴盒，内盛煮饽饽一品四个，内有通宝二个（上交三阳开泰碗。）请进殿内中间跪下，首领杨住揭盒盖，总管王进保从盒内请煮饽饽一品，递与太监厄禄里，随请至大吉宝案前，放在吉字上。上进煮饽饽三个，剩下来无有通宝一个。通宝二个，弘德殿收去。念供红姜一块放在豆腐乳上，总管王进保用小饽饽一个，托红姜一块送至佛堂供。记此。

上祭堂子毕，还乾清宫，至重华宫少座，万岁爷至太和殿受礼。还乾清宫，受妃嫔礼毕。至重华宫，受贵人、常在礼毕。正道明道东暖阁更衣毕。

辰初上同妃嫔金昭玉粹进早膳，用海屋添筹有韩子矮桌摆。拉拉一品大碗。燕窝挂炉鸭子，挂炉肉野意热锅一品，燕窝芙蓉鸭子热锅一品，万年青酒炖鸭子热锅一品，燕窝苹果脍肥鸡一品八仙碗。托汤鸭子一品，额思克森（此二品青白玉碗）鹿尾酱一品，碎刺野鸡一品此二品金枪碗。清蒸鸭子鹿尾攒盘一品，羊乌叉一品，烧鹿肉一品，烧野猪肉一品，鹿尾一品，蒸肥鸡一品此五品金盘。竹节饽小馒头一品，薯薯一品，年年糕一品此三品磁碟盘。珐琅葵花盒小菜一品，珐琅碟小菜四品。随送浇汤煮饽饽，进一品，燕窝冬笋鸭腰汤进些。汤碗三阳开泰珐琅碗，金碗盖，大膳单，大热单。额食六桌，攒糖一品，饽饽十三品，奶子十三品。五福珐琅碗菜二品系收的。共二十九品二桌。干湿点心八品一桌。盘肉十三盘二桌。羊肉二方一桌。海屋添筹额食桌上安全银器。上进毕，赏用。记此。

妃嫔等位用地方有韩子条桌六张，摆分例菜六桌。绿龙黄碗菜三桌，霁红碗菜三桌。每桌拉拉一品，菜四品，饽饽二品，盘肉三品，攒盘肉一品，银螺螄盒小菜二个，本家匙子、筷子、手布安毕。呈进。进毕。本家赏用。

正月初一日早膳后，包衣昂邦交来上用饽饽桌一张，总管王

进保口奏，赏南府景山众人，奉旨：知道了。钦此。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乾清宫总管郭永清等奏过，传旨：正月初一日未正入宴。

十一阿哥进酒，午正安宴桌，摆高头冷膳。乾清宫设摆大宴，用器皿库大宴桌一张，银库黄缎绣金龙镶宝石桌刷一分，宝座龙头里边长几角至宴桌边八寸五分。先从外边摆起，头路松棚果罩四座上安象牙牌。两边花瓶一对，中空点心高头五品青白玉盘。点心高头盘足至前桌边七寸五分，盘足至两桌边四寸，五品，二路一字高头九品，三路圆肩高头九品，此二路碗足至两桌边七寸五分此十八品青白玉碗。此三十三品俱安有牌子大花。四路雕漆果盒二副，盒边至宴桌里边二尺三寸五分，两边苏糕鲍螺四座小青白玉碗。苏糕挨看盒鲍螺与擎高头捶手齐，点心高头至一字高头至圆肩高头至果盒俱留五分空，擎高头至两桌边六寸二分，五路膳十品，六路膳十品，七路膳十品，八路膳十品此四十品青白玉碗。内有外膳房四品，两边捶手果钟八品，每边四品。东边奶子一品，小点心一品，炉食一品。两边敖尔布哈一品，鸭子馅临清饺子一品，米面点心一品五寸清白玉盘。中匙箸纸花筷套手布。东边金匙叉子，西边羹匙筷子。两边小菜四品。东边南小菜一品，清酱一品。西边糟小菜一品，水贝瓮菜一品青白玉碟。摆毕。

#### 东边

睿亲王、诚亲王，头桌宴一桌。质郡王、十一阿哥，二桌宴一桌。十七阿哥、恒郡王，三桌宴一桌。

#### 西边

豫亲王、庄亲王，头桌宴一桌。仪郡王、十五阿哥，二桌宴一桌。定郡王、和郡王，三桌宴一桌。

王子阿哥等位宴用地方有韩子高桌六张，每桌高头五品紫漆碗，上安烟花。群膳十五品，内有外膳房二品紫龙碗。每桌干湿点心四

品，银碟小菜四品，内有清酱一品，匙箸纸花筷套。安毕。

未初二刻太监常宁传摆热宴，惟有汤膳未摆。

未初二刻五分，万岁爷升座，起祝，奏乐，座毕。总管、首领出殿外。阿哥等位进殿，入座毕，乐止。总管首领出殿外，奏乐。随送万岁爷汤膳一对盒进。左一盒红白鸭子大菜汤膳一品，粳米膳一品，右一盒燕窩捶鸡汤一品，豆腐汤一品，用雕漆飞龙宴盒，盒盖一出，就送王子阿哥等位汤膳一盒进，每位粳米膳一品，羊肉卧蛋粉汤一品绿地紫龙碗，俱系本桌首领太监送，出入照三十日一样。送汤膳毕，乐止。承应戏未完，奉旨：送奶茶。奶茶碗盖一出，就送王子阿哥等位奶茶。奶茶毕，将茶桌请下，戏毕，转宴，先转万岁爷怀里转起，先转汤膳碗，小菜、点心、群膳，捶手果钟，苏糕鲍螺，金羹匙金匙，高头松棚果罩，惟有花瓶筷子叉子看盒不转。看盒往外挪，盒边外挨龙发花瓶往里挪，挪至看盒两边正中间。头对盒进、出，二对盒随。二对盒进。转王子阿哥等位倍（陪）宴，俱从怀里往外转，惟有花瓶筷子不转。转宴毕，摆酒宴，奏乐。随上万岁爷酒宴一桌四十品，摆五路。每路八品，五对盒进，头对盒荤菜四品，果子四品，二对盒荤菜八品，三对盒果子八品，四对盒荤菜八品，五对盒果子八品俱五寸青白玉盘。头对盒进、出，二对盒进。摆王子阿哥等位酒宴六桌青龙盘。每桌十五品菜七品，果子八品。一对盒进，酒宴摆毕。总管首领出殿外，乐止，随送酒，奏乐。十一阿哥出座请酒一杯，至万岁爷前跪进酒毕，赏酒毕，总管萧云鹏送万岁爷看杯酒。看杯酒一进，就送王子阿哥等位酒。送酒毕，乐止，承应戏未完，奉旨：送果茶。果茶碗一出，就送王子阿哥等位果茶。送果茶毕，王子阿哥等位出座。乾清宫总管郭永清等奏宴毕，起祝，万岁爷起座毕，乐止。总管萧云鹏奏过，传旨：大宴一桌赏南府景山众人。酒宴一桌，赏庄亲王、裕亲王、扎拉丰阿、阿桂、福隆安、和坤、梁国治、董诰、福长安。钦此。



### 正月初一日酉初

太监常宁传送酒膳，上用白玉盘酒膳一桌十五品，用茶房红龙矮桌摆。吉祥盘一品菓子八品，菜六品。捶手四品。嫔妃等位进热锅一品，饽饽一品。上进毕，赏用。太监厄禄里据黄折片一个奏过，传旨：赏月华门该班辖，黄盘酒膳一桌。管辖大人苏拉昂邦黄盘酒膳一桌。六班辖绿龙盘酒膳一桌。内头学，青龙盘酒膳一桌。内二学青龙盘酒膳一桌。内三学青龙盘酒膳一桌。里边总管首领太监绿龙盘酒膳一桌，外边总管首领太监青龙盘酒膳一桌。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太常寺来文，为祭祀事。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五日孟春时享太庙，遣官行礼，皇上不斋戒。自初二、初三、初四此三日斋戒，不理刑名，为此知会内膳房可也。

### 正月初十日

寅正三刻请驾。卯正三刻养心殿进早膳。用填漆花膳桌摆。燕窝红白鸭子八仙热锅一品张太官做。葱椒鸭子热锅一品郑二做。炒鸡丝炖海岱丝热锅一品常二做。羊肉丝一品银碗。清蒸鸭子鹿尾攒盘一品，焗猪肉攒盘一品，竹节卷小馒头一品，孙泥额芬白糕一品，螺螄包子豆尔馒头一品黄盘。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四品，咸肉一碟野鸡爪一品，随送大肉面进一品，果子粥进些青磁碗。额食六桌，饽饽十五品一桌，饽饽三品，奶子十品，菜二品收的。共十五品一桌。盘肉八盘一桌。盘肉二盘，羊肉五方一桌。上进毕，赏用，记此。

掌仪司为再行知会事，经本府奏准乾清宫恩赐饌席筵宴宗室，是日设中和乐，于乾清宫之檐下，设丹陛大乐，于乾清门之后廊，陈坛案设玉八件，于廊下正中甬路下东西两傍安设赏物，稍次左右搭盖蓝凉棚十架，各放饌席。殿内酌设二十四席，廊下两傍酌设四十八席，月台上面东西酌设二百五十四席，甬路两傍酌设二百四席，共酌设五百三十席。但其桌张过多，人数太众，如

统俟临时安搭，难免参差不备。请于恭进果桌时，殿内应放之桌席，令太监等随同搭放外，顺便揭取火锅盖，其余殿外应放之桌席，俱用护军等预先摆设，妥协预备。所有入宴之亲王以下辅国将军以上四十八人，在殿内按翼序座。近派之章京侍卫官员，在廊下按次序座。有职俸之宗室侍卫官员章京以及近派闲散宗室等，俱在月台上面按辈依次序座，皆东西相向。远派闲散宗室在甬路两傍向上，亦按辈次序座。若俟皇上御殿之后，始着伊等归班入座，实恐参差不齐，请将月台甬路上面序座之宗室等，预先归班恭候外。其殿内两廊应行序座之王、贝勒、贝子、公、宗室等，暂不归班入座，令在殿外台阶下按翼序立，抵俟皇帝陛座乐止时，赞礼郎赞排班乐作，御前大臣二人引王、贝勒、贝子、公、宗室等按翼进至月台正中。赞礼郎赞跪叩，所有已经入座之众宗室等，即在本座上随同排班之王、贝勒、贝子、公等各行三跪九叩礼。赞礼郎赞兴乐止，御前大臣仍前按翼引王公等各归本班行一叩礼，入座乐作，向茶，正进茶皇帝进茶，众皆就座处跪行一叩礼，茶毕，每人各赐茶一次，其殿内令首领太监等分赐。殿外人数众多，赐茶侍卫不敷分赐，拟派护军参领及代翎顶挂数珠官员帮同赐茶。殿内及廊下赐茶之玉钟及不(杯)碗照旧按取。其月台甬路上赐茶磁钟不行按取，连钟一并赏赐。茶毕乐止时恭进御用果桌，视御用果桌席幕揭展，掌仪司官员自设坵按处恭捧台盏，由中路而进，乐作。是时派进爵大臣，由本位出至殿门外，除端罩，立俟递酒官员等进至殿门外西侧，斟酒毕，进爵大臣进至殿内跪接酒爵，由中路而进，至御座前跪进御爵，众皆行一叩礼毕，进爵大臣退出原处，跪授赐酒一杯，众皆立，酒既毕，进爵大臣服端罩归班入座，众皆随座，俟御爵捧下，乐止时，即爵分安廊下月台丹陛三处，赐酒坵案三张，依次昇安本位。喜起舞大臣，即随赐酒坵案进至起舞处起舞，即于起时按爵分赐酒各一杯，众

各行一叩礼，不接杯，连酒杯一并赏赐，复行一叩礼毕，乐止，时即分赐饭饌，喜起大臣舞毕，南府学艺人等演戏，演毕礼成，恭撤御用果桌，视赞礼郎赞谢宴，众皆于本座处各行一跪三叩礼，乐作，皇上还宫，乐止。管宴阿哥、御前大臣、监前额驸等监放赏物，宗室等跪领赏物毕，宗人府堂官引宗室等出，至乾清门外，各行三跪九叩礼。是日管宴阿哥、御前大臣、御前额驸率领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等，俱服蟒袍补褂外，其一切执事侍卫官员及入宴之王公宗室等，亦俱蟒袍补褂，谨奏请旨。等因。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奏，十五日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为此知会。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来文一件内开，次年正月初十日万岁爷在乾清宫赏赐饌席筵宴宗室人等，并礼节约设桌张数目，是〔日〕万岁爷前用果桌，宗室人等俱用饌席，并未开每饌席一桌安设何样菜蔬。记此。

又于四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外膳房总领等谕传，正月初十日在乾清宫筵宴宗室人等，据军机处奏准，抄出亲王以下、辅国将军以上，共四十八人，在殿内酌设二十四席，近派之章京侍卫官员九十六人，在廊下两旁酌设四十八席，共七十二席。每席设外膳房热锅二个野鸡片一个，烩羊肉片一个，鹿尾烧鹿肉一盘，烩羊乌叉一盘，内膳房荤菜四品，蒸食一盘，炉食一盘，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箸二双，内膳房梗米饭，外膳房羊肉丝汤内有银热锅十六席，锡热锅五十八席。其余有职俸之宗室侍卫官员章京以及近派闲散宗室等五百八人，在月台上面东西两边酌设二百五十四席。远派闲散宗室四百八人，在丹陛甬路上两旁酌设二百四席，共四百五十八席。每席设锡热锅二个羊肉片一个，猪肉片一个，烩羊肉一盘，烧猪肉一盘，内膳房饭，蒸食一盘，内管领炉食一盘，锡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箸二双，外膳房肉丝汤饭。

又于四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军机大臣福隆安、福长安传旨：

初十日上在乾清官筵宴宗室人等，是日原掌仪司据折奏准伺候万岁爷前果桌一桌，今果桌不用伺候，就伺候上用蒸食炉食米面奶子一桌。嗣后就是每逢紫光阁筵宴蒙古王额駙台吉外国人等，亦是照此样伺候，亦不必伺候盘肉果桌。钦此。

\*\*\*\*\*

正月初九日，奏事太监秦禄传旨：明日早膳养心殿伺候，早膳后，辰正二刻，上至乾清官筵宴宗室人等。钦此。

### 正月初十日

上养心殿进早膳毕，辰正二刻，至乾清官正宝座，升座毕，启祝奏乐，随御前大臣二人代领入宴之王子、贝勒、贝子、公、宗室人等行三跪九叩礼毕，归班行一叩礼毕，入座，乐止。随茶膳房侍卫人等送上用奶茶，赏奶茶毕，随送万岁爷前蒸食米面炉食奶子十五品一桌，用填漆花膳桌摆，竹节饅小饅首一品，象眼小饅首一品，螺螄包子豆尔饅首一品，糊油方点一品，油糕一品，豌豆包子一品，匙子饅饅红糕一品，孙泥额芬白糕一品，枣尔糕、老米面糕一品，白面丝糕菓子米面糕一品，炉食饅饅三品，奶子二品，俱使五寸黄盘，安叉子手巾毕，呈进请至游廊内揭去盖袱时，膳房首领郝玉、茶房首领杜国选，先请金龙团思根一张，安毕，随总管王进保、茶房首领刘芳，请上用饅饅米面、奶子一桌，呈进安毕。奏乐。随掌仪司官员人等执镮进酒，睿亲王请酒一杯，至万岁爷前，跪进酒毕，赏睿亲王酒毕，随赏殿内东西两边、月台丹陛上宗室人等酒毕，乐止，演戏，戏毕。总管首领四人撤上用饅饅米面奶子，随撤桌子，撤金龙团思根。上用饅饅米面炉食等样，俱系亲诣赏殿内东西两边王子、贝勒等。记此。此次筵宴赏王子、贝勒、贝子、公、宗室人等饭菜桌张，俱系预先摆设整齐，殿内东西两边用一等饭菜二十四桌，东西两廊用一等饭菜四十八桌，二共七十二桌。每桌热锅二个羊肉片一个，野鸡片一个，羊乌叉一盘，

鹿尾烧鹿肉 一盘俱系外膳房班里。韮菜四碗青磁碗，蒸食一盘，炉食一盘系内膳房班里青磁碗，银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筷子二双，膳房饭，羊肉丝汤汤饭碗，八卦云鹤磁碗，内有银热锅十六桌，锡热锅五十六桌，汤饭亦是预先安设，殿内送茶酒系敬事房派随侍等处首领太监伺候，月台东西两边用次等饭菜二百五十四桌，丹陛东西两边用次等饭菜二百四桌，二共四百五十八桌。每桌锡热锅二个羊肉片一个，猪肉片一个，羊肉一盘，猪肉一盘俱系外膳房班里。蒸食一盘，内管领炉食一盘用内管领青磁碗。锡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筷子二双，送茶酒俱系茶膳房侍卫同护军参领人等伺候。记此。俱用外膳房肉丝汤饭亦是预先安设，汤饭碗系内管领青磁碗。太监常宁传旨：宁寿宫安的珠翠盒一副，雕漆龙凤斗一个，小金盒一副。赏阿哥们，珠翠盒一副。十公主，小金盒一副。赏祥玉雕漆龙凤斗一个。重华宫安的珮琅消夜果盒一副。养心殿安的珠翠盒一副，雕漆龙凤斗一个。赏阿哥等，珠翠盒一副。郭什哈昂邦、郭什哈额驸，雕漆龙凤斗一个。

#### 正月初十日未初三刻

正谊明道进晚膳，用填漆花膳桌摆，燕窝鸡糕酒炖鸭子热锅一品双林做，炒鸡大炒肉炖酸菜热锅一品郑二做，锅烧鸭子塞勒倦一品庆保做，红白鸭子炖杂脍热锅一品常二做，羊西尔占一品，后送收汤鸡一品，蒸肥鸡，鹿尾攒盘一品，烧猪肉攒盘一品，象眼小馒头一品，攒丝春卷一品。婉嫔进热锅一品，银葵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四品，咸肉一碟，野鸡爪一碟，随送梗米干膳进一品。次送婉嫔进菜一品，饽饽一品，进毕，赏用。记此。

#### 晚晌旷灯

德日新伺候白玉盘野意酒膳一桌十五品果子八品，菜七品，用茶房红龙矮桌摆，糟鸭子晾丕子一品，糟火熏糟鸡一品，咸肉牌骨一品，鹿筋锅烧鸭子一品，收汤茄干一品，油炸果一品，猪肉馅汤

面饺子一品，随送热炒五品，葱椒鸭子白菜一品，溜鸭腰一品，拌鸭丝一品，麻花鸡一品，糖醋锅渣一品。

#### 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三日

早膳后，礼部来文，为钦奉谕旨，祈祷雨泽，照例于天神、地祇、太岁坛，取吉虔诚致祭祈祷，随札行天监，选得五月初四日，致祭天神、地祇、太岁三坛。吉筹语应照所选吉期先一日与余日，此二日斋戒，不理行名，禁止屠宰，相应行文内膳房，照例办理可也。总管萧云鹏据礼部来文，初三、初四此二日禁止屠宰，断屠之后不下透雨，将两宫内庭主位，鸡鸭肉腥减退一半。奉旨：知道了。钦此。随总管萧云鹏遵例，将赏外头的盘肉，自明日起不用伺候，净伺候饽饽奶子碗菜赏用。记此。

#### 五月初三日未初二刻

蓬岛瑶台进晚膳，用照常膳桌摆，火熏炖烂鸭子一品<sup>郑二做</sup>，燕窝把红白鸭子苏脰一品<sup>常生做</sup>，羊他他士一品，后送拌茄泥一品，蒸肥鸡烧鸡肉倦攒盘一品，苏造鸭子肘子肚子勒条攒盘一品，象牙小馒头一品，大馒头一品，粽子一品。总管郭水清进菜二品，饽饽一品。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银碟子小菜四品，清酱茄子一品，风肉一碟，野鸡蛋一品六个，白盐一碟。随送红梗米干膳进一品，野鸡酸汤进些。上进毕，赏用。记此。以上福隆安、和坤、福长安进膳三次，本家来做膳厨役，俱无有赏。记此。

#### 五月初四日

寅正二刻请驾。卯正二刻东书房进早膳，用填漆花膳桌摆，燕窝歌野鸡一品<sup>双林做</sup>，炒鸡白鸭子炖杂脰一品<sup>郑二做</sup>，山药酒炖符尔肉一品<sup>张东官做</sup>，清蒸鸭子烧猪肉倦攒盘一品，烟猪肉攒盘一品，竹节倦小馒头一品，粽子一品。愉妃进菜八品，安膳桌三品。饽饽十品，安膳桌二品。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四品，风肉一碟。随送燕窝三鲜面进一品，果子粥进些。额食二桌，饽

饽七品内有收的三品，菜五品系愉妃进，羊肉丝一品，共十三品一桌。盘肉六盘一桌。上进毕，赏用。记此。

#### 五月初四日未初二刻

淳化轩进晚膳，用填漆花膳桌摆，燕窝凤肉加线鸭子一品双林做，鸡糕锅烧符尔肉一品张东官做，燕窝红白鸡丝一品郑二做，后送炒茄子一品，蒸肥鸡烧猪倦攒盘一品，韭菜挂炉鸭子攒盘一品。愉妃进菜八品，安膳桌三品。饽饽十品，安膳桌二品。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四品，凤肉一碟，随送绿豆老米水膳进一品。次送羊肚丝一品，愉妃进饽饽八品，共一桌。盘肉八盘，一桌。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三十日，乾清官总管郭永清等口奏，五月初五日端阳佳节苏宴不用伺候。奉旨：知道了。钦此。

#### 五月初五日

请驾时，总管萧云鹏等用拼檯(檯)一条，安在奉三无私殿内宝座西边，摆五福多瑞十五盘，伺候上览过。奉旨：照折片赐愉妃、颖妃、容妃、淳妃、顺妃、婉嫔、诚嫔、循嫔，每位青磁盘五福多瑞一盘。赏永璫、阿里哈达、阿桂、福隆安、和珅、梁国治、董浩、福长安，每人青磁盘五福多瑞一盘。

#### 五月二十九日

早膳杨树底下仲伙进膳，晚膳喀拉河屯滦阳别墅进膳，煮全猪一口，赏人饭食。记此。

#### 五月三十日

早膳热河烟波致爽进膳，赏额食。晚膳如意洲。

五月二十九日小太监常宁传旨：明日晚膳如意州伺候，煮全猪一口，全羊二只，系喀尔喀羊。赏王子、郭什哈昂邦、军机大臣、郭什哈额驸、郭什哈辖等饭食。钦此。

#### 五月三十日未初二刻

上至延熏山馆升座毕，送奶茶，赏奶茶毕。传膳用折叠膳桌摆，全猪肉丝一品，额思克森一品系树木勒做，燕窝把酒炖鸭子一品系张东官做，攒丝肥鸡一品系那二做，烧肉烧肝血肠攒盘一品，塞勒白肝肚抓攒盘一品，羊乌叉一盘，蒸肥鸡烧肉一盘，象眼小馒头一品，猪肉茄子馅提折包子一品，银菱花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四品，刀子湿手布匙箸安毕，呈进，随送粳米、稗子米干膳进一品。上亲片羊乌叉肥鸡狍肉进。进毕，总管萧云鹏等遵四十七年例，将膳桌上剩下的膳品连膳桌请下来，留着，郭什哈大人散去，再将膳桌请至殿内伺候赏用。次送东西两边抱厦下王子郭什哈昂邦、军机大臣、郭什哈额驸、郭什哈辖等二十三人，用桌十一张，每桌全猪肉一盘，银螺螄盒小菜二个，乌木筷子二双，猪肉丝汤，羊肉丝汤，膳房饭搭桌送汤饭，系随侍等处首领太监等伺候。将各桌上片剩下猪羊肉攒盛六盘，遵例用桌摆毕，搭至殿内伺候。赏南府学生等肉三盘，船上肉一盘，请轿太监肉一盘，下剩一盘。记此。

#### 五月三十日晚晌

伺候莲子收汤鸭子一品，醋溜白菜一品，糟鸡糟肘子一品，咸鸭蛋一品，酸辣羊肠羊肚一品，上进毕。赏用。记此。

六月初七日德保差人送来鹿一只，系御前鸟枪蜚螽保打得，于初八日早膳后到来。除上留用鹿肉，下剩鹿肉十盘伺候，上览过，奉旨赏用，记此。

#### 六月初九日

早膳烟波致爽，晚膳戒德堂。

六月初八日德保差人送来狍一只，系御前鸟枪萨克坦布打得，于初九日早膳前到来，除上留用狍肉，下剩狍肉四盘伺候，上览过，奉旨赏用，记此。

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总管萧云鹏等公议，八月十五日



中秋佳节，伺候上用酒膳一桌，遵例伺候，亦未奏。记此。

八月十五日因月蚀，此一次未唱戏，照旧使花家伙，晚膳后伺候赏人月饼。记此。

八月十五日

寅正一刻请驾时，太监厄禄里传旨：今日早膳不在惠迪吉伺候，在烟波致爽进早膳。钦此。

卯初烟波致爽进早膳，用折叠膳桌摆，鸭子火熏白菜一品双林徽，八仙碗，白煮烂鸭子一品张东官徽，红潮水碗，清蒸鸭子糊猪肉攒盘一品，竹节饅小饅首一品珽琅盘。福长安进热锅一品，菜八品，安膳桌四品，饽饽四品，安膳桌三品，攒盘肉一品，饅葵花盒小菜一品，饅碟小菜四品，随送上传萝卜汤下面进一品，燕窝八仙面一品未进，系福长安进。汤膳碗丹桂飘香珽琅碗金碗盖，金银花线带膳单，红毡里垫单。福长安进额食四桌，大寿桃一个内有百寿桃一品，立桃八品，共一桌。炉食桃八品，菜四品，饽饽一品，共一桌。盘肉六盘，猪肉一方，共一桌。羊肉六盘，羊肉一方，共一桌。茶膳房添额食三桌，饽饽十一品内有月饼八品，奶子月饼五品，共一桌。内管领月饼四盘，共一桌。盘肉六盘，一桌。上进毕，赏用。此次早膳应使花膳桌，珽琅葵花珽琅碟，因膳不在惠迪吉，未趣上。记此。

八月十五日未初二刻

如意州进晚膳，用填漆花膳桌摆，大炒肉炖白菜豆腐一品郑二徽，八仙碗，鸭羹一品张东官徽，红潮水碗，后送大炒鸭子一品五福盘，秃鲁木羊肉攒盘一品，象眼小饅首一品，小月饼一品此二(三)品珽琅盘。妃嫔等位进菜四品，安膳桌二品。福长安进菜八品，安膳桌三品，鸭子火熏白菜一品，炖烂鸭子一品，燕窝鸭丝寿意一品，饽饽四品，安膳桌一品，油糕一品，挂炉鸭子五香肉烧狍肉攒盘一品，珽琅葵花盒小菜一品，珽琅碟小菜四品，咸肉一品银碟，随送

老米干膳进一品，汤膳碗丹桂飘香珐琅碗，金碗盖，金银花线带膳单，红毡里垫单。福长安进额食四桌，菜五品，饽饽三品，蒸食，桃八盘共一桌。炉食桃八盘一桌。盘肉六盘，猪肉一方，共一桌。羊肉六盘，羊肉一方，共一桌。次送羊肚片一品。妃嫔等位进菜二品，饽饽二品，共一桌。上进毕，赏用。记此。上进晚膳毕，总管萧云鹏奏过，传旨：赏福长安家厨役四名，每名一两重银一个。钦此。

八月十五日晚膳后，遵例伺候上赏人用月饼十五品一桌系杨妃进，二寸月饼三十品二桌，攒盘月饼二十品一桌系公上进，内管领月饼十五套二桌，自来红月饼十二盘一桌，安在烟波致爽院内，伺候赏用。记此。

酉初二刻设供，摆毕，上至供前拈香行礼毕。酉正上至云山胜地，用青玉盘野意酒膳一桌十五品菜七品，果子八品，用茶房折叠矮桌摆，安叉子手布毕。呈进燕窝拌五香鸭丝炉肉一品，挂炉鸭子糟猪肚一品，五香鸡一品，鹿筋拆鸭子一品，木樨藕豆角一品，野意油炸果一品，小月饼一品，随送熟炒五品，炒鸭子一品，溜虾米酱一品，鸭子白菜一品。次送妃嫔等位进野意攒盒一副，熟炒四品。上进毕，赏用。香尽，上送焚化毕。随撤供月大月饼一个，（收贮年节用），供月捶手二套，每套从底下数第二个切成式件月饼一个，托一个，共一盒，桃顶一个，顶上小月饼一个，鲜果三品，共一盒，呈进，上进毕，赏妃嫔公主等位，切成式件月饼一个，托月饼一个，共一盒。佛堂供尖月饼五套一盒，用金龙彩漆皮盘摆毕，赏阿哥等位，赏祥玉等，桃顶一个，顶上小月饼，鲜果三品，共一盒。随总管萧云鹏着小太监厄禄里据黄折片一个，奏过奉旨：按折片赏南府景山众人等，御案供一桌二十七品。钦此。

八月二十五日

郭什哈昂邦福康安传旨：明日晚膳，陀背村大营赏随营蒙古王郭什哈额驸、乾清门额驸、外边行走蒙古王公额驸、台吉等饭食。钦此。

八月二十六日未初三刻

陀背村大营黄××里下进晚膳，用折叠膳桌摆。加线肥鸡一品双林做，大炖肉炖萝卜白菜一品郑二做，山药酒炖鸭子一品张东官做，羊乌叉烧肝攒盘一品，象眼小饅首一品，鸭子馅提折包子一品，蒸肥鸡、烧狍肉一盘，蒸肥鸡一盘，羊乌叉一盘，焗猪肉一盘，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银碟小菜四品。随送粳米干膳进一品，燕窝锅烧鸭子汤进些。额食六桌，饽饽六品，奶子六品，共十二品一桌。内营领炉食八盘一桌，盘肉二桌，每桌八盘，羊肉四方二桌。上进膳毕，将膳桌上剩下加线肥鸡一品，大炒肉炖萝卜白菜一品，山药酒炖鸭子一品，共三品，遵例送至妃嫔公主等位讫。其余黄××里下赏用，赏黄××里下蒙古王、郭什哈额驸、乾清门额驸、外边行走蒙古王公、额驸、台吉等。用一等饭菜三十桌，每桌六碗，内有外膳房三碗，蒸食一盘，炉食一盘，盘肉三盘，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筷子二双。膳房饭，肉丝汤。用次等饭菜四十桌，每桌四碗，内有外膳房二碗，蒸食一盘，内管领炉食一盘，盘肉二盘，螺蛳盒小菜二个，乌木筷子二双。膳房饭，肉丝汤。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卯初请驾，辰初上同妃嫔金昭玉粹进早膳，用海澄添筹，有韩子矮桌摆，鞞高头五品上安有牌子花头，葱椒鸡羹热锅一品，口蘑锅烧鸡热锅一品，燕窝挂炉鸭子挂炉肉热锅一品，苹果山药酒炖鸭子一品，酒炖万字肉一品，托汤鸭子一品，羊肉丝一品此四品五福法取碗，清蒸鸭子鹿尾攒盘一品，竹节饅小饅首一品，年年糕一品，蕃薯一品此三品珐琅盘，珐琅葵花盒小菜一品，珐琅碟小菜四品。随送上传生肉丝面进一品汤膳碗三阳开泰法珐琅金碗盖，大膳单，大柈

平。麵食五桌饽饽四品，奶子十八品，五福法琅碗菜二品，共一桌，干湿点心八品一桌，盘肉二桌，每桌八盘，羊肉五方一桌海属裕等麵食上安金銀器，上進毕，赏用，记此。愉妃等位用地方有幔子条桌六张，摆分例膳案座。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总管郭永清等奏，除夕、元旦伺候大宴，奉旨：知道了。钦此。随总管萧云鹏口奏，元旦寿皇殿伺候筵豆供。除夕、次年正月初二日伺候盘肉果供，除夕、元旦每日伺候上用酒膳九桌，奉旨：知道了。钦此。

十二月二十九日巳时

上至保和殿进饽饽桌。记此。

十二月二十八日总管郭永清等奏过奉旨：明日申正二刻入宴，内庭等位陪宴，首领刘芳进酒。钦此。

十二月二十九日午正

安宴桌摆高头冷膳，乾清宫殿内设摆万岁爷大宴，用器皿库金龙大宴桌一张，黄缎绣金龙镶宝石桌刷一分，宝座龙头里边长几角至桌边八寸五分，先从外边摆起，头路松栢果罩四座上安象牙，两边花瓶一对，中安点心五品铜胎掐丝珐琅盘，点心高头盘足至前桌边七寸五分，盘足至两桌边四寸五分，二路一字高头九品，三路圆肩高头九品，此二路碗足至两桌边七寸五分，共十八品铜胎掐丝珐琅碗，共二十三品俱安有狮子入花，四路雕漆果盒二副，盒边至宴桌二尺三寸五分，两边苏糕鲍螺四座铜胎掐丝珐琅盘，苏糕按看盒，鲍螺与荤高头，插手齐点心高头，至一字高头，至圆肩高头，至桌盒，俱留五分，空荤高头至两桌边六寸二分，五路膳十品，六路膳十品，七路膳十品，八路膳十品，此四十品膳内有外膳房四品铜胎掐丝珐琅碗，两边插手果钟八品，每边四品，东边奶子一品，小点心一品，炉食一品，西边敦尔布哈一品，鸡肉馅包子一品，米面一品铜胎掐丝珐琅盘，中手布纸花筷套，东边金匙叉子，西边羹

匙筷子，两边小菜四品，东边南小菜一品，清酱一品，两边糟两样小菜一品，水贝瓮菜一品。铜胎掐丝珐琅碟。

### 东边

愉妃、惇妃，头桌宴一桌。婉嫔、诚嫔，二桌宴一桌。林贵人、明贵人，三桌宴一桌。

### 西边

颖妃、顺妃，头桌宴一桌。循嫔、十公主，二桌宴一桌。禄贵人、白常在、鄂常在，三桌宴一桌。

内庭等位倍(陪)宴用地方有韩子高桌六张。承敬事房设摆，每桌高头五品，紫龙碗上安烟花，群膳十五品，内有外膳房二品。绿龙黄碗菜二桌，白里酱色碗菜二桌，里外酱色碗菜二桌，每桌干湿点心四品。紫龙碟，银碟小菜四品内有清酱一品，匙箸纸花簇套安毕，惟有汤膳未摆。申初二刻太监常宁传热宴摆毕，请万岁爷升座，起祝，奏乐，座毕，总管首领出殿外，妃嫔等位入宴毕，总管萧云鹏出殿外，奏乐，随送万岁爷汤膳一对盒进。左一盒红白鸭子大菜汤膳一品，粳米干膳一品，右一盒鸭子鸭腰汤一品，豆腐汤一品，用雕漆飞龙宴盒，盒盖一出，就送妃嫔、贵人、常在汤膳一盒进，每位粳米膳一品，羊肉卧蛋粉汤一品，位分碗俱系本桌首领太监送，照例摆宴人端盒，头桌先进，还是头桌先出，送奶茶送果茶俱是转首，送汤膳毕，乐止，承应戏未完，奉旨：送奶茶。奶茶碗盖一出，就送两边妃嫔、贵人、常在奶茶毕，将茶桌请下。戏毕转宴，先从万岁爷怀里转起，先转汤膳碗小菜，群膳掬手果钟苏糕，鲍螺金匙金羹匙，高头松楞果罩，惟有花瓶筷子叉子看盒不转，看盒往外挪盒边外，按龙发花瓶往里挪，挪至看盒正居中，头对盒进、出，二对盒进，随二对盒进转妃嫔等位宴，先从怀里往外转，惟有花瓶筷子不转，转宴毕，摆酒宴，奏乐。随上万岁爷酒宴一桌四十品，摆五路，每路八品，五对盒进，头对盒荤菜四品，果子四品，二对盒荤菜八品，三对盒果子八

品，四对盒荤菜八品，五对盒果子八品摘改法琅盘，头对盒进、出，二对盒进，随二对盒进摆妃嫔等位酒宴六桌，绿龙盘三桌，青龙盘三桌，每桌十五品菜七品，果子八品，二对盒进，酒宴摆毕，总管首领出殿外，乐止，随送酒，奏乐。首领刘芳请酒一杯，至万岁爷前跪进酒毕，赏酒毕。送万岁爷看杯酒，看杯酒一进，就送妃嫔等位酒，送酒毕，乐止。承应戏完，奉旨：送果茶。首领刘芳请果茶至万岁爷前跪进果茶，果茶碗盖一出，就送妃嫔等位果茶，果茶一进，首领太监四人将酒桌拍下，送果茶毕，妃嫔等位起座，乾清宫总管萧云鹏奏宴毕。起祝万岁爷起座毕，乐止，茶膳房转宴。总管萧云鹏奏过，奉旨：大宴一桌，赏拉他那西弟，拉旺多尔济，巴图，阿桂，福隆安，梁国治，和坤，董浩，福长安。酒宴一桌，赏睿亲王、庄亲王，恒郡王，和郡王。宴毕，驾还养心殿东西佛堂，拜佛毕。记此。

#### 晚晌伺候

上白玉盘酒膳一桌，至酉初三刻太监常宁传送酒膳，用茶房红龙矮桌，摆酒膳一桌，吉祥盘一品，果子八品，菜六品，捶手四品，箸叉子手布安毕，呈进，次送妃嫔等八位，进攒盒一副，上进毕，赏用。上进酒膳，随送八月十五日收的月饼一个重十斤，元光一个，切成式件，用红漆皮盘盛，边烂一品，用红漆皮盘，上进毕，交与总管刘秉忠，赏阿哥公主等。

太监厄禄里据黄折片奏过，奉旨：赏月华门该班辖黄盘酒膳一桌，管辖大人苏拉昂邦黄盘酒膳一桌，六班辖，绿龙盘酒膳一桌，内头学青龙盘酒膳一桌，内二学青龙盘酒膳一桌，内三学青龙盘酒膳一桌。里边总管首领太监绿龙盘酒膳一桌，外边总管首领太监青龙盘酒膳一桌。

## 毅军记略

编者按：《毅军记略》选自清代外务部档。据崇烈序言，本记略是毅军创建者宋庆口述，幕僚笔记，并由本人润色而成的。纵观通篇内容，也可证明著者蓬莱居士即是宋庆。这本记略所述是宋庆从咸丰三年到光绪十三年的经历，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宋庆率领毅军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镇压捻军太平军，以及在陕甘镇压回民起义的战况，为研究这些起义军的活动提供了资料。这本记略还附有宋庆死后的一道上谕，王廷斌撰的两篇祭文、一篇碑文，以及袁世凯撰写的神道碑铭，为研究宋庆其人提供了较完整的史料，故一并发表。记略及附文的作者，都把起义军诬蔑为“匪”为“贼”，以及对宋庆大肆吹嘘之词，为保存原貌，均未加改动，原文照录，供研究者参考。

### 崇烈序

此为宋忠勤公毅军记略，乃口述情形，由幕僚笔记，其中润色之处为开章事实耳。宋忠勤通文字，及老年书法特佳，有古人苍劲之致，无一俗笔。信矣！天生伟大，自与庸俗不同也。

宋公初随宫子猷先生——名国勋，似为己酉拔贡知州——以知州分发安徽。时同邑辛——名文正，翰林知府——署某郡。邀宋公同往带卫队，为宋公治兵之始。嗣后官罢亳州，宋又随官

治兵，此记中言甚详。宋公由此立功知名。官先回里矣，乃市井之谈。有讯宋公以为统帅，官犹领州牧，宋公反境，官朝服躬迎道左云云。乃如小说家之鄙论，未免太谬。倘入正史，岂非笑柄！以近数十年前之事，崇烈以宋公为乡人，且在宋公幕中者二年，似不可不更正之，以存事实。至各街谈巷议之语，本无足道。今因有所闻，敢不略为述之乎！

此为宋式家藏本。宋公后人亦不振，仅存一幼孙，今年十余耳。

戊午七月崇烈注

### 毅军纪略

蓬菜居士著

予齐东寒士，早岁落魄，弃学而耕，辍耕而贾，所遇辄穷，年近四十，犹碌碌无闻也。咸丰之初，粤匪倡乱，扰及武昌，登镇兵赴皖，防剿令下，无不惶恐，举家相泣，真有死别之悲。予见而勉之曰：身为官兵，正应效命疆场，此大丈夫建功立业之秋也！闻者嗤之。予自念身非行伍，然目击时艰，激昂感慨，遂奋然从军焉。是年十二月抵安庆府，驻东门外之迎江寺。

三年正月望后，贼舟猝至对江，麾旗举炮，城内外防兵二万，闻风已溃散矣。予益愤焉，然无如何也。时有同乡辛令者，任贵池县，遂往投焉。至则惟县令一人寂守空署，与一仆泪眼相对而已，署中隶役及闾城土民逃散一空，辛见予喜出望外，取印掷予怀，相约出奔，予力劝其守城，辛反谓予不达时务，遂同出城。未半日回望城中火发，发逆顺水东驶，沿江城池相继沦陷，此时已春夏之交矣。予同辛绕道行，至秋间，抵庐州府。皖抚李公嘉瑞与辛有师生谊，命带六安练勇六百人。时以带勇为险役，谓辛有失守罪，令其立功自贖。辛虽心悍，不敢违也。予则窃幸，意藉



此可建功名。无如甫经接管，促令进剿，仓皇出师，兵将不相识。及至巢县之钓鱼台，逆船一千二百艘，由无为州之玉溪进口直犯枞鼓山。前队定远县李登舟、凤阳县黄元吉二令，统兵二千，未成列而溃。南方地皆沟洫，众无战场，又值大雨，路狭泥深，我后队反被冲散，贼已乘势攻陷巢县。予偕辛冒矢石出走，至晚寻得山间一孤庙小憩，就老僧买米炊粥，购柴燎衣。辛愈忧甚曰：我失守城池事未已，今又失去饷银五千，奈何？延至天明，予曰：幸贼得城即止，未暇跟踪，沿途溃勇络绎，请自下山招集。辛从之。甫出庙门，见挑夫十余，送饷银至。共曰：吾伙见众散贼来，将银舁至山凹避匿，幸天已晚，贼众未见，故乘夜绕行至此，不意得遇主将。予曰：尔等何不各怀银两回家？咸云：我等原有此意，见沿途逃兵汹汹，恐被夺去连命都丧耳。且主将恩遇甚厚，亦不忍为是，是以相觅燎银，尚可仰邀赏赉。盖予素日待若等最宽，每付口分外加赏若干，故感激致此。时各队均归皖臬张公印堂统束，辛往谒之。张首问饷银，答以未失。张喜曰：幸有银在，我等不忧饿死矣。问黄、李二令，则饷俱失去。时各队已散，卒难成军。至冬间，而庐州府陷矣。

四年春，福中丞济来抚皖，驻店埠。江南提督和春公督师攻庐州，辛遂入和帅幕府。适同乡官公国勋署亳州，值淮北捻匪猖獗，官乃邀予募勇同往。予喜曰：此素志也。六月到亳，时颍（颍）州府陆某带练住义门集。以捻首张落刑先欲投诚，令官亲至雉河集往抚，因邀予同往，仅带壮丁二十人自卫。及至其地，予察各捻举动非出真诚，迨与会晤，则其势汹汹，有袭我之心，幸有予素识之孙之友即五雷等预为戒备。至次日捻首龚瞎子率党围困其集，孙之友从中羁縻，予始护官乘间脱回。龚遂带三千众追犯义门。维时孙子（之）友已要约燕芝、李永祿、张学增、邓自在、王、刘玉山等大小捻首三百余人同来投诚，归予管带。陆太

守分派各练防守营垒，予率降众及本部共四百人迎剿，身首勇众，一战而捷，获枪炮三四百杆，擒斩百余人。未几，张落刑又督大股贼万余继来，予率领勇众乘锐奋击，再战再胜，夺获五六百斤大炮三尊，枪炮百余，车刀矛旗帜尤多。一日两捷，贼之党羽解散殆尽。值豫省之兵由永城进剿张之老巢，约陆太守、官牧会剿，同至赵旗屯，离老巢仅十八里，天已薄暮。豫省带兵者欲俟诘朝进兵，陆守唯唯，予请乘夜攻之，议论纷云。龚逆见官兵事权不一，扬言夜来劫营，豫军闻之宵遁，陆队继之，独予与官所带三四百人见事不成，整队回营。官与陆议不用豫兵，自往袭剿，遂率练丁至，则张逆已率党去。而练丁焚掠愈甚，屋宇(宇)不遗，陆不能制，致伤众心。张逆因此煽惑民间，谓官兵必洗净此方百姓，以致附者日众。由是贼氛复炽，第未敢公然再犯庙集，只在四乡滋扰。过烧民房，烟焰数十里不绝。众练民纷纷求救，陆犹谓贼众我寡，须俟贼近，以逸待劳。众百姓见居屋被烧，势不能待，转求于官。官狙于末节，谓往救为是，遂带练数百人出营，未及十里，卒遇贼骑数十。时有予之亲兵四人随至，见之请曰：贼骑已至，速为戒备。官犹骂曰：此皆我谍还耳，安得有贼在此！言未已，贼骑闯突至前，团练骇散，幸官未冠顶帽，坠入禾田，贼众只图抢马，不知其为地方官也。时予守集南，初尚不知，旋闻官独带练出，料其不济，遂率百余人赴援。始出集里许，即遇练丁纷纷回窜。问及州官，咸云：被掠矣。予益惶急，飞骑往寻，见贼骑分追练丁，予不顾也。遇亲兵一人，告曰：州官离此不远，潜伏禾田。遂寻至，扶掖上马，我勇百余亦奔至，同护回集，贼骑亦未敢过焉。由是贼氛益炽，扰近城关，官遂同了带队回守城池，陆带练防庙集。时团练新募，人心益摇，众旅解散，陆遂攻城，围困十余日，予随机防御，擒众遂西窜归德。八九月间，皖抚派徐州兵五百，山东兵三百，张公学醇勇队五百，先后到亳，归凉州

镇朱公连秦统带。未几，贼由归德回窜，至城北之小南集，朱镇率队迎之，交绥即北。贼复围老城，予仍督防民练分方守防，自带诚勇四应为援，战守半月，贼见城不可得，遂解归老巢。旋又纠集大股来攻，其锋益锐。幸被围已经二次，人心稍定。贼先于北城筑炮台，高与城等，予命死士出具下(不)意焚毁之。嗣又四面竖立云梯，蚁附而上，予率城勇掷火烧之，获梯二百余具。百计环攻二十余昼夜，贼智已穷，复窜归德。

维时豫抚英公桂已督办三省剿匪事，兵练二万余，为贼所挫于蔡道口，伤亡过半，始闻亳投诚之勇可用，遂调官带勇赴归德助剿。原勇三百，加募五百，共八百人，于咸丰七年二月至，驻城东二十里之谷熟集。营垒甫就，擒首苏天幅纠黑旗贼万余逼犯官军。时各营均归徐州镇史、南阳镇邱统束。予遂奉令由西哨迎剿，与贼相距五里。予单骑冲入贼阵，我勇继之，贼遂溃散，追杀三十余里，积尸遍野，获大炮抬枪百数十车。未几，白旗贼乘得复纠党会合黑旗贼三万余众，又犯我垒。予率队往迎，适与贼遇。他军皆未至，独有东省马队一起同来。予即欲冲击。带马队格副都统曰：贼众数万，尔小伙子东省谓小年人曰小伙子如此冒昧，倘有疏虞，无一得脱。予时独负锐气，带队直冲贼阵，遂众仓皇奔北，马队因追杀三四十里，擒斩三四千众，夺获枪炮二千余件。及我收队时，则邱镇带各营马步方到，而史镇军虽阳推予首功，阴怀疑忌，然予初随征，亦不计也。贼因二次被创，悍心益愤。四月初旬，张落朋纠率五色旗贼五六万众，誓必踏毁我营。邱、史二镇军约集各营迎剿。行未五里，即与贼遇，贼阵连亘三十余里，予仍击西哨，史镇亲至，谕曰：今日之战，令由东哨先进，尔西哨若再前驱，虽胜亦以违令论。予唯唯。言未已，东哨南千总八百队溃矣。由是南镇兵、山东兵相继而溃，独予一营整队殿归。遥见他营，均弃而不守，贼已分踞之矣。予将火药运集一处，伏

以火线，令勇荷戈先走。予自牵马出南营门，突见贼骑五人，驰赴我营。相距半里，见予即勒辔停视，予故意示暇，整鞍理策，上马徐行。由西南营角绕西营墙北行。及至北营墙外半里许，回望贼众，蜂拥进营，而伏药燃放，声如迅雷，遍野皆焚，贼入者无一得脱，烧死数百人。适河北镇崇带马步五六千人在宋集驻扎，闻警来援。贼股正在搜括各营钱物，突见马步官兵掩至，不及抵御，仓卒奔逃。予一人殿后，见前途人马饿渴走死，枕藉于路，弥二十余里。遇邱、史二镇于道旁，共息树荫下。予进而言曰：贼已尽遁，请大人收队回营。时官兵先遁者已到城濠，二镇见兵心如此涣散，惟浩叹而已，遂连骑归，二更至城下。英抚军闻败，先已登陴，二镇遥语抚军曰：今日之败，罪在东哨南千总，请以军法治之，惟宋军功整队徐还，未折一矢云。第二日遂先令予率队回扎原处，各营随统领陆续亦到。时袁京堂甲三奉命帮办剿匪事宜，四月中旬抵梁寨，各军悉归节制。值亳州被困已久，议往救之。遂于五月初旬追兵亳州。围贼迎拒，予先率本部循涡河北岸进剿，连战皆捷，逆众纷纷东窜，立解城围。我马队追剿四十余里，夺获骡马枪炮山积，由此进兵亳东。初十日至四十里之大寺集，贼众纠大股来犯，联贯三十余里，旗五色聚。予乘锐仍由西哨猛击，连战皆大捷，贼枕尸四十余里。际天热，腥闻弥月，路绝行人。当即安营稍歇，贼益不服，又纠蓝旗贼复来。张逆问蓝旗首韩老万有众若干，韩答曰：由东过西四十万，由西洋集至白庙集七十里。前股已到，后股尚未启行。贼众之多如此，钦宪袁京堂传令出队，予至七里河对岸。龚晴子呼孙之友言曰：我等势败如此，死伤过半，别亦无法，现邀蓝旗四十万众来，尔辈其慎之。于是我队沿涡河北崖成列，旋东向隔河发炮，相持两时之久。予策马率队乱流而渡，大呼奋击，贼即披靡，沿涡逃遁，溺死无数，尸浮五十余里，水面脂厚盈指，臭闻数十里。逆众已遁归

雒河老巢，旋又纠集大股，阵横三十余里。贼虽恃众，已各胆寒，适我马队随尘，贼望之自溃，由此不敢拒战，率众逃往颍（颍）州，毫境以清。值六月间，予以屡胜功保千总蓝翎。而贼势虽穷，识者谓林丛深茂，不宜进兵，倘彼设伏，势难穷搜，俟秋收毕，方可瞭远，余此残喘，不难扑灭。钦宪袁因颍（颍）州告急，遂率各营进剿，时予奉令留五成队镇守雒河集。果如前者所料，分股遍伏林丛深处，马队遇之即北，步队继溃，贼众复炽，遂逼攻颍（颍）州。八月，大股仍折窜毫东，予奉檄回毫。钦宪袁传令各营重整部伍，以备复战，由是（于）马步不和，终难得力。遂进兵江信滴，一日两遇贼，先捷后挫。又战，予队列于东，与贼短兵相接，已蹙之于河南岸。西哨官军忽溃，予遂驰至关都护马队，言贼众贪掠衣物，马队若出其不意冲之，贼必败，反败为胜，功皆归于马队矣。都护曰善。即令予率兵先进。贼猝见我队复至，果弃械奔逃，官军收之盈野。关谓予曰：尔往追，步队回检枪炮，马队列阵以待。无如步兵逃去十余里，追之弗及，无一人返者，以致前功尽弃。本队旋归北镇崇节制，先捷于张桥，又捷于白尺河。是役也，钦宪袁派南镇邱、凉州镇朱，督马步二十余营驻王家楼，龚瞎子由白尺河夜造浮桥偷渡，黎明袭之，官兵仓卒弃营遁去，适予由赵旗屯驰至，见贼入营肆掠，予即整队奋击，贼复惊溃，各营所遣军实尽复，马队继追，杀过涡河。未几，官军又挫于姬家桥，贼势益张，扰及陈州，幸调察哈尔马队二千方至，我军复振，先捷于双浮屠。时予督队在后，前队遇贼，战不利，予遂率队绕出贼后，贼乃仓皇遁，马队追斩六十余里，至苗家集。次日复捷于立德寺，以是贼势又蹙。时河北镇崇督帅传令曰：此贼巢也，由此以东逢生全行烧毁。兵勇闻之，任意烧杀掳掠，横亘五六十里，如濡无得股者。贼皆聚眷东走。及追龙涣河南岸，一日百余里，人马已疲，马队先驻。予队到时天已薄暮，勇皆未炊，其余步队皆未赶

至，予在马队东暂驻。值冬令晷短，转瞬昏黑，他营步队始有至者，夜间不分部伍，勇丁续到者寻觅本营，遍地叫呼，于是喧者、应者声闻数十里。予知其不祥，亟请口号，严整部伍。忽闻河岸举炮，予骇曰：必贼号也。当速备之。遂著鞭上马，则炮声复震，贼股四面围逼而来。黑夜之间，兵贼不办(辨)，予身先冲击，奈兵不识将，无相从者。及冲入贼阵，止予一人。时身披面鹿裘，火光照耀，贼识为官兵，挥矛丛刺，马惊，予坠，幸衔辔未弛，乘势脱弃衣裘，贼遂不能辨。予复上马，效贼口号，冲出龙涣集，离亳二百余里。官军仍败退亳州，由是前功尽弃，我马队伤亡尤多。当龚瞎子渡越龙涣河时，对众逆言曰：再向前行，即徐州官兵屯驻处，似此前后受敌，必不得生，今官兵追我日驰百余里，势难整暇，我等乘此时出其不意，骤劫其营，必能得手。众贼咸亦为然。我至帅漫无纪律，故有此失，由此官兵不振，贼亦猖獗。兼以袁帅谓孙之友等皆投诚者，假以事权必能办贼，每见必厚假辞色命坐，于是若辈益骄，反以识贼挟制官兵。倘又不继，竟至兵骄将惰不能成军。然贼骑时扰近城，钦宪仍令出队，遂至庙集之涡北岸，马队先，步队继，晚驻各庄。予同官牧在后，距河最近，住一庄。时天晚，炊具已设，予相此地形势受敌特甚，虞贼夜袭，遂传各庄立即北移二里许。官言勇丁已炊，何必再扰一庄。予不听，仍令速移，及至北庄，时已张镫(灯)，勇众纷纷就炊。龚瞎子果探悉我原住处，近二鼓，率党直扑其庄，不意我营已移，惟存空垒。旋折向东。正值张公学醇所统之得胜营屯处，竟被袭破，伤亡颇多，军械尽失。予闻警，整队拒敌。不图各营逃兵及(反)将予队冲动，随之西遁，及至黎明退回亳州，自此益不能军。

七年正月<sup>1</sup>，贼股因亳东无食，仍窜颍(颖)州。官本书生，见投诚勇丁强悍难制，遂决意引退。予旋奉袁太仆命，带二哨马

<sup>1</sup> 原文如此。

勇随凉州镇朱剿办毫匪，时袁已移节颍（颖）州矣。未几，贼之黑旗由南乡折窜毫东，朱镇督队迎剿于庙集之东，我步队与贼相持，予带马兵统出贼后，贼遂惊溃。无如贼众兵单，别股贼竟将我南哨之步队袭败，于是各队继退。独予率马十余骑与贼相持，自午至暮。幸我吉林马队又来接应，与贼混战至昏，始行收队。贼遂攻破白尺河之刘家氏寨，朱镇率队往援，贼股列阵出迎，相持多时。吉林马队由南绕击，予率马勇由中路直冲贼锋，贼众不支，始溃遁，追杀至濠边而止。收队时，带马队之煞都护对朱镇言曰：顷见阵前公等马勇内，有乘青骢者勇不可当，真人杰也。言际回首，见予旁立，指曰：即是此人。朱答曰：此吾带马勇之宋守备也。十月张公学醇稟请予管带彼之得胜步勇三百。

八年三月，奉徐州镇史檄防徐睢溪口。六月袁已奉旨移节宿州，檄予往住宿南之开县集。九月，大股贼匪约马步五六万，围攻我垒。时饷绌粮艰，贼初至时，营中仅有二日之食，同防又有陕甘兵六百人，被困四日。至第五日黎明，贼发号集众马步排列百余阵，一望无边，旌旗蔽野。忽一小儿跃至营前，呼曰：尔营中八百人立刻即变为八百鬼也。遥见贼阵每人持林秸一束，前者直犯我垒，后者拥进，以备填濠，虎视鲸吞，势甚凶猛。时陕甘兵初见此悍恶人，皆股栗，枪不能施。贼已逾濠，与我短兵相接。予见事急，幸先备有药球火弹，同时掷烧，贼前死后继，终不少却。予遂将药篓令三四人举坠墙外，掷火球发之，贼众惊乱。我亲兵柴悍头乘势跃过濠沟，夺取贼刀，连斩二悍贼。守墙勇继出冲杀，贼始溃败。追三四里，所获军械终日举之不尽。是役也，幸我营地小，贼众无施足处，以是获胜。初大帅闻警，令马队来援，离城二十里，遇贼即北。由是内无存饷，外无援兵，终得保全，亦天幸也。

九年春，袁太仆奉旨进京供职，予奉河南巡抚瑛公笺奏调赴

豫助剿，仍带原队五百人，三月到鹿邑县驻扎。值豫军屡挫，南阳镇邱阵亡，人心涣散，得子队至，军为稍振。五月初四日，随护南镇承进亳州，是夜黑旗贼股由城北绕至两河口，袭破彼处之民寨。黎明闻信，承镇已带马队先去，传令步兵随之。及日中，子离两河口五里许树荫休息，承派差官催促进队，盖马队为贼所败也。子遂策马往见，承问曰：尔看此寨能攻否？子遥见贼众有出汲，老有憩阴者，有饮马者，纷乱不齐，惟人众耳。子漫应曰：可攻。承曰：然则即刻进兵，勿迟也！子初至豫境，明知众寡不敌，然步兵只我一营五百人，出八成队临阵，再留守衣物，则战士止三百余人耳。第事既如此，不能不誓死一战。及至队前谬言曰：我适见此寨内只有马贼三百余人，而寨内牲畜满焉，尔等发财在此举矣。勇丁闻贼少财多，众皆踊跃。子又呼曰：今日之战，我以身先，将我马牵去队后，尔等均脱去短衣渡水，方能攻寨。咸曰：天方热，人惟汗衣一领著之，亦可渡也。于是无不奋勇，一可当百，涉水直扑寨墙。贼众初得此寨，守其未修，猝见我兵猛扑，无不惶骇。适我勇有攀堞而登者，子于墙外呼之曰：尔等不得此寨，我不生还。众闻战益力，擒首刘狗儿亲执长予，由门闯出拒敌，我亲兵刘廷、孙秃子接战。未久，我勇掷火球烧及寨门，由此贼众溃散，我乘势杀入。贼众门窄，逸出颇难，皆逾濠冀脱，而寨濠宽二丈，深一丈五尺，先者涸，后者压，人马填濠平，得过者又拥入涡水，贼由老巢出窜，数实三万，得脱者不及二千人，众心惶悚，寝食不安者弥月。时相惊曰：官兵至矣！则合集皆奔。其渠魁虽斩之，弗能定也。是役计得获骡马牲畜万余，两河口尸臭数月，令白骨成山矣。盖贼是败，亦徂于屢挫豫省之军，骄满已极。当我马队初至，前贼云：我一摇鞭，官兵即北。嗣见我步兵二、三百人，又曰：藐兹几个，何足用兵，俟饭罢晚凉，止须围卒数人，以鞭挥之，立尽矣！时值午节，民间备有酒肉，黎明寨门甫开，贼即



袭进，坐是妇女无一得脱者。众贼贪近妇女，以致疏防，不虞我队卒（猝）至，故一败涂地，正犯兵家之忌也。逆首至九月间始渐纠集各股，众至数万，复窜豫境。时黑龙江副都统关奉旨督办剿匪事宜，复间到鹿邑驻扎，闻贼逼近，传令出队。营务处川北镇王、总统广东高凉镇承，二镇军率领进剿于鹿邑西二十里之韩家窑，与贼相值。予队列于南，他皆在北。遥闻贼吹螺声，我北哨各队马首已东，贼骑乘势追杀。予见形势如此，遂整队殿后。贼众追他队者已近城，复回绕我数匝。我勇近者运矛，远者施枪，贼终不敢近。予策马持矛，率队缓缓东退。贼呼我队勇曰：尔等皆我同类好友，只将此戴蓝顶者拥出，不但无患，且有功矣。予戏应之曰：若辈苟能得蓝顶者，请即横行天下可也。行距城五里许，贼仍绕不退，予故示暇，令步众稍歇枪矛，仍环向外，贼见我止亦止。予驰马阵外告之曰：尔等誓欲得戴蓝顶者耶？果是好汉勿走，看我单骑取若首级也。遂持鞭策马向贼冲去，贼众仓皇皆遁。此捷最奇，盖谈笑之间已褫其魄而夺其气矣，岂故徼幸以尝试哉！是役南北镇兵八百，阵亡五百余人；陕甘兵八百，伤亡五百余人；大同兵二百，死亡百五十人，关都统派二巡捕督战，皆没于阵。王、承二镇军皆已继入城内，城外只予一营而已。值饷乏兵骄，关帅不能制。予队本张守学醇旧部，骄益甚，求退不能。

十年，幸袁太仆以总漕为钦差大臣督师临淮，檄予从征，将原带骄勇已交与关都统。二月，重募勇三百赴淮。骄勇未几随承镇出队，遇贼悉没于阵。予至淮，仍并入张太守右军，派为中营兼管营务处。五月，进扎黄泥埠。六月，张统领会合中军张汝梅太守夜袭定远县。时大股捻匪扰及来安县。南方稻田遍地皆水，军行不便，贼踞城内。陈国瑞带二百人为头队，李得胜即右军后营二队，予第三队，其余中右二军，各背鱼贯继之。前队遇卡贼歼之，后队闻警惊溃，第二队及后队皆逃，予率本部立候前

队。旋陈国瑞回言卡贼尽除，正好乘机袭城。予答以各营逃尽，那得攻城。彼复言即我两人率本队先取城外之会馆踞之，再往攻城，计时天明，各营亦当复来矣。遂同往，五更至会馆，馆内贼早闻卡陷，已有备防。陈国瑞先攻未能得手。予队勇有古万林者，由西北角独上寨墙，众勇继之遂破，内贼歼焉。时天已明，城贼悉出，我后队亦至，与贼战，互有夷伤，见城卒难得，始整队撤回大营。八月，漕帅仍令攻取定远，适大股贼出窜未归，城贼仅敷防守，不暇出战，于是我军直抵城下。惟会馆离城最近，有数百贼守之，予一鼓攻破，就此立营。城角巨炮三，更番向营内开打，子大如拳，遍营飞坠，勇胆颇寒，幸未有中者，方始立定。未几，大股贼闻之，皆回巢穴。时皖抚兵扎西门，贼围之三日未休，营陷，千五百人歼焉，乘势攻我临淮。各营与战不利，贼又分股扰我粮路，并绕我垒后筑营，意在久困。漕帅闻警，派马队来援，逆众悉出迎敌。甫与马队交绥，予乘隙率本部三百人，相其中权猛击之。盖善战贼皆前迎马队，不意予从中横击，将贼截为两段，腹背受敌，始哄然败归城内。由是贼心稍憚，官军之气乃扬，贼出即击，我渐逼濠筑垒，议将围困。逆首乞援，发逆派陈天玉即四眼狗带大股贼来援。值皖抚调徐立壮之练围攻南门，布营百余，势甚雄壮，不意发逆至，先袭破徐练，张太守闻南门告急，率队往援，发捻合股十余万，众寡悬殊，我中军左营李海山轻战，五百人已覆。陈国瑞见贼势强，先已撤队，各营遂溃。予整队殿后，反被我之马队散入我队内，将我步勇冲倒几人，为贼所害，此八月十五事也。退回本营，始闻皇帝北巡热河，漕帅袁入援京师，传令撤营。临淮各统领议，一更先撤枪炮重物，二更整队缓行，不图未暝，各营先遁，幸值大雨，贼不知也。予坚守前约，雨后更余，见各营火起，更鼓无声，派人往他营探，回云贼已进彼营矣。张太守在中军张汝梅营内，二人对饮，一童侍，时彼中军亦

通尽，而二人不知也，童孺然曰：人皆走矣，大人尚何待耶？汝梅闻之，急索马而驰，太守曰：宋某义士也，必不走，我不可失信与彼，亟呼，马则已被戈什骑去矣。幸困卒牵一马至授之，遂驰告予，时已三更将半，予始整队出北营门，贼已由南营门入矣。发捻二逆并追至临淮，围困凤阳府县二城，连营三百余垒，我军屡战不利，时城初克复，内无三日之食，袁帅见各统领哭而言曰：城内兵民数万，若不拯救，我何以对北方父老。张太守回营语各营官共相叹。予同陈国瑞议各选精锐夜往袭之，或可得手，别无良策。陈带亲兵四十先进，予带二十八人接应。是夜阴晦无星，昏黑中人咫尺不相见。贼恃屡胜懈防，陈队闯进贼垒，贼犹不觉。陈之亲兵放洋炮二，喊杀一声，贼众梦中闻官兵至，不知多少，仓皇四窜，自相蹂躏，各贼营放炮互相袭击。陈之亲兵暗中摸得贼帜抬枪亦东走，予仍伏隐处见陈东走，贼西遁。遥闻陈呼宋大老爷何在，彼亲兵应曰：在后。陈谓亲兵曰：宋大老爷在后，尔等何为，须立候其来，毋妄动。予随至，连辔回营，彼时第谓夺帜摧垒，总可报命，尚不知贼之全遁也。黎明偶步出营，见一人由西路芒芒然来。予问之，答曰：来自凤阳。问贼情，答曰：夜来不知何处官兵劫营，贼悉遁也。不暇细问，遂向张统领曰：速报大帅，贼众被我袭败，大股悉逃，城围立解。统领从之，袁大悦。无如临军缺饷甚，兵勇每日领老米一斤余，艰苦不堪，难期整顿。淮南发逆，淮北巨捻，孙葵新等动皆数万，淮上游李昭寿踞之，下游苗营踞之，河内皆李、苗二营战舰盐艘泊满，大帅独守空垒，仅泗徐为一线后路。

十一年春，又为苗之分股丁朝臣所扰，四面皆贼，文报竟绝，予奉令疏通后路。四月，率本部六百人枵腹荷戈，行至五河北二十里，突有苗营骑从数十辈，予之哨官杨文魁遥识之曰：此即丁朝臣也。策马迎谓丁曰：尔应偿我烟钱矣。盖苗营前未叛时，丁

朝臣常从苗沛霖在子营中住过，故相熟云。丁闻言悟曰：既是宋大人之队，何妨过去。我等相好，岂有他虞。话未毕，遥见步众三四千列队包来，幸附近有一民寨，予列阵寨外，相持一日，及晚始收队归营。予乘间绕出十余里，越过苗营，黎明驻至泗州。时州城被困已久，见予队到，门始开。予少休，即出队，值麦禾（禾）遍野，于戍深处虚张旗帜，兵伏各隘，逆练果遇伏中伤，不测我兵之多寡也。由是丁朝臣率党归灵璧县境，临淮之后路始通，予即奉令专制后路。未几，丁逆又攻破陈思义之民寨，灵璧告急。予复奉令移驻固镇桥，其地原派有马步二千余人，归于殿甲统束，与丁屡战不利，故又檄予往剿办。丁极狡猾，我西彼东，终不予值。及予移扎固镇，伊又扰及泗州，后路复梗。以是袁帅委予专办五、灵、泗三州县团练，并节制各营。遂与丁驰逐角斗年余，大小十余战，无战不克，终未致其死命。及秋，始困之于黑刘圩寨内，聚而歼之，于是浚河两岸苗患始息。惟捻逆仍出没其间，又奉令专剿浚北捻匪。及冬间，又克复湖沟贼寨，即宿南任住之老巢，任逆已出窜山东，由是浚北肃清。适袁帅回籍养病，临军归署皖抚唐公训方节制，时将岁阑，唐令并营为军，予本营又益以二营并为一军，命曰毅字军。以予赐号毅勇巴图鲁，故以名军，毅军之名自此始也。唐初到临淮，意袁营队伍不知如何凋敝。

及同治元年正月，予至临淮谒见，遂令将队撤回，予立即调至。是月二十日晚到临淮，星夜筑垒，各队列幕甫毕。黎明唐抚亲来答拜，入营下舆四顾，谓予曰：尔营垒何时创立？答以昨夜。问役多少长夫？答以无夫，惟有正勇五百人。唐惊曰：何得一夕而成，神速如此，果然墙高濠深，真细柳军容也。时军穷乏，都无帐房，以棚为幕，造次整齐，勇丁森然，环立枪矛，旗帜精采鲜明，巍然劲旅，由此敬服，称赞不已。遂传令操演，及期设帐演武厅，予陪坐帐门，北向，勇队由西而东，以次过，时值朝阳初出，照耀

枪矛，光明射日。抚帅问曰：尔枪炮其银耶？予答以兵穷如此，那有银饰军器，不过素勤濯磨耳！又见勇丁衣服一色，无一参差，及操，纪律娴熟，操毕，寂然无声，由是益加敬服，解衣推食无倦色焉。每谕军中必以宋背规矩为法。未几，苗沛霖复叛，怀远城陷，唐亲督楚军往剿，令予守临淮底营。营务处吴公大廷忽夜半一人至营，视予寝处，黎明则又来遍阅内外。予笑谓曰：君试检我帐中，如有女子、洋烟，我甘受罚。彼笑应曰：我决不再来矣。公真君子，绝无嗜好，令人钦佩。六月，寿州城陷，我怀远围师又为贼败，临淮危甚，苗逆遂往攻蒙城，我守蒙之军又为所挫，败回临淮。维时独予一军尚全，抚帅遂令添募一营，共成四营，留一营守临淮，令予带三营往解蒙围。时陈国瑞在山东奉僧亲王命，带三千人来救，陈恃勇轻进，为苗所挫，伤近千人，逃去千余，所存不满二千，被困王家民寨内，蒙之东北境也。苗营用炮环攻，岌岌不支，驰弁向予告急。同时有署安徽臬司英带五千队，扎距蒙四十里之小建集，在城西北。陈、英二公初会，意见不合，彼此不相应接。幸予驰至，先与英晤，英言陈国瑞妄自尊大，彼一记名总兵耳，必要我以手版谒之，狂谬至此，尚可共事乎？尔亦镇军，勿为所屈，且我等皆皖军，更不可与彼在一处。予笑谓曰：今城中断炊久，人相食，我等尚争分位耶？只吾三人同心，城围可解，吾当见陈镇议之。遂绕行至王家楼圩，陈闻予至，郊迎三里外，携手入圩，见礼毕，即言曰：英某以候补道用愚弟帖见我，我已掷还。予笑曰：镇、道平行。伊又云：我钦差也。予曰：我辈同事，破贼为先，不必争分。吾请英道官衔帖见，面商方略可乎？伊乃无言。旋又曰：尔之全队我领之而前，我之后队尔统之居后，战则由我，粮饷、军火、攻具皆归尔，看我破贼。时苗练兵五万，环城五重，长壕外由浍河运粮。予议先断彼水路粮运，陈遂派亲兵夜于下游夺渔舟三只，乘夜过河，于南岸筑营垒，造浮桥，苗逆

来争，我垒已就，于是贼之水路粮运断绝。旋由老巢连营九十里至蒙城，为陆运粮道。复策断彼陆运，此九、十月间事也。至十一月初旬，予同陈规度必于彼营隙处横扎一营，方能济事，议定二更往筑。而苗沛霖已遥窥我二人拈处，先于是处重立一垒。及予之营官李坤二更到时，其贼垒已就。黎明，陈国瑞见我计不成，反为贼踞，誓斩李坤，正其迟误之罢（罪）。予激李坤曰：与其为陈所杀，且负违令不美之名，何若死于贼中成一好汉？尔即自分已死，舍命率队往夺，此营若竟得据，岂不居然奇男子哉！李坤康悟，时天正寒，即脱衣履，裸身赤足，持刀奔贼营，猛扑本部，勇丁继之。贼自恃营垒已就，官兵必不敢来，守者皆懈，忽见官兵逼近，仓皇欲拒，李坤已摧其营墙，一踊而入，手刃数贼，众勇齐进，贼弃营奔脱。苗沛霖旋纠悍众来争，我队逆战，枪炮互施，飞丸如雨，连战三日夜，互有杀伤，我守营二百人已伤亡过半，李坤亦中枪子，然我终不退，守勇积尸助堵，我垒益坚。贼境不能得薪米垂绝，逆众心已摇。适僧亲王到小建集，国将军带马队先来，并带有开花炮，我军已战三日夜，人人困乏，黎明予亲往抚恤。李坤甫到营内，遥见国将军马队行将近，而陈镇适睡，贼之曰：起！起！王爷马队至矣！陈惊起，眼尚朦胧，出帐澹焉。其亲兵尚翼彼枕戈而卧，伊见亲兵皆睡，骂曰：贼已走，尔等尚酣睡耶！亲兵素畏其令严，闻警然提戈而出，直扑贼营。时贼众摇惑，又知僧王马队带开花炮至，已群拥登陴，注目远望。忽见其背后官兵扑来，仓卒溃乱，如山崩海决，万马奔腾，势不可遏，三百余垒同时陷没。苗逆自筑长围三匝，墙高濠深，虽溃不能外越，今果作法自敝（毙），自相蹂躏，拥溺浚河死者尤多。官兵四面拒濠邀斩，用火弹掷烧，得脱者仅万余人，苗沛霖竟死于乱军。予旋奉王面谕，速攻苗家老寨等处。遂率三百人夜驰九十里，黎明到老寨。幸苗逆总带马步之苗金开先为我获，令其呼门，守者知苗

已败，亦不敢拒，遂开门直入，苗逆妇女咸令自尽。距蔡街尚九十里，即苗之总屯粮处，其中苗党尚众，更有捻股任住、陈太和等皆附之，予留百人守老巢，率二百人往。酉初抵下蔡，遥见寨外马步林立，旌旗蔽空，予令差弁呼曰：王爷大队至矣，尔等尚敢抗拒乎！众闻呼，一为首者羔裘短须迎喊曰：王爷安在？予厉声曰：王爷在此，鼠辈敢如此无礼，当斩。言未终，我亲兵挥刀斩之，掷首于众曰：敢拒者视此！遂传令进兵，时天已晚，逆众不辨官兵多少，先闻苗败，心胆皆寒，仓卒溃逃。捻匪附者亦窜豫境，苗党解散。予入其寨，父老呈缴苗逆军装等簿，外有苗逆之妾八人，皆少艾，又有一子六七岁，皆令自尽。未儿李昭寿带水路大队至，声言要下蔡地，予遣弁往晓以大义止之，彼之炮船即开炮攻寨。子落寨中，大如碗。予令亲兵列枪河干，向彼船轰击，连毙水手二人，彼复言曰：不与下蔡，必取寿州。盖州城时为苗踞，予闻之亟命苗金开前导，令康靖邦带一哨人先到，彼呼开城门，康兵甫入城，遥见李昭寿之马队蜂拥而至，近城亦呼曰：王爷大队到，速开城。康哨官伏兵城门外，令苗练开门，门甫启，一拥而进者近百人，康急令门复闭，擒杀殆尽，内有总带马步队朱、蒋二提督，一斩一获，未及进城者皆已逃去。李昭寿闻之大气沮丧，遂收队归滁。继之为予之哨官所为，赴僧王军中控告。幸王主持委为苗练所杀，将守寿州之苗练首李万春正法，以解之。李昭寿见势不振，遂散兵归农，实是役有以慑之也。予分队守寿州，自带数十人到正阳关。时关亦属苗练，修三石城为淮河扼要之区，其练首朱万隆投降马首，予甫进圩，楚师由上游来争。予又派弁往说，观（现）已克复，可勿用兵矣。彼不肯信，水军仍开大炮击寨，予派队用背枪隔河拒之，晚始遁去。是役也，凡五日，予驰三百余里，先后三战，破老巢，取下蔡，克寿州，复正阳关，散李营，论功称神速焉，时李某踞五河县滁州皆让出。

同治三年，张宗禹、任住等捻股在河南之李青店屡挫豫省官兵，贼氛复炽。豫抚张公之万见王疏荐格苗称予功最著，心异之，乃奏调予赴豫助剿捻逆，遂带五营往，三月到汝州。适捻逆窜永宁县之滦川，予督队由卢氏绕至陶湾，留四营五成队在彼扎营，予复至四十里之山川筹粮，勇丁乘夜筑营。黎明大股贼至其处，适予不在，只营官派几十炮手在营外拒之，飞骑告予，适予已虞其有警，黎明即至，近营十余里即闻炮声，心正默计，遥见飞骑又报贼至。予带材官十余骑，策马急前。值春旱，十余骑驰骤之间尘埃大起，贼不知我兵马多寡。已近营垒，予在营外解衣呼曰：今日之战，面不重伤而敢却退者皆斩。众兵见予驰至，勇气自倍，呼拥而出。贼见威令如此，率皆气沮，渐移渐后。予遂严阵进二里许，逆众回拒，我以背枪奋击，贼遂溃败，追十余里。不意贼之另股援至，相合回犯，我队猝不及防，却回营垒。予又大呼曰：守营者出战，前战者归营。兵气复振，仍将贼击败，追三里许始收队。是役予以数百人当贼数万，战越三时，卒将贼击走。彼初不知为予之队，已闻予由安徽至此，自料不敌，遂率党窜湖北矣。捻逆在豫盘踞年余，余一战驱出境外，而功竟不录，盖为同事者所忌云。时发逆由汉中东窜，众号五十万。僧亲王由亳赴豫督师，逆之尾股伪杞王为我马队击败，仍折而西，予奉王令追剿，此股逾至颍西，已近川境。数战皆捷，忽又奉令回剿麻城发逆。盖王军信阳州战适不利，故调予往助。时发捻会于湖北境，蔓延数百里，伪福王盘踞麻城外。其城被困已久，城门不启者二月，值天热瘟疫流行，死亡相继，臭不可近。同时至有皖军帅之者英公翰、陈国瑞也。予率队初至时，驻县北二十里，贼之大股伪福王来迎。予营东有一土山，贼列队山巅，山之东即平原，至严家河约三十余里，贼布阵满之，旗幡相接，戈戟如林，不能测其多寡。方贼布阵时，我军有北驻二垒为贼突陷，于是王之黄旗马队亦不敢



前，各军互相观望。予挑六城精锐，驰至山脚，有一小河，沿河皆柳，予令众就荫休息，谓之曰：予呼尔等出战，尔等即进队，否则不准妄动。幸贼甚近，摇旗即可交锋，时贼虽众，勇丁初至，只见山上贼旗，不知山东甚多也，因是众心坦然。至日中炎曦如火，逆众苦渴无荫，疗渴无泉，遂有植戈寻求者，有曳帜趋林者，纷纷四出，气馁心摇。予曰：可矣。遂令进击，我队已养精蓄锐，闻令无不踊跃争先，贼仓卒战守俱穷，我军冲锋陷阵一可当百，逆首先奔，众贼继溃，遂获大胜。及我队上山，则东下贼如蚁聚，一望无边，始有惧色，诸将方悟神机妙用，皆叹服，曰：非所及也。追遇严家河，贼遂退至城南二十里外，势复振，连营百里，至白泉地滨一川，东西皆山，相去四十里，贼横筑一墙，重濠环之，外布鹿角，意在固守。予会诸师议攻贼之长墙，计定次日黎明合攻，陈国瑞在东，予在西。而陈欲争首功，四更进队，攻至明天，弗克。予先传令每队备大药包二个，须贮药六斤，五更整队，黎明已至，贼枪一排开过，予队已夺至濠边，争拔鹿角，掷药包，立毁其垣而入，追杀过白泉，破贼三百余垒。王适命人督战，见予首功，赏部勇银千两。发逆经此二战皆震慑，纷纷赴王大营投诚，前后解散不下二十余万，纳降二万余。独捻逆仍骄悍不服，任住复西窜光山。予奉令同王之步队及黄旗马队追之。王自督各军带红白旗马队追张总愚。予于光山之南五十里追及任逆，时天已晚，各步队均未到，黄旗马队到亦未齐，马队翼长成润泉、副都护欲战，予曰：我军疾追数日，人马皆乏，必今夕少休，明早进队，计乃万全。彼恐诘旦贼逃，令予击南哨，马队击北哨，无俟他队，予不得已列队而南。贼见北哨有马无步，悉众北扑，马未立定，为贼所乘，时日已暝，予率队往援，昏黑之中互相开炮，始解马队之围，贼由是轻视马队矣。次日贼去未远，我马步队皆追及，成仍令进剿，时有色副都统、河北镇杨皆王步队统领，又有马队各营总，咸

云必令队伍休息，饭罢再战。成怒曰：晚到不肯战，早到又须啖饭，是终不欲破贼也。色、杨二公闻之负气，上马率队追剿。黄旗马队继进，仓卒未议定谁先谁后，孰战孰接，部伍错乱不相联属。贼已列阵，整暇以待，我前队一遇即北，予队在后，正在接应，不图反为黄旗马队冲入队内，炮不得施，相随以遇至光山县。王之红白旗马队由罗山县进剿，遇任逆又为所挫。红旗翼长舒没于阵，乃王部下第一战将，都护等官同时阵亡十余员，从此马队益不能战，而贼益不畏我马队矣。陈国瑞奉王令又约马步进剿，时予队初挫未及整理，即促出队，各军旋挫于光山南之仁和寨，他军皆逃，独予为殿，被困于寨外，与贼相持三日，始乘夜溃围而出。贼亦复窜而东至黄州府境，又与张逆合股，官军屡挫，贼势益张。未几，我军复挫于邓州之刁河店，又遇贼于鄢陵，我前队又挫，予后至接应王回营，予仍将贼击退。

四年，该逆折窜山东。五月间，予奉王令扼扎考城防贼回窜，未几，王遇害。贼窜亳东老巢，前随王投诚之马勇、桂三等复叛，贼氛益炽。值王新丧，诸军无所统属，各省之兵仅足自守。贼遂遍扰皖、豫、齐、楚四省。时曾侯督楚淮各军专剿捻逆，驻节徐州。豫省四军，每军仅二千余人，进不足战，退不足守，以故不能致贼死命。是年张提戎曜请假回籍，张公学醇代统其军，予以旧部归节制。于唐县之南遇贼，设计诱我，且却且战，追十余里。予谓张曰：贼计诱我，非真败也，今已追十数里，士气稍扬，听贼颺去，再遇可击矣。彼曰：贼见我即逃，那得听其自去，非剿不可。予见进前一沟，虽无水颇深险，当留一营伏此，以备接应。及我队过沟未及三里，贼即整队回犯，马步齐至，势如风雨，张公之队本败军之余，一见即北。予令为方阵，且战且退，奈贼环攻愈遇愈紧，幸退至沟岸，我伏兵突击接应，渡沟始能成列，缓辔归营。张公本以罪遣戍，中丞吴公昌寿奏调来豫效力自赎，经此挫后，

知贼狡悍难敌，遂解兵归籍。吴中丞令予自立六营，防剿之事尽以相属，予始得整部伍、严纪律。时贼已破邓州之构林关民寨踞之，适有鄂师姜提督带马队三十余营去寨二十余里，不敢进，予驰至刁河店，去寨十余里，马贼来迎，一战而捷，乘势抵寨之北二里许筑营，甫就星夜袭入寨内，贼仓皇遁，昏夜间未能追逐，贼所掠牲畜、妇女悉数遗弃，予令民间各自认领。复追贼，败之于老河口，又追败之于西华蔡家寨，旋又剿败于舞阳横山寨。贼由是稍惮，遂北窜山东之曹州，此张总愚股也。

五年春，李公鹤年抚豫，予驻队归德，任逆由曹县回窜睢州，予率队迎战，捷于王家桥，获骡马五六百匹，擒斩二百余，贼复窜山东。张逆由徐州扰夏邑，予率队昼夜驰至，一遇再捷，贼复退去。任逆见予军东移，乘隙仍扰豫境，适李抚帅已赴归德，见贼骑绕郭纷驰，征兵甚急。予夜遥望见火光在西，虞贼复来，黎明拔队驰回。及归德东三十里之新店，适与任逆大股相值。同时有马德昭带步队五营，保辅廷军门带步队五营，蒋希夷带步队五营，善将军庆带马队七百，副都统安带马队八百。蒋希夷先遇尽覆，马、保二军闭垒坚守，善将军一战又北，安副都护继溃败。予令亲兵在前，大队接应，我亲兵先战无不一当百，刀矛如飞，贼即败退。旋任逆亲带护卫悍众绕袭我东哨，将为所摇，亲兵抵不住，大队用背枪洋炮循环开击，子丸如雨，我亲兵相继复斗，卒击败之，追十余里。诸军俱从壁上观，无敢出者。是役也，战声远闻三十余里，抚帅在城闻炮声不绝，知战而不知胜负，心甚悬悬，见予捷至，喜出望外。而任逆自覆王军，捻未经此恶战，桂三知官军复振，是秋乃出降。张总愚尚盘踞未远，予复袭破之于柳堤，圈获骡马四百余。贼乘隙由单县远窜太康，予遂督队尾追，及塌桥，贼列队待战，予令各队列阵相向，俟天晚故先撤队于茂林隐蔽，贼见我队已收，彼亦率党就庄造饭，人脱衣，马解鞍。值六月

间深禾蔽目，予乘势猛扑，贼不及防，皆裸身跳(逃)脱，所得马匹军械尤多。贼屡挫益愤，于上蔡县西南泥河地方，步贼设伏，马贼诱我。时予队连战皆捷，士气益锐，见贼即追，果遇伏，贼众四面逼来。予指挥各营分投猛击，无不异常奋勇，人自为战，酣斗两时，卒大败之，贼遂窜过上蔡之北。时前甘肃提督马德昭同副都统保辅廷马步亦十余营，终未得与贼相敌，自以为耻，值其军正驻上蔡，遂奋然率队夜袭贼所踞庄，其勇丁向未夜战，昏黑之间不辨南北，去贼踞处尚远，自相惊蹂躏，失军械甚多。彼复督队向前，贼于白尺河盘踞，大雨时行，平地水深丈余。由上蔡到白尺河四十里，只有一路可行，两旁皆水，中有一庙，彼前队居庙内，贼在河北，只有一桥，为贼所扼，别无路通。予由西绕二十余里，问诸土人，别寻一桥渡河，距贼颇近，我亲兵在前，与贼踞庄隔二里许，天已日中，炎威如火，予令就树荫暂歇。日西方战，大队在后，隔亲兵尚二里，令亲兵各营官毋妄动，并留二差弁守之，有警即报，予始回至大队处。甫拥来，将我亲兵围之数匝，亲兵渐将不敌，予大呼曰：退者皆斩。亲兵闻予至，勇气自信，大队继至合战，天大胜之。予战处距马德昭仅四五里，惟隔水彼不得来，益愧愤，见予战胜，遂派本军进袭白尺河之贼所踞庄。适贼为予击回，陡遇马军，遂退毒而洩忿焉，将彼军冲散，被杀千余，枪炮刀矛悉为贼有。顷所失之予者，兹尽取偿于彼，顷刻间耳。贼复窜及邓州，时正中伏，冒暑力追，贼与官兵之骡马毙于途者相属，臭气伤人。及予追至，贼已窜过刁河以南四十里，遂派亲兵星夜往袭，贼仓皇遁去，获骡马四百余。黎明予率大队亦过刁河，该逆复聚而来，我前后队适遇，复将贼击退。不意另大股贼牛老红由后袭我，张逆复回，我前后受敌，且日夜行百五六十里，与贼二战，又未就食，人困马乏，势不能战，遂被围于刁河。其地颗粒无存，锅帐在后未至，时青黄不接，人皆病卧不能起，贼遂造

木城、筑长围、布鹿角以困我。至午，一勇睡起思食，忽地陷现出红芋二窖，约二三万斤，予令杀马烧肉杂红芋食。夜间我后队之人效贼语混入，带有火药等具，予遂令后队滚营前进。第三日五更，勇丁休息复初，予遂令后衔枚突入，攻破长围，将贼击走，以是反败为胜，予军卒全。时湘军刘松山在郾城闻警来援，至则解围二日矣。乃会同追贼至新野，贼列阵待战，步贼向我，马贼绕后，值湘军锅帐在后，为骑贼杀掠颇多。刘急谓予曰：尔速拨队援我后队要紧。予即分队往援，贼率党退。予谓刘曰：我济一气追七十里，日已西可以歇息，视贼举动如何，再议进止。彼以为然，答云：北行有一村庄，我到彼再歇，尔即居此可也。遂带队北去，不图该逆即于北地茂林处埋伏，潜伺官兵，湘军始至，伏贼齐至，将其队围困垓心。幸刘有备，整为方阵，四面用炮开击，城冒枪逼近，刀矛相接，湘军岌岌不支，阵关然乱。予闻炮声，知其有警，督队驰至，横入截杀，贼大败溃遁。是役我亲兵将小阎王之护队一千邀斩立尽，张总愚由是不振，遂逃窜陕西，覆灞桥之军百余营，因而复炽。湘军亲兵回见曾侯曰：是战非宋大人之队，我等全军覆没矣！曾细询战状，其亲兵为详述之，及予上曾公牋尽归功于湘军，以是曾侯深为器重，复书称美予之德量。未几牛老红、任住合股由郑州之石桥欲决黄河，渡而北扰。予军追及，遂祷于龙神，略谓神专司黄流，如堤坏水溢，百万生灵皆没，神不得无过，神何不速移流北岸！任城掘断，水不溢出，安然无事。予当请建庙悬额，以答神麻。时予早探得贼已掳民夫掘一日夜，计堤必坏，恐救不及，故先祷龙神，祷毕，遂率队行，五更将近，贼逆党逃走，予不暇追，往查掘处，开沟三十六道，皆宽十余丈，近岸已成沙岭，水真走北岸。据逃难民言，贼初掘时，大溜直逼南堤，而流忽现出白沙，水趋北岸矣，此真神功也。乃请于抚帅，奏明建庙悬额焉。此九月间事。贼复折窜山东。十二月贼由山东回

窜，予率队邀击于光州，阵斩千余，贼众日夜驰二百余里，已入湖北麻城境矣。

四月，贼悉众由南阳北窜，予率队日夜驰百八十里追及于裕州，一战即捷。贼日夜不息，仍窜山东，溃运河之防兵，扰及登莱等处。盖由湖北出境，至山东千三百余里，凡奔七日夜而过，其畏我军如此。值豫抚又令予添募千人，其步队六千归节制，蒋东才，李承先共六营，共九千人。时李节相鸿章议画运而守，不使贼再南，予守东平。贼屡胜而骄，在赣榆县与刘省三之淮军遇，任逆恃勇驰马阵前狡马思逞，为我马队飞丸所中立绝，以是贼党纷纷出降，解散已尽。冬月，忽闻张逆由秦涉冰过河，由晋犯豫，势甚猖獗，众已十万。追兵虽有湘、皖二军，终未敢一战。予奉旨由东省渡河迎剿，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过河，时贼已窜至卫辉，于二十九日辰刻追及贼之游骑于汤阴之南，盖大股在城北二十里分踞各庄，予传令各营造饭稍歇，以备往剿，值天短，饭毕日已西，各营官方约入贺除夕，予骂曰：民皆不聊生，尔等何忍安然度岁！今夜不破贼，不许尔等过年，速归营整队，二更启行，黎明大战。众皆负气而去，各整队以待，予督之往。五更至贼屯时，相距五、六十里，不虞我至，皆就民度岁之酒肉共肆饮啖，予乘势杀入，各庄踞贼哄然逃遁，追杀四十余里，贼始收集。张逆率党接斗，彼前在新野为我队所败，我队勇悉其伎俩，贼虽多而我兵不惧，荡决纵横，无不一当百，呼声震天，飞炮如雨，遂将大股击溃，追杀十余里，获牲畜二千余头，他物称是，始收队。予谓众将曰：尔等可以度岁矣。众皆欢悦。予将贼击退，嵩武军始到。张逆初不知为予军，既败遁，询知益惧，遂率党奔命北驰。初九日至保定，京师戒严。予率队日夜穷追到祁州，闻贼至保定，相去百二十里，一日夜驰百八十里，绕出贼前。贼于保定府附近滋扰，我南彼北，我北彼南，相避十余日，当是时楚、湘、淮、皖东直各军，

不下十万。予见贼骑飘忽，步队终难制胜，遂于五更率队出其不意，袭败之于深州，获骡马八千余。未几复于四更袭破之于深泽，夺获骡马三千。由此贼夜不安枕，每四五更即走，而备我更严，每见予队止，贼必驰四十里外方止。二月初五日午间，予伪作休兵状，诳贼驰去，予俟上灯时，计距贼四五十里，传集各营往袭，约三更至，恐少迟贼又逝矣，二更后追及于饶阳之任村集，一鼓破之。是役阵斩总带马队之巨魁张五孩，灭其二旗，擒二逆首，获骡马五千余。盖张逆由秦渡河时大枝悍贼七旗，每旗万余众，至是仅余四旗，亦多不全，器械抛弃一空，张逆见又亡一得力悍党，大哭曰：不图今日败溃至此！欲自尽，其党咸劝之。回赴清化镇取竹竿，以益兵整旅再战，张逆遂折窜豫境，遇皖军牛师韩之马队二千，于获嘉县为贼所挫，失马过半。俄而淮军记名提督陈振邦之马队五千，又失利于滑县，陈亦阵亡。其所将马勇，本收降任逆蓝旗之众，因是复叛徒从逆者过半，旋又遇官军之洋炮洋药百余驮又为所得，由是死灰复燃。遂袭败皖军郭宝昌于延津，郭被重伤。张逆与其党议曰：有宋营在，我辈终不得安。众捻首遂谋设伏，伺我不妨破之，冀可得志。旋遥见我军将近，乃于滑县之北各庄埋伏，予不知也，时日过午，谍告贼大股去远，只有零星游骑在前庄云。予令分三四营往前庄休息，自率各营就庄屯驻。俟续探贼踪果远，方止此焉。言未终，忽贼骑已近，四处步贼伏发，蜂拥裹来，前去四营已被围，予指挥各营分往迎敌，贼冒死拒战，十荡十决，终未击退。予见势迫，遂率二起亲兵绕出阵旁，横攻而入，大呼猛击，贼始溃走，追斩十里。当酣战时，陷阵冲锋，声震天地，湘、皖、嵩各军相去二三里许，皆列阵远观，无敢助一兵一矢者。张逆被创后，知豫境万不能踞，计若至山东，宋本豫军，未必越境相迫，我辈或可少安，至别军纵来十万，我何惧哉。此二月间事。后张逆惟图避我，及四月，予复袭破贼众于临

县，获驃马二千余。至六月间，大雨时行，平地水深及丈，独近盐河有一线路，贼前我后，东北行。予询之土人，北行何处可以绕至河岸，即令导引，午初我队毕至，去河干仅四五里。予令侦察后探，未几反命，云贼离此不远，就庄憩焉。予令各营偃旗息鼓，就荫休息。四望皆瓜园，众得饱食，予令一人不得擅离，且令人登屋瞭望。谓众营官曰：贼知我在后，不知我已前，彼如嗣探我队无信，必就此往，俟申酉之间，率队猛击，可获雋也。至申末，计贼必各寻庄分住，我以整击散，一战可胜，此其时矣。各营列阵而进，未及五里，即遇贼之游骑，我队乘锐击之，贼即奔北，势如破竹，将大股逼进大庄内，庄倚河干，三面环水，一面枕河，我队且战且进，逆众半溺于水，余悉跃入庄北之深沟。是役逆众五六万仅脱千余，旋被铭军扼之于徒骇河，全股歼焉。我军得驃马二万，擒斩三万余贼，以是中原肃清。我军仅五六千人，计前后得驃马四万，予均令缴上，各付价银每匹不过三五两，勇丁无不乐从。予将所缴驃马，分散各城寨，均给百姓。直隶、山东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贼至仓卒，无圩寨可避，妇孺奔啼，任贼蹂躏，惨不可言。及荡平后，予问各营官曰：今之破贼果谁之功？咸指画曰：某由东击，某从西攻，某斩巨魁，某擒逆党。予笑谓曰：公等动曰功劳，亦尝顾名思义乎？盖功由于劳，劳乃有功。公等但劳力耳，予则心力交瘁矣。当各军追贼时，予每见难民妇女纷逃，日不御生，予心如刺，念我辈素食厚禄，不能刻期扫荡，上负国恩，下误百姓，皆我辈罪也。每日止宿，尔辈觅净室盥洗，饭毕见我请令，明日如何追剿？予先测度策贼必在何方，我军由何路可以绕，何路可以邀，必须料中，若与贼相左，岂不误事？所度稍有未审，即乘夜发探侦确，方能启队，尔辈则奉令而还，即可入帐安枕矣。予俟尔等去后，仍须筹军火、筹粮食，时左、李、官三节相，及神机营、毛尚书、李中丞六处，时需具牍驰报，及公事甫毕，时已夜半，



及就寝又当进队矣。昔岳忠武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言最得兵家之要，否则一将之才耳。公等勉之，众皆叹服。时毅军已威震中原，而诸将深感予言不自矜伐，益加奋励，由是人才之盛，独冠一时焉。时陕甘回匪正炽，晋抚鉴于捻逆度黄之失，遂奏调予赴晋防河，未几又奉旨赴归化城剿办回逆。

八年正月，至陕北之神木县，其城先为贼所陷，及予到时，四门尚塞，城内尸骸山积，屋宇尽毁，遂令队勇启门，埋骨除秽，逃民渐有归者。贼旋窜及鄂尔多斯之蒙古地，予派队迎击，于柳林一战大捷，获驼马牛羊三万余，又捷之于盐池，获牛羊数千，贼始稍憚，数月未敢来犯。

九年正月，湘楚各军围攻金碛堡回巢，反为所挫，刘松山被害，金将军、张提军两军围攻宁夏王家疰回寨，皆屡失利，贼困之急，兵疲粮绝，岌岌不支。回逆悉股出犯榆林及鄂尔多斯等处。予令提督蒋东才统带后军迎剿榆林之贼，又令营务处马玉崑带中军剿鄂尔多斯之贼，再令前军统领刘提督廷带队往援金、张各军，通其粮道。我榆林、鄂尔多斯迎剿之兵七遇七捷，仍将回股击回老巢。往援宁夏之刘廷一军到石嘴地方，贼寨联络，刘督队环攻，破其六寨，擒斩极多，余贼伤遁，石嘴平，粮运复通。刘遂助攻王家疰，由是附近各逆寨悉平。予在黄甫川防剿数年，至十一年冬，陕甘爵督左进剿西宁之师失利，奏调予赴甘助剿。

十二年二月至兰州，值徐占彪规复肃州，金将军督队继至，二军仅足自守，不能禁贼出犯，盖左帅意不欲予与是役，恐分徐功。时徐征肃州已三年矣，迄无成功，谬谓城池指日可得，以给左帅，左信之，乃令予暂驻凉州就食。五月忽奉朝旨，令毅军速往肃州攻剿，予遂率队于六月初二日抵肃州城下，见彼军筑围去城数里，贼牧盈野，出入自若。予遂率队冲越长垣直入，逼近关东寨门筑垒，贼悉众出战，我兵奋勇击贼大败退入城内，由是不敢

出牧，始畏我军不再战矣。闰六月初旬夺取东关，回逆退守大城。八月，左帅亲临视师，时贼已饥困，仅余残喘，纷纷出降，因而歼之。遂奏肃州克复，关内肃清，由是益忌予之功，疏请薄奖。仰赖我圣主明见万里，特诏褒嘉，有宋忠勇朕所深知之谕，殊恩叠沛，赏戴双眼花翎，令带队出关剿乌鲁木齐踞回，所有军情准其专折奏报。左帅祇司粮运，自此左心益不平矣。

十三年冬，河州抚回复叛，楚军失利，甘省震惊，左帅因事急，调予往剿，叛回闻我队将至，大惊解散，首遂为其党缚献，计未逾月而事平，皆予之力也，功亦不录。适豫抚疏言腹地空虚，请留大枝劲旅为中原活兵，予以拱卫畿辅兼扼关陇，旋奉谕旨，予遂振旅东还，其已出关之二营为嵩武军所留。予道经长安，陕抚谭公钟麟又咨豫抚留防潼关，由是毅军遂分驻灵宝以西华阴以东，予以中军驻潼关，资控制焉。方同治七年冬，晋抚之请调豫军防河也。时陇西朔方久被回围蹂躏，糜烂不堪，兼之岁比不登，赤地千里，道殣相望，先后援秦之师，均于冬间前进，甫及边关，冷风刺骨，卒伍皆南人饱暖习惯，既见积雪没胫，坚冰在须，莫不视为畏途。而带队官罔念兵艰，催趲过速，于是士卒哗溃。嵩武军溃于雁门，前甘州提军高所部叛于陇西，主将被害，老湘营溃于绥德州，州城失陷，又分股攻破吴堡县，县城紧临黄河西岸，其东岸乃永宁州属之柳林镇，湘军先留二营在彼，正备船只拟振，叛勇东渡分扰晋疆，幸予军最后入晋，前队超道驰趋榆林、神木一带。因粮运维艰，晋抚告以柳林为聚粮之所，可以分队就食，予遂派提督刘廷带回四营到彼，以省裹带。甫至此镇，见难民纷纷奔逃，探知溃勇情形，整队而前作迎敌之势。同时各军皆知毅军善战，别部勇众亦自觉弗如，素怀惮心。两岸所叛湘勇，忽睹毅军旗号，骇曰，宋营亦来耶，事不济矣。当即让出城池，退归原队，听统带官约束。高军溃勇闻湘军束身归命，亦皆遂

巡回营。惟嵩武军溃而南逃之三营，本欲联合湘军叛众，沿途百姓被扰尤甚，妇女老弱悬梁投井者无数，壮者逃避四方，络绎于道。既遇予军，尤为胆落，当飭其查出为首倡乱者正法数人，余均俯首听约束遣归原队，地方危而复安。各军重整部伍，由董志原以至宁夏西宁河狄相机进兵，节节扫荡，攻克肃州，关内一律肃清，莫不仰邀上赏。前当溃败之际，地方呼吁无门，势已岌岌，若我毅军迟到数日，叛势已炽，则秦晋两省尚堪设想耶？曲突徙薪，所关匪细，乃以同僚所关，未便实报，当事者固莫不知，而犹为督帅者忌之，弥缝不彰，功盖天下者不赏，此之谓欤！

训练之暇，抚今追昔，感慨系之，历忆往事，宛在目前，爰走笔记之，言虽无文，事归纪实，非敢问世，聊附家乘，用示后人，俾知创业之艰难云尔。纪自咸丰癸丑正月，至光绪乙亥五月止，共为一编，余俟续纪。中秋日，蓬莱居士志于东山行馆。

予前将历事始末，毅军缘起，自咸丰三年至光绪元年贯撮一编，付之鈔胥，冀垂家乘。为时年将花甲，四海升平，窃欲归老林泉，悠游晚岁，詎知又有不然者，王事鞅掌，固臣职所当尽也。是年回扎潼关，腹地无事，部议裁兵节饷，当即减汰七营，尚留马步九营，其出省所加之饷及杂款亦悉数裁去，仍归豫军旧章。二年移扎河南府，值连岁旱荒，洛阳尤甚，民皆菜色，道殍相望。

三年，就粮归德府，由归德购高粱千数百石，雇黄河船运至洛阳，饥民得此全活甚众，又制备棉衣一千件，送怀庆以惠穷黎，又购谷米一千石交李河帅分放。

四年，汝、洛等处土匪煽惑饥民为乱，焚掠地方，势甚汹汹，予由归德驰至河南府，分兵四路弹压。贼中有虎豹子者聚五六千人，谋为不轨。当派袁、邱两营官带领三百人往剿，谕令察度情形，如其尚知畏法，应令其为饥寒所迫，只宜解散，若果敢抗拒，则亦不得不痛加剿办。不意该匪见我兵单，胆敢列仗迎敌，布

满三座山头，其众可知。该营官等督队猛击，贼固乌合之众，交锋即溃。该营官等因见被胁者多，未肯追杀，迫令解散。惟擒诛首要，以免复燃。当时若无官军，地方官谁能尽心抚恤，其已萌者能不滋蔓乎？幸以后秋雨及时，地方亦即救定。是年自正月至六月，半载兵饷分毫未发，军中每一二日不炊，所部四千人无一怨言，此皆予素日相感以诚，故能收去食之效。予常语当道曰：抚饥民易，勒饥军难，饥民为乱，示以兵威，则散矣；若与饥兵合，是附之以翼，不可救矣，明季之流寇，其前辙也。予之所以尽心于饥军者，为地方计也。

六年正月，奉命会办奉天防务。三月，率队起程，五月，出关至锦州，秋间移驻营口。俄罗斯之和约始定。河南因节饷计欲调回豫。是时法方肆虐，越南海防正紧，旋奉旨归北洋大臣节制。

八年，移防旅顺口，为北洋门户，筑垒驻守，逐日训练，以备不虞。九、十两年法夷构衅，虽在闽粤边疆，而凤鹤时闻，枕戈待旦，闻我有备，夷艘亦未北来，旋即议和，而沿海边防遂成重镇，未便议撤。

十二年，醇贤亲王奉懿旨巡阅北洋沿海防军数十营，独毅军之将士精壮，操演整齐，为诸军冠，深荷嘉奖。

十六年，今上二旬万寿，赏加太子少保衔，具折谢恩请觐，蒙召见三次，垂问当初剿贼情形，奏对称旨加恩者在紫禁城骑马，向无此例，特异数也。予之始到京也，先诣宫门请安，并专差诣醇邸禀到，蒙醇贤亲王先赐酒饌，来差云：王爷恐沿途食物不精，特令先送便饭，聊以洗尘。及亲往叩见，立即延入赐坐赐茶，且言非效外官习气，我先待茶，盖使润喉，可多谈耳。每见必长谈二点钟之久。王又自检箧内骏马、鞍辔、元狐、紫貂、内造衣料，名贵品之物，先与予看过，然后派人送来。予赠奉差送物之护卫等银二百两，又奉钧谕：宋某元钱，只准收四十两，余令退回。其

体恤之周，回出恒泛。而军机与内廷王大臣等，莫不推诚相接，各有所赠。因蒙赏朝马，各邸送马者三处。回忆十二年予送邸节至津行邸，在海光寺时，同送旌节者，有山东前后任巡抚陈、张两中丞，将军、都统、提镇共十余人，皆鹄立庙院，候追见。王解所服袍褂，令护卫持下，问谁是宋军门？王爷令送与者，其在旅顺特予备伺邸乘之马，亦蒙赏收。笑谓予曰：我暂代喂养，备尔他日到京朝马之用。自此始知王言非戏，抚躬循省，何德以堪耶？自元年至今，又阅十九春秋，恒念马齿日增，无以仰酬盛德，只有矢慎矢勤，督率所部，绥靖地方，以待强敌，未敢一日稍懈，余出所敢知也。

#### 附 一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四川提督宋庆，忠勇笃诚，治军严整。咸丰年间，创立毅军，转战直隶、河南、山东、江南、湖北、陕西、甘肃各省，统率所部剿平捻回巨寇，与中兴诸将同建殊勋，荐膺专阃，嗣在北洋一带驻扎操防，前后廿年，威惠著闻，军民悦服，中外推为宿将，朝廷倚若长城。叠予恩施，特晋太子少保加尚书衔，赏给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该提督年逾八旬，此次随扈回京，中途召对，见其精神矍铄，志虑周详，方冀永享遐龄，长资倚畀，兹闻溘逝，轸悼殊深。宋庆着晋封三等男爵，照尚书例赐恤，加恩予谥，并入祀贤良祠。其原籍地方及立功省分，建立专祠。生平战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灵柩回籍时，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伊子试用道宋天杰着以五品京堂候补，伊孙直隶试用直隶州知州宋裕继，着以知府补用。任中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查例具奏，用示笃念耄臣有加无已之至意。

欽此。

附 二

原任四川提督宋庆碑文

編修臣王廷弼恭擬，臣宗室崑岡恭閱。

朕惟厘圭錫鹵，頒茂典以酬庸，勒石銘金，嘉殊勛以傳後，既奮鷹揚之績，宜宣鴻烈之書，典冊有光，琳琅斯勒。爾原任四川提督宋慶，呈材東國，媲美北平，家荷犀渠。甫出蓬萊之境，兵稱虎捷，屢開安慶之圍。創建毅軍，力殲狂寇，蒙毫之風雲變色，江淮之草木知名。上首功而洊擢總戎，蕩發逆而旋窮擒迹。金戈指汴，胆落群酋，鐵馬渡河，手擒巨獍。凱歸同飲，戎衣則色煥中央，勇号疊膺，都尉則官稱世守。降赤眉之眾，麾旌几遍三秦，揚翠羽之輝，爵秩晉崇一品。青宮宿衛，比執金吾，紫禁晨朝，許紆玉轡。移防渤海，思回海上波瀾，鏖戰邊關，謹扼遼東門戶，警氛漸靖，奮力方剛。嗣以蝨賊內江，運籌而机宜胥合，泊乎鸞旗遠逝，扈從而况瘁不辭。倏二豎之交侵，假三旬以休沐，方冀長城倚賴，日永龍韜，何圖大樹飄零，風淒虎帳。爰晉封以五等，載秩祀于千秋。溢曰忠勤，表其行誼。于戏！听鼓鼙而思將帥，四郊之垒壁初平，騎箕尾而煥星辰，百戰之英靈不泯。欽承寵命，永峙丰碑。

附 三

原任四川提督宋庆祭文

編修臣王廷弼恭擬，臣宗室崑岡恭閱。

朕惟峰高岱岳，鍾靈武緯武之材，位正提封，佐治賴元戎之寄，矧其垂功寰宇，宣力暮年，眷念成勞，特隆洁祀。爾原任四川提督宋庆，戎行早历，闡寄存膺。登取螯弧，武略聿彰于皖北，围

开乌合，殊功屡建于淮南。援豫齐而势若星驰，力破数年之坚壁，定关陇而威如电扫，首擢四面之敌锋。绩著前驱，畿疆底定，功成力战，海峤又安。裳赉中黄，勇号与崇封并晋，纓影叠翠，升阶偕世职同颁。举异数以酬勋，驰乘紫禁，奖元臣而锡宠，骏秩青宫，为邦国之爪牙，司朝廷之喉舌。属以翠华西幸，志切请纓，泊乎黄幄东旋，恩颁如绎。嗣请展时而静摄，特予市月以安闲。方倚畀之长资，乃沦徂之遽告。晋荣封于五等，土旆攸崇，隆祀典于千秋，贺良永誉。推恩录后，钟鼎书勋，旷典易名，旗常纪绩。干戏！耆魁见委，叹上将之星沈，芬苾式陈，思前功于露布。灵其不昧，尚克歆承。

#### 附 四

原任四川提督宋庆入祀贤良祠祭文

编修王廷弼恭拟，臣宗室崑冈恭阅。

朕惟韬铃匡赞，人臣报国之忱；俎豆馨香，盛世酬庸之典。矧其久参戎务，聿奏肤功，允资奠定之勋，勒旗常而弗替，用秩春秋之际，式灵爽以常凭。尔原任四川提督宋庆，壮志凌云，忠心捧日，靖妖氛于皖北，荡小丑于淮南。敌靡鴉群，豫楚巩金汤之固，人称燕颌，陇秦无烽火之惊。望畿辅而星驰，卒歼臣寇；指海滨而电扫，克奠神州。翠羽高彰，锡荣封而加勇号；黄裳祿赏，予世职而晋升阶。爰保义于青宫，宠之异数；许驰驱于紫禁，眷乃崇勋。手诏特颁，头衔斯晋，詎积劳于阃外，已告瘁于军中。前席陈词，方谓微疴之偶把；闲居给假，不期遽疏之遽陈。爵崇五等之封，典重千秋之祀。录后而重邀宠遇，籍慰幽魂，书勋而特备哀荣，难忘将略。易名中礼，遗迹刊碑，旷典式颁，明禋载荐。干戏！想英姿之飒爽，展书图而如见鄂褒；耀上将之威名，祷河岳而重生颇牧。用彰渥被，尚克歆承。

## 附 五

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晋三等男·赏戴双眼翎·赏穿黄马褂·太子少保·尚书衔四川提督军门宋忠勤公神道碑铭并序。

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参预政务大臣·钦差北洋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隶总督袁世凯撰

四品衔截取国子监学录王仪郑书丹并篆额。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太子少保·尚书衔四川提督总统毅军蓬莱宋忠勤公薨于通州军次中，以次年三月十八日葬于蓬莱城东南大龙山之阳，公子天杰以世凯与公累世通家也，以表墓之文来请，是不敢辞。公讳庆，字祝三，世为山东蓬莱县人。祖父以上隐德弗耀，公少有志略，勇事尚义。当道光、咸丰之际，天下承平久，武备弛，奸民乘间起。发逆踞于南，捻逆煽于北。公慨然曰：丈夫报国，此其时矣！咸丰四年，蓬莱官君国勋官安徽亳州，治军事，公往从之。当是时，先端敏公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驻临淮。公与前镇军陈君国瑞最为先端敏公所知任，每战必，二人俱积功至总兵，赏毅军巴图鲁。同治元年，先端敏公移疾去，公统三营为毅军，毅军之名由此起。张文达公之万抚豫，傲公与张勤果公曜剿贼齐豫之交，大小百余战，所向克捷，擢南阳镇总兵。六年，以削平捻逆功，赏穿黄马褂，换格洪额巴图鲁，后随合肥李文忠公平贼直隶，赏二等轻车都尉，授湖南提督。是时回匪方炽，公奉命偕张公曜往剿贼，行次神木县，寇遽至，公迎击，大破之。九年，将军金顺治兵宁夏，粮运阻将不支，公令部将刘廷、马玉昆兼程援之，七战七捷。十一年，从湘阴左文襄公平西肃州贼，赏戴双眼花翎，移授四川提督。光绪六年，诏公会办奉天防务，戍旅顺口。醇贤亲王巡阅海军，称为



诸军第一。十六年，太子少保。二十年，皇太后六旬万寿，推恩中外，特加公尚书衔。是年秋，中日失和，命公帮办北洋军务，便宜行事。时息兵已久，猝临大敌，刘忠诚公坤一奉诏督师，率南省百余营集榆关，慎密不出，而公以所部四千人率部将今宫保马公玉昆、宋勇勤公得胜等分布数百里，一战于爱儿河，再战于感王寨，三战于太平山，四战于田庄台，敌众我寡，屡蹙屡振，朝廷悯公年老，惜公之勇，虑或有关失损国威也，屡戒公慎自爱，毋近敌犯险。公受诏感恻，益奋不顾，军士传述多有泣下者，以是将弁一心，虽败不乱。世凯时方奉诏为前敌营务处，见闻亲切，窃与今侍郎胡公燠菜叹仰推服，以为不可及也。和议成，诏公仍驻旅顺。二十四年，俄人借旅顺泊舟师，廷议许之，命公移驻山海关，俄官杜巴索福谒公，谓营垒屋宇所值实多，请以白金十八万两犒师，公正色拒之曰：朝廷已借尔地，吾以故垒获贖，是卖国也，死不敢受。俄使三往，峻拒如前，词益厉。俄使嗟叹而退。次年公八十生辰，特旨赐寿。本朝三百年来，武臣赐寿自公始，时论荣之。二十六年拳匪事起，世凯时巡抚山东，抵书于公，略言：异端不可信，外衅不可启。公答言：吾武人知奉命死敌而已，他何计焉！联军至天津，公督玉昆等力战，连日夜不懈，有诏命公军前议和，公以和款非武臣事，辞不受命。会两宫仓猝出狩，飞诏命公偕马玉昆扈蹕西幸，公行而京师陷，旋命公留守太原。次年和约成，复命公扈从还京师。公先已遣疾，又自以两次督师不能强主庇民，悲恨增剧，逾年遂薨。春秋八十有三。事闻两宫震悼。晋三等男，赐谥忠勤，入祀贤良祠。夫人马滕皆前卒，继配孙，封一品夫人。子二，天俊、天杰，孙夫人出，嗣子天儒、天俊，天儒并早亡。天杰赏五品京堂。孙三懋赏知府，次裕绶，次裕绮荫生。侧室倪，公择有期，仰药殉，得旌如例。咸同间中兴名将多矣，先端敏公治军临淮时，为日甚暂，以故世但知有湘军、淮军，而几几不

知有袁军矣。公始与陈镇军国瑞齐名于时，号陈宋。后复与张勤果公曜连镳并驱，又号张宋。自甲午以来，淮、湘军多暮气不振，独毅军数千人纵横荡决，始终弗懈。至今外洋言兵事者，皆曰毅军。毅军涉（溯）其由来，则吾袁军出也。乌乎盛已。世凯无似备位畿辅，追念祖武，感槩时事，安得更有如公者，佐吾张国雪耻，以为国家干城之寄哉。

铭曰：桓桓宋公，千人之英，少慕忠节，忼慨清纓。时我先公，临淮视师，公往荷戈，实左右之。每阵必先，靡战弗克，公也欷然，劳而不伐。忆在庚岁，先公归林，公领偏师，毅军是兴。转战梁豫，遂至畿辅，扬威辑和，居民安堵。捻氛甫靖，回寇犹张，湘阴作帅，六师张皇。公佐其军，有力如虎，振旅而还，止戈为武。放马未久，奉命渡辽，横海列阵，气肃秋高。朝日称兵，公遽其屯，裹创肉薄，天日为昏。师克在和，重修玉帛，朝廷依公，干城心腹。越岁庚子，妖民四起，召衅列邦，战场大启。公奋孤军，力支强邻。凡五十日，介冑虬生。翠华西狩，命公前导，公不获已，悲愤奉诏。和议再成，六龙还京，公遽辞归，宿疾遽增。乌乎宋公，气吞丑虏，有志未竟，恨留千古。帝曰汝庆，天实鉴之，溢以忠勤，庶无愧词。翳昔中兴，湘淮称首，袁军数人，落落居后。何图晚盖，崛起毅军，究厥由来，乃自袁营。冠（冕）时贤，希踪往古，推湘迈淮，其气大吐。惟予小子，待罪畿疆，经文纬武，思赞吾皇。安得如公，尽效臂指，克伸天讨，一雪国耻。公今已矣！吾则何俾，作铭告哀，如闻鼓鼙。

## 附 六

谥号

四川提督三等男宋庆谥

忠勤： 肫诚翊赞曰忠，宣劳中外曰勤。

勇格：胜敌壮志曰勇，威容端严曰格。

威靖：强义执正曰威，柔德安众曰靖。

武肃：折冲御侮曰武，身正人服曰肃。

## 北洋练兵案

编者按：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深感需要按照西法编练新式军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里发表的《北洋练兵案》，就是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六年间，总理衙门与有关方面在关于新建陆军问题上，互相来往的咨文、信函、照会等等，共五十七件，均选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其主要内容有：关于新建陆军及其各种兵种的营制、饷章，调拨薪饷的情况；关于聘请外国教官的合同及有关交涉的文件；关于沙俄公使不许中国在编练北方军队时聘请他国教官的照会；关于来华教官人数问题的双方交涉文件；关于因天津水大暂缓校阅军队的文件等。这些史料对于研究清末新军及北洋军阀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1 户部为议复光绪二十年天津练兵收支各款事

致总署咨呈（附原折）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

十二月初十日，户部片称：

海疆股案呈，本部议复直隶总督王奏，查明天津海防练军光绪二十年分收支各款造册请销一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议。欽此。相应恭录谕旨，抄录原奏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也。

照录粘单

户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天津海防练军，光绪二十年收支各款，造册请销一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钦遵。由内阁抄出到部。旋据该大臣将各项清册咨送前来。

查原奏清册内开，天津支应局司道详称，天津练军及大沽、葛沽、北塘、海口各炮台防营，并云字营马队、营务处小队，应需饷项向由津海关六成洋税、招商局税、洋药厘捐、长芦盐觔复价、正杂课及天津厘金各项内随时筹拨支放，业将光绪十九年以前收支款目奏咨准销在案。二十年十月间，因海氛日炽，筹添炮费夫马薪饷等项，已经奏咨立案，所有二十年收支细数，造具清册详请奏咨。臣逐加复核，自光绪二十年正月起，至年底止，旧管项下实存银二万五千九百九十六两零，新收各款并本案扣收平余共银四十万一千九百六十四两零，开除支款，悉照定章，毫无浮滥。计应归户部核销银三十四万五千一十八两零，工部核销银三万六千二百三十两零，兵部核销银一千四百两零，合共销银三十八万二千六百四十九两零，应存银四万五千三百一十两零，其历年垫支不敷银二万一千一百七十八两零，仍于册内列报另案核办等语。

臣等伏查天津海防挑练各营官弁兵勇，练习外国枪炮，前因该省举办已历多年，一切支发款项头绪纷繁，当经咨行该督转飭，将凡关支发章程详细造册报部。嗣于光绪九年据该督将支发各款补录送部，当即拣派司员按照册开各款逐一详核，存案候销。续据该督先后奏咨变通章程报部立案，均经臣部分别核复行文遵照在案。

今据该督将天津海防支应局光绪二十年分收支各数，造册送部核销。查册开旧管银二万五千九百九十六钱三厘六毫八丝九忽，核与上年奏销实存银数相符。新收长芦盐觔复价、天津厘金等银十六万九千六百两，核与报部原案银数相符。新收津海关六成洋税等银二十三万两，内银十六万五千两，核与报部原案银数相符。其余动支一百三十四结，洋税银三万五千两，报部原案系动支华洋税银五万两，又动支一百三十八结，洋税银二万两，报部原案系六万两，又动支洋药厘捐银一万两，并未声明动支何结银两，无凭查核，应令查明声复。本案扣平及照开源节流章程，扣回湘平银二千三百六十四两一分一厘三毫五丝五忽六微，核与应扣银数相符。开除各项官弁兵勇薪水口分廉俸饷乾柴薪，并现任官员借支养廉演炮经费书吏工食民地租价等项，银三十四万三千七十五两八钱九分七厘八毫二丝七忽五微，核与该督录送章程及续报变通各成案，悉属相符，应准开销。内有现任官员借支养廉银一百七十七两六钱六分，应在该员例支养廉银内照数扣还。又开除中营添设洋炮炮费拉车马乾葛沽营厘六毫四丝六忽三微，核与报部立案银数相符，亦应准其开销。惟葛沽营薪粮，因是年十月间海防吃紧改照练军支給，嗣后防务稍松，应令仍照本营旧章以示限制。其买马价值及房租皮袄外洋军火制造等项，共银三万八千五十九两二钱五分一厘四毫一丝四忽二微，系兵、工二部核销之款，已由臣部将原册移送兵、工二部核复，俟核结后，知照臣部存案。至实存银四万五千三百十两七钱九分九厘一毫五丝六忽六微，核与应存银数相符，应令归入下年旧管项下报部查核。此外尚有历年垫支不敷银二万一千一百七十八两九钱四分七厘五毫九丝七忽，核与历年垫支银数相符。查此项银两曾经臣部拟令查照成案章程，为子弟请奖，不准将实存银两拨还，自应仍令查照臣部前奏办理，并令嗣后仍应遵照定章

搏节动用，并将练习官弁兵勇应支薪水口粮等项起止月日先行造具花名清册，分别送部，以凭核办。

所有议复天津海防支应局光绪二十年分收支款目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2 督办军务处为袁世凯与德教官签订合同事

致总署咨文(附合同)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十日

三月初十日，督办军务处文称：

案据督练新建陆军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稟称，窃照新军工程营学艺纷杂，事务繁重，非募聘洋员颇难得管带之选，前曾暂派帮带武备学生县丞张锡蕃代理，並將各情形先后稟奉钧批示遵各在案。

嗣查有德员魏贝尔品端学博，于武备中应用各学业皆讲求有素，曾在天津武备学堂充当教习，华洋人员均甚敬服，该洋员前因新车声势较振，辞去学堂差事，请来效力。章京采访舆论详细考查，该洋员谙习工程，学术颇有渊源，又无洋员习气，因与订立合同，札委管带工程营兼查验全军枪械，并在营内挑选聪颖幼丁能通文意者五十人，在该营设立学堂，令该洋员教授武备各学业及德国语言文字，冀各生徒肄业有成，兼能习解德语，以备遣赴德国阅历军事，俾易造就，实为时务中最要之举。魏贝尔月支薪水银三百两，即以工程营管带官薪公发给，不须另行开支，合同限二年为满。除俟拟订学堂章程再行详报外，理合照录合同缮折呈请鉴核，转咨立案等情。相应照录合同清折，咨行贵衙门查照立案可也。

## 照录合同

谨将募订德员魏贝尔管带新军工程营兼查验军械事务合同，照缮清折，恭呈鉴核。

计开

督练新建陆军袁，募订德员魏贝尔充当管理新军工程营兼查验全军军械事务，所有合同条款开列于后：

一、魏贝尔应听本督办节制，所有本督办定立条规均须遵办。

二、魏贝尔每月薪水支給库平银三百两，按中国月份发给，所有佣工养马租房私用一切杂费均在内。

三、此项合同限华历二年为满，魏贝尔年限届满时，其回国川资应予银三百五十两，如彼此愿留办事，先期仍可续订合同，其回国川资则须扣发。

四、魏贝尔如办公勤能，忠实任事，由本督办随时查核，酌加薪水。至应加多寡，须听本督办自定，西员不得争执，倘逾时懒惰，仍将加薪扣除。

五、本督办遇有紧要公事约魏贝尔前来晤商，无论何时，立即驰赴，毋许迟延。如本督办有因公差遣事件，所须川资，另行核发。倘另改派差事，魏贝尔亦应遵办，薪水照旧支发。

六、魏贝尔平时住所宜择防营近处，毋得距营过远。

七、魏贝尔如有违犯礼法，不遵约束，由本督办即行辞去，停止薪水，只付回国川资，倘嗜酒懒惰，初犯酌罚薪水，再三犯以不遵约束论。

八、魏贝尔如在合同限内自请告退，须于三个月以前稟明，俟届去时停止薪水。如查明确系因事不得已回国，亦付回国川资。

九、魏贝尔每日应办工课时刻，由本督办酌定。



十、倘合同限内中国政府特命停止训练，应付魏贝尔薪水六个月，并发给回国川资三百五十两。倘停止距合同满限之期不及六个月，只付原限月数薪水，并予川资。

十一、魏贝尔遇有暂患病症，准由营内官医诊治，免输医药等费。倘因公受伤至成残废，经医验实，除发停工之月薪水外，另给四个月薪水并回国川资。如至积劳病故，发给薪水六个月，不付川资。

十二、魏贝尔无论期满回国，及自请退归，或因事撤辞，除合同内载明各款必须照给外，概不准另有分文索求。

十三、魏贝尔在营办事，除由本督办节制外，仍听德员参谋官指挥。

十四、魏贝尔既与本督办订立合同，所有以前与中国官员订立合同均作废纸。

十五、此项合同，嗣后如有歧异，应以汉文为解。

### 3 督办军务处为袁世凯与挪威教官签订合同事

致总署咨文（附合同）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

三月初十日，督办军务处文称：

案据督练新建陆军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禀称，窃照前定武军马队教习瑞威国武弁曼德，去冬由胡府尹燊棻移交前来，仍留新军充当教习，当将合同录呈，稟奉钧批祇遵各在案。伏查该洋员教练马队甚能尽心，年来与各官弁渐相熟习，又能粗解华语，才颇可用。惟其原订合同于本月十九日即已届满，而新聘德员马队教习到营尚需时日，刻下若听该洋员停教，必旷误新兵操练，未免可惜，且马队计五百名数，教练甚难，实非一洋员所能经理。今曼德极愿续留，因与续订合同较原订各条约束稍密，又删去按

半年加薪一次各语，月薪仍支一百七十五两，期限二年，并令在马队内挑选识字兵丁二十四人加教以算法、测量、绘图等学，为将来考充官弁之选。拟由章京薪公内每月筹匀银二十五两，另札发给该洋员，作为加教各学之酬赏，俾知鼓励，格外尽力。除分飭外，理合将现与洋员曼德续订合同录缮清折，恭呈鉴核，转咨立案等情。相应照录合同清折咨行贵衙门查照立案可也。

### 照录合同

谨将续订新军马队教习璠威国武员曼德合同照缮清折恭呈鉴核。

计开

督练新建陆军袁，续订本军马队教习璠威国武员曼德合同条款开列于后：

一、曼德应听本督办节制，所有本督办定立条规或另有差委均须遵办。

二、曼德每月薪水支給行平银一百七十五两，按中国月份发给，所有佣工、养马、房租、私用一切杂费均在内。

三、此项合同限华历二年为满，曼德年限届满应予回国川资三百五十两，如彼此愿留办事，先期仍可续订合同，其川资则须扣发。

四、曼德如办公勤能，忠实任事，由本督办随时查核，酌加薪水。至应加多寡，须听本督办自定，曼德不得争执。倘逾时懒惰，仍将加薪扣除。

五、本督办遇有紧要公事，招曼德前来，无论何时应立即赶到，毋许迟延。如本督办有因公差遣事件，应需川资，自当另行酌核发给。

六、曼德平时住所亦宜择防营近处，不得距营过远。

七、曼德如有违犯礼法，不遵约束，或才力不及难以胜任者，应由本督办即行辞去，停止薪水，并不付回国川资。倘嗜酒懒惰，或有误公差，初犯酌罚薪水，再三犯以不遵约束论。

八、曼德如在合同限内自请告退，须于三个月以前禀明，俟届去时停止薪水。

九、曼德每日应办工课时刻，由本督办酌定。

十、倘合同限内中国政府特命停止训练，应付曼德薪水四个月，并发给回国川资三百五十两。倘停止距合同满限之期不及四个月，除发回国川资外，薪水则仍按原限月数付予。

十一、曼德如遇暂患病症，准由本营官医诊治，免输医药等费。倘因公受伤至成残废，经官医验实，除发停工之日薪水外，另给三个月薪水，并予回国川资，设使积劳病故，则发给四个月薪水，不付回国川资。

十二、曼德无论期满回国及自请退归，或因事撤辞，除合同内载明各款必须照给外，概不准另有分文索求。

十三、曼德在营办事，除听本督办节制外，仍按外国官秩尊卑分别等次，官卑者，须听尊者指挥。

#### 4 督办军务处为工程队营制饷章事

致总署咨文（附清册）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五日，督办军务处〔文称〕：

案据督练新建陆军浙江温处道袁世凯详称，窃照章京前次拟呈新建陆军营制内因造桥梁、筑垒台、平道路、制地雷、设电线、修枪炮、架械器、绘舆图、供测量、习化学各项工匠学生颇乏，其选材质优劣不一，薪水亦多寡难定，仅拟照步队一营人饷数目稍减，约定计每营一千人，限支月饷银八千两，并声明详细制章，俟编选得人另行禀报。去冬章京抵营后，即先就前定武军本有员

匠，认真考择，仍广募精选分编，造桥梁为桥梁一司，并筑垒台、平道路为地垒一司，以制地雷为地雷一司，并修枪炮、架机器为修械一司，并绘舆图、供测量、习化学为测绘一司，以设电线为电报一司，共分六司，各设队官一员管理之，先建半营，共计官弁兵夫五百二十一员名，马六匹，月支饷银三千九百九十六两四钱，核与原每营一千人，月支饷银八千两，减半编支尚属相符。惟该营管带一官，学须博杂，考查中国员生均难胜任，拟募聘洋员充当，即以管带薪公作为洋员薪俸，另行遴派华员帮带，助其约束料理，并令该洋员教授各队员弁兵生，期将应用各学逐一谙习，实事求是，庶饷无虚糜，且养成人材，亦可为将来武备之选。除俟募定洋员再行禀报外，理合先将详拟营制饷章缮造清册一样三本，呈请鉴核，分别转咨备案等情。据此。除批据禀工程营营制饷章详加披阅，均有条理，准即照办，仰候将所呈清册分别咨行备案缴印发外，相应将清册一本咨行贵衙门查照备案可也。

#### 照录清册

督练新建陆军二品衔正任浙江温处道袁世凯，谨将续拟工程队详细营制饷章造具印册，恭呈鉴核。

计开

管带官一员，每月薪公银三百两。帮带官一员，每月薪水银六十两，公费银八十两。文案一员，每月薪水银二十二两。委员一员，每月薪水银二十二两。护勇八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号兵六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长夫十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以上官员勇夫，共二十八员名，共月支薪食银五百九十一两。

管理桥梁司队官一员，每月薪水银四十两，公费银二十两。队长二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书识一名，月支薪水银八两。

护勇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长夫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

木工四队，正头目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八两。副头目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六两五钱。木工兵三十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六两。伙夫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三钱。

铁工一队，正头目一名，每月薪水银八两。铁工兵九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六两。伙夫一名，每月工食银三两三钱。

绳工二队，正头目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六两五钱。绳工兵十八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伙夫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三钱。

水工二队，正头目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七两。副头目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六两。水工兵十六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伙夫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三钱。

以上官弁兵夫，共一百一十一员名，共月支薪食银七百一十七钱。

管理地垒司队官一员，每月薪水银四十两，公费银二十两。队长二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书识一名，每月薪水银八两。护勇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长夫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

筑工四队（泥瓦匠），正头目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八两。副头目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六两五钱。筑工兵三十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六两。伙夫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三钱。

石工一队，正头目一名，每月工食银八两。石工兵九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六两。伙夫一名，每月工食银三两三钱。

筐工二队，正头目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六两五钱。筐工兵十八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伙夫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三钱。

土工二队，正头目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土工兵十八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四两五钱。伙夫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三钱。土夫八十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

以上官弁兵共一百九十三员名，共月支薪食银九百三十三两七钱。

管理电雷司队官一员，每月薪水银四十两，公费银二十两。队长二员，每员月支工食银二十四两。书识一名，每月薪水银八两。护勇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长夫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

管雷司事六名，每名月支薪水银十六两。学兵十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四两。伙夫一名，每月工食银三两三钱。

雷兵三队，正头目三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九两。副头目三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七两。雷兵二十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六两。伙夫三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三钱。

以上官弁兵夫，共六十员名，共月支薪食银四百八十二两二钱。

管理修械司队官一员，每月薪水银四十两，公费银二十两。队长一员，每月薪水银三十两。书识一名，每月薪水银八两。护勇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长夫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

机器司事四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六两。学兵十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四两。

修炮铁工一队，正头目一名，每月工食银十二两。副头目一名，每月工食银十两。铁工兵八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八两。伙夫一名，每月工食银三两三钱。

修枪铁匠二队，正头目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十二两。副头目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十两。铁工兵十六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八两。伙夫一名，每月工食银三两三钱。

修械木工一队，正头目一名，每月工食银十二两。副头目一名，每月工食银十两。木工兵八名，每月支工食银八两。伙夫一名，每月工食银三两三钱。

以上官弁兵夫，共六十六员名，共月支薪食银六百一十八两九钱。

管理测绘司队官一员，每月薪水银三十两，公费银二十两。护勇二名，每月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长夫四名，每月月支工食银三两。

测绘司事六名（给马六匹），每月月支薪水银二十二两，马乾银五两。印花司事四名，每月月支薪水银二十二两。学兵四名，每月月支工食银四两。

测绘兵一队，正头目一名，每月工食银七两。副头目一名，每月工食银六两。正兵八名，每月月支工食银五两。伙夫一名，每月工食银三两三钱。

印花兵一队，正头目一名，每月工食银七两。副头目一名，每月工食银六两。正兵八名，每月月支工食银五两。伙夫一名，每月工食银三两三钱。

以上官弁兵夫，共四十三员名，马六匹，共月支薪食马乾银四百五十一两六钱。

管理电报司队官一员，每月薪水银三十两，公费银二十两。护勇二名，每月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发报司事四名，每月月支薪水银二十二两。长夫二名，每月月支工食银三两。

工匠一队，正头目一名，每月工食银七两。电工兵九名，每月月支工食银六两。伙夫一名，每月工食银三两三钱。

以上官弁兵夫，共二十员名，共月支薪食银二百一十九两三钱。

总共官弁司事兵夫五百二十一员名，马六匹，每月计支饷银

三千九百九十六两四钱。

### 5 督办军务处为练兵各事宜册事致总署咨文(附请册)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三月十五日,督办军务处文称:

案据督练新建陆军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申送练兵事宜印册,请予立案等情,相应咨行贵衙门查照立案可也。

#### 照录清册

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将领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练法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诚如宪台原奏,不得不易撤之图,为牢补之计也。

按泰西操法,每营分为四队,每队分为三大排,每大排分为二小排,均有弁目,层层节制,又节节策应,故战每制胜,即败亦不溃。向来湘淮营制以五哨为一营,照西人操法,分为四队,递分大小排,官弁头目各失其伍,平时仅可饰观,临战最易溃乱,似必须参用西国军制,始可照西法操练。然如全用西制,以步队一万二千人为一分军,炮队、马队、工程队均在外,则恐人数过多,需饷太巨,且风殊俗异,势亦有所难行。

兹谨参酌时宜,并遵钧谕,简练一万二千人为一分军之数,拟分练步队八营,计八千人。炮队两营,计两千人。马队两营,每营五百人,计一千人。工程队一营,计一千人。共计一万二千人。步队为主,炮队辅之,马队巡护之,工程队共杂役,似部署既可期周密,临敌亦鲜致贻误。又拟将一军分为两翼,设统领二人管辖之。每步队两千,炮队两千,马队一千,更各设分统一人分领训练。每步炮工程队一千,马队五百,各设统带一人专辖约束。



统领以各分统兼充，分统以各营统带兼充，冀可省官节费。俟训练有成，再加总统一人，以资督率。晚近将材甚少，简练兼难，总统、统领之任倍宜慎选，未得其人，无防暂缺其额。

然所拟餉数例之湘淮餉制，未免嫌优。但餉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餉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且威著于知恩罚，行于信赏。每届关餉，并简派委员核实点发，营员不得经手。则上无侵蚀，下免纷纭，积习颓风可冀力挽。惟现值库帑支绌，似难骤扩规模，拟先就定武军步队三千，炮队一千，马队二百五十，工程队五百，照新军章制归并编伍。并加募步队二千，马队二百五十，合为步队五千，炮队一千，马队五百，工程兵五百，先行试练。俟训练就绪，简拔多材，再随时添募扩充，增足一万二千之数，将材既得，始可募兵，务期练一兵必得一兵之用，方可仰副宪台委任至意。除将遵拟新军一万二千人试办营制，再附简章具缮清册另陈外。谨将官弁兵夫月餉杂支总数，分开清册，恭呈钧鉴。

#### 计开

新建陆军步队，每营十四人为一棚，三棚为一排，两排为一哨，三哨为一队，四队为一营。计官弁四十六员，步兵一千零八名，护勇九十六名，号兵二十四名，文案、委员、医生十四员，书识十二名，伙夫七十二名，长夫二百八十二名。共官弁兵夫一千五百五十四员名。一营须支月餉银八千六百九十两。八营，共人数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员名，支月餉银六万九千五百二十两。

新造(建)陆军炮队，每营分三队，一为左翼重炮队，一为右翼快炮队，一为接应马炮队，均十四人为一棚，左翼九棚为一哨，右翼八棚为一哨，马炮队六棚为一哨，各三哨为一队，三队为一营，计官弁四十六员。炮兵九百六十六名，护勇九十四名，号兵二十四名，文案、委员、医生十三员，书识九名，伙夫六十九名，长夫二百七十二名，马夫一百五十八名，共官弁兵夫一千六百五十

一员名，炮马四百七十四匹。一营须支月饷银九千零六十四两四钱。炮队事繁任重，练习较难，故官弁薪公稍优。两营共人数三千二百零二员名，马九百四十八匹，支月饷银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八两八钱。每营炮马夫喂养工食擦炮等费，共须月支银二千九百五十四两四钱，两营共须月支银五千九百零八两八钱，两项共月支银二万四千零三十七两六钱。

新建陆军马队，每营十人为一棚，四棚为一哨，三哨为一队，四队为一营，计官弁二十六员，马兵四百八十名，护勇二十六名，号兵十二名，文案、委员、医生十一员，书识十二名，伙夫四十八名，长夫一百九十四名，共官弁兵夫八百零九员名，骑马五百五十六匹。一营须支月饷银七千三百零六两。两营共人数一千六百十八员名，马一千一百十二匹，支月饷银一万四千六百十二两。

新建陆军工程队，全营官弁兵夫司事学生须随时募选充补，姑难预定，分项数目拟照步队人饷数目稍减，约计一千人。全营限支月饷银八千两。

每兵一千名，须月支柴价银三百二十两，计一万二千人，共月支银三千八百四十两。

新建陆军各营官弁兵夫，总计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二员名，炮马骑马二千零六十四，统共月支银十二万九两六钱。

统领、分统六员，每员应加薪水公费、员弁勇夫薪食等项，共须月支银一千九百六十四两。

督练处、营务处、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员弁勇夫，三百八十四员名，每月共须支薪水公费工食马乾银四千九百八十六两。

教习处洋员十三员，翻译十三员，每月约须支薪水房租等费银五千两。

以上各项每月总共额支银十三万一千九百五十九两六钱，现拟先练七千人，应缓支步队三千，炮队一千，马队、工程队各五

百，共五千人，月饷计银四万九千三百九十四两八钱，柴价一千六百两。统领、分统三员薪公九百八十二两，只须月支银七万九千九百八十二两八钱。

军中应用帐棚马匹军衣各项，行营必须器具，工程营应用机料及兵房训令公所，教习学堂，各项库厂，姑未能拟定开支数目，俟蒙准造办后，核实另支造报。

### 敬拟新建陆军试办营制

#### 新建陆军步队营制

##### 附饷章 第一营至第八营

统带官一员，管辖全营，计兵一千零八名，护勇九十六名，号兵二十四名，共计一千一百二十八名。

帮统官一员。

管带领官四员，每员管辖三哨，计兵二百五十二名。

哨官十二员，每员管辖六棚，计兵八十四名，遇行军时每哨须设管理军火辎重伙食差弁三名。

哨长二十四员，每哨二员，一领排头，一押排尾。

督排哨长四员。

正副头目共一百四十四名，正兵八百六十四名。

统带、帮统共用文案二员，管查军械粮饷委员二员。

正副医生各一员，护勇十六名，号兵八名，长夫二十名。

领官用文案、委员各一员，四队共八员，护勇各八员，共三十二名。号兵各四名，共十六名，长夫各十名，共四十名。

哨官、哨长共用书识各一名，十二哨共十二名，护勇各四名，共四十八名。长夫各四名，共四十八名。

委员、医生共用搬运子药米粮各项杂用长夫三十名，每棚火夫一名，七十二棚共七十二名，长夫二名，共一百四十四名。

以上官弁四十六员，头目兵丁一千零八名，文案、委员各六员，正副医生各一员，书识十二名，号兵二十四名，护勇九十六名，伙夫七十二名，长夫二百八十二名。

统带官一员，月支薪水银一百两，公费银三百两。帮统官一员，月支薪公银一百两。领官四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五十两，公费银一百两。哨官十二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公费银十两。哨长二十八员，每员月支薪水银十五两。正头目七十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副头目七十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兵丁八百六十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四两五钱。文案、委员十二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二两。医生一员，月支薪水银四十两。副医生一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书识十二名，每名月支薪水银七两。号兵二十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护勇九十六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伙夫七十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五钱。长夫二百八十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每一营共月支银八千六百九十两正。八营共计月支银六万九千五百二十两。

### 新建陆军炮队营制

#### 附饷章 两营

统带官一员，管辖全营，计兵九百六十六名，护勇九十四名，号兵二十四名，共计一千零八十四名。

帮统兼左翼领官一员，管辖三哨，计兵三百七十八名，炮队分布较远，故领哨各官均加帮统副领名目，以便督率。

副领官兼哨官三员，每员管辖九棚，计兵一百二十六名。

哨长九员，每哨三员，各管重炮二尊，每哨六尊，三哨计十八尊。

管查炮马哨长一员，每炮用马七匹，共一百二十六匹。

帮统兼右翼领官一员，管辖三哨，计兵三百三十六名。

副领官兼哨官三员，每员管辖八棚，计兵一百十二名。

哨长十二员，每哨四员，各管快炮二尊，每哨八尊，三哨计二十四尊。

管查炮马哨长一员，每炮用马七匹，共一百六十八匹。

帮统兼接应马队领官一员，管辖三哨，计兵二百五十二名。

副领官兼哨官三员，每员管辖六棚，计兵八十四名。

哨长九员，每哨三员，各管接应马炮二尊，每哨六尊，三哨共十八尊。

管查炮马哨长一员，每炮用马五匹，骑马五匹，共一百八十四匹，行军时酌加。

三项正副头目共一百三十八名。正兵八百二十八名，分三成，一成用炮，一成备补，一成持枪护炮。

统带官用文案二员，管查军械粮饷委员二员，正副医生、马医生各一员，护勇十六名，号兵六名，长夫二十名。

领官各用文案一员，委员一员，三队共六员。护勇八名，共二十四名。号兵六名，共十八名。长夫十名，共三十名。

哨官、哨长共用书识一名，九哨共九名。护勇六名，共五十四名。长夫六名，共五十四名。

委员、医生共用搬运子药米粮各项杂用长夫三十名。

每棚伙夫一名，六十九棚，共六十九名，长夫二名，共一百三十八名。

以上官弁四十六员，头目兵丁九百六十六名，文案、委员各五员，正副医生、马医生各一员。书识九名，号兵二十四名，护勇九十四名，伙夫六十九名，长夫二百七十二名。

统带官一员，月支薪水银一百五十两，公费银三百两。领官三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一百两，公费银一百两。两翼哨官六员，

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公费银二十两。两翼哨长二十三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接应队哨官三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公乾银二十六两。接应队哨长十员，每员月支薪乾银二十六两。正头目六十九名，每名月支薪水银六两五钱。副头目六十九名，每名月支薪水银六两。兵丁八百二十八名，每名月支工食银四两八钱。文案、委员共十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二两。正医生一员，月支薪水银四十两。副医生一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马医生一员，月支薪水银三十两。书识九名，每名月支薪水银七两。号兵二十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护勇九十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伙夫六十九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五钱。长夫二百七十二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炮队官弁头目事繁责重，又须兵学精熟者充其选，故薪金加优。每一营共月支银九千零六十四两四钱。每一营共用马四百七十四匹，每匹月支喂养银四两五钱。每马三四用夫一名，共一百五十八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三钱。每炮约需月支擦炮油膜洋漆纸布等费银五两，三项共月支银二千九百五十四两四钱，合一营月饷，共须月支银一万二千零十八两八钱。两营，共计月支银二万四千零三十七两六钱。

### 新建陆军马队营制

附饷章 两营

统带官一员，管辖全营，计兵四百八十名，护勇二十六名，号兵十二名，共五百十八名。

帮统官一员。

领官兼一哨官四员，每员管辖三哨，计马兵一百二十名。

哨官八员，每员管辖四棚，每棚十名，计马兵四十名。

哨长十二员，每哨一员。

正副头目九十六名，马兵三百八十四名。

统带、帮统共用文案二员，管查军械粮饷草料委员三员，医生、马医生各一员，护勇六名，号兵四名、长夫十六名。

领官用文案各一员，四队共四员。护勇、号兵各二名，共十六名。长夫各五名，共二十名。

哨官、哨长共用书识各一名，十二哨，共十二名。护勇各一名，共十二名。长夫各四名，共四十八名。

委员、医生共用搬运子药、米粮各项杂用，共长夫十四名。

每棚伙夫一名，四十八棚共四十八名。长夫二名，共九十六名。

以上官弁二十六员，头目兵丁四百八十名，文案、委员九员，医生二员，书识十二名，护勇二十六名，号兵十二名，伙夫四十八名，长夫一百九十四名，马五百五十六匹。

统带官一员，月支薪水银一百两，公费银二百两。帮统官一员，月支薪水银六十两。领官四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五十两，公费马乾银六十两。哨官八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公费马乾银十两。哨长十二员，每员月支薪水银十五两，马乾银五两。正头目四十八名，每名月支工食银马乾银十一两。副头目四十八名，每名月支食乾银十两。马兵三百八十四名，每名月支食乾银九两。文案、委员共九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医生一员，月支薪水马乾银四十两。马医一员，月支薪乾银三十两。书识十二名，每名月支薪乾银十二两。护勇二十六名，每名月支食乾银十一两。号兵十二名，每名月支食乾银十一两。伙夫四十八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五钱。长夫一百九十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每一营共月支银七千三百零六两。两营共计月支银一万四千六百十二两。

## 新建陆军工程营

此营募用造桥梁、筑垒台、平道路、制地雷、设电线、修枪炮、架机器、绘舆图、供测量、习化学，各项工匠学生颇乏其选，且材质优劣不一，薪水亦多寡难定，必须广募精选，殊难仓卒成营，故营制饷章未能预拟，大概营制不外乎编选官弁，照上项应有各事分司管理，饷章照步队一营稍减，银数不得开支在每月八千两以外。至详细制章，俟编选得人另行禀报。约共月支银八千两。每兵一千名，须月支柴价银三百二十两，各营计兵一万二千名，共须月支银三千八百四十两。各营遇有征调，每步炮工程队一营，须置随军粮械官车四十，马队减半，如征途较远，所有后路转运车辆，仍须另支添雇。以上各营通共月支银十二万九两六钱。

枪队分统四员，炮队、马队分统各一员，共六员，以各营统带兼任，各月加薪水银五十两，公费银五十两，本营帮统月加薪公银四十两，文案、委员各一员，每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二两，护勇四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马弁四名，每名月支食乾银十二两，长夫十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各项共月支银二百八十四两，六员总支银一千七百零四两。

左右两翼统领二员，以各分统兼任，除已有分统加添薪公员弁勇夫外，各再加薪公银一百两。长夫十名，每名月支工食银三两，共支银一百三十两。二员统支银二百六十两。

总统一员，现可缓设，以督练官兼摄。

## 新建陆军督练处

督练官一员，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一员，执法营务处一员，督操营务处一员，督队稽查先锋官十四员，文案四员，委员四员，书识八名，督练稽查弁勇一百名，调队旗号弁勇二十名，调队稽查马弁二十名，营务处共用文案三员，营务处共用护勇二十名。



督练处各员差弁勇共用长夫一百名。

督练官月支薪水银一百两，公费银一千两。营务处三员，各月支薪水银八十两，公费银八十两。先锋官十四员，各月支薪水银四十两。文案四员，各月支薪水银五十两。委员四员，各月支薪水银四十两。书识八名，各月支薪水银十二两，两项弁勇一百二十名，各月支工食银六两，马弁二十名，各月支食乾银十二两。营务处文案三员，各月支薪水银二十两，护勇二十名，各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长夫一百名，各月支工食银三两。共计月支银三千九百二十六两。

### 教习处

洋员十三员，照现拟合同，每月薪水房租各项约需银四千两之谱。俟聘来随时详报。

翻译通词十三员，俟募选分别优劣等次，酌定薪水，大约共需银一千两之谱。俟选定随时详报。共计月支约银五千两。

### 粮饷局

总办委员一员，各营管查粮饷委员均归调遣。管理采买制造委员二员，管理收发军米委员一员，管理出入饷银核记帐目委员二员，文案二员，书识六名，护勇十名，长夫二十名。总办委员月支薪水银五十两，公费银一百两。委员五员，各月支薪水银三十两。文案二员，各月支薪水银二十两。书识六名，各月支薪水银七两。护勇十名，各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长夫二十名，各月支工食银三两。共计月支银四百九十七两。

### 军械局

总办委员一员，各营管查军械委员均归调遣。收发军械委

员二员，文案一员，书识三名，护勇六名，长夫十五名。总办委员月支薪水银四十两，公费银八十两。委员二员，各月支薪水银三十两，文案一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书识三名，各月支薪水银七两。护勇六名，各月支工食银五两五钱。长夫十五名，各月支工食银三两。共计月支银二百九十九两。

### 军医局

正医官一员，须谙西法治伤诸科，各营医生均归调遣。副医官一员，文案一员，书识二名，长夫十名。正医官月支薪水银八十两，公费银八十两。副医官月支薪水银四十两。文案月支薪水银二十两。书识二名，各月支薪水银七两。长夫十名，各月支工食银三两。共计月支银二百六十四两。药资须另支报，各员夫遇有战事，酌量增添。

### 转运局

行营时另设，仿泰西辎重营。

### 侦探局

对敌时另设。

粮饷、军械、军医各局员司等，共计月支薪水公费工食银一千零六十两。

### 附开杂支活款

一、每千人约须帐房二百架，一万二千人，共须二千四百架，拟用外国帆布制造，冀可持久。

一、马队炮队应需马匹，均择强大口轻者备用购买，价值不能拘照旧例，每马至少约需银三十两上下，应用鞍套鞭轡及马兵

所需行军皮袋等件，均分别购制。

一、每兵周年须另发冬夏号衣、皮衣各一件，单衣、夹衣、棉衣各一套，号帽二顶，战靴二双、手套二付。

二、每兵须备洋制雨衣、雨帽一套，洋毡一件。

三、每兵须备皮背包一个，水壶、擦枪油壶各一把，拆枪器具、子弹壳钩各一付，洋式短铍一把，脚靶一付，缠伤布条、止痛药棉花各二付。

四、每棚须备铜吹哨、孔明灯各一个，大锹四把，斧、锯、镢头各二把。

五、每哨须备时表、双筒千里镜、指南针各一个。

六、每营须备洋号十四只，洋鼓四面，更鼓、锣号各二具，号灯四个，德律风一具，大千里镜一个，钢靶八面，修理枪炮小机器一付。工匠由工程营调用。

七、每二营须备行军电机箱一付，学生工头由工程营调用。

八、每官长均备督队腰刀一把，手枪一只。

九、每营病伤兵丁，须由医局购制药料备发，并备鼻伤布床。

十、全军官长聚听训令公所，分军公所，行营，教习学堂，各营兵房，雷械库修械厂，均须估值建造。

以上各项应备物械房舍，均须随时制造，或购诸外洋，至需款若干，姑难预定，俟奉准造办后，核实另支造报。至工程营应用机器材料，种类繁多，并俟择要估值请示购办。

随查添用西法酌定简要营制，事系创始，难期尽善，只可暂行试办，按泰西营制亦逐年损益，拟俟开办后，随时体查商酌增删，汇辑详册另行禀报，合附声明。

### 谨拟聘订参谋教师洋员合同底稿

为订立合同事，今中国拟将陆军改照西法训练，先由大清国

钦差出使德国大臣，照请大德国外部饬知兵部，择荐陆军某官某入聘充，参谋军务官、某项教师，所有彼此应行允照遵守办理各款开列于后：

一、德国参谋官、某项教师，应听中国督练官节制，所有督练官定立条规均须遵办。

二、参谋官、某项教师，须品端学博，性情和平，并经历战事勋望素著，久隶戎行，习解英文者，始可充选。

三、参谋官、某项教师，由德国来天津川资，由中国驻德使员支付库平银三百五十两。

四、参谋官、某项教师，每月薪水支給库平银若干两，按中国月份计付，有佣工养马及私用一切杂费均在內。

五、此项合同限华历三年为满，参谋官、某项教师，年限届满回国应予以川资三百五十两，如彼此愿留办事，先期仍可续订合同，其回国川资则须扣发。

六、参谋官、某项教师，如办公勤能，忠实任事，由督练官随时查核酌加薪水，至应加多寡，须听督练官自定，西员不得争执，倘逾时懒惰，仍将加薪扣除。

七、督练官遇有紧要公事，约参谋官、某项教师前来晤商，无论何时应立即驰赴，毋许迟延。如督练官有因公差遣事件，所须川资另行核发。

八、参谋官、某项教师，平时住处由督练官择觅防营就近房屋一所授馆，倘该房屋不甚合适，由督练官每月另付银三十两、十五两作为租房价值，听该参谋官、教师自择住所，惟不得距营过远。

九、参谋官、某项教师，如有违犯礼法不遵约束，及或才力不能胜任者，应由督练官即行辞去，停止薪水，并不付回国川资。倘嗜酒懒惰，初犯酌罚薪水，再三犯以不遵约束论。

十、参谋官、某项教师，如在合同限内自请告退，须于三个月以前禀明，除届去时停薪水外，并将来华川货找还。

十一、参谋官、某项教师，自在德国订立合同之日起，至抵天津之日止，支发每月半薪，到津后，发给全薪。惟约定后立即来华，不得沿途耽搁。

十二、参谋官、某项教师，每日应办工课时刻，由督练官酌定。

十三、倘合同限内中国政府特命停止教练，应付参谋官、某项教师薪水六个月，并发给回国川货三百五十两，倘停止距合同满限之期不及六个月，只付原限月数薪水并予川货。

十四、参谋官、某项教师，遇有暂患病症，准由营内官医诊治，免输医药等费。倘因公受伤致成残废，经医验实，除发停工之月薪水外，另给四个月薪水并回国川货。有积劳病故者，发给薪水六个月，不付川货。

十五、参谋官、某项教师无论期满回国，及自请退归，或因病事撤辞，除合同内载明各款必须照给外，概不准另有分文索求。

十六、诸西员到华后，除听督练官节制外，仍按德国官秩尊卑分别等次，官卑者须听尊者指挥。

### 谨拟聘订洋员人数薪数

陆军参谋军务官一员，月支薪水六百两。须聘德国副将、参将等官。

步队教师二员，月支薪水各三百五十两。须聘德国游击、都司等官。

马队教师一员，月支薪水三百两。须聘德国都司、守备等官。

炮队教师二员，月支薪水各三百两。须聘德国都司、守备等官。

工程队教师一员，月支薪水二百五十两。须聘德国守备、千

总等官。

查验修理军械教师一员，月支薪水二百五十两。聘德员。

步队兵目四名，月支薪水各一百五十两。聘德人。

军医教师一员，月支薪水二百五十两。拟就近在天津、上海募聘英美人。

### 练军要则

一、军律不明则赏罚倒置，纪律亦因以废弛，故节制之师必以申明军律为第一义，亟宜照兵律成宪，参订简明军律刊发各营，使兵丁皆得持诵，并遣派执法营务处秉公纠查，毋许偏袒，庶人尽知法而竞于用命。

二、新军餉项制造不许营员经手，期可专心训练，绝念营私。每月屈发餉之期，由粮餉局员调集各营司粮餉委员，按包秤准掣签，资批分往各营，俟操后架枪会同营员按名点发，操演生疏者，查其是否顶替，缺额者，扣发禀究，病假者，验看是否属实。该员等均由局员节制，随时甄别考查，倘涉舞弊，准各营员弁指控参追。

三、各营器械均归一律，每五日由军械局员调集各营司械委员，掣签分往各营逐一点查，如有生锈及损坏未经禀报明确者，兵丁则严予惩治，该管官则禀请记过申斥。该员等由械局随时甄别，必须曾习械学者充当。遇各国精造新式器械，为行军所必须者，亦由械局员查访考校，请示添购。

四、各国兵学甚精，中国将领习者极少，宜一面设学堂赶为造就，分班出洋游历，一面先择曾经战事将弁内，朴实耐劳及敦尚气节虚心受教者，均令躬亲历练，知用兵用械各法，再随时考择任使，亦可为目前捍御之选。

五、兵力强弱在慎选于募兵之始，凡募兵必须遣派委员，分

赴素习强悍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身長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百斤以外，每一时行走限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并取得保结，查注其住址、三代、家口附存册内，募足一队二百五十人，即分带来营，点名支饷。

六、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然在为将者勤加教训之宜。设听令公所，时集将弁为一处，分类讲训，令其分训所部。又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各义编为四言文字，刊发各哨，令兵丁熟诵，随时考查。复令各哨书以兵法要旨，编为歌词，晓谕士卒。

七、练兵自以步法、手法、阵法、操法为要务，然其尤要者，在于听号令，便分合，知地势，及枪炮用法之奥妙，行军攻守之变幻。每年春秋必须行军数百里，或约会他军作对垒遇敌之状，使将卒习知战法，历练劳苦，遇有征调立即拔队，不复口迂延延误之虑。

八、兵丁遇有请假、斥革及疾病退卯者，除在各营取保，长夫内选补外，不许随地收补，宜将其截旷原饷另存饷局，按季派员赴各处另募，即以截旷之项作为募费。

九、兵丁在营三年因事请假者，予假三个月，发给三月本饷，官弁各减半给饷，逾限不回者开除；遇有军务不准请假，报病者须派员口实，酌量开除。

十、官弁兵丁因劳成病，及打仗受伤者，医局诊治给药，伤分等给赏，仍照旧支饷。在营病故者，兵丁给埋葬银十两，官弁给薪水三个月。其阵亡者，官弁兵丁均赏恤饷薪二年，抚其家属，另支造报。

十一、每届年终，择其操练勤能者，分别赏给五品以下功牌，达部注册。每计足三年，视其操练有成者，择尤请给奖励，惟每百人只准保一人。凡官弁到营日期，均须随时报部，以杜浮滥。

十二、运用枪炮，必须衣服窄小，方能利便，拟另定军中衣

制，分别等次，各列记号。凡至操场战场及听令公所，自分统以下，概不准著长衣，平时统带以上，均可任便，领官以下常著短股。

## 6 出使俄德等国大臣许景澄为聘请德教官事致总署咨呈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三月十八日，出使大臣许文称：

案照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承准贵衙门咨开，准督办军务处咨称，具奏变通兵制派员督练新建陆军一折，奉旨：据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奏，天津新建陆军请派员督练一折，中国式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懍之慎之。钦此。钞录原奏咨行，钦遵查照。

再，据袁世凯呈递聘请陆军教习名数并订立合同，分别钞单咨送，希转行查照办理等因。照录咨行钦遵查照。等因。到洋。承准此，时值本大臣移驻俄馆，正与俄法银号结算款目，并筹商付息事宜，随即料理清楚。于本年正月三十日驰至德馆，查照原拟商聘各员名数薪数，飭译另单备文照会德国外部，转行兵部，迭商办理。

除俟复到续咨外，相应照录照会译汉底稿，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

## 7 总署为外国教官仅充教习事致德使函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

四月初三日，给德国公使坤珂函称：

廷启者：三月二十八日贵大臣来署面称，天津延订德国武将



是否令其管带队伍，抑仅充当教习，请询明见复，以便转复外部。等因。当经本衙门询据督办军务处复称，中国延订外国将弁，向系充当教习居多，此次天津所请贵国武将，是否仍充教习，抑令兼带队伍，已咨行北洋大臣核复，等语。除俟声复到日再行知照外，相应先行函达贵大臣查照可也。专此。即颂日祉。

## 8 德国公使绅珂为要求德教官有权管带

### 中国兵丁事致总署函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

四月初三日，德国公使绅珂函称：

近奉本国国家谕，因贵国驻柏林钦差大臣请派德国实任武官前往天津一节，并谕令转达贵国，如德国武员只令教习兵丁，不令管带，究恐无益，本大臣曾于上月二十八日前往贵署面谈在案。查此事若不径将中国兵丁交德国武官管带，按照前两江总督张在两江任内创建之议，则聘请德国武员来华深恐徒劳无益。日本大臣前在署面谈，列位大臣言及以所知而论，所有请派德国武官来华，不过教习兵丁，但贵王大臣现既知本国国家之意，则应将所请德国武员作何差遣之处，咨询督办军务处斟酌后，再为赐复。

查此节本大臣未经电复之前，本国国家无从核办，惟有请贵署将督办军务处之意如何，速为示知，以使本大臣电复可也。

## 9 总署为转德使函事致督办军务处片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

四月初四日，行督办军务处片称：

本年四月初三日，准德国使臣绅珂函称，中国延请德国实任武官前往天津一节，作何差遣之处，咨询督办军务处斟酌赐复

等因前来。相应钞录来函片行贵处可也。

### 10 督办军务处咨报外国教官名单事致总署咨文(附抄单)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

四月初四日,督办军务处文称:

现据督练新建陆军温处道袁世凯将所调各国洋员开单具报前来,相应照钞原单,咨行贵衙门查照可也。

计钞折单一件

照录钞单

谨将新建陆军洋员籍贯名数差事,缮具清折,恭呈宪鉴。

计开

管带工程营营官,查验军械兼德文兵官学堂总教习魏贝尔,德国人。稽查武弁兼分队教习施璧士,德国人。马队总教习兼马队兵官学堂教习曼德,瑞威国人。号令总教习高士达,葡萄牙人。以上四名。

### 11 德国公使绅珂为请将延订德教官确情

迅速赐复事致总署函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四月十一日,德国公使绅珂函称:

本月初三日准贵衙门来函称,天津延订德国武将是否令其管带队伍,抑仅充当教习一节,当经本衙门询据督办军务处称,中国延订外国将弁,向系充当教习居多,此次天津所请贵国武将,是否仍充教习,抑令兼带队伍,已咨行北洋大臣核复等语。除俟声复到日,再行知照外,相应先行函达贵大臣查照。等因前来。

查此事究竟如何,迄未得有确音,而本国国家专待本大臣电

复，以便照办，合请贵王大臣务将确情迅速赐复，俾本大臣早为电达本国国家，实深感谢，此佈。即颂日祉。

## 12 总署为延请德武官事致督办军务处片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四月十三日，行督办军务处片称：

前准德国绅使函询天津延请德国实任武官作何差遣，当于四月初四日钞录来函片行在案。本月十一日又准绅使函称，此事究竟如何，迄未得有确音，而本国国家专待本大臣电复，以便照办，务请将确情迅速赐复，俾得早为电达本国国家。等因前来。

查此事前准贵处片复，已咨行北洋大臣核复，迄今已逾数日，绅使屡来催问，北洋大臣有无回音，即希速复，以便转达德使可也。

## 13 德国公使绅珂为再请速复延订德武官事致总署函

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二十日，德国公使绅珂函称：

本月初三日准贵署函称，天津延定德国武官，是否令其管带队伍，抑或仅当教习一节，当经本衙门讯据督办军务处称，已咨行北洋大臣，除俟声复到日再行知照，等因。嗣于本月十一日本大臣又以此事究竟如何，迄未得有确音，请贵王大臣速为见复。等因。各在案。

查今日本馆署汉文正使柯前往贵署，晤贵总办言及此事，尚未接到北洋大臣复函，本大臣因思本国国家待本大臣回电甚殷，惟有再请贵王大臣咨请军务处转催北洋大臣迅速电复，以便本大臣电达本国为盼。此佈。顺颂日祉。

#### 14 总署为延请德武官事致督办军务处片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二十日，行督办军务处片称：

所有天津延请德国实任武官作何差遣一事，本月十八日接准贵处片称，前事系由贵衙门咨行北洋大臣自必迳复，现在本处未经接有北洋咨报之件。等因前来。本衙门查本月初四日准德使函称，前因即经片行贵处查照，旋知贵处已咨北洋大臣查核见复。嗣于本月十一日，又准德使函催复，经片请贵处速覆各在案。此事本衙门并未径咨北洋，现德使屡来催问，贵处既尚未接有北洋咨报之件，应请查照前案，仍由贵处电催北洋作速见复，以便转达德使可也。

#### 15 总署为延请德武官仅当教习事致德公使函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四月二十四日，给德国公使绅珂函称：

迳复者：本月十一、二十三等日，叠准函称天津延定德国武官是否令其管带队伍，或仅当教习一节，本国家待本大臣回电甚殷，请咨军务处转催北洋大臣迅速电复。等因。本衙门现准督办军务处复称，天津延订各国武员，均系充当各项教习，并无管带队伍名目。等语。相应函复贵大臣查照，电达贵国家可也。专此佈复。顺颂时祉。

#### 16 总署为抄录洋员汉诺根练兵说帖事 致督办军务处片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五月十八日，行督办军务处片称：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准出使许大臣函送洋员汉诺根递练兵说帖一件，相应照钞片行贵处查照可也。

### 17 俄国署公使巴布罗夫为中国边地练新兵 必用俄教官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七月二十一日，俄国署公使巴照会称：

所有借助俄国武员之力，为中国极速至省练成利器精旅，经本国兵部奉旨详细筹画各法所拟节略，曾于上年十月二十九日由本大臣钦遵谕旨照送查阅去后。旋于十一月十九日，准贵署照复内，以节略所开各意视为至公且明，并请因关切之至意代为鸣谢。又称中国虽深愿就此时借资，俄国仗义诚心相助之力，惟值正办海防，又整顿军务，此等大事筹的款甚难，必须统筹大局，是以不能骤定，惜不能刻即照行云云。当时奉达本国，具见贵国政府于所拟一切诚为注意，谅将来可用。惟因十一月十九日照复所列各情，阻于刻即照行。查贵国政府所言各意，具知整顿军务一事，俄国似此所关心者仅在乎时耳。是以于中国如何筹画此事，以至尽善，如何择定合宜之时，著实承情之处，本国政府不欲强抑。

同时奉本国政府囑：为贵王大臣声明者，本国政府固信所有整顿中国军务一切详细，无论如何定义，惟独直隶、满洲、蒙古各处，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与俄毗连处所，除用俄人教习外，断不用他国教习练兵。凡离乎此者，本国政府视于我两国目下睦谊未合。所有管理炮台、兵备、机器局并一切武备，皆在此内。此事曾在贵署晤面时业已谈及，当据李中堂列位大人所言各节电达公爵穆，中国政府自行坚定，以上所开各处，除俄人外，不用他国教习，凡有洋人或各国求此者，未曾允行，亦不能允行，云云。

旋准公爵穆电称，张大人在本国京都时，同穆公面谈之际，教习一事，亦已谈及，凭所论各节，具见此事中国视为重要，仍诚愿借重于俄，广延俄官练军。本署大臣七月初三日在贵署与李中堂相谈此事之时，据言张大人与穆公所谈详细，尚未接到，一俟张大人旋京，再行相商等语。当将此节咨报穆公专候续示，此照会各节理当奉达，以免误会可也。

### 18 北洋大臣王文韶为武毅军未新收德教官事致总署咨呈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十四日，北洋大臣王文韶文称：

准统领武毅等军直隶提督聂士成咨呈，本年十月二十五日承准贵大臣督部堂咨开，十月十二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准俄署使巴布罗福照称，据报，贵国定议为天津武备学堂新收德国教习三员，为小站袁廉访所部一军新收德国教习四员，为芦台聂军新收德国教习七员，共收十四员。查此说与本国所闻不相符合，请将实在情形从速知照，以便电达本国，等因前来。

本衙门查直隶各军延请教习一事，巴署使屡次来署晓谕，谓以后如添请德员充当教习，于中俄两国交情有碍，若不请德员，俄国亦无话说。兹复准照称，前因除天津武备学堂向延德国武员教习，因生徒久习德文、德语，碍难更换他国教习外。其余各军是否新收德国教习多人，在俄政府之意，请用俄国教习，原为将来有事互相援助，便于联络起见，相应抄录来照，咨行贵大臣行查各处，详细声复，以便照复巴署使可也。等因。到本大臣。准此。除分别咨行外，相应咨会，请烦查照，迅速详细复，以凭核咨。计抄单。等因。

承准此查敝部武毅、马步各营，改练西操，原定章程准延洋

教习六员，教练操法。自二十一年成军后，迭经延订德国教习沙尔、库恩二员，教练步队，当经订立合同，起支薪水，各在案。敝部五军步队，每军原设炮队一营，并设全军工程队，是炮队、工程与步队相辅而行，未便另延他国教习，致有参差。前曾函商总办天津武备学堂荫道代订德国教习二员，一教炮队，一教工程队，以归一律。该教习虽经延订，尚未到营，并无新收德国教习七员之事，相应备文咨覆。等因到本大臣。准此。相应咨呈贵衙门，谨请查核施行。

### 19 北洋大臣王文韶为代陈俄教官不可多带 弁兵事致总署函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十二月十三日，北洋大臣王文韶函称：

武毅军聘请俄员教习马队，原订系一官一弁，曾经咨呈贵署查照。兹据该军总统聂提督士成函称，闻俄派参将沃罗诺福不日可到，带有三弁一兵，与原议不符。士成面询俄领事，据云：该参将年长，一弁不敷差用，故多带二弁，其多带一兵系随身服役。答以：预备房舍只敷一官一弁居住，如来多人，便难安置，仍请照原议为宜。该领事谓，须请本国驻京钦使。现闻该教习到津后，尚须赴京，请转达贵署向俄使申明前说，仍令该教习随带一弁来营，以符原议。至一兵既服役，应听其带用，该教习薪水津贴等项，前与领事言明，按月致送三百两，一弁按月致送一百元，其服役兵丁应由该教习自给工食。至该教习到营后，但归士成节制，其余分统营官，均待以平等礼貌，除操练外，该教习亦不得干预营中之事。并请贵署与俄使商定，请其照复，即以公牒为合同，俾有遵循。等情。

查聂提督所请，系为节省经费预防饶舌起见，教习多带一

弁，即须多给一弁之薪津，其余各事，既未订立合同，亦应先为议及，免致将来或因细故而成意见。敬据情代陈，伏乞鉴察，酌核办理示复。肃此。祇请钧安。王文韶谨肃。

## 20 俄国公使巴布罗夫为派教官沃罗诺夫事

### 致总署照会(附节略)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正月十五日，俄国公使巴布罗福照会称：

查本署大臣在贵署口谈以及往返文函，曾将本国大皇帝所以按照贵国所请，允派本国武员赴华，所以识练筹谋襄理中国将帅整顿所部军卒，以期合乎兵术时机根由讲明矣。兹本国大皇帝亲选所派羽林古萨尔亲军参将沃罗诺福，业已来华，作为聂军门参议军务者，已经会见贵王大臣，不日偕同副教习撤波罗热次、阿勒塔莫罗福二员，拟赴芦台军次办理所派事宜。惟欲预防毫无误会之处，而自始使聂军门与沃参将彼此往来之道，合乎两国亲密之谊，本署大臣应将所附节略奉阅，内钦遵沃参将亲奉谕示经外部公爵穆寄到本处者，将以上所言根由确切剖明，此节略烦请贵署咨行聂军门查照。俟贵署将节略内所开各节，聂军门备悉一切复到后，沃参将就赴军次任差。惟为彼此利益，自甚愿沃参将能速任事，故请贵署从速赐复可也。

### 照录节略

#### 沃参将随聂军门充军务参议办法

一、大俄皇帝羽林古萨尔亲军参将沃罗诺福，照中国政府所请，奉命来华，随聂军门作为参议，率练所部军卒，沃参将随有副教习二员。

二、沃参将派来，此乃尽为用情于中国，故大皇帝允赏该参



将副教习合其职之俸，以资养贍。惟在中国办事，必有因公所至专费，自应由贵国月给添参将办公银不下于二百五十金，副教习每员月给六十两。嗣后再有俄员来襄沃参将者，均应照此例分别月给公费，此项银两应月交华俄银行津局，存作沃参将账目。

一、夫聂军内按照本处前与贵署所议，除俄人外，断不准用他各国教习，其中国北方，自中俄交界起，至天津一带，亦照此一律办理。

一、沃参将系大皇帝特派之员，又系俄国羽林中大员，应居为聂军门幕友参议之位，与军门平等往来，遇有误会，聂军门应详总署，沃参将应详俄使署，会同核办。

一、沃参将随聂军门作参议无定期限，全在本国大皇帝，派驻若干时日，即驻若干。

一、沃参将并副教习二员，必应由中国各派翻译一员，均归沃参将差遣，委用其翻译官住所，应在所给沃参将之院内拨给屋间，与副教习同居。

## 21 总署为俄教官来华事致俄使照会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

正月二十日，给俄国公使巴照会称：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五日，接准照称，俄国参将沃罗诺福，不日偕同副教习撒波罗热次、阿勒莫罗福二员拟赴芦台军次，并附送节略等因前来。本衙门查节略内开，参将沃罗诺福随聂军门作为参将，率练所部军卒一节。查前迭次面商，聂提督延请俄员系为马队教习，并无作为参议率练所部全军之说。又节略内称除俄人外，断不准用他各国教习，查贵署大臣叠次晤谈，议定聂军如先用有他国教习，不令与俄员同驻一处，并未应允专用一国教习。查聂军延用德国教习步队学堂已历多年，合同年限未

满，不能辞退，仍拟另驻，不与俄员同居。节略又称羽林中大员，应居为聂军门幕友参议之位，与军门平等往来。查军门中号令必须画一，体制必有专责，该员仍照原议，归聂军门节制，未便为作平等。但沃参将既系羽林兵官，人亦体面，有韬略，聂军门必优礼相待，可无疑虑。至所称无定期，并派翻译各节，应由聂提督与该员妥商酌定。至该员来华办公，自当酬给薪水，应如贵署大臣所拟，沃罗诺福月给银二百五十两，副教习每月给银六十两，统由聂提督随时发给，交银行入帐。

中俄睦谊正深，现在派员来华教习马队，足征贵国邻交情密，本爵大臣等欣慰实深，凡事属可行，无不通融办理。至若情形窒碍，有伤自主之权，并为原议所无者，本爵大臣等未便迁就，想贵署大臣必当谅及也。

## 22 俄使为重申中国边地不得请他国教官事致总署照会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正月二十一日，俄国公使巴布罗福照会称：

本月十五日，曾将钦派沃参将在聂军门部内如何作参议各办法，照送在案。兹据贵署照复，应行告知贵署者：

一、本国政府定欲在中国北方各军及武备处所，自中俄交界起，至北京为止，天津一带亦在其内，除俄官外，不准用他国教习一节，早于客夏知照贵署矣。当经蒙云中国政府备悉，自行设法照办，云云。恐有误会，本署大臣又将面告一切，于上年七月二十一日照会贵署为证。又，上年十一月初六日，复准公爵穆来电内称，本国大皇帝决定无易，在中国北方各军自交界起至北京天津一带亦在其内，专应用俄官为教习，此事本国大皇帝断不能通融，此一节亦已知照贵署在案。是以聂军门驻芦台、开平所部各军内，所有外国教习，沃参将未到军次之先，应全行刻即辞退，

如后有俄武员派赴中国北方他军者，亦应照此一律办理。

一、至于沃参将与聂军门彼此往来之谊，本署大臣又应再行声明者，沃参将列在俄国行伍，是以仅能归俄国节制，而在中国之时，应归本处节制，断不能归聂军门节制。然军中号令，必由聂军门一人出，统帅亦应归聂军门一人之尊意，本署大臣同是一见。

以上所列两段，烦请贵署不逾本月二十三日务必赐复，若届期不得贵署满允之复，本署大臣刻即应行电知本国政府，告以贵国早已所言者，兹不允照行。参将沃罗诺福亦不允其立于应得之位，嗣后因此所能出之故，以及本国所能设法，本署大臣不担其咎。

### 23 总署为抄送俄教官将赴芦台军次之文书事致荣禄咨文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正月二十一日，行北洋大臣荣禄文称：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准俄巴署使照称，俄国参将沃罗诺福不日偕同副教习撒波罗热次、阿勒塔莫罗福二员，拟赴芦台军次，并附送办事节略。等因前来。相应抄录来往照会，并原送节略咨行贵大臣，迅飭聂提督查照酌办可也。

### 24 总署为天津军队延用外国教官事致俄使照会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正月二十三日，给俄国公使巴布罗福照会称：

接准照称，本国政府欲在中国北方各军及武备处所，除俄官外，不准用他国教习一节，迭经贵署大臣议及，本衙门当以北方只天津一处，历年延用德、英各教习，现所定合同期限未滿，碍难无故辞退，将来合同限滿，再行商定俄员，亦无不可。此外满洲、

蒙古各境内，向未延用外国教习，势难强行。至聂军门营中教习，间有他国人，亦经迭次与贵署大臣议明不与贵国教习同驻一处在案。至沃参将与聂军门往来交际之谊，日前照复内已详细声明矣。相应照复贵署大臣，请烦查照可也。

## 25 俄使为天津德教官合同业已满限事致总署照会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正月二十六日，俄国署公使巴照会称：

本月二十三日，接准贵署照称，满洲、蒙古各境，中国向未延用外国教习，并欲将天津及天津一带地方现用之外国教习设法辞退，再行换用俄员，但与该教习所立合同限期未之先，难以举办。是以仍请于本署大臣所达之本国政府定意，沃参将一到聂军门防次之时，开平、芦台聂军内不得有洋教习一人一节，无庸坚执，刻即照办。等因。此事本署大臣应行告知贵署者，据本处所悉，聂军今有德国教习三员，其内二员实早与立有三年限之合同，其一上年年底合同限期已满，其一合同限期于〔本〕年年初将满，至于第三员，则于上年十月间方来中华，当时并无与立合同，本国政府甚悉此情，既经于客夏切言，而蒙贵署谄言之后，本国政府断不能允于预言之后所来之洋员重立新立合同之意，且与平人所立，似此合同，中国无论何时均能作为废纸，仅稍偿合同所订之款而已，此人所共知者也。是以本国政府于贵国政府所指旧合同，难以理会。

至于沃参将与聂军门互相往来之谊，则凭本国政府来示，本署大臣仅能重述本月二十一日照会贵署之意，即系沃参将既列俄国行伍，仅能归俄节制，断不能归聂军门节制。而于统帅聂军门所部之军，自不能干预，非聂军门所欲，自亦不能且不为擅行调度。

本署大臣此次照复，并贵署本月二十三日照复一切，一并电达本国政府，应一并声明，以免误会可也。

## 26 总署为抄送来往照会事致王文韶咨文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正月二十七日，行北洋大臣王文韶文称：

聂提督营所聘俄员沃罗诺福一事，曾于正月二十一日钞录与俄巴署使来往照会并节略知照在案。兹于本月二十一日，复准该署使照称，本国政府定欲在中国北方各军及武备处所除俄官外，不准用他国教习，所有外国教习，应全行辞退，沃参将不能归聂军门节制，等语。本衙门复以历年延用德、英各教习合同期限未滿，碍难无故辞退。至沃参将与聂军门往来交际之道，前次照覆内已详细声明。等因。相应钞录来往照会，咨行贵大臣查照，转行聂提督并袁臬司知照可也。

## 27 总署为查明聂军所请德员事致王文韶咨文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正月二十八日，行北洋大臣王文韶文称：

聂提督聘用俄国沃参将一事，本衙门业经钞录与俄巴署使两次来往照会咨行在案。兹于本月二十六日，复准该使照称，聂军德国教习三员，其内二员，早与立有三年限之合同，其一上年年底合同限期已滿，其一合同本年年初将滿，至第三员则于上年十月来华，当时并未与立合同，本国政府不能允于预言之后所来之洋员重立新立合同。等因前来。查聂提督所延德国教习合同，限期是否如该署使所称，想由该国领事等探查所致。至沃参将与聂军门往来之道，于所部之军不能干预，非聂军门所欲，亦不能擅行调度，尚系和衷循分之道，相应钞录来照，咨行贵大臣查

照，转飭该提督详细查明酌拟办法，克日声复本衙门，以便照复该署使可也。

## 28 王文韶为俄教官来华事致总署咨呈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二日

二月初二日，北洋大臣王文韶文称：

准总统准军武毅马步各军直隶提督聂咨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承准贵大臣督部堂咨开，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准俄巴署使照称，俄国参将沃罗诺福不日偕同副教习撒波罗热次、阿勒塔莫罗福二员拟赴芦台军次，并附送办事节略。等因前来。相应抄录来往照会，并原送节略咨行贵大臣，迅飭聂提督查照酌办可也。等因。到本大臣。准此。除行准军银钱所外，相应咨会，请烦查照酌办，迅速见复，以便转咨，计抄单。等因。承准此。查敝部拟延俄员教习马队，迭次往来文牍，业经备录咨请转咨在案。

兹奉总署照录俄巴署使照会，多与前议不符，虽经总署按照前议照复，其中有不能曲为允从者数端，用特逐一声明，请咨总署，速为照会议定。如原议一官一弁，兹沃参将带来两弁，前次总署咨行多用一弁所费无多，于教练亦有裨益，尚可曲为允从。至于沃参将随本提督作为参议，率练所部军卒一节，原议系为教习马队，并无作为参议率练所部军卒之说，此万难曲从者一也。又不准用他国教习一节，原议如先用有他国教习，不令与俄员同驻一处，已于开平另建房舍，专住俄员，并未应允专用一国教习。况德国教习已定合同年限未滿，不能辞退，此又不能曲从者一也。又称羽林中大员，应居为幕友参议之位，原议归本提督节制，小统领以下不再顾及，应仍照原议办理。该参将来防自应以优礼相待，以副俄廷厚意，若作为平等，实有妨碍，此又不能曲从者一

也。又称无定期一节，原议将来彼此或有不原即自辞遣去，较为大方，毋庸另立合同，应仍照前议；若无定期，此又不能曲从者一也。又称各派翻译一节，查原议延订一官一弁，教练马队，并无副教习二员，各派翻译一员之说。现俟沃参将来防，当派翻译一员，归其差用，并与同居。又该参将来华办公自当酬以薪水，应遵总署覆巴署使所拟，沃参将月给银二百五十两，其多带二弁，每弁月给银六十两，统由本提督随时发给，交银行入账，应请总署照转办理。惟该参将尚未来防，业已另生枝节，似此反复，则将来隐患甚长，来则仍照原议，否则作为罢论。应恳总署酌办，如实在窒碍，难以遽辞，并恳坚持前议，酌夺照会应俟照复议定，再为延请来防教练，以杜后患而固邦交。是否有当，请酌核转咨，实为公便。等因。到本大臣。准此。相应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酌夺办理施行。

## 29 总署为已查清德教官合同情形事致俄使照会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二月十一日，给俄国公使巴布罗福照会称：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准照称聂军今有德国教习三员，其内二员实早与立有三年限之合同，其一上年年底合同限期已满，其一合同限期于本年年初将满，至于第三员则于上年十月间方来中华，当时并无与立合同，本国政府甚悉此情。至沃参将与聂军门互相往来之谊，则凭本国政府来示，本署大臣仅能重述本月二十日照会贵署之意，而于统帅聂军门所部之军，自不能干预非聂军门所欲，自亦不能且不为擅行调度。等因前来。

本衙门当即电询北洋大臣，前聘德国教习究竟是否均届年满，旋接北洋大臣电称，聂军教习德弁共四人，除沙尔一名已就铁路聘请外，一名库恩于今年九月合同期满，其斯拉郭弗时、多

宗汉两名，均于明年冬间合同期满，现在遽行辞却，于理不顺，拟就北洋分别安置。等语。本衙门查德员库恩等合同既未期满，势难遣退，现议就北洋他军别为安置，不与沃参将同隶聂营，系属格外通融，专为敦睦起见。至平行一节，既为原议所无，亦与营规有碍，实难照办。本衙门仍当电致北洋大臣转致聂提督，俟沃参将到营，优礼相待，以副贵署大臣殷殷相嘱之意。

### 30 总署为抄送复俄使照会事致北洋大臣咨文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

二月十三日，行北洋大臣文称：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准电称，除沙尔一名外，前聘德员均未期满，碍难辞却，拟就北洋分别安置。等因。本衙门当于初七日照复俄巴署使，相应钞录照复咨行贵大臣，转飭聂提督遵照办理可也。

### 31 俄使为俄教官已赴聂军事致总署照会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二月十五日，俄国公使巴布罗福照会称：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接准照会内，以聂军德国教习一概调置他军，并飭聂军门俟沃参将到营，优礼相待之处，达知前来。据此。当将贵政府似此议定，足证诚愿保全睦谊者，格外欣然，详报本国政府矣。兹据外部大臣公爵穆电称，驻森彼得堡中国出使大臣杨亦照会外部，内称，总署已飭调去德教习，并沃参将毋庸归聂军门节制，而以参议格外优礼相待，云云。以上所列，沃参将今已赴芦台谒见聂军门后，拟带副教习二员，常驻营次，并经谆嘱该参将，断不得干预聂军门调度之事，擅出号令于中国员弁兵卒，且敬谨相待聂军门，务求与之开诚友谊相处可也。



### 32 总署为俄教官已赴聂军事致北洋大臣咨文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二月十九日，行北洋大臣王文韶文称：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接准俄巴署使照称，沃参将今已赴芦台谒见聂军门后，拟带副教习二员，常驻营次，并经谆嘱该参将，断不得干预聂军门调度之事，擅出号令于中国员弁兵卒，且敬谨相待聂军门，务求与之开诚友谊相处。等因。相应钞录来照，咨行贵大臣查照，转行聂提督知照可也。

### 33 王文韶为已将聂军内德教习调离事致总署咨呈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

三月初三日，北洋大臣王文韶文称：

准总统武教、马队全军直隶提督聂军门呈称，窃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案奉咨开，敝营所延德国教习，应分别另行安置。等因奉此。自应遵照办理，当经抄录合同分咨旗营学堂、武备学堂、亲兵营王副将查照收用，均照合同接续办理。兹查德弁库恩已往旗营学堂，司赖因已往武备学堂，多宗汉已往亲兵炮队营听候差用，沙尔亦经函请顺天府尹堂胡查照收用，德弁四员现已一律离营。除抄录合同咨送顺天府尹堂查照办理，及分咨外，所有德弁一律离营缘由，理合备文呈复，即乞俯赐核转施行。等因。本大臣准此，相应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

### 34 王文韶为俄教官薪俸起支日期事致总署咨呈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

闰三月二十五日，北洋大臣王文称：

据准军银钱所详称，窃照职所前次具详武教军马队教习，俄

参将沃罗诺福薪水起支日期一案，仰蒙宪谕以比照各处延订洋教习成例办理，最为妥协。等因。

伏查北洋延订洋教习，有水师中系用英员，薪水一切极优，碍难比照。上年聂军门所请德国教习二员，薪水以到营之日起支。惟自本国动身之日，先各给整装银四百两，自德至华川资各二千二百马克，合华银八百余两。今俄教习来时，整装川资均未付过，俄使在总署亦未提及，是以职所前日详文有稍示优异之请，该教习此次来华，该国照本国给予官俸，故所索中国之薪水，月仅二百五十两，并不为多，整装川资亦未提及，彼既不争利，我尤不应贪占便宜。

查该参将于正月在北京，随同该国使臣觐见，其薪水拟请自本年正月起支，至整装川资两项，可否比照德教习成案酌定，沃参将给予银一千二百两，随来副教习二员各给银六百两，作为来华整装等费，该参将等谅无异言。在聂军门所请应否另给津贴夫马银两等语，既为原议所无，应毋庸议。该教习等到营已逾一月，一俟奉到宪台批示，即当遵照总署来文分别拨交华俄道胜银行，收入该教习等帐内。除遵将翻译刘崇惠等二员各月给薪水银三十两，自本年二月分注册起支，按月给领外，理合具文详请，仰祈鉴核批示抵遵，等情到本大臣。据此。除批据详俄教习沃参将等薪水，拟请自本年正月分起支，并酌给沃参将整装川资银一千二百两，随来副教习二员各给整装费银六百两，无庸另给夫马津贴，应准照办，仰即拨交华俄道胜银行，收入该教习等帐目，仍候分咨总理衙门、聂军门查照缴挂发外，相应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

### 35 荣禄为营口练兵经费事致总署咨呈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八月十五日，北洋大臣荣禄文称：

据前山海关道廷雍详称，窃照营口海防马步练军一切营制，仿照直隶练饷及大沽章程办理，原练马队一百名，步队三百名，合为一营，嗣因驻守炮台兵丁不敷分布，裁去马队五十名，添练步队一百名。又于光绪二十年间因海防吃紧，该营步队四百名，除拨派水雷营学习兵丁二十名外，仅有三百八十名驻守炮台，兵勇较单，拟请添募一百二十名，以足五百名之数，所需月饷一并仍由六成洋税项下开支，均经先后详请奏咨在案。

现共步队一营，马队一哨，计营官一员，月支薪水京平银五十两。帮带官一员，月支薪水京平银十六两。字识一名，月支京平银六两。马队哨长一员，月支京平银九两。步队哨官七员，月各支京平银十两。步队哨长八员，月各支京平银六两。马队什长五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四两五钱。马队正兵四十四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四两。步队什长四十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四两二钱。护兵五十二名，亲兵五十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三两九钱。步队正兵三百五十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三两六钱。长夫二十八名，伙夫五十六名，马夫八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三两。共计兵丁五百四十一名，春秋二季各给衣帽京平银二两，营务公费，月支京平银一百两，柴薪水草月共支京平银一百九十五两八钱。官兵兵丁共马五十七匹，每四月支马乾京平银三两，营盘岁修春秋二季共支京平银二百四十两。嗣于光绪二十三年五月间，奉户部札开，议复御史宋伯鲁奏请添扣各项减平摺内声明各省练饷等项，自本年七月初一日起，一律核扣六分，按照京平支放一年，扣存数目专案报部。等因。自应遵照办理。

今自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三年八月底止，扣足一年支給官弁薪水京平银二千三百八十八两，每两九四，折库平银二千二百四十四两七钱二分。营务各项杂支京平银六千九百二十三两六钱，折库平银六千五百八两一钱八分四厘。兵夫口粮库平银二万七千一百四十三两五钱三分九厘四毫八丝八微。以上统共动支库平银三万五千八百九十六两四钱四分三厘四毫八丝八微。照章由第一百四十五结至一百四十八结六成洋税项下开支，除官弁薪水营务杂支等项已发京平毋庸核扣外，所有七八两月兵夫口粮支給库平银四千五百二十三两九钱二分三厘四毫八丝，每两按六分，扣库平银二百七十一两四钱三分五厘四毫八忽八微，汇造洋税案内另款存储，听候提拨，除分项造具衔名饷乾细册呈核外，理合具文详请查核，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核销，实为公便。等情。

本阁大臣覆核无异，除详批示并分咨外，所有送到清册，相应备文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 36 荣禄为辽阳等三城弁兵饷乾银两事致总署咨呈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八月十五日，北洋大臣荣禄文称：

据前山海关道廷雍详称，窃照职关改设道员以来，由熊岳、盖州、辽阳三城各城守尉衙门拨派委官一员，马兵十名，随道差遣委用，计委官三员，月各支薪水马乾银八两八钱，马兵三十名，月各支饷乾银五两六钱，所有饷乾银两由六成洋税项下动支，历经核销，所有第一百四十一结至一百四十四结六成洋税项下支，给三成，弁兵饷乾银两业经造册详请核销在案。光绪二十三年五月间，奉户部札开，议覆御史宋伯鲁奏请添扣各项减平折内声明各省练饷等项，向支库平者，自本年七月初一日起，一律核扣

六分，按照京平支放。等因。所有三成弁兵饷乾原发库平，自应遵饬核扣，以符部章。

今自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三年八月底止，扣足一年，计熊岳、盖州、辽阳三城委官三员，支給薪水马乾银三百一十一两五钱一分九厘九毫六丝四忽六微。马兵三十名，支給饷乾银一千九百八十二两三钱九分九厘二毫九丝二忽。以上统共支給库平银二千二百九十三两九钱一分九厘二毫五丝六忽六微。照章由第一百四十五结至一百四十八结六成洋税项下开支。计自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起，奉文改发京平，计七八两个月共发弁兵饷乾银三百八十二两三钱一分二厘八毫，每两按照六分扣平银二十二两九钱三分八厘七毫六丝八忽，汇造洋税案内另款存储，候候提拨，除造具花名饷乾细册呈核外，理合具文详请查核，咨送总理衙门、户部核销，实为公便。等情。

本阁大臣覆核无异，除详批示并分咨外，所有送到清册，相应备文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 37 荣禄为启用关防事致总署咨呈（附原折）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九月初五日，节制北洋各军大学士荣禄文称：

窃照本阁大臣钦奉上谕：大学士荣，著管理兵部事务并节制北洋各军，由礼部颁给关防。等因。钦此。旋准礼部颁发关防一颗，文曰：“节制北洋各军钦差大臣关防”，于八月二十五日开用，即于二十六日具奏，本日钦奉懿旨：大学士荣奏开用关防日期一折，览奏均悉。现当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是以特简荣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节制，以一事权。该大臣务当统率有方，认真督

练,随时考核,毋稍疏懈,俾各军悉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至意。钦此钦遵。除咨行外,相应恭录咨行贵衙门,烦请钦遵查照施行。

#### 照录粘奏

奏为恭报开用关防日期,并设立公所,拣派随员,恭折仰祈圣鉴事。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奉上谕:大学士荣,著管理兵部事务并节制北洋各军,由礼部颁给关防。钦此。旋准礼部颁发新铸关防一顆,文曰:“节制北洋各军钦差大臣关防”,谨于本月二十五日恭设香案叩头祇领开用。伏查北洋拱卫近畿,防营众多,最关紧要,承命遥领各军,事体繁重,必须在京设有公所,方足以简军实而昭慎重。兹于北城地面,租赁房间,略加修改,设立北洋军务公所为办公之地,并遴派妥谙悉戎机之员,随同料理。查有前经奏调北洋差委之吏部郎中前山西河东道爽良、候选道谭启瑞、聂时高该员等才识明练,办事勤奋,不辞劳怨,应即飭委办理营务文案各事宜,并拟拣派兵部司员二三员以资助理。其余应设差委、员弁、书役人等,即于北洋分拨充当,所有各员薪水以及局用心红纸张,仍由北洋照旧支給,毋庸在京另筹款项。至各军应如何整饬调度,容会商帮办直隶督臣裕禄随时妥筹办理,以期仰副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谨将开用关防并设公所委员各缘由,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 38 袁世凯为奏天津水大暂缓校阅折事致总署咨呈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山东巡抚袁世凯文称:

窃照本部院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专弁具奏,为天津

水大，请暂缓校阅一折，业已抄稿咨呈在案，兹于八月二十五日差弁奏回原折，奉朱批：均已有旨矣。钦此。拟合恭录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钦遵鉴照施行。

### 39 俄使为传闻中国北方各军延请外国教官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俄国公使巴布罗福照会称：

近来在外国新闻纸传言，谓各国与英国为首，似有相商贵国，代为京营即神机营及北方数营派拨武备洋教习，云云。因此遵旨应将贵国于上年年底并本年年初与贵国因此事各言，以及倘有定义为北方各军北京及天津一带亦在其内，延请外国武备教习则专请俄员充当，前堂堂所许者，为贵署再行申明，本国政府固信贵国政府于堂堂所许，断不至有所违也。

### 40 张汝梅为抄录天津水大暂缓校阅折事致总署咨呈（附原折）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

十月初二日，山东巡抚张文称：

本部院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专弁具奏，天津水大请暂缓校阅一折，除俟奉到朱批另文恭录咨呈外，合先抄稿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鉴照施行。

照录抄折

奏为天津雨水过大，滨海寒早，恳请暂缓校阅各军，以重宸居而隆孝养，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伏读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上谕，择于九月初五日，恭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慈舆，诣天津校阅各军，等因钦此。具见我皇上宵旰忧勤，力求自强之至意，

钦服莫名。伏维我朝以武功开基，敬考成宪，往往于秋猕春蒐之举，寓整军经武之规，所以激励士心，导扬圣德，其有裨于兵政者，固甚大也。现当时事艰虞，朝廷汲汲以练新军，厚兵力为要图，而天津又屏蔽京畿，所驻各防军训练均认真，一经宸赏，更足以作上气，而壮国威，臣方鼓舞欢欣，何敢妄有陈请。惟闻本年入秋以后，天津雨泽过大，低洼之处沟浍皆盈，非独津芦铁路浮桥时虞阻滞，即现在恭备校阅操场，闻亦积水甚深，一时恐难涸复。且查今年节令，九月已属初冬，天津滨临海疆，风劲寒早，不但无以珍卫宸居，更恐恭奉慈舆往返数百里，无以上资颐养，尤非圣天子纯孝之心之所安也。臣不揣愚妄，恳请暂收成命，缓至来年二三月间，天气融和，操场涸复，再行诣天津阅操，抑或将天津新练各军轮流调赴京师，就近简阅之处，均候圣裁。倘蒙恩准调操，即山东所练各防军，臣亦拟俟来年春暖时，恭请轮流调阅，是不但合于汉之更番入直禁卫、唐之调验府兵旧制，即揆诸秦西秦操都会之新法，亦无不相合也。

抑臣更有请者，东省黄河漫溢，被灾凡三十余州县，附近之田庐民舍，大半漂没无存，灾黎困苦情形，殊堪悯恻，经臣迭次督饬印委分投赶放急赈。而自七月以后，又大雨累日，灾状益深，转瞬严寒，既不忍听其流离，又势难博于施济。臣奉职无状，致此疚厉，抚躬循省，旦夜疚心。但凡有可筹之捐，可拨之款，无不急力湊集，以济赈需，而灾民太重，灾区太广，虽经户部准留晒信股银二十万两，第为日甚长，终觉难于分布，因念往年各省遇有偏灾，一经疆臣据实上陈，胥蒙皇太后、皇上恩节官闱之用度，极中泽之哀鸿，厚泽深仁，实亘古所未有。现在山东灾情极重，虽经臣分案奏请开捐、拨款、截漕而起痲嘘枯，仍恐未能济用。倘蒙皇上俯念山东为海疆重地，抚恤难于稍缓，求于部库筹备临幸天津阅操经费中暂行酌量赏拨，以拯民命，而广皇仁，实出自逾格



鸿慈。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为此〕具陈，无任悚惶迫切之至。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41 廖寿丰为抄录汇解新军饷银片事致总署咨呈（附原片）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

十月初四日，浙江巡抚廖文称：

为照汇解北洋新建陆军饷银六万两缘由，经本部院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附片专差具奏，除俟奉到朱批另行恭录咨行外，相应抄片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照录粘单

再，准部咨北洋旅顺炮台工程，奏拨杭州关税银二十万两。现在旅顺炮台缓修，所有前拨工程银两，应令改解天津新建陆军袁臬司行营兑收，以备应用，等因。当经转行遵照去后。兹据署杭嘉湖道监督杭州关陈允颐详称，杭关征收税厘未旺，本省宁关应还洋款、防饷、兵饷等项时需协助，本无余力兼顾他项。惟新建陆军需款免于征存各税项下动支银六万两，各具文批，于本年七月三十日发交号商裕通官银号汇解北洋袁军行营兑收，详请奏咨等情前来，臣复核无异，除分咨查照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42 荣禄为抄录北洋练兵筹饷办法折事致总署咨文（附原折）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十月二十九日北洋大臣荣禄文称：

本阁大臣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奏，北洋练兵筹饷，亟拟办法，先陈大概情形一折，本日钦奉懿旨：钦差大臣大学士荣奏练兵筹饷大概情形一折，所请将提督宋庆等所部分为左右

前后四军，择要驻扎，布置尚属周妥。其自请另募中军万人，择地安营，督率训练，均著准行。所有新军饷项，除将添练新建陆军饷银四十万两拨充外，不敷之数，准由各省拨解福建船政经费项下动用。至宋庆等各军拱卫近畿，所关甚重，必使饷胥无缺，方足以资饱腾。著户部仍按前定指拨的款，严催各省关迅即如额协解，倘有任意延宕拖欠，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北洋淮、练各军，合计尚有三万余人，若任其腐惰，以有用之饷养无用之兵，殊为可惜。即著裕祿察情形，认真裁并，仍归荣督饬操练，随时调遣。现当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该大臣责无旁贷，务当实力讲求，俾各军悉成劲旅，以副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余依议。欽此欽遵。除咨行外，相应恭录咨行贵衙门，请烦欽遵查照。

#### 照录奏稿

奏为北洋练兵筹饷，亟拟办法，先陈大概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自强之计首在练兵，北洋屏蔽京师，尤关紧要。奉命督师，若不统筹全局，豫为区画，临时何所措手。查北洋除淮练各军而外，则有毅、甘、武毅、新建四军，分之各有自主之权，合之实无相维之势，一遇战阵，仍形孤立，欲求制胜之方，必使各军联为一气，然后可期指挥如意。今拟聂士成一军驻扎芦台，距大沽北塘较近，扼守北洋门户，为前军。董福祥一军驻扎蓟州，兼顾通州一带，为后军。宋庆一军驻扎山海关内外，专防东路，为左军。袁世凯一军驻扎小站，以扼津郡西南要道，为右军。另募亲兵万人为中军，拟于南苑内择地安营，督率训练，如此总为五军，声势自然联络，平日分防各要隘，一经征调，则大军云集，无秦越漠视之分，自可收指臂相联之效。

其原有之淮练各军，参考旧制，大约以淮军防海口兼守炮台，

以练军分隶各镇，专守地方。现在实存准军计二十四营有零，共官弁勇夫二千余人，练军计四十二营有零，共官弁勇夫九千余人。惟相沿日久，屡经抽调裁撤，其饷章营制不无参差。且有分防海口内地之责，非权衡至当，未易更张。至应如何归并，如何裁汰，奉职都门未便遥制，应由督臣裕就近体察情形，酌核商办。一俟各营归并布置妥协，再由督飭各将领认真训练，以备随时调遣。至于直隶通省绿营额兵，除挑作练军暨本年裁减一成外，实存额兵二万八千五百余名，能否再裁，亦应由督臣裕通盘筹画，以期周妥。

抑更有请者，练兵以筹饷为第一要义，饷项不足，则军心不固，哗溃堪虞。新募中军万人，每年约计需饷一百二十余万两。查有部拨添练新建陆军饷银四十万两，拟令该军暂缓添练，即以此项饷银移作新募中军之用，计不敷银两，前于召对时，仰蒙天恩准予部库存储各省拨解闽省船厂经费项下动拨。其毅、甘、武毅、新建四军，有豫饷、甘饷、淮饷及部拨各省关之饷，近来每每解不及额，以致时形匮乏，仰恳伤下户部，将北洋各军饷项务筹的款，严催各省迅即协解，不得藉端延宕，并随批咨报行营，以便考核。查原任大学士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内，以解西征协饷奏明严定功过。兹以畿辅重地，较之西饷所关尤要，此后各省倘不如额协济，即查照左宗棠旧案，将解饷不力之藩司关道指名严参，如能扫数解清，每届三年亦照西饷之例，分别奏请奖叙。庶协饷可期勇跃，不至有缺乏之虞。至各军饷章必使划一，万众乃能齐心。四军之饷以新建为优。若将淮练绿营裁并，腾出的饷，集有巨数，即以酌加各军正勇之饷，使与新建一军相同，免致士卒藉口。惟新建营制官弁勇夫名数较多，开支亦巨，各军概不得仿照增加，以示限制。

世受国恩，夙承先志，际此时艰，夜思早作，尚有不遑之势，

但期于军务稍有裨益，敢不实力讲求，以仰副宵旰勤劳之意。所有北洋练兵筹饷大概情形，与督臣裕往返函商，意见相同，谨恭折先行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43 荣禄为抄录新军中军营制饷章奏折事致总署咨文（附原折）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十一月十九日，荣中堂文称：

照得本阁大臣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具奏，酌拟中军营制饷章并请拨款以资开办一折，本日奉旨：依议。即著该大臣分别咨行各处遵照办理。欽此钦遵。除咨行外，相应恭录咨行贵衙门，请烦钦遵查照。

#### 照录钞奏

奏为酌拟中军营修饷章，并请拨款以资开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前经奏准另募中军万人，所有营制饷章，亟须参酌核定，以立规模。查北洋各军多仍准军旧制，惟袁世凯创立新建陆军，为专练洋操之始，故营制稍异，饷章较优，今若概行照办，所费不貲。惟马步正勇口粮马乾，拟照新建陆军饷章，此外一切营制及营哨官弁护勇长夫薪饷，皆仿照准军酌中拟定。万人之中募马队二千，分为八营，营各二百五十名，步队八千，分为十六营，营各五百名。再加各营统带官弁勇夫以及炮队马匹工程队，并各员薪水等项，每月共约需银九万两，岁需一百零八万两。又各营帐棚、旗帜、柴草以及倒马各杂项，每岁约需银八万数千两，总共计银一百十六万两左右。若以坐营而论，长夫、驼马概可从减，以省虚糜。一遇行军战事，仍应补足。现当开办之初，所需川费口分、购备粮米、建盖兵房，制造旗帜号衣暨全军应用之件，非

数十万金未易措手，际此饷项支绌，筹拨维艰，反复思维，惟有酌盈剂虚之一法。兹拟先募马步七千人，赶为训练成军，节出饷银即作为开办之费。俟来年诸事就绪，饷力稍纾，再陆续募足万人，以符奏案。

前经函飭袁世凯，先行派员在皖、豫各处代募年在二十五岁上下精壮朴实乡农二千人，取具邻佑保结，刻已募得二千余名到津，次第编伍。并飭奏调陕西城守协副将田玉广，按照章程，在陕、楚一带招募二千人。复飭开复副都统恩祥赴东三省招募猎户马勇五、六百名。又拟挑选驻扎正定之楚军马队四百余名，并拟请电飭西安将军国俊等于西安八旗驻防内，认真挑选马甲一千名。察哈尔都统祥麟、密云副都统信恪等于该处八旗驻防内，挑选马甲幼丁各五百名，均须年在二十五岁以内，一律精壮者。挑齐后，即各派协佐防校十余员管带来京编入军中，以备训练，通计已合七千之数。

至购买枪炮需款甚巨，查北洋军械所存储各项枪炮尚多，拟选择合用者，调取发给各营，亦可稍节糜费。

前请拨用新建陆军饷银四十万两，不敷之款，仰蒙天恩，准由福建船政经费项下动拨，现仅新建陆军一款解到数万两，新新不敷支应，而开办各端需款孔亟，相应请旨飭下户部，先将船厂经费提拨库平足银二十万两，移交营中，以资应用。如船厂经费尚未解到，拟请暂由部库如数筹拨，俟船厂经费到时，即行扣抵，俾得移缓就急，赶紧料理。至每年需拨船厂经费七十六万余两，仰恳飭部照数指定省分按时迅即拨解，不得稍有拖欠，庶军中不至有匮乏之虞，出自鸿施。

所有酌拟中军营制饷章，并请拨款以资开办各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44 廖寿丰为抄录汇解中军饷银折事致总署咨呈（附原折）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二月十七日，浙江巡抚廖寿丰文称：

为照汇解北洋新募中军饷银十万两缘由，经本部院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恭折专差具奏，除俟奉到朱批另行恭录咨行外，相应抄折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照录钞折

奏为部拨杭州关税未解银两，照数筹汇解作北洋新募中军之用，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准部咨北洋旅顺炮台工程，原拨杭州关税银二十万两，应令改解天津新建陆军袁世凯行营兑收应用等因。业经解过银十万两奏明在案。兹准节制北洋各军大学士荣禄电咨，杭州关税部拨银二十万两添练新建陆军，奉旨准拨作新募中军之用，饬收未解银两，照数迳解京都北洋练兵公所交纳。等因。遵即饬拨署杭嘉湖道监督杭州关陈允颐，在于征存税款项下动支银十万两，各具文批，于正月初七日发交号商裕通官银号汇解北洋练兵公所兑收。等情。具详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除分咨查照外，理合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 45 增祺为汇解北洋中军饷银事致总署咨呈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二月二十六日，福州将军增文称：

为照每年洋药加价项下划拨银十万两，改解天津新建陆军，去年曾经本将军先后筹解银五万两奏咨在案。尚有未解银五万两，现准户部并欵差大臣大学士荣来咨，建立北洋中军需款甚急，

业将部拨添练新建陆军银两移作新募中军之用，奏奉谕旨允准咨行，迅即照数汇解来京，以应急需。等因前来。自应遵照办理。

查现时关库原属无款可拨，惟系要需孔殷，只得先向号商借垫银五万两，填具文批，发交号商蔚泰厚、源丰润、新泰厚承领，于正月十六日由省起程汇解京都北洋练兵公所兑收。除附片奏报并分咨查照外，相应呈报。为此咨呈总理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 46 锡光为抄录挑妥精兵折事致总署咨文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

三月初一日，青州副都统锡光称：

窃照本副都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恭折具奏，为钦遵电旨，挑妥精壮兵丁，先行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未刻，承准总理衙门电传，本日奉谕旨：著青州副都统锡光，就山东驻防马甲幼丁内，择其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挑选精壮五百名，挑定后先行奏闻，一面派饬协佐防校等官管带来京，以备训练。钦此。遵旨寄电前来。

奴才遵将青州马甲幼丁内挑妥精壮五百名，派委协领等官管带赴京，以备训练。所有挑妥青州精壮兵丁缘由，理合遵旨先行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除俟奉到谕旨另文恭录咨报外，合先抄奏咨报。为此合咨贵衙门，请烦查照施行。

#### 47 锡光为抄录挑妥精兵赴京起程日期折事致总署咨呈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

三月初一日，青州副都统锡光文称：

窃照本副都统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具奏，为挑妥精壮兵丁派员管带赴京起程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承准总理衙门电传奉谕旨，飭令由青挑选精壮兵丁五百名，派员管带赴京训练。业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谨将挑妥情形遵旨先行恭折奏闻，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嗣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承准钦差大臣节制北洋各军人学士荣咨，面奉谕旨：著青州副都统锡光就山东驻防马甲幼丁内，择其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挑选精壮五百名，挑定后先行奏闻，一面飭派协佐防校等官管带来京，以备训练。钦此钦遵。咨行前来。

奴才遵将挑妥精壮兵丁五百名，派委协领一员、佐领三员、防御四员、骁骑校三员、云骑尉二员，管带赴京，以备训练。于正月二十六日由青起程，并严飭管带各官约束兵丁等，于沿途经过地方，不准借端滋事，以靖闾阎，而肃营规。所有官兵起程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除俟奉到朱批另文恭录呈报外，合先抄录原奏，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 48 锡光为抄录朱批事致总署咨文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

三月初一日，青州副都统锡光文称：

窃照本副都统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恭折具奏，为钦遵电旨挑妥精壮兵丁先行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未刻，承准总理衙门电传本日奉谕旨：著青州副都统锡光，就山东驻防马甲幼丁内，择其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挑选精壮五百名，挑定后先行奏闻，一面飭派协佐防校等官管带来京，以备训练。钦此。



遵旨寄电前来。

奴才遵将青州马甲幼丁内挑妥精壮五百名。派委协领等官管带赴京，以备训练。所有挑妥青州精壮兵丁缘由，理合遵旨先行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八日接到朱批：知道了。钦此钦遵。

相应恭录朱批呈报，为此咨贵衙门，请烦查照施行。

#### 49 锡光为抄录挑选精兵事致总署咨文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三月二十五日，青州副都统锡光文称：

左司案呈，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经本副都统具奏，为挑妥精壮兵丁，派员管带赴京起程日期，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承准总理衙门电传奉谕旨：飭令由青州挑选精壮兵丁五百名，派员管带赴京训练。业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谨将挑妥情形，遵旨先行恭折奏闻。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嗣于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承准钦差大臣节制北洋各军大学士荣咨，面奉谕旨：著青州副都统锡光就山东驻防马甲幼丁内，择其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挑选精壮五百名，挑定后先行奏闻，一面飭派协佐防校等官管带来京，以备训练。钦此钦遵。咨行前来。

奴才遵将挑妥精壮兵丁五百名，派委协领一员、佐领三员、防御四员、骁骑校三员、云骑尉二员，管带赴京，以备训练。于正月二十六日由青起程，并严飭该管各官约束兵丁等，于沿途经过地方，不准借端滋事，以靖闾阎，而肃营规。所有官兵起程日期，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光緒二十五年二

月十九日奉到朱批：知道了。钦此。等因。奉发到司。奉此。理合呈请咨报军机处、总理衙门、兵部及移咨直隶总督部堂、山东巡抚部院，并檄飭德州城守尉查照施行。等情。据此。相应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 50 刘树棠为奉到朱批事致总署咨呈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三月二十六日，浙江巡抚刘文称：

为照廖前院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恭折专差具奏，汇解北洋新募中军饷银十万两一折，当经抄折咨呈在案。于本年二月二十二日，差弁赍回原折，奉到朱批：户部知道。钦此。除分别咨行外，相当恭录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钦遵施行。

### 51 裕禄为辽阳等三城弁兵薪饷事致总署咨呈（附请册）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

八月十一日，北洋大臣裕禄文称：

据山海关道明保详称，窃照职关改设道员以来，由熊岳、盖州、辽阳三城各城守尉衙门，拨派委官一员，马兵十名，随道差遣委用，计委官三员，月各支薪水马乾银八两八钱，马兵三十名，月各支饷乾银五两六钱，所有第一百四十五结至一百四十八结六成洋税项下，支給三城弁兵饷乾银两，业经造册详请核销。查前奉户部奏准各省练饷等项，自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起，一律改发京平等因，亦经遵照核扣在案。今自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二十四年八月底止，连闰十三个月计，熊岳、盖州、辽阳三城委官三员，支給薪水马乾银三百三十七两九钱一分九厘九毫六丝一忽六微，马兵三十名，支給饷乾银二千一百五十两三钱九分九厘二毫三丝二忽，以上统共支給库平银二千四百八十

八两三钱一分九厘一毫九丝三忽六微。照章由第一百四十九结至一百五十二结六成洋税项下开支，除遵奉部章每两按照六分，和平银一百四十九两二钱九分九厘一毫五丝一忽六微汇造洋税案内，另款存储，听候提拨，并造具花名饷乾细册呈核外，理合详清查核，咨送总理衙门、户部核销，实为公便。等情。

本大臣覆核无异，除详批示并分咨外，所有送到清册，相应备文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 照录清册

呈今将职道衙门差委盖州、熊岳、辽阳三城弁兵，自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二十四年八月底止，连闰计十三个月，由六成洋税项下照章支給薪饷马乾银两，理合造册呈送。

#### 计开

盖州委官李大昶、辽阳委官毓瑛、熊岳委官承福，以上三员月各支薪水马乾库平银八两八钱，计合日支银二钱九分三厘三毫三丝三忽三微。自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二十四年八月底止，连闰计十三个月，扣足一年内除小建六日，计三百八十四天，三员共支库平银三百三十九两九钱一分九厘九毫六丝一忽六微。

盖州马兵十名，王福和、孙厚振、李洪铨、罗永显、多福、李声铭、石大庄、任成珍、崇善、恩升。辽阳马兵十名，达升阿、文华、恩涛、依兴阿、打来兴阿、吉善、锦芳、双成、德林、吉山。熊岳马兵十名，巴尼音太、那尔洪阿、福善、恩广、常升、保恩、博荫、恒志、承恩、宝琦。以上三十名，月各支饷乾库平银五两六钱，计合日支银一钱八分六厘六毫六丝六忽六微。自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二十四年八月底止，连闰计十三个月，扣足一年内除小建六日，计三百八十四天，三十名，共支库平银二千一百五

十两三钱九分九厘二毫三丝二忽。

统共由六成洋税项下，支給库平银二千四百八十八两三钱一分九厘一毫九丝三忽六微。前奉户部奏准，各省练饷等项，自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起，一律改发京平等因。今自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二十四年八月底止，连闰计十三个月，共发三城弁兵饷乾银二千四百八十八两三钱一分九厘一毫九丝三忽六微，每两按照六分，和平银一百四十九两二钱九分九厘一毫五丝一忽六微，列入洋税案内另款存候拨解。

## 52 裕祿为营口海防练兵事致总署咨呈

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

八月十一日，北洋大臣裕祿文称：

据山海关道明保详称，窃照营口海防马步练军，一切营制仿照直隶练饷及大沽章程办理，原练马队一百名，步队三百名，合为一营，嗣因驻守炮台兵丁不敷分布，裁去马队五十名，添练步队一百名。又于光绪二十年间因海防吃紧，该营步队四百名除拨派水雷营学习兵丁二十名外，仅有三百八十名驻守炮台，兵勇较单，拟请添募一百二十名，以足五百名之数，所需月餉一并仍由六成洋税项下开支，均经先后详请奏咨在案。现共步队一营，马队一哨，计营官一员，月支薪水京平银五十两。帮带官一员，月支薪水京平银十六两。字识一名，月支京平银六两。马队哨长一员，月支京平银九两。步队哨官七员，月各支京平银十两。步队哨长八员，月各支京平银六两。马队什长五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四两五钱。马队正兵四十四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四两。步队什长四十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四两二钱。护兵五十二名，亲兵五十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三两九钱。步队正兵三百五十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三两六钱。长夫二十八名，伙夫五十六名，

马夫八名，月各支口粮库平银三两。共计兵丁五百四十一名，春秋二季各给衣帽京平银二两。营务公费月支京平银一百两，柴薪水草月共支京平银一百九十五两八钱。官弁兵丁共马五十七匹，每匹月支马乾京平银三两，营盘岁修春秋二季共支京平银二百四十两。查前奉户部奏准，各省练饷等项，自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起，一律核扣六分，按照京平支放。等因。业经遵办在案。

今自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起，至二十四年八月底止，连闰十三个月，支給官弁薪水京平银二千五百八十七两，每两九四，折库平银二千四百三十一两七钱八分。营务各项公费京平银七千三百九十四两四钱，折库平银六千九百四十六两九钱七分六厘。兵夫口粮库平银二万九千四百四十三两八钱三分九厘四毫三丝六忽八微。以上统共动支库平银三万八千八百二十二两五钱九分五厘四毫三丝六忽八微。照章由第一百四十九结至一百五十二结，六成洋税项下开支。除官弁薪水营务公费等项目已发京平毋庸核扣外，所有兵夫口粮支给库平银二万九千四百四十三两八钱三分九厘四毫三丝六忽八微，每两按照六分，扣平银一千七百六十六两六钱三分三毫六丝六忽二微，汇造洋税案内另款存储，听候提拨，除分项造具衔名饷乾细册呈核外，理合详请查核，咨送总理衙门、户部核销，实为公便。等情。

本大臣覆核无异，除详批示并分咨外，所有送到清册相应备文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 53 裕禄为报天津驻军官衔职名事致总署咨呈（附清册）

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八月十八日，北洋大臣裕禄文称：

据津海关道黄建笏呈称，案查前蒙前宪台荣札，准总理衙门

咨，以各省通商口岸教堂林立，遇有匪徒滋事，全在防营弹压解散消息未萌，应将通商口岸现在驻扎水陆防营统将营官衔名开报，嗣后如有更换，随时咨报咨直道查明办理等因。蒙此。业将报到各营统将营官衔名先后开折呈送转咨声明，俟续有报到再行详咨在案。兹准天津营务处将各营一律查齐，分开清折，咨送核转前来，自应遵照原奉行知，将通商口岸现驻各营前次已报、未报统将营官衔名汇开清折呈送，以备稽核。除嗣后如有更换随时查报外，理合将清折二扣呈送查核转咨，实为公便。等情到本大臣。据此。相应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

#### 照录清折

谨将天津通商口岸现在驻扎水陆防营统将营官衔名，一律查齐汇开清折恭呈宪鉴。

计开

统带水师中营、记名简放总兵借补开州协副将郑国俊，驻扎天津三汊河口地方。

统带直隶练军左翼、驻扎天津各营兼带步队中营记名提督协勇巴图鲁何永盛，驻扎天津城北西窑洼地方。

兼带直隶练军左翼马队中营总兵衔、候先副将杨福同，驻扎天津新浮桥地方。

管带直隶练军左翼马队副中营花翎，候先补用都司王迪义，驻扎天津河北窑洼地方。

管带直隶练军左翼步队副中营补用副将、候先参将董全胜，驻扎天津河北贾家大桥迤西地方。

管带直隶练军左翼步队左营补用游击王义才，驻扎天津机器局迤南地方。

管带直隶练军左翼步队右营奏调北洋补用游击龚先第，驻

扎天津西关外稍直口地方。

统领直隶淮军右翼全营兼带炮队中营直隶天津镇罗荣光，驻扎新城地方。

管带直隶淮军右翼步队左营副将衔，佟先参将封得胜，驻扎大沽石头缝炮台地方。

提督衔记名总兵兼带直隶淮军右翼步队右营大沽协副将韩照琦，驻扎大沽南滩地方。

管带直隶淮军右翼步队前营，佟先补用游击李瑞，驻扎大沽万年桥地方。

管带直隶淮军右翼步队后营总兵衔，佟先副将卞长胜，驻扎大沽双桥地方。

管带直隶淮军右翼步队前右营，佟先游击周行彪，驻扎新城盐大桥地方。

管带直隶淮军右翼步队后左营游击用，佟先都司蒋顺发，驻扎新城盐大桥地方。

管带直隶淮军右翼步队后右营都司衔，佟先守备袁世坦，驻扎新城盐大桥地方。

管带直隶淮军右翼马队副中营，佟先都司何长吉驻扎新城地方。

以上均系天津通商口岸现驻防营，嗣后遇有更换随时查报，理合登明。

#### 54 刘树棠为抄录汇解北洋中军饷银事致总署咨呈（附原折）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日，浙江巡抚刘文称：

为照本部院于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恭折专差具奏，杭州关汇解北洋新募中军饷项银数日期一折，除俟奉到朱批另

行恭录咨行外，相应抄折咨呈。为此咨呈贵衙门，谨请查照施行。

### 照录钞折

奏为杭州关扫数报解新募中军饷银，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准部咨北洋旅顺炮台工程，原拨杭州关税银二十万两，奉准改为新募中军饷银之用，行令如额批解。等因。所有光绪二十五年分应解前项饷银，业已分作两批解过银十二万两，均经分别奏咨在案。兹据署杭嘉湖道监督杭州关陈允颐详称，在于征存税款项下动支银八万两，备具文批，即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发支号商裕通官银号汇解京城中军粮饷处兑收，详请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除分咨查照外，谨将杭州关奉拨二十五年分新募中军饷银二十万两，业已如数清解缘由，理合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 55 俄使为中国未延请他国教官已告本国外部事致总署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日，俄国公使格尔思照会称：

近仍频闻有言请于贵国，并已兴议为中国北方军旅及武备学堂等项处所，延请洋教习一事。维中国北方教习一事，曾经前俄署大臣与贵国政府屡商后，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十月初四等日，并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九月三十等日，各照会内业已剖明，因以上各照会内所称各情。又因贵国政府，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照会本大臣，于以上所闻传言与贵国所言似此未合，断难信以为实。然因求免除所能各项误会之处，本大臣前派头等翻译官诘问，在中外似此频仍所传之言语，是否有所属实之处，并将前巴署使因教习一事所称各节，再为声明。后旅据柏正参政复称，欣知贵署于复传似此无稽之言，实为诧异，



且称并无此事。日前本大臣末次赴总署之时，亦蒙似此答复，当将贵署所答之辞，奉达本国外部矣。相应照会。

#### 56 总署为北方各军并未另延外国教习事致俄使照会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日，给俄国公使格照会称：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准照称，近闻有言中国北方军旅及武备学堂等处延请洋教习一事，本大臣断难信以为实，然因求免各项误会，前派头等翻译官问明是否属实，并将前巴署使因教习一事所称各节，再为声明。据柏正参政复称，欣知贵署复称并无此事，日前本大臣末次赴署之时，亦蒙似此答复，当将所答之辞，奉达本国外部。等因。查此事前据贵馆柏翻译来署面述传闻各节，当经本大臣等以东三省暨直隶各军营，并无另延洋教习之事明晰答复。兹准照称，前因本大臣等仍如前说，相应照复贵大臣转达贵国外部可也。

#### 57 户部为议复天津练兵款册折事致总署咨文（附原折）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

三月十一日，户部文称：

海疆股案呈，本部核复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奏，查明天津海防练军，光绪二十四年分政支各款造册请销一折，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具奏，本日奉旨：知道了。钦此。相应恭录谕旨，抄录原奏，知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也。

照录粘单

户部谨奏，为查核具奏事。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奏，天津海防练军，光绪二十四年收

支各款造册请销一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钦遵。由内阁抄出到部。旋据该大臣将各项清册咨送前来。

查原奏清册内开天津练军 及大沽北塘海口各炮台防营，并云子营马队、营务处小队应需饷项，向由津海关六成洋税、招商局税、洋药厘捐、长庐盐斤复价、正杂课及天津厘金各项款内，随时筹拨支放，业将光绪二十三年以前收支款目奏咨准销在案。查二十四年分裁并各军酌改营制所有挑留新军饷项，应自二十四年正月正月起，至二十五年正月月底改章止，截数造报，以清界限，并将裁撤官给予恩饷，又应扣海防文武各员三成养廉，及各项支款应扣六分减平银两，均经分晰核扣，另款存储候拨。所有津防各营队应支廉俸、父费、饷乾、薪粮等项。悉照奏定章程、历年准销成案，核实支放，造具清册详请奏，奴才逐加复核。

自光绪二十四年正月正月起，至年底止，旧管实存银二万五千六百五十六两零，新收各款银三十七万二百二十两，开除支款，共应销银三十九万四千三百一十一两零。内应归户部核销银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三十七两零，工部核销银三万五千四百三十七两零，兵部核销银二千七百三十六两零，悉照定章，毫无浮滥。应存银一千五百六十五两零，历年垫支不敷银二万一百七十八两零，遵照部复于此案删除，仍照案另行请奖等语。臣等伏查天津海防挑练各营官弁、兵勇练习外国枪炮，自同治元年开办以来，经臣以此案已历多年，一切支发款项头绪纷繁，当经咨行该督转飭，将凡关支发案程详细造册报部。嗣于光绪九年据该督将支发各款补录送部，当即拣派司员按照册开各款逐一详核存案候销，续据该督先后奏咨变通章程报部立案，均经臣部分别核复行文遵照在案。

今据该督将天津海防支应局，光绪二十四年分收各数造册

送部核销。查册开旧管银二万五千六百五十六两六钱四分九毫四丝六忽七微，核与上年奏销实存银数相符。新收长芦盐斤复价、天津厘捐等项，除扣平外，实共银二十万二百二十两，核与报部原案相符。新收津海关六成洋税等银十七万两，内银十三万两核与报部原案相符。其余动支一百五十四结六成洋税银三万，报部原案系四万两。津海关洋药厘捐银一万两，并未声明在何结内拨解，应令查明声复。开除各项官弁兵勇薪水口分廉俸饷乾柴薪恩饷，并现在官员借支、养廉、演炮经费、书吏工食、民地租价等项银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三十七两二钱二分二毫一丝二微（忽）七微，核与该督录送章程及续报变通各成案悉属相符，应请准其开销，内有现任官员借支养廉银一百七十七两六钱六分，应在该员例支养廉银内照数扣还。其房及袄外洋军火制造等项，共银三万八千一百七十三两八钱六分六厘三毫七丝二忽二微，系兵、工二部核销之款，已由臣部将原移送兵、工二部核复，俟核结后知照臣部存案。至实存银一千五百六十五两五钱五分四厘三毫六丝一忽八微，钱与应存数目相符，应令归入下年旧管项下报部查核。此外尚有光绪十二年造报垫支不敷银二万一千一百七十八两九钱四分七厘五毫九丝七忽，经臣部驳令查照成案章程，为子弟请奖，不准将实存银两拨还，奉旨允准，行文遵照在案。上年奏销案内，经臣部以款阅十数年，久逾请奖之限，行令删除，现据复称，遵照部复，于此案删除，嗣后自应毋庸列造此款，以免缪辑。

再，光绪二十三年，臣部奏定减平章程，令各省照章分别核扣在案。该督造报上年奏销时已声明分别核扣，另存候拨，当经臣部以该局并未将所扣银数列报行令查明报部在案，今此案只将长芦盐斤复价收款扣出六分平银七千九百八十两，其余各款均未将应扣平银数列报，应令查明声复，并嗣后造报此门务将全

案扣平，于开支各款内详细声明，案关部拨要款，毋得迟延遗漏。至应解一厘部饭，亦应照章办理。

所有臣等核复天津支应局练军光绪二十四年请销各款缘由，理合恭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